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矛盾天师

(上)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李凉：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序）

台湾皇佳出版社社长 赵震中

有人说李凉是台湾侠坛的一匹黑马，参的是“野狐禅”。

记得李凉出版处女作《奇神杨小邪》时，台湾武侠界欣喜若狂，青年读者如醉如痴。如果抛开文学造诣等因素，单比受青年读者欢迎程度，李凉自认第二，恐怕当时无人敢认第一。从我们皇佳出版社（武侠专业出版社）的行情看，李凉书当时销量竟凌驾古龙诸名家之上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江山代有才人出”，李凉宣告了一个新的武侠时代的来临。

如果古龙温瑞安是武侠中“新派”，李凉则是新派中的“现代派”，是谐趣派武侠的开山鼻祖，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李凉之前，尚未有一个人将武侠以此种轻松、诙谐、发噱的笔法写出，没有一个人能将幽默发展到这种极致。在商业化的台湾，疲惫的现代人十分中意李凉的幽默带来的轻凉与放松。

李凉的出现，使由金庸、梁羽生、古龙开创的武侠模式被打破，这匹野性不羁的黑马，一反血腥江湖的格局，开创了一个嘻笑怒骂、妙趣横生由奇神、狂侠、神偷、酒狂等英侠少年构成的新江湖，这些少年人，一个个清纯脱俗，古怪精灵，或身怀绝技（丁小勾）；或聪明绝顶（杨小邪）；或妙想天开（矛盾天师）；或顽皮慧黠（绿小千）；甚至胆大妄为荒谬绝伦，他们狂傲而不失浪漫，但却无往不利，和无数清丽、顽皮、可爱的女孩子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世故的成人世界外动人的武林风景线。

李凉的作品还充满超越历史栅栏的现代感。在李凉作品中，现代的风情，现代的观点，无一不直接渗入古代生活中。股票、选美、办报、拍拖等现代人才有的生活内容也都成了束发仗剑武林男女的生活内容，李凉把僵硬的历史画框中的古人拉到现代生活舞会上，让人们通过历史的烛光看到另一生活场景中直观的自我。

据大陆亲友讲，许多武侠迷不知有李凉其人。而是认为在正宗卧龙生之外另有一个逗笑卧龙生。由于这个“逗笑卧龙生”的作品多为盗版和黑书，使他们在阅读时有一种偷吃禁果的快感。想想这位侠坛刘德华（李凉相貌酷似刘德华，本人风流倜傥）在台湾几乎无人不晓，在大陆却是个“地下工作者”，亦有趣亦有感慨。今天，承蒙延边人民出版社同仁厚爱，能作为李凉著作版本的顾问，并以版权事务代理人的身份，将李凉作品以本来面目介绍给大陆同胞，在我的出版生涯中亦是一件大大的幸事！为此，我深深感谢延边人民出版社对中华侠文化的热忱，并预祝我的好友及最佳撰稿人李凉作品能获得大陆读者的青睐。

一九九六年元月于台北寓所

矛盾天师

第一章 茅山摄魂术

茅山又名芦芽山。

除了苍松翠柏之外，最著名的还是那一大片江海般芦苇，每当春夏芦草鲜美或秋季芦花盛开时，季风徐来，阵阵青滔白浪掀起，波波连天连地，置身其中宛若骑马、乘船悠游自然美景之中，不自觉地早已沉醉其中，沐浴着大自然神妙世界而心旷神怡、赏心悦目、留连忘返之情那是常常有之。

当然，茅山之闻名天下，不只是芦花，茅山派亦小有名气，人们对其法术自是赞不绝口。

茅山神殿即坐落于半山腰之芦苇丛中，三百年之古朴檀木所筑造，经年累月为烟香所熏，更凭添几许古老悠情气息。

门前，正有两位少年在耍着一大堆骷髅头。

较大者名为毛头，十八岁，长得一副活张飞模样，身躯硕壮如牛，两眼凸大，一身青灰道袍，但怎么看都不像修道者；小者叫毛盾，虽只有十二岁，却已长得一副小大人模样，尤其那对深邃而清亮的眼睛，任何人照上眼都感觉得出他绝不是一个呆子，甚至被他灵气所逼，总有即将被他算计之感觉，也是一身道袍。

他俩已是茅山硕果仅存之嫡传弟子，再加上一位醉鬼师父，茅山派充其量只有三人。

说他们为天下第一小派并不为过。两人兴致不减地在研究那些骷髅，这是修行茅山法术必修之科目，若能从灰白骷髅摸出死者生前是男是女，将可出师毕业毛盾抓摸一颗不算小的骷髅，其实也只是玩笑居多：“我猜他是大奸臣秦桧！”

毛头讪笑：“省省吧，秦桧脑袋还由得你来摸，他早被人们给剁了。”

“那可不一定。”毛盾道：“我看它后脑反骨特尖，准是大奸大恶之人，除了秦桧，很似乎很难找到这种骨头。”

毛头道：“你把他唤来阴魂问问不就得了？”

毛盾轻笑：“晚上吧，大白天，哪找得了魂？”

毛头忽而有所疑问：“人说好人、坏人、忠臣、奸臣，到底怎么分才算有特色？”

“这个嘛……”毛盾灵机一动已有了答案：“好人即是活着痛苦一辈子，到了晚年才好过，坏人则是一辈子活得自由自在，只有在死的前一刻感到痛苦。你说，当好人划算还是坏人？”毛头干笑：“好像当坏人较划算吧。”

“嗯！”毛盾笑着：“不过遇上我们，当坏人就不划算了，死了还要遭人报仇，咱踢它三百下吧！”

当下一脚踢向那颗骷髅，毛头也凑过来，一时把骷髅当成秦桧，踢得甚有替天行道之报复快感。

正踢得起兴，远处已传来轰然巨响，地动山摇震得两人大眼瞪小眼。

这正是茅山最近头痛之事情。

他们一向与世无争，可是最近号称北武林第一大门派的金武堂，看上附近那座紫金山藏有金矿而加以开采。

这本是他家之事，可是矿山开采一久也有枯竭之时，偏偏紫金山脉又连向茅山山脉，对方在那头挖不着什么，竟然挖向茅山山脚，还在挖，简直不把茅山派放在眼里。

毛眉、毛头曾经亲自理论，可惜茅山派一向不入流，怎能与天下第一大帮相提并论，对方根本不用。日子一拖又是三个月，恐怕已挖至茅山脚底下，两人岂能再安稳？

骷髅也不踢了。

毛头道：“总得找他们谈谈？”

毛盾点头：“也好，可是就怕他们还是死硬派……咱还真拿他们没办法。”

“真是欺人太甚！走！理论去！”

毛头丢下骷髅，一马当先已走往山下。毛盾想想也就跟去。矿区已不及七百丈远，两人穿过芦丛已见及千百人大事开挖，本是遍地青山碧草，此时已陷出一片秃黄，两人瞧得又气又怒，想找人理论，却又不知该找谁。

不过在矿区另一头较高岩块上立着一名黄衣男子，他已发现两人，盛气凌人般飞掠而起，凌空穿梭两百丈，潇洒落于两人前头另一颗较高石头上。

那人名叫石明，三十上下，长得一副少年得志而锋芒毕露模样，他正是金武堂派遣紫金山之分舵主，才三十岁不到即已当上天下第一派之分舵主，难怪他如此盛气凌人。

他故作潇洒状，拱手为礼：“二位好，本来在下该前去拜访，但二位既然来了，在下也就省了这趟路。”

这番话简直太瞧不起人。

毛盾、毛头冷瞪双眼，毛盾道：“免了吧，谁惹得起你们这天下第一大帮派，我只是来告诉你，茅山多多少少也是一个门派，看在武林同道分上，别挖得我们没头没脸见人。”“这当然，本派早有考虑。”石明轻笑：“本派准备买下整座茅山，两位意下如何？”

“过分！”毛头斥道：“茅山虽不起眼，在武林也是叫得出名号，容得你如此侮辱？！”

“这不是侮辱，是交易，你们想得太多了。”石明淡淡笑着：“本派虽想买下，却也保证出价到你们满意为止，还找了一处山头免费送给你们，严格说来你们只是迁个位置即有大把银子可赚，何乐不为？”

毛盾斥道：“岂有此理，打自从有武林，有帮派以来，哪有人卖过山头？不卖！”

“凡事总有个开始，何况我也为你们准备了另一山头，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不卖！”毛头更是火大：“武林还有正义，你这是强盗行为，快滚，茅山不欢迎你！”

石明作样抽笑两声；“还是请贵派掌门出来说话，小毛头唱什么反调！”

“我就是少门主！”毛头不禁大怒：“我说不卖就是不卖，给我滚远一点！”

“这副德行就能当少门主？”石明讪邪一笑：“难怪茅山派一直排不上名。”

“那是本派的事！”毛盾也火了：“本派跟你们毫无瓜葛，犯不着卖你什么山头，滚，快滚！”

石明还是一副老大不用：“识相点，找个理由搬家，免得大家扯破脸，吃亏的是谁，大家心里有数，话已传到，给你们一个礼拜时间考虑，过了时间别怪我不讲人情！替我问候贵派掌门，告辞！”

稍做拱手，石明已转身离去，临行还使出燕子穿林轻功绝技掠回矿区，

摆明地在展示不可轻惹的武功。人走了，毛头、毛盾两师兄弟也瘫软双手，视目尽是秋云。“怎么办？人家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毛质一脸苦样：“对方又是高手如云，我们根本不是他们对手。”

毛头恨恨说道：“只怪本门武功不济，连自保能力都没有。”“有什么办法，打从进入茅山以来，你我都明白，我们得意的是在抓鬼收魂，谁知道这回竟然有人要拆我们老家。”“跟他们拚了！”毛头恨道：“连老巢都保不了，以后怎么混？”“问题是拿什么跟人家拚？”毛盾无奈道：“看样子，只有找师父商量，如果不行，只好搬家啦。”

“不搬！”毛头十分坚决：“天下还有正义，金武堂如此欺人太甚，武林同道不会赞同他们，我们要找正义人士帮忙。”“正义？值多少钱？”毛盾摇头：“我们替人收尸，超渡也不下百人，好人总是不长命，正义老是惹人命，这年头已管看不管用，弱肉强食，强者称王，何况咱茅山派一向跟他人没什么交情，凭什么叫人家帮忙？”

毛头纵使满腔怒火，也被现实状况逼得锐气尽失，狠狠捶拳捏掌：“到时候，怪不得我们用邪术咒他们死！”

“一切等见了师父再说吧！”毛盾道：“干我们这行，最相信因果报应，咒人死，有失天道，非到万不得已，用起来总对不起自己良心。”

“对付恶徒，还讲什么良心！”毛头斥喝着。

毛盾却已先行回头，反往神殿行去，毛头说了几声没人答腔，一脸无奈，也跟了回去。边行，他仍自咬牙切齿，决不许石明诡计得逞，甚至不惜一切拚命手段。

两人很快回到神殿，准备求神祈福吧。里头还算宽敞，分三面供奉，居中为玉皇大帝、天上圣母诸神，左侧则为关圣帝君、诸葛孔明等人间诸神，右侧为十殿阎王等地狱诸神，大大小小少说也有数百尊。大约想得到，见得着诸神，此处通通不曾遗漏。毛质点了三支香，膜拜祈福之后，毛头已捧来一大堆冥纸，两人合力烧完，再念些茅山特有之法祭言语，两人这才退出神殿，往后山更隐秘山峰行去。

转往攀月峰后，眼前已出现几株古松，松下置有石桌石椅，虽是中午，此处却因过高，云层笼罩，清心凉爽，有若仙境。还未靠近，一阵酒香已飘来，毛头、毛盾两兄弟对望一眼，然后甚有默契发声，毛头说“醉了”，毛盾只好选“半醉半醒”。很显然，两人是在猜师父此时状况，若输的人，通常都要付出代价，例如下山买酒或座观打扫一个月等等烦事。赌注已下，两人很快掠向石桌前，双双面向前头靠崖的小茅屋，轻声叫师父。

突然茅屋传来狂放笑声，连带一段吟唱：

“欲飞，飞上天，欲醉，醉云层，狂我今生独不醒，但愿来生再醉天！……”

有声音，那表示毛盾押宝成功，他飞眼瞄向毛头，黠笑着：“我赢了，你欠我十张引魂符！”

毛头跳动两眉，似觉得赔的太重了，须知那符要花三天才能画得一张，十张足足耗去他一个月时间，他要求减价：“五张好不好，非常时期。”

“好吧，不过，你要负责把状况告诉师父。”

毛头点头，正想再开口，茅屋已晃出一名身穿灰青色太极道袍，满头满腮灰发灰胡的糟老头，他还抓着一瓶酒坛，醉脸醺醺，晃晃跌跌地走过来。

“捞了油水，想分一点给师父？”

那醉天掌门两眼红喜，贪婪地瞧着两名徒弟，想获得什么好处般逼来。

自从毛盾进门以来，就难得瞧及师父一天清醒过，还好，若非茅山武学不是什么艰辛难懂，否则他必定学不来。

毛头感触就多了，自从八年前，大师伯仙逝以来，他就未再从师父身上得到什么真传武功，而茅山派武功很似也是如此而已，久而久之他也未再要求，倒是师父天天烂醉，似乎除了他和毛盾之外，从未考虑再收门徒，这对茅山派延续该是有所影响。然而师父不开口，做人徒弟又怎能四处乱收徒？何况当道士，又非名门正派，想招人入门都不是件容易之事。

毛头一直有意唤醒师父，当下立即逼入正题，他说道：“油水在前三天已送来，现在油水快断了，徒儿请师父帮忙。”“油水要断了？”醉天掌门目光倒是一顿：“茅山派混迹江湖三百年从没断过油水，你这话从何说起？是不是有人抢生意？还是死人不须要你们超渡了？”

“都不是！”毛头大声道：“有人要挖掉茅山，要我们搬家，也就是要茅山派从此改名换姓，消失武林啦！”

“有这种事？！”难得清醒的掌门人，此时已有了清醒眼神：“是谁？怎么回事？！”

“是天下第一门派金武堂！”毛头道：“他们挖完紫金山，现在准备要挖茅山，然后叫我们走路。”

毛头大略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醉天掌门听得直皱眉头：“这倒是棘手事……”忽而转向毛盾：“你怎不说话，你赞成搬家？”

毛盾两眼勾着人：“不说话是因为有大师兄在，不说话是因为有师父在，这种事我可做不了主。”

“你倒推得一干二净！”醉天掌门猛灌一口烈酒，然后露出醉邪样：“看你的意思就明白，你根本不想惹他们，对不对？”毛盾道：“不是不想惹，而是惹不起，就看师父你够不够本事”师父还有什么本事？喝酒还可拚个你死我活，其它的全都传给你们啦！”

毛头闻言大惊：“师父也想搬？！”

醉天掌门忽而呵呵怪笑，莫测高深猛灌酒，随后说道：“茅山派岂能毁在我手里！”

毛头登时欣喜：“师父想一拚高下？”

“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拚？”

“可是您的话……”毛头不解了。

醉天掌门目光突而邪怪地瞄向毛盾，似栽赃嫁祸般快感：“茅山派不能毁在我手中的意思是因为我今天要把掌门位置传给你们，若出事，也是你们毁的，至于拚不拚，那是下一任掌门的事了。”

毛盾为之皱眉：“师父不是在落井下石吗？”

“也可以说是给你们考验的机会啦！”

毛头自认身为大师兄，准可接掌掌门，如此自己当然能做主，不禁高兴道：“这样也好，若退守茅山，岂不自找侮辱，我准备跟他们拚到底。”

醉天掌门眯眼瞄来，邪邪一笑：“你错啦，我是准备把位置传给毛盾！”

毛头为之一愣：“我是大师兄，你竟然不传给我？”毛盾也是一脸惊诧：“师父你搞错了吧，我根本不想当掌门人。”

醉天掌门笑的更邪：“就是你不当，我才要传位给你。”“师父……”毛头仍不平。

醉天掌门伸手制止他，说道：“我自有道理，反正茅山派就要垮了，谁当都一样，我传位给他是准备陷害他，懂吗？因为茅山派即将有大难，谁当掌门谁准倒楣，你若接了位置，毛盾准会看戏不肯拚命，倒不如让他接掌门，把一切问题丢给他，你我可落个轻松。”

毛盾直叫苦，说道：“师父别算的太如意，要是我当上掌门，第一个命令即是收拾包袱溜之大吉，反正茅山派毁在我一个小孩手中，任谁也不好意思苛责。”

醉天掌门答对如流：“不错，茅山派毁了，没人会怪你，但是师父被迫或被杀，身为徒弟者没好好照顾，那就是大逆不道了。”毛盾脸色一变：“师父你不想走？”

“走，去哪儿？”醉天掌门一脸黠逗：“这里都住了大半辈子，搬到它处怎会习惯，何况这里都保不了，任何地方岂不是一样？”毛盾脸色更苦了：“师父你分明是在害我嘛！”

毛头倒是乐了起来，他争掌门无非是想保住茅山派，如今知晓师父根本不退，这么一来，他反而落个轻松，甚至可名正言顺监督毛盾坚守茅山。

“师父这招果真是把毛盾拖下水了！”毛头心头暗自得意。醉天掌门淡然一笑：“小毛盾你也别泄气，当年师父把你抓来茅山，早就看准你慧根过人，更有灵童转世之躯，能挑三界之能，对于人界种种，你当然足以应付，茅山一派兴衰全在你手中，你倒要好自为之。”

毛盾瞪眼道：“当年我才六岁，你用三斗米，几支棒棒糖骗我上山，后来我才知道是当道士；若非看在饿不死分上，我早跳槽投靠他人，容得你发号施令，只管我们两人。”

“这叫缘啊，也是宿命，你躲都躲不掉！”醉天掌门颇得意之态，随即从口袋摸出一口黑色巴掌大八卦形镜子，丢给毛盾，说道：“掌门信物阴阳镜就交给你了，一切你看着办吧，我的第八代掌门。”

毛头幸灾乐祸，立即拜礼：“属下参见新掌门，今后必将唯命是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少在那里说风凉话，你既然唯命是从，那好啊。”

毛盾将阴阳镜高举，立即喝声道：“茅山第一大弟子毛头听令！”

“属下在！”毛头毕恭毕敬接令。

毛盾也来个正经八百：“基于情势危急，本人准备让出第八代掌门，由你接任第九代掌门。”

此语一出，毛头及醉天两人同是一愣。

毛盾已呵呵笑起：“如何，我的第八代掌门只当个三秒钟，该破记录了吧，呵呵，毛头你也别传给我，因为我辈分比你高，你除非再找另一名门徒，否则这个掌门你当定了。”

“鬼扯些什么！”醉天掌门突然一个响头打得毛盾脑袋一愣愣地晃，得意神情早飞个精光，醉天才强忍笑意斥责道：“什么话，三秒帮主？你以为掌门传位如同儿戏？给我当满三年才准你辞职！”

“是……”毛盾再也不敢胡扯，摸着后脑勺，说不出的瘪样，瞧来让人惹笑，自嘲不已：“果然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我这辈子差不多喽！”

毛头去了烦恼，消遣声音立即传出：“小掌门啊，你认真当个三年吧，到时我会很甘心地接受你另一种命令，现在希望你赶快为保卫茅山一派拿出主意吧！”

毛盾无奈将掌门信符收起，转向醉天，说道：“师父教的都是些引鬼驱邪之术，就是没有驱人术，而那隐身术，充其量也只是用来刺探他人秘密，如何能对抗强敌？我看你提供一些有交情的人，我们请他出来主持公道如何？”

醉天一脸苦叹：“当道士的，哪还有什么朋友，否则师父何须天天喝闷酒？我老啦，罩不住了，以后全看你们年轻人，放手去做吧！”

感叹中，他又灌了几口酒，步伐苍凉地转身，慢步踱向茅屋。毛盾、毛头也能感受到师父晚年不得志那种悲凉，又怎好再说些他能力办不到的事，凭添他感伤？两人只能拱手恭送师父离去。

行进中，醉天掌门又丢下话来：“如果真的罩不住，到武当或少林试试看，两派较有正义感，再不然直接找金武堂，虽然武向王得意武林，却也不能为所欲为，尤其是仗势欺人之事，他手下可以做，他却不能做。”

说完此话，他已进入茅屋，开始唱吟那悲凉壮阔歌曲，声震云霄，却无法挥去一股感伤。

两师兄弟再拜三拜才转身离去。

行进中，毛头已有所悟：“师父好像说，要逼我们的，是金武堂那些小兵卒，与武向王无关。”

“无关才怪！”毛盾道：“师父是叫我们放手去做，最好是闹大了，跟全武林知道这件事，金武堂再威风，除非他想当土匪，否则怎敢落个欺凌弱小罪名！”

毛头张张嘴巴：“其实，当弱者也很难受。”

“有什么办法，谁叫我们投错门，全是命啊！”

叹声中，毛盾拿出那块掌门信物阴阳镜，忽又两眼发光。“听说此镜能引人魂魄，咱们今晚就试试看，把那可恶的歹徒魂魄给摄来，让他不得好日子过。”

毛头欣喜凑过来，带着点惊心动魄：“这还得找到他的生辰八字才行。”

“简单，我们到山下走一遭，准能搞来。”毛盾问道：“你去不去？”

“去，就怕被人认出。”

“改头换面不就成了！”

当下两兄弟很快返回神殿，翻出一般百姓工作服装，待穿妥后，方自往山下摸去。

金武堂分舵在半里外的一处新筑四合院，毛盾自不敢立即潜入，他和毛头先行混入挖矿工人堆里头，暗中打探那分舵主一切，名字倒容易问得，叫石明，至于生辰八字就没人知道了。毛头搬着石头，把衣服弄脏，还是探不出所以然，他俩不得不另想办法。

毛盾灵机一动，已往四合院行去，还未到门口，几名守卫拦过来，其中一名冷喝：“不挖金矿，跑来这里做啥！”毛盾干笑道：“小的有一事想告知分舵主。”

“毛头小子，还会有什么事？”

“不算重要，不过，说说也无妨。”毛盾不等卫兵反应，立即细声说道：“南面二十里那胡家集的首富胡员外准备嫁女儿，我看分舵主年轻有为，能娶位美娇娘，何尝不是件乐事。”“原来是攀亲来的！”卫兵为之欣笑：“漂不漂亮，配不配咱们分舵主？”

“当然漂亮！”毛盾甚有信心：“您去打听，谁不知胡家女儿素有大美

人之称，若皇上看见，准茶饭不思也要把她弄回宫呢。”“真有此事？不知咱们分舵主是否有意思……”

“唉呀，英雄爱美人，这种事不嫌多，试试又何妨。”卫兵倒觉得有意思了，道：“娶胡美人，要什么条件？”“其实也没什么条件，胡员外有的是钱，他只要找一个面相差不多过得去，最好能有防身武功就行了。”

此言一出，卫兵反而自我推销，大大打包票自己条件还不错，毛盾也一一怂恿他们多多参选，然后才说道：“不过……那胡员外倒是较在乎八字是否相配，要是找个克死他女儿者，他是不会考虑把女儿嫁给那人的。”

“这么说，还得凭运气了？”一名卫兵说。

“有总比没有好，你们试试吧，顺便也把分舵主八字写下来，要是合对了眼，大家都有好处。”

“这……还得分舵主同意才行。”卫兵说。

另一名卫兵则大打包票：“小事一件，还要谁同意？我去要；说相亲，他可能不愿给，若说相命，祈天赐福，他没有理由不给，然后……咱们再给他来个大喜。”

卫兵一阵嬉笑，大有捉弄分舵主的畅快。随后那人已反身入内，要八字去了。

毛盾但觉事情十分顺利，也跟他们打哈哈，心头却暗自狠笑：“当然要给你们来个大惊喜，找个鬼妻给你们还差不多。”

话声中，那卫兵很快把生辰八字带出来，还斥笑着：“原来分舵主也想女人想疯了，光说及要相亲，便什么生辰八字，祖宗八代的名字都抄下来，活似怕落选似的，小鬼你可要送对了门，若攀成这门亲事，少不了你好处，还有，我们的也顺便试试运气！”

几名士兵很快将自己生辰八字也填上，千交代万交代地交给毛盾，然后充满无尽希望。

毛盾当然不会让他们失望，还说什么娶不到正主人，丫鬟女婢也凑合，倒惹得卫兵们笑甜了心，目送人去，把美梦留在心中。

毛盾得了八字后，很快返回矿区，找来毛头，两人找机会已溜回山上，边走毛盾还将得意事宣扬一番，惹得毛头为之捉笑不已。

有了生辰八字，两人开始兴坛作法，在神殿门前大摆法坛，还扎了几尊草人及纸人，然后将石明生辰八字写在上边，还用朱砂淋得一身红。

“魂归魂，魄归魄，阴阳两路分界线；不升天，不入地，灵灵魂魂全入境……石明啊……听到了吗？三更时分请自来……”

毛盾舞着桃木剑，挑起一张纸人，立即火化，挥斩天际，然后不停念咒语，不念还好，这一念，果然四周阴气为之逼人，另有妖风般呼呼轻吹，烛台火苗为之闪动，不知是黄昏将至，还是真有法术。

天空突而飘来乌云，不知不觉中，天地已为之阴暗，似进入阴界之中，气息骤来更为冷森逼人。

毛盾和毛头耍了一阵，随即盘坐地面，闭目养神般不动，又似乎过了一个更次，毛盾突然说“成了！”弹身而起，抓起香炉上香枝，往草人猛扎，又念声“魂归来兮！”香枝方扎落，山下突然传出一阵尖叫，像野兽挨刀般，嘶吼着恐怖声音。

此时毛头、毛盾双目猛瞅着阴阳镜不放，里头已出现淡淡石明幻影，他不停挣扎，却被一阵阵漩涡般浓雾卷得不能脱身，越卷越紧、越快。

石明终究抵挡不了而陷入漩涡之中，终于消失，浓雾再漩，一切又恢复正常，阴阳镜幻影也为之消失。

毛盾怪邪一笑：“看你多作怪，先收你之魂一魄，还敢再找茅山派麻烦，看我把你弄成白痴！”

毛头虽满意战果，不过他仍想看看真实一面，遂建议：“到下边看看如何？至少要搞清楚是否收拾对人。”

“好吧！”

毛盾也想证实，遂抓起阴阳镜及草人，和毛头相行潜往山下。尚未潜至四合院，已见及灯火通明，人影乱成一团，有人急叫找医生，快救人，以及呻吟声。

两人不敢太靠近，却又不肯放弃证实机会，毛盾立即将草人照向阴阳镜，右手画出一些符咒，阴阳镜又渐渐浮出石明挣扎幻象，毛盾装出牛头马面声音：“石明你死期到了，跟我回去吧阴阳镜里的幻影立即挣扎急叫不要，他不想死。”

四合院里头登时传来同样挣扎急吼声。

毛盾但觉满意，毛头仍不过瘾，手中线香往草人扎去，四合院又传出尖嚎声。惨叫方起，一道黑影撞破屋瓦飞身喷高，随即又往下落去。

紧接着一阵急叫：“快抓住分舵主，把他绑起来！”十几名人手乱成一片。

毛盾、毛头更形得意，两人觉得茅山派也不是好惹的。“看你还敢不敢叫我们搬家！”毛盾讪声道：“给你一个小小警告，别不知悔改！”

他念了一些咒语，大约是要石明魂魄回去指引他，别老是做些缺德事，否则准不得好死。

念完咒语后，两人才得意洋洋地返回神殿。今夜可以睡得安稳了。

奇怪，第二天天亮，石明毛病已失，只是脸色苍白，像生了一场大病。然而对于昨夜梦魇，他却仍心有余悸。

尤其到了傍晚，那种恐惧更让他无法抵挡，他开始祈神拜佛，但仍然无效。

毛盾和毛头更加变本加厉，不只对石明下手，更对几名卫兵施手脚，早弄得分舵如置地狱之中，个个人心惶惶。有人干脆表明说闹鬼，鬼上身了，刹那间，挖矿工人吓跑了泰半。如此下去，谁还有心情再待在此地？

一连三天，石易已吓出毛病，瘫在床头不能动，工人更吓光，只剩一些守卫勉强留在那里，他们也是个个各捧菩萨以求自保。毛盾和毛头当然得意万分，照此看来，别说是石明想赶人，就连金武堂堂主亲自出马也未必奈何得了茅山派。两兄弟终于觉得茅山派也非全部不可取，至少摄魂术就是天下一绝，很少人能与其匹敌。

他们已浸淫于胜利快感之中。

然而茅山闹鬼一事已传开，别的帮派或许避之犹恐不及，但对于武当道人，尤其是武当年轻一辈大弟子三清来说，他当然不肯放过机会，立即赶来探个究竟，甚至准备收妖。三清年方二十四，已尽得师父千心道长真传，武功之高已不在话下，尤其嫉恶如仇的心性早已博得了斩魔手之封号。他很快找到金武堂分舵，也替石明把过脉，在查过病症之后，他问向手下，在得知最近有人来索取石明生辰八字，以及将八字送人的几名卫兵都出了问题之后，他心头已有了底。“可能有人用了摄魂术……而这些法术正是茅山派专

长三清很快理出头绪，随即掠身往茅山奔去。

金武堂弟子并没跟去，毕竟这几天遭遇，早吓得他们闻风丧胆。

及至神殿前，三清光见及那桌祭坛，以及两位得意小道士，早断定自己猜的没错，一声冷笑，已迎步逼来。“果然是你们这些小妖道在作怪。”

毛盾、毛头突见来了另一名道士，见其装扮，大约能猜出门派。毛盾倒是镇定得很：“你是武当派的吧，来此有何贵干？”“收拾你们！”

三清老实不客气，抽出背上长剑，想大打出手。两人骤见他来意不善，心头大惊，毛盾斥道：“本派跟武当一向毫无瓜葛，你凭什么收拾我们？”

“凭手中这把利剑！”三清冷斥：“以妖术摄人魂，法所不容，人人得而诛之！”

二话不说，长剑一抖，登时劈砍过来。

毛盾、毛头惊骇万分，眼看此人剑势威猛难挡，岂能硬碰，心念一急，全作打滚，逃向远方。三清冷喝，砍人不着，手中长剑再抖，带着剑气直追神坛，叭然巨响，神坛登时被砍成两半，他仍不止，一掌打得碎屑乱飞，分不清木屑、神像、草人或是灵符，全绞得天花乱坠，落地成粉。

“太过分了！”

毛盾、毛头不甘受辱，当下施展隐身术，弹放两颗烟雾弹，炸得白烟四朦，趁此迷烟之际，两人合力抢攻，手中挑花木剑猛砍猛刺，突听得闷哼一声，显然已经得手，两人窃笑，登时闪退。那受伤三清突而厉吼：“鼠辈有胆出来一拚——”

他不敢再落身雾区，马上腾空，右掌不停往下轰击，炸得泥屑纷飞，却也见不得两人一丝半影。

惊惶中，他翻身落向雾圈外围，人方落定，血丝已从右腿渗落地面，显然方才偷袭正刺中他右大腿。

毛盾和毛头躲在暗处，任他怒骂，只顾得窃笑，两人仍自计划下一波攻势如何刺他左腿，让他拐着回去。

三清怒吼一阵，得不到回应，心下更怒：“不出来，我毁你神殿，异教徒本该杀！”

心意方起，他整个人已冲向殿前，双掌一扬，劲风轰得两扇木门烂碎不堪。

这还得了，茅山就只剩这座古殿，若被毁了，岂能向老祖宗交代。

毛盾已奋不顾身，两颗烟雾弹射来，暗中又展开偷袭，毛头也不落后，桃木剑换成真铁剑，狠狠砍杀过来。

三清此次学乖了，但见烟雾，立即腾身避开，岂知对手烟雾弹就是多，凌空又炸来数颗，逼得他惊心不已，只得回剑盘往下面，以防对手暗中偷袭。

果然一阵金铁交鸣，毛盾、毛头两人并未放弃偷袭，打得三清惊心动魄，一个不察，猝而尖痛骇叫，握剑右手挨了一剑，痛得他发疯般展开太极神功，轰向烟雾，劲道如狂流，不但扫得烟雾尽失，更让毛盾、毛头两人突然现形，他厉喝一声，人如苍鹰下扑，双掌猛吐，一人一掌，打得毛盾、毛头闷吐血，摔撞墙头，痛得爬不起来。

三清此时才注意自己右手，那尾指竟然不见，鲜血直冒，这还得了，他身经百战，或有挨刀，也只是皮肉伤，何来如此残手断肢，而且还是败在无名小卒手中。

没想到自己一时大意，换来如此严重代价，他忍无可忍。

“我要杀了你们，毁掉异派邪教——”

疯狂地，他又两掌劈向毛盾、毛头。两人勉强硬接，却被打向墙头，摔在垮塌满灰尘的土堆中，那三清仍泄不了心头恨，一个转身，冲入神殿，瞧他如疯子，哪管得敬神尊鬼，眼见大堆神像，照样视如烂木头般加以劈劈砸砸，数百尊神像眨眼被毁个精光。

他仍不止，再劈梁柱，捣得神殿往下塌，他才掠冲天际，破瓦而出，一座数百年神殿就此哗啦啦塌如废材堆。

受伤沉重的毛盾、毛头两兄弟见着此景，不禁渗出泪水，没想到茅山派当真就此毁了，而他俩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却一点保护的能力也没有。

三清仍想找两人报仇，径自寻搜过来，毛盾，毛头见状，哪敢乱动，只能装死，以蒙骗这恶煞。

三清寻来，发现两人一动不动倒在土砖烂木堆中，狠狠一剑又刺出，落在毛盾左臀腿部位，毛盾疼得揪心刺肺，他却不敢动，还好茅山隐身术有这么一招逃命时必须强忍挨刀以诈死，他本以为一辈子用不着，没想到却还没活过十二岁就用着了。三清刺出一剑，毛盾忍下了，他仍不甘心，又将利剑猛推，直穿毛盾前腿，那种痛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毛盾早揪断了心，却仍忍着。

一连两剑，三清才冷笑抽回长剑，斥谑道：“早就该死，还敢伤我手指？若非看在一死百了分上，我会把你粉身碎骨！什么茅山邪术，不入流不说，也敢害人，死有余辜！”

他收起长剑，捡起类似灵符的纸张拭去血迹，目光落于全毁的神殿，一副修道人为世间除害的得意而又想表现慈悲的神情，念了一句无量寿佛。

“如此邪教也能混世三百年，实在罪过，老天有眼，让贫道除害，以免又为害苍生！”

大大地祷告一番，他引燃火折子，准备烧掉神殿遗物。“愿你们早日转世投胎，下辈子做个好人。”

三清稍稍超渡两人，眼看火势已起，才再祷告过后，扬长而去。

痛得快昏迷的毛盾，在确定三清走后，才敢翻身移去罩住身上木头，还得毛头帮忙，他才能脱离快被火舌吞噬的柴堆。师兄弟俩相对望着，泪水浸湿了眼眶，两人却哭不出来，还是毛头发现毛盾左腿鲜血直冒，急急撕下衣带准备裹伤。“痛不痛？”

“痛……”毛盾勉强回答，想装笑，声音却比哭还难听：“没想到茅山派真的毁了……”

“这妖道，哪天找他报仇去！”

“拿什么啊……”感叹中兄弟俩不禁又滚下泪水。

他们并不想在武林争个什么，然而别人却不想让他们活，尤其三清那番异教徒的话，着实刺伤两人心灵，没想到杀人者还有这么一个好理由，受害者却是十恶不赦之徒？

天底下还有真理吗？

毛头、毛盾已尝到武林中毫无正义，弱肉强食，以及颠倒是非的滋味。

报仇的火花已燃烧两人整个心灵。

“用酒烫伤口，才不会引起发炎。”

不知何时，醉天掌门已赶来，师徒之爱使得他暂时清醒，立即加入救治徒弟工作，除了替毛盾清伤口，还运用不怎么强劲的内功替两人疗伤。

烈酒烫得毛盾唉唉痛叫，但处理过后，他已觉得清爽多了。醉天掌门叹息道：“先避开吧，不久将还会有人前来。”不等毛盾回答，他和毛头已扶着毛盾，步伐沉重地移向后山那茅屋。

“若有人来，茅屋也保不了。”毛盾道。

醉天掌门叹息：“茅山派算是毁了，那里也只能待个片刻，师父只想转告你们，先把伤养好。将来若想振兴，得好好学武功，若没能力，就找个地方隐姓埋名，师父不会怪你们，茅山祖师也不会怪你们，毕竟祖师爷什么都留了，就是没留下高深武功；时代在变，帮派起起落落也是常有的事。”

毛头恨道：“我就是看不惯武当派仗势欺人，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仇恨会毁去一个人！”醉天掌门轻叹：“可是谁又看得破此关呢？你要报仇，得先衡量自己，再说这也是凶手一人作为，不能涵盖整个武当派。”“我们自有分寸。”毛盾道：“师父呢？茅山已不能呆，您要到哪里？我送您去？”

“师父老了，无所谓了……”

毛盾突然觉得这话问的实在不高明，自己都不知道落身何处，还想问这位常年醉酒的师父？

他决定找个地方安置师父，然后再计划自己的事情。冷风中，孤雁残鸣，远望着神殿，火苗蹿天而后消失云雾中，一切似乎归于平静。

第二章 两小无情

当毛盾出现在太原城时，已是一个月后的早晨。

他伤势已好了差不多。师父也安顿在一个隐秘而又有酒菜的地方。

然后他跟毛头商量如何进行兴帮大计，两人决定先学绝世武功，毛头块头大，适合少林派，故而他理了光头投入少林门下，至于毛盾，他知道现今天下武功排名分为金银铜铁。

金即为金武堂的武向王，他一手三截金枪已打遍天下无敌手，落个天下第一高手封号，而他又是茅山派最大敌人，不去金武堂，去哪里？毛盾已决定混入金武堂，能学得武功最好，若不能，也要搞得他们难飞狗跳，以报此灭帮之仇。

金武堂总堂就在太原城西，那本是王侯府，几年前被武向王买下，现成的气派更造就金武堂狂妄气焰。

毛盾行至金武堂，发现戒备森严，若非红门顶头那金匾显着金武堂三个斗大字，他还以为找错地头。

照他想法，帮派大约跟茅山一样据地为王，大不了再找个四合院，四周派人看守就是了，哪像现在，两丈高的围绕个大圈子，想潜混进去，大约须要找那狗洞才行。然而毕竟那只是说书的噱头，事实上哪来狗洞？他倒想混进去后挖它几个洞。

远远逛了一圈，实在找不出门路混入金武堂，他不禁有些失望。

“看样子得找人介绍了。”

于是他在附近小客栈先行住下，一有机会即打探有关消息，结果让人失望。

金武堂从不向外头征录佣人、家丁，全是由该派弟子自行找寻，如此可免去被渗透麻烦。

毛盾想冒充佣人是不行了。

在无计可施之下，他只好来硬的，一大早即往金武堂大门行去。

八名守卫见着他毫无惧意行来，一股威严受损使得他们来个下马威。

守卫领班冷斥：“来者是谁，胆敢闯禁地？”

长剑一抽，就想拿人。

毛盾赶忙装笑脸：“各位师兄，小的是来投靠总堂的。”“你是本派弟子？可有信物？谁是你的主子？”

“堂主不就是我的主子？”

“大胆！”守卫领班斥道：“也敢攀上堂主，我看你是来此浑水摸鱼，给我拿下！”

两个卫兵应声立即抓扣毛盾，他一时惊慌，急急说道：“小的没有浑水摸鱼，小的是想拜在金武堂门下，为堂主效命，将来也好有个出路，大爷请您给小的一条生路！”

守卫领班闻言讪笑道：“原来是小混混想找靠山，门是撞对了，可惜路子不对，滚，金武堂不缺人，再回来小心我砍断你双脚。”

两名卫兵闻言，立即把毛盾甩得老远，害得他跌个四脚朝天，臀部都快疼裂了。他哭丧着脸：“大爷您行行好，小的千里迢迢从乡下赶来，不谋出路，求个温饱也行啊！”

“还不快滚！求温饱，当乞丐去，太原城还没有饿死人的！”那守卫领

班故作杀人状，追了过来，毛盾不吃眼前亏，逃开数丈，然后躲在街角，有一句没一句地苦苦哀求。他想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些半大不小的角色最喜欢作威作福，倒不如等下去，若有大人物或看来软心肠者，再来个装苦作样，说不定会有效果。

他干脆来个长跪不起。

“我对金武堂是忠心不二，若贵派不收容，我就跪死在这里！”

反正隔着一条街，守卫也懒得理他，甚至还准备看好戏般，想计算毛盾能跪多久。

时间分秒逝去，毛盾两腿发酸生疼，早餐又没吃，简直又饿又累，十分难挨，两个时辰已过，连个大号人物也没见得一个，他不禁后悔莽撞下跪，可能要白费工夫了。

越想越是难受，他终也爬起来。卫兵见状，一阵戏言送来：“什么不收容就跪死那儿？怎么，反悔了？发的誓禁不了一跪？”毛盾颇为镇定：“我准备长期抗战，要是死了，怎能替金武堂尽一份心力，我去填肚子，吃饱再过来。”

管不得卫兵戏笑，毛盾还是溜开，填饱肚子后，也不急着回去下跪，在暗中观察，发现已有动静，几名卫兵突然恭敬像要迎送什么大人物，毛盾这才苦脸兮兮回跪地上，还装出特别可怜模样。

“可怜我这无依无靠孤儿，收容我好吗？”

像天涯流浪可怜孤儿，瞧来特别感人。

那卫兵正喊着恭送小姐，大门已出现两位女子，大者二十上下，长的婷婷玉立，天生丽质，又是一身武装打扮，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英姿，一点也不矫揉做作，小姑娘年龄跟毛盾差不多，和姐姐相貌有几分神似，两长辫披双肩，本是清新可人的脸容，却抹上一层恍惚般的郁闷，她抿着嘴，目光冷淡，周遭任何事似乎都跟她没关系似的。

两人目光全落在毛盾身上，似乎也听到毛盾叫声。

那卫兵领班不等小姐发问，已逼向毛盾，冷斥道：“小乞丐你敢找捧？还不快走，想惹小姐生厌是不是！”

他一使眼色，两名卫兵已奔来，猛扣毛盾就拖走。毛盾苦苦哀求：“大爷、小姐您行行好，收容我啊，小的无依无靠，受尽欺凌，连个栖身处都没有……”

可怜的声音似乎触动那大小姐，她问道：“怎么回事？”

卫兵领班立即回话：“他想拜入金武堂，可是本派已不缺人“给他一点银子，怪可怜的。”

大小姐的话，卫兵领班只好应是，遂行向撵走毛盾的两名卫兵，喝道：“把他抓过来。”

卫兵依令把人带回，毛盾一时欣喜：“大爷答应收容我了？”

“算你走运，三两银子够让你栖身或做点小生意了！”

卫兵领班摸出银子就想交给毛盾，毛盾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可不想要银子，又是一脸可怜：“大爷您的好意小的心领了，小的一身孤苦，就算拿您银子做生意，别说人生地不熟，若是碰上地方强梁，小的照样遭劫难，如此一来，更是潦倒，小的不求什么，只求个栖身所……”

“你这小鬼倒是挺麻烦，还不快走！小心我打断你狗腿。”

卫兵兵领班作势吓吓人，毛盾却一把眼泪地瞧向远方的两位大小小姐。

“姑娘您收容我好吗？我什么都会做，劈柴、煮饭、洗衣、挑水、栽花、除草，我还会养猪、养牛、养所有东西，我能吃苦，再苦的工作我都能干，求您收容我好吗？”

话说多了，毛盾当真像孤儿声泪俱下，状况实在感人。

二小姐迷惘眼神已有了泪影，她揪向姊姊衣角。

虽是小小动作，那受感动的姊姊也有了回应，低头拉住妹妹右手：“你要收容他？”

二小姐认真地点头，不自觉地泪水也落了下来。

她的泪似乎更让大小姐感动，立即伸手抚去妹妹泪痕，甚至紧紧将她抱在怀中，如此情景，倒让守卫们感受那股凄清般感伤而默默立于该处。

“把他带到玉竹轩交给桂香吧。”

大小姐的命令，卫兵领班立即应是，毛盾则由于太入戏了，一时也说不上谢言，抽抽噎噎地想告谢，却吐不出只字半语。

大小姐似有事在身，认真地再瞧毛盾一眼，已带着妹妹径往左街行去，那二小姐趁机瞥向毛盾，难得一现的笑容已挂向嘴角，毛盾来不及回应，大小姐已带她转入另一条街道去了。

此时卫兵领班才挺起胸膛，大步逼向毛盾，冷斥一番：“好大的胆子，也敢挡住小姐去路，要是平常，早把你给宰了，看在你一片忠诚分上，大小姐收容你了，你给我老老实实干，别给我耍花样，出状况，否则一切后果自行负责！”

毛盾唯唯应是，虽然事情有了转机，但他仍是人家佣丁小卒，对于这位卫兵大爷，他仍得毕恭毕敬。

他的尊重果然换来卫兵领班好感，当下亲自带他前往玉竹轩，还说些帮中规矩，要他先熟悉一些环境，毛盾当然表现得更加感恩，直到丫鬟桂香接人，卫兵领班才做了一番功德般放人离去。桂香扎了两团发髻，看起来也不超过二十岁，或许丫鬟当久了，总没大小姐模样来得高贵，至于姿色倒是不错，尤其和大小姐一样，有股精明，看来并不容易对付。

毛盾瞧她两眼直盯自己，似想看穿什么，他倒是以不变应万变，一副孤苦伶仃让她看个够。

“人倒是长得满上相，就是一副贼样，你是来混饭吃的吧？”桂香道。

毛盾叹声：“被你猜对了，除了金武堂，我不知要混到哪里去，大姊高兴就赏碗饭给我吧。”

“我哪敢，听说是大小姐主意，当丫鬟的我岂有能力不给你饭吃？”桂香哧哧笑着：“会什么？”

“打杂的，粗活都行。”

“看不出你倒是挺能吃苦的嘛！”

“还请大姊多多照顾。”

桂香笑的更甜：“一张嘴就是知道迎人，难怪大小姐会看上你，不过这里也没什么缺，叫你到厨房又太委屈了……”桂香目光忽而移向庭园那奇怪的竹林，心头似有了主意：“当个园丁行吧？”

毛盾此时顺目瞧去，一大片竹林全是白色，枝如白玉，叶如白冰，闪在阳光下，几如水晶雕成，若非轻风徐徐吹动叶梢发出之声，毛盾当真还以为它是假的呢。

“这是什么竹子？这么特别？”

“玉竹，此轩名称全由它而来。”

“我可没见过，产自何地？怎可能会有白色竹子？”“怎么来的我不清楚，但白竹并非全无可能，像玫瑰改良，有近似黑色出现，黑狗生多了也会出现一两只白狗，它是一位异人送给堂主的。”“原来是突变种，那它一定非常珍贵了。”

“当然，天底下可能只有这丛了。”

毛盾搔搔头，面有难色：“这么珍贵，你还叫我照顾？不怕被我弄死了？”

桂香轻笑：“弄死倒是不会，它吸收养分奇特，白天不管它，到了夜晚，尤其是月亮高升的晚上，我必须在叶面上洒清水，它自然会化成养分，当然，有露珠的晚上，你就可以休息了。”“这简单，挑水、洒水我都内行。”毛盾信心十足：“除了这些，还要做啥事？”

“暂时就这样了。”桂香露出怪异表情，似含有捉弄意味，更有卸去重任之感：“做习惯，我再替你找其它工作，白天想干活，就剪花除草吧。”

毛盾满心高兴点头，大打包票直道没问题，他哪想到欲洒水时分皆在晚上，那有日夜颠倒之虑，难怪桂香如有重释之态，然而这已是以后的事情了。

随后，桂香仍问道：“你来自何处？家中有什么人？可要老实回答，通常你这种小角色，我们是不会去查，不过若查出你说谎，准有你受的。”

“无亲无友是孤儿啊，以前在开封府混的，后来就流浪到这里了。”

虽然有恐吓，毛盾照样说谎，因为他不如此说，已无其它藉口。

桂香倒是不大在意，也只要交差就行了：“不管你是不是孤儿，认真做你分内的事，少说话少乱闯，三餐有人照料，每个月放你三天假，还有一两银子，可以出去逛逛，不过以你小毛头，还是别报出金武堂名号来得好，要是有人不顺眼，找你单挑，你又打输人家，可把金武堂的脸丢光了。”“不会啦，从小我就打输人，就算再大胆子，若没两下功夫，怎敢跟人打架？”毛盾目露精光：“我能学一点防身武功吗？”桂香当然看出他那种小孩崇拜英雄的心情，也不愿泼他冷水，说道：“慢慢学吧，这里的守卫武功都不弱，只要他们肯教，祝你早日神功大成。”

毛盾本想说，要学的是金武堂正统武学，但话到嘴边又收回来，免得遭人猜忌，当下装了一脸欣喜，谢个没完。

桂香倒未再训什么，带他到库房，找两件像样衣服，然后再安置他在玉竹轩左侧本是放置锄铲工具的小房间，整理过后倒也能栖身。

桂香说他乃小姐特别收容，不便分派到正统佣人系统，那样虽可能住得好，却较累，何况玉竹轩的玉竹也要常常照顾，就近安置对他只有好处，毛盾倒没说什么，还是感激桂香照顾。刚进门，一切将就，等将来混熟了再行动也不迟。

吃过午饭后，他倒是安心地睡大觉。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觉得柴门似被某种硬东西砸着，咔地脆响十分清晰，毛盾虽武功不算高，但机灵的反应从来不曾出差错，闻声立即惊醒，叫声“谁？”之后很快推开木门，眼前小姑娘已立在十丈花丛中，正是二小姐武灵玉。

她陪着姊姊出去，刚回来即赶来瞧瞧这位可怜虫，瞧他一副布衣清爽，又带点贼头贼脑地晃出门口，早上那种可怜样已不复见，不禁惹得她淡露笑脸，却听不到她笑声。

毛盾见着是她，立即欣笑，马上拱手拜礼：“原来是二小姐光临，小的感激您的收容。”

武灵玉还是笑，外带摇头。

毛盾见她摇头，可弄不清她的意思了：“二小姐不想收容我？”

武当玉仍是摇头淡笑。

毛盾感到一头雾水：“二小姐能否表示一下意见，小的才能明白您的心意。”

没有用，对方有含笑不已。

“二小姐……”

毛盾一时想行前问个究竟，那武灵玉却显得惊慌，先是摇头，遂又摇手，往后退，随即转身，一溜烟地遁入墙后，不见了。毛盾更是不解，她为何避开自己？

“难道我的脸黑了？或是写上一个恶字？”

他自嘲地走向水池边照照自己，帅得很，哪来黑脸恶字，这事让他纳闷不已。

直到桂香送晚餐来时，他才得到答案。

原来武灵玉天生聋哑，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和人沟通全是比手划脚，也因此她一向很少见生人，对于毛盾的逼近，她当然感到不安而避开。

“多可惜，二小姐这么漂亮却是聋哑，多可惜！”毛盾叹声不绝。

虽然武灵玉跟他差不多年龄，但他相信她将来的花容月貌一定不会比姊姊差，尤其双下巴更见个性，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聋哑人。

“她来看你，你算是他第一个如此关心的人，你可要好好努力，别让二小姐失望了。”

“我要表现，努力什么？”

“这……好像很难说出一个所以然……”桂香一时也想不出，道：“反正你别惹她生气就是。”

“我哪敢，她是我二小姐呀！”“看着办吧。”桂香有了笑容：

“我刚才才明白，收容你是二小姐的意思，这可好了，二小姐这么一来有事做，也不会整天闷在房里不出来，也等于你的一切让她关心，所以你另外也要负责她的心情，知道吗？尽量使她快乐。”

“小二姐一直不快乐？”

桂香白他一眼：“真是，当人奴仆，连主人心性都不知道，如果你听不见，说不了话，你会快乐？”

“这倒是了……”毛盾干干一笑，随即又想到什么：“她听不见，我如何跟她沟通？也就是了解她要什么？”

“久了自然有办法，心有灵犀，我不就这样过来了？”桂香虽然表示全靠经验，但她仍把经验道个大概，毛盾一知半解，只能装懂地勉强点头，一切就靠摸索了。

直到深夜，毛盾才渐渐知道工作之辛苦。

天寒地冻，不能躲入被窝睡觉，还得起来挑水浇竹叶，那种往上泼而往下掉的情景就跟下雨般，一不小心即被溅得全身湿，不觉更冷更寒了。

幸好桂香武功不弱，利用轻功提水掠向屋顶，顺势泼下，很快可以浇完，方使毛盾嘘口气，知道这门行业不好干啊。其实桂香也是有意磨练他，免得他吃饱没事干，准让人家说闲话。

对于淋了一身湿的毛盾，她只能含笑中带着同情安慰几句，毛盾还得装出一副刻苦耐劳模样，倒让桂香信心大增。冻冷湿透的身躯之下，也没什么

好谈，毛盾很快溜回房中换下湿衣，生起火炉，直叹佣丁命果然不好混。

烤暖了身子，毛盾才有心情休息，然而躺在床上，满脑子尽是被水淋湿苦状，那种冷透心肺情景，他实在难以再接受，得想个方法来解决，免得明天又重蹈覆辙，痛苦再现。

“武功再高些就好了。”

他想及桂香提水浇竹叶的从容甚至带优美的举止，颇为羡慕有如此轻功实在好，不但实用，还可以高来高去。可惜他功力不够，目前只有干幻想的分，实际状况总不是那么回事。

还是找些有用的方法吧。

直到四更天，他才安心睡去。瞧他睡得如此安稳，大概是想出合理解决办法了。

第二天清晨，他很快起床，别的不做，就开始找来竹竿、木材，搭个高架子，靠于屋墙旁加以固定，然后将两个大木桶放在上头。

敢情是在搭水塔，这工作足足花了他两个时辰，在一切弄得差不多时，那桂香又来了。

乍见如此状况，桂香倒颇为惊奇和不解：“你这是……”她第一个印象即是那木桶甚为老旧，很容易让人想成尿桶，而把尿桶顶得那么高，又是在女性住处，实在有点太那个了。毛盾倒没想到这些，他还颇为得意说道：“昨晚淋了一夜，我想通啦，趁着白天不冷时，把水提存高处，等到晚上再轻轻松松浇下来，不但省事，还可保平安。”

“原来是这么回事！”桂香还是想到尿桶，嫩脸颇为难挨：“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雅……”

“怎么会呢？我看它满顺眼的。”毛盾是越看越顺眼甚至还颇为认同自己杰作。

“一个美伦美奂宫庭，吊着两只大……木桶，你不觉得很惹人眼？”毛盾当然不惹眼，但瞧及桂香似乎不怎么欣赏和赞同，他也只好顺应她了，说道：“既然你有意见，我……”

“准备拆下来？”桂香以为他会如此做。

“拆了，我晚上如何过？”毛盾另有想法：“我把它美化成鸟笼如何？或者变成小房子，说不定上面还可种花，摆盆景呢！”瞧及毛盾一脸认真，她不觉也想笑：“随你吧，只要把它弄得漂亮，不那么碍眼就行，不过我要声明在先，要是大小姐或任何人看不顺眼，要你拆下，我也没办法支持你。”

“我尽量弄得让任何人顺眼就是。”

毛盾有些失望地回答，毕竟桂香的表情并非完全支持，他觉得要让大家看顺眼并不容易，也就是说想保有水塔得经过一番努力。

桂香也不愿让他太泄气，自动提供一些设计，经商讨结果，还是以能推置花木盆景的鸟笼为佳。

她也找来一些较能利用的木材，要毛盾好好装饰，免得突兀了天空。

毛盾反正没事，也就玩起高空木工游戏。

刚开始还挺认真钉扎木板，但久了也累了，稍做休息，他这才注意到四周情况，由于身在屋顶高处，视野颇为宽广，也瞧及金武堂轮廓，果然是王侯府，殿殿相连，少说也有百间房厢楼阁。他坐落地方林木较多，大概是修身怡情地方，东南方向则为较正式殿堂，照判断该是大门那头。

水塔说高也不高，除了就近三连栋厢房及庭院可瞧清一些守卫走动外，

再远就无法见人了，尤其古树不少，许多角度自然无法看穿。

然而毛盾却发现处处厢房天井处有人在练功，而他身手绝非庸手，如此发现，心头不禁大乐，看来偷学功夫有望了。

正看得出神，那头也发现有人偷窥——事实上毛盾大可名正言顺瞧着，他却做贼心虚般，很让人感觉出他是在偷看，那头瞧了几眼，但觉是小鬼，没什么好担心，于是有意捉弄，老远地打出石块，打得毛盾唉唉痛叫，赶忙从南方转向东方，先避开袭击再说。那头随即传来一阵戏弄笑声。

“有什么好笑，哪天让我学会，要你们笑不出来！”

毛盾暗中下狠话，但话方说完，由于角度调整，目光一抬，已见着隔墙那头庭院也有一位穿白衣的小姑娘趴在墙头猛瞧自己，毛盾一眼认出是武灵玉，登时欣喜，叫声二小姐，笑容猛露，他可未忘记桂香交代，自己有取乐二小姐的任务。

相隔十余丈，武灵玉若正常，她该听得到毛盾说话，然而此时她却感到娇羞，似乎也有小偷偷窥而被逮到之感，好想躲，毛盾更叫她，来不及了，她已经缩入墙头，不见了。

毛盾一时对这位漂亮而又聋哑的小姑娘感到好奇，干脆停止装修水塔，顺着屋顶走向那边墙头。

庭园连贯一片，这里也是属于玉竹轩一部份，花木却更雅致迷人，该是桂香特意留心整理的结果。

毛盾不敢跳往那头，只能坐在墙上边找边叫边寻人。好不容易才在一处会喷水的假山后面找到武灵玉，那里有喷水水花掩住，虽然朦胧中却仍躲不过毛盾视线。

他一时欣喜，说道：“二小姐一人在此，不会无聊吗？过来这边玩玩如何？你看我在屋顶盖了鸟笼，不久的将来你可以养你心爱的小白鸟，或者是金丝雀、鸽子，养小狗也行，呵呵，虽然高了点，但一定让你满意。”

毛盾颇为自己能言善道感到满意，但说说笑笑中，那二小姐还是躲在假山后面冷眼看人。

毛盾说了好久都没人反应，一股兴致也冷却不少，随后他这才想到二小姐的毛病，不禁又自嘲一笑，方才都是自己白说了，于是改为比手划脚，手指不停点向水塔，又做飞鸟状，小狗状，大约全是要把水塔功用再比划一遍。

武灵玉瞧着似乎也懂了，似乎也有这么点笑容，毛盾不禁更为得意，当下来个大动作：“养大鹏鸟也可以，说不定还可以载你到处飞翔呢！”

他双手大展翅，当真要飞起来，当然，没羽毛的翅膀是飞不起来，他得利用双脚做弹性跳飞，还得讲求戏剧效果地表现飞翔柔美动作。

当然，飞向天空是完美无缺，但掉下来就显得笨重，他还要装，想以右脚金鸡独立软踏墙头，谁知坠力过重，再加上墙顶那绿色琉璃瓦本就有滑性，他这一坠，重心顿偏，猛地栽滑墙下，叫声还没出口，整个人已跌得叭哒巨响，还是摔在用来修饰花园拦边的石块上，痛得他就快掉眼泪。

此时的二小姐见此状况，一时惊心，顾不得或忘了害臊之心，登时掠飞追射过来，那身轻功有若飞燕投林，少说也有七分火候，功力自不在话下。

只见她一闪身已掠上墙头，突见毛盾倒地不起，心头焦切万分，立即纵下，顾不得男女授受不亲，赶忙把他抱靠墙头，双手翻动衣衫，想替他找伤处。

毛盾反而觉得困窘，嫩脸红起来：“没事……只是那地方疼了点而已……”

部位不对，您的好心我心领了……”

武灵玉从他怪异的表情，以及扭缩腰臀，似乎疼痛就在那地方。

她已联想出这是怎么回事，不禁也困窘起来，一时难以自处，窘得无地自容，一个转身就想走了。“二小姐别走啊！”

毛盾不知哪来力道，突然揪住她左脚裤管，一逮着，他有了话题：“我是来照顾你的，别老是躲着好不好？”武灵玉未必听懂，她还是挣扎，但扯扭一阵，毛盾还是不肯放手，这还是小事，若再扯下去，万一裤子掉了怎么办？想及此事，她更形困窘，再也不敢乱扯乱动了，只是背对毛盾，双手掩脸，窘死人了。

毛盾倒未想到这些，看她不再扯，以为自己恳求成功，立即露出笑脸：“对嘛，小奴就是你的开心果，何必躲着我呢？”说话间，抓着裤管的手方自松开。

此时武灵玉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窘在那里。

好在毛盾并未注意到她的失态，他一心想巴结二小姐喜欢上鸟笼或空中花园，如此即可免除被拆除命运，自己当然可躲过二更淋雨之苦。

他很快忍着臀部酸痛爬起来，拉着武灵玉即往高高水塔行去，然后迫不及待夸张说个不停。

大约水塔好处全说了，就是没说出它真正要用来浇水的功能。

武灵玉未必懂得，但在发觉毛盾并未察觉自己窘境之后，她很快已恢复镇定，瞧着这位本是可怜却突然变得奇怪的小孩——虽然两人年龄相仿，但在强者一方总会把对方看得小些。“你欣赏它吗？对于它的一切功用。”

毛盾十二万分的诚恳希望她点头，她却仍用那种似懂非懂的眼神瞧着自己，毛盾这才又想起她的缺陷，当下眉头一皱，苦笑道：“二小姐你为何有这毛病呢？大美人一个，却听不见，实在可怜……不过没关系，我很快会让你明白我的意思，你等等。”毛盾立即返身进入工具房，想找出以前常用来画符写字的毛笔，但翻了一下，才想到为了掩饰身份，他早将那支朱砂笔丢弃，此时已无笔可用，然而事情不弄清楚，遭殃受罪的可是他，转着脑筋，终于想到昨晚烘衣的火堆的木炭可用。

笔有了，剩下来的是写字用的纸，可惜找不到，他心念一动，干脆把那木门拆下，扛往二小姐面前。

如此夸张举止倒惹得二小姐想笑又摸不着头绪，不过毛盾很快给她答案，将门板当字板置于地面，开始文字沟通。

毛盾还是写些有关水塔之事，照样写得认真而天花乱坠，瞧得武灵玉笑颜顿展。

“二小姐支持吗？”

这句话写出来，毛盾以一种祈求眼神猛求二小姐。那柔情果然让人感动，二小姐终于点头，毛盾登时一阵欢呼：“太好了，从今以后，美好将来可以期待啦！”

兴奋中，他又写些必要任务，嘴巴也跟着念出：“二小姐喜欢养鸟，什么鸟？还是养狗？种花？……”

一切的一切都让武灵玉感到新鲜和刺激，然后毛盾已将木炭推向她：“写几样我参考吧。”

武灵玉倒未拒绝，反而觉得好玩，当下拿起木炭就写了一个“鸟”，字迹娟秀，倒有几分功力。

毛盾见她有反应了，当然欣喜万分，又比手划脚说道：“什么鸟？你喜欢什么鸟？”

武灵玉又写道：“都可以，让它们自由来，自由去。”

“这种鸟可不好养啊！”毛盾幽她一默地说，不过他还是频频点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发明一种声音把鸟引来住宿，就像人们住旅店一样……我看就把它取名为‘鸟鸟之家’如何？”

毛盾觉得这名字挺有意思，立即拿木炭写下，武灵玉瞧得笑颜直露，还猛点头。如此毛盾更放心得意了。“鸟鸟之家？呵呵……”

当他想及“鸟鸟”和“什么鸟”含有另一种奇怪语意时，不禁笑的更暧昧，不过只要能保留水塔，其他都不重要了。“要养鸟就要顾着鸟笼，别让人拆了。”

武灵玉先是摇头，大约表示没人会拆鸟笼，随又点头，可能表示她会照顾鸟笼，瞧毛盾满头雾水模样，她很快写下字迹：“没人会拆它的。”

毛盾至此才心安理得，从此可免除夜晚淋水之苦，欢天喜地中，他频频传笑意，也由于谈开了，两人像小孩般毫无戒心地趴在地上写黑字。

在写到“毛盾”这两个字，倒使得武灵玉笑个老半天。毛盾也陪着笑：“有什么办法，大概我爹娘要我矛又有盾，足可天下无敌，还是要我凡事别太认真，世上矛盾之事太多，得过且过，安安心心地过就行了，所以才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不知武灵玉听懂没有，她倒笑得开开心心，难得一听，嘴中也露出轻微呵呵声，敢情是玩的开心过瘾呢。

毛盾也对她没什么心机，全把她当成朋友，甚至同情她的遭遇，尽量陪着她玩，顺便享受一番童年乐趣，两人混在一堆，倒也其乐融融，笑声不断。

“小鬼你们在干什么？”

不知何时，桂香已前来，发现地上有小鬼在爬耍嬉戏，一时破坏金武堂威严气氛，她含有教训口吻喝出，声音颇为尖锐。毛盾闻声一愣，登时转头，发现是桂香，满脸尴尬笑容：“我们在谈话……”

“谈话也要在地上爬？还弄得全身脏兮兮，尤其那穿白衣服的！”桂香目光落向武灵玉那身洁白的衣服，她此时却因下跪拖爬，双膝、双腕处以及掌脚、衣衫末缘都有拖带炭粉的黑亮。模样就像洁白而贪玩小狗突然跳入炭粉堆中戏耍而得来的黑白小花狗。

她想笑又想斥责，但声音方至嘴中，却已瞧清这小花狗困窘而尴尬脸容。她更为惊心：“是二小姐？”

话方出口，她真的想笑，又强忍笑意，表情怪异，她做梦都没想过一向郁郁寡欢的二小姐会变成这调皮爱玩而让人喜怜的小花狗。

武灵玉也像小花狗被教训般，低着头困窘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桂花登时觉得自己像做错了什么，当下忍住笑意，改为慈母般慈祥一笑：“二小姐误会了，我是骂这毛盾没大没小，也敢拆门板乱写字。”

毛盾不敢再惹麻烦，立即干笑：“对不起，玩过头了，我这就去清理。”

此时实在不宜呆在那儿，在好汉不吃眼前亏之下，他扛起门板，赶忙溜向池边，准备洗涤。

他一动，武灵玉更呆不下了，赶忙一掠身，纵向墙头，逃开这让人发窘的地方。

两人都闪开反倒让桂香有发笑的机会，她笑的暧昧而唐突，不知毛盾如何能引得二小姐在地上像小花狗般戏耍，她欺向毛盾，立即追问这是怎么回

事？

“没有啊，你不是说要让二小姐快乐？我尽力去做而已。”“那你也不必玩到在地上爬啊。”

“呃……我下次改进好了。”毛盾瘪笑着。

桂香却急急说道：“不必改进！能让二小姐玩的如此开心才是大功一件，做的很好，下次有机会继续。”她笑的甚满意。毛盾也笑不合口：“你不反对了？”

“怎会？我使尽力气跟方法就是要让她快乐，十几年来也没见她如此开心，我高兴都来不及，真后悔方才闯进来！”桂香已决定下次若发现有人在地爬玩，得先瞧清楚状况再说。

毛盾叹息：“被你这么一吓，二小姐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再乱来。”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啦。”桂香颇为好奇：“你怎能引她爬在地上玩的如此开心？”

“我也不清楚，事情有是从水塔开始，我们决定把它变成鸟巢……”

毛盾简单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桂香频频点头，含笑道：“看来你计谋成功了，那鸟巢准盖得起来，要是不让小少爷知道的话……”

“还有小少爷？”毛盾以为武灵玉已是最小的了。桂香目露不悦之色：“是二娘生的，才八九岁，可坏透了，没人会喜欢他，你看了之后也会讨厌他。”

“这么小就让人讨厌，他真的是恶人了。”

其实毛盾对金武堂上下都无好感，女的还可以原谅，但男的仗势欺人，还故意挖矿挖垮茅山派，迟早都要兵戎相见，他们的好好坏坏又干自己何事？

桂香摆明的厌恶，说了些那小鬼坏话：平常得宠于二娘，凡事都胡作非为，偷东西，闹凶狠，欺负人……样样都来，除了玉竹轩，几乎任何地区都遭过殃。

其实玉竹轩也被闹过一欠，惹得大小姐狠揍他一顿，那小鬼是怕了，还请二娘当靠山，结果大小姐翻了脸，两人从此不说一句话，这个结到现在都还没解开。毛盾闻言倒对这位小恶人起了兴趣，哪天有机会瞧瞧他是何方神圣。

可惜询问之下，那小家伙跟她娘不在家中，说是回娘家去了，何时回来，谁也不知道，毛盾只好边等边碰运气了。聊了一阵，桂香似有事而径行离去，毛盾也将木板洗妥，挂回工具房，然后继续整理那可能变成鸟笼的水塔。武灵玉足足躲了两天，才敢再出面，不过她和毛盾混熟了，倒也免去尴尬的距离感，两人合建那鸟笼，剩余时间则又开始以笔交谈，但笑声总是传自毛盾口中，毕竟哑巴的笑声是无法听见的。

匆匆经过十天，鸟笼已盖好，也没人反对拆除，毛盾免去了夜淋冷水威胁。

也由于跟武灵玉混久了，新鲜感已消失，他才开始考虑到来此目的。

然而此处似乎学不到什么，他有意到处逛逛了。“其实我来你家，最重要的是想学得一身武功好扬眉吐气，你能教我吗？”

毛盾侃侃而谈。

当然他不指望武灵玉听得懂，否则他不就自泄身份了，武灵玉当然也听不懂，只能以茫然不解眼神瞧着这位混得不错的家丁。

“带我四处逛逛如何？”毛盾写了字。

武灵玉忽有难色，她表示自己也很少逛，门路知道不多。“那我是白说了……”毛盾颇为失望。

武灵玉瞧他脸色不对，一时也不安起来，左行三步，右行五步，似想出解决毛盾郁闷方法，走了两趟，果然有了花招。她写道：“我教你一些武功如何？”

这话刚写出来，毛盾两眼都快掉在地上滚来滚去，他立即狠力点头，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进行如此顺利。

二小姐武功也不弱，至少有六七分火候，先学会她的全部再偷学更高深者，自是事半功倍，尤其在此跟她学，被发现机会自是减到最低，就算发现了，大约也只能猜作主仆相伴，无伤大雅。

武灵玉先耍了一套简单掌法。毛盾知道她是以平凡百姓看待自己，故而只从入门功夫传授，他也不急着表现自己懂得皮毛，跟着耍练起来，还故意出错让她纠正，如此更能掩饰自己。

武灵玉倒想尽力传授，使他能功夫在身，而后也可免于被欺负之困境，她还拿些增功活血的药物让他服用，可见用心之良苦。

如此，毛盾已开始能接触到金武堂武学，一颗心总算有了着落。

此后生活除了浇水、练功，就只有陪二小姐跳上屋顶，做象征性游玩。几天下来，他倒能将宅院地形建物了解个七八成，尤其附近厨房，他早知去路。

大约是勤于练功关系，他总觉得特别容易饿，尤其是三更浇淋竹叶过后，没得吃宵夜的困境时常让他难挨，而此事又不便跟桂香说，免得让她数落刚来不久就要把金武堂给吃垮。

今夜三更，他更显得挨饿，受不了了，他决定潜至厨房偷点东西吃。

反正不远，他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倒是落落大方绕过两落厢房，亲临厨房。

这里全是佣丁混居处，并不重要，根本毫无守卫，他得以免询问而靠近。

但进入厨房之后，他得小心了，说不定就有人睡在此，若发出声音，难免会惹来麻烦。他小心翼翼潜了进去，黑暗中，并无动静，里头传来应有的腥刺味，还带着炉火将熄未熄的熏烟味，他搓搓鼻子，然后已发现淡红炭顶上吊着一长串烤鸭，正接受烟熏，一横排，少说也有上百只。

这可好了，如此多，偷它一只谁又知道？而且还是现成的。他当机立断，很快潜去，摘下一只，溜身即走。

避着黑暗，他溜到角落，看看四周，该是柴房，他推开木门，里头没人，干脆躲了进去，狠狠地啃食起来。

“不错，味道上乘，让人吃了还想再吃！”

毛盾满嘴赞不绝口，吃的比什么都过瘾，啃完大腿啃翅膀，再啃胸肉，一只快吞光，肚子胀得很，干脆躺靠柴堆，舒舒服服啃个爽。

然则就在他躺下，舒服啃两口肉的同时，他眼睛余光已发现柴堆上头也有一对眼睛往下瞧，青青地，他以为是猫，再想瞪眼，以表现人类威力将猫逼走，谁知青珠变成酒红眼，还有酒糟鼻，还有散乱灰发，竟然是一个糟老头。

毛盾眼睛扭伤了，僵在那里不能动，一大口香肉也忘了嚼。做贼被逮的窘困让他一时难以自处。

那糟老头已露出邪恶般挑弄怪笑，嘴巴一张，两颗大门牙不见，瞧来甚是滑稽，声音有些漏风而带酒味：“好小子，偷吃腥偷到厨房来了？”

“我……只是捡他们不要的而已……”毛盾尴尬回答。“这么好吃的肉会有人不要？”

“对啊，否则怎会挂在竹竿上任由火烤熏？”

“有道理，可是竟然有人把这么可口的香肉丢掉？实在让人猜不透……”

“其实……也不用太伤脑筋，你看，我也可以不要，给你如何？”毛盾反正吃饱了，手中还有鸭头及脖子，干脆送给老头，若他吃了，有罪也能大家担。

老头果然禁不起诱惑，立即伸手抢过鸭头，放入嘴巴，配着一坛不知什么酒猛啃起来。

毛盾直皱眉头，这老头少了大门牙还那么厉害，竟然连鸭骨头一同啃入腹中，还直叫好吃好吃。

“还有没有？”啃光的老头仍一副馋样。

“就剩我吃过的骨头了……”

“没大没小！”老头白瞪一眼：“你不是说厨房有很多没人要的？再去给老夫拿两只过来。”

“这……”

“犹豫什么？”糟老头故意提高声音，大有喊抓贼之势。毛盾瞧他连骨头都吃光了，想赖个同流合污罪名都赖不着。一时紧张连连叫好：“小声点，要吃肉也得偷偷地吃，要是引来大群野狗，到时想吃都吃不着。”

“有道理，快去快去！”

毛盾没办法，只好再潜回厨房，又偷了两只烤鸭回来，那糟老头一时心花怒放，频频点头：“有你的，老头我混在此处一辈子，今天吃的最爽快！”他接过烤鸭，又推出酒坛：“来，你孝敬我老人家香肉，我孝敬你陈年老酒。”

毛盾对酒似乎也有偏好，这全由于道士做久了，三两天总要开坛祭神，酒是祭上台，神没喝着，全落进了他和毛头肚子，久而久之也练得一个好酒量，更对美酒颇有心得。他接过手，刚喝一口已啧啧叫奇：“陈年女儿红，不只二十年啦，还是刚从泥封倒出来的，香气未散呢！”

“内行，内行，佩服，佩服，小鬼你混哪里的？”

“呃……呃……以前混店小二的，偶而也……偷喝一点……是那种客官不要的酒……”

“说的好，咱们是同行啊，我可是店小二之王，足足混了五十年，道行够不够？”

“够，够，足够了，足可当我师父的师父！”

糟老头笑的颇为得意，抢回酒坛又灌，又啃几口烤鸭，才又说道：“其实这酒也是人家不要的，把它埋在地下安葬，多可惜，老头我不忍美酒糟蹋，就把它挖出来，让它找个知己啊！”

原来这老头也是前来偷酒喝，如此一来毛盾心情为之笃定，不过他倒对老头有了好感——同好品酒的好感，随即说道：“挖个酒，岂不大动干戈，你行吗？”

“怎么不行！老头我自有妙计！”糟老头颇为得意：“传授你一点秘招，挖酒是笨蛋行径，我只要找支细如筷子的空竹管往地上一插，然后这么一吸，

什么美酒也都像泉水般冒出来，等抽光后，要加入二锅头、太白酒或让它空着都自由自在，最后再塞个饭粒封住泥口，神不知鬼不觉，任谁也甭想找出毛病，二十年来从未失败，不像你……”

糟老头捉笑的可以。

毛盾不甘示弱：“我更简单了，手到肉来，要吃多少有多少，一切烦恼都没有。”

“烦恼才开始呢！”糟老头讪笑不已：“那串烤鸭正好一百只，现在少了三只，明天保准大大轰动。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让它保持一百只不动它的原因。”

“那……我……”毛盾顿觉不妙，一时也想抢回老头手中那只尚未被啃的烤鸭。

糟老头一闪手，躲掉他的抢夺，呵呵笑道：“别急，少都少了，少一只跟三只都差不多，你急什么劲。”

“怎么办？”毛盾放弃抢夺：“通常厨房丢了肉都如何处理？”“那得要看辈分了。在我来说，老前辈，谁也不敢吭声，要是像你这种小混混，最少要把你烤成烤鸭才能弥补损失。”毛盾瞧着张开而扁平的四肢，不禁吞了一口口水，说道：“还好我没被发现……”

“这更惨，要是找不出偷烤鸭的人，金武堂就混不下去了。”“总有个法子可行吧？”毛盾瞧向糟老头，想请他以老前辈之身份挡住此事。

糟老头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却装出一副瘪样：“要我顶，可以，不过你得每个月孝敬我一些好酒才行。”

“你不是可以无声无息弄美酒？”

“话是不错，但偶而也会出差错。”糟老头道：“说明白些就是要你拿银子塞我嘴巴，懂了没有？”

“这不是敲诈吗？”

“说孝敬会比较好听些。”

毛盾哭笑不得，然而又能如何？他说道：“可是我一个月只能领到一两银子……”

“没关系，积少成多，这里还可以赊账，我不会做的那么绝，会让你混得过去就是。”

“好吧，以后还请老前辈多多照顾。”

糟老头频传笑意：“看不出你还挺能识时务，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毛盾陪着干笑两声，随又问道：“请问前辈在金武堂的职务是……”

“总管生死。”

“这么大？”毛盾似乎遇到贵人了。

糟老头颇有得意：“民以食为天，食来自厨房的锅子，锅子底下必须有柴火，柴火归我管，这职务当然操生死大权。人人叫我老柴房。”

毛盾一愣：“原来是管柴的！”颇为泄气。

糟老头倒能处之泰然：“别小看老夫，普天之下还没人是对我的对手，你找到我是你的幸运。”

“当然啦，管柴火你准是一流，从无敌手，否则也不会叫老柴房。”失望之余，毛盾已想告退：“我是从玉竹轩溜来的，肚子也填饱了，可以让我回去领月薪孝敬你的酒钱吧？”

“可以！反正今夜老夫已酒足肉饱……”

话未说完，外头已传出喝声。

“老柴房，准备木板，出人命了！”

糟老头心神一凛：“三更半夜还有人想不开？”他高声回应：“哪儿，马上过去。”

“仁义堂。”传话者已匆匆离开。

毛盾甚是不安：“谁敢闯入金武堂？”

“没那回事。”糟老头一副镇定：“若是凶杀，传令叫声不会那么轻松，准是自己咽了气，还在仁义堂，辈分也不会太低；你先回去吧，别忘了丧事时，有油水就捞。”

毛盾无心再留，立即点头，随即掩向柴门往外瞧，并无动静。他很快溜回玉竹轩。

死的是右护法黑风手田荣。他一直在副堂主陆不绝身旁工作，一手黑风掌威力非常，故而被聘为护法一职，几年来甚少碰上敌手，或而该说是几年来没人敢惹金武堂之原故。死因乃喝久过度，又服下兴奋剂，再加上喜好渔色，兴奋过度而死在女人肚皮上。

才四十壮年即夭折，实在是一种损失，但如此不名誉死法，也没人拿出来短问长。毕竟人死了，一了百了，上头不吭声，下头也没啥好谈的。

丧礼稍隆重，却不见哀戚气氛，大概都是混江湖的，死人更见多了，有何好哭哭啼啼。

毛盾倒是超渡的和尚、道士特别感兴趣，偶而会溜到灵堂瞧瞧，但在他发现来者并非正统出身，只会念些真经、术语之外，哪懂得超渡灵魂之术，他颇为泄气，也对死者叫屈，说不定上不了天堂，下不了地狱，变成了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三天超渡法会很快完毕，明天将入殓掩埋。反正他无亲无戚，没什么程序可言，只是用抽签挑人装殓尸体，抽中者即是那老柴房。

反正他老了，也看多了，并不在意。倒是他想到毛盾，有人帮忙，说不定可以捞些类似死者含有金牙之偏财。

他找到了毛盾，而在本行的习惯性——人死了，不瞧瞧几眼，颇有遗憾之感觉，毛盾答应了。

两人还选定三更进行。

鬼气虽然森森，外头守卫都觉得寒心刺骨，两人却一副泰然地进行验尸。

“看不出你人小，胆子倒挺大的！”老柴房不知是消遣是赞佩。

毛盾回他一笑：“见多啦，人死了，只是灵魂出窍，留下的肉体有何好怕，又没变臭，放心吧！”

说着还像母亲慈爱双手摺向婴孩般摺着那张已变得灰血色的死人脸，像逗着熟睡朋友似的。

老柴房双目盯紧，猜不透这小鬼怎会跟尸体处得如此融洽。毛盾拍了几掌，忽又有所发现：“奇怪，怎会还留闭气？”他伸手往尸体鼻头探去。

“他没死？”老柴房急问。“人都冷得变成冰，哪还能活？”

“那，你说的气……”

毛盾瞄向老柴房，似想衡量什么，随后他显得得意：“不瞒你说，我在流浪时，倒当过几天道士，对于超渡功夫颇有心得，人在断气时，可分为寿终正寝，那他的气必很顺利浮离肉体。若是死不瞑目，那口气必定憋得又紧又硬，有的甚至变成僵尸。”他又自得笑了两声：“这只有我们内行人感觉得出来。”

“你意思是说他死不瞑目？”老柴房问。

“八九不离十。”毛盾又探了鼻眼，随后说道：“而且还是被谋杀的……”

“说话小声些！”老柴房立即制止他，两眼瞄向四周，但觉无人才细声道：“大家都说意外即属意外，废话少说，快点殓了他。”毛盾也没什么表情，还是一贯如故：“死的不是时候，不过也算死得其所，我把那口气引出来，也好让你得以超渡！”只见得他念了一些咒语，接着又点向死者眉心，这一点，可见得一股淡气蹿出鼻孔，那尸体稍稍抽抖，随之静止，然后七孔为之渗出黑血。

“成啦，埋了他，什么事也没有。”

毛盾一副悠哉处理，那老柴房却两眼瞪着他：“你对死人这么有研究？”

“偶而有灵而已。”

“你也能查出死者是否冤死？”

“有灵性的超渡者都感觉得出来。”

老柴房愣了一下，忽而有了笑意：“听你这么一说，如果有人谋杀，你有办法找出凶手了？”

“原则上是可以，不过这还得有人配合调查才行。”

毛盾颇想表现自己：“把他弄活起来，吓吓那谋杀者如何？”

“死人还能复活？”

“并非真的活过来，可以吃饭睡觉，而是利用一种法术，使身体恢复动作，简单的说即是变在活尸，加上药物则变成僵尸，道行高的，可以让活尸活动一整夜，我大概能让它动个两刻钟，这已足够吓死凶手了。”

毛盾还是征求老柴房同意，想把尸体搞活，虽然他未必想找出真正凶手，却也希望趁此闹闹金武堂，让他们各自猜忌，最好分裂，如此，报仇之路又向前迈进一步。

老柴房还是忌意十足：“算啦，人死了，入土为安，要是闹大，恐怕金武堂从此永无宁日。”

毛盾疑惑道：“奇怪，你是金武堂的老前辈，为何发现如此重大事情，却甘心不闻不问，你不怕那凶手下次还会宰人？说不定就是堂主。”

老柴房一脸不在乎：“我来此是混饭吃，何必自找麻烦，学着点，金武堂早就勾心门角，没事给我赚点钱，才是正途，快清醒吧，跟死人混久了，心情就快变坏了。”

老柴房催促下，毛盾只好加速将死者搬入棺材里头，还加了盖，随后聊些无关紧要琐事，两人先回厨房洗个澡，加一顿宵夜，毛盾才回到玉竹轩。

刚躺上床，毛盾已对事情做过思考，他还是认为凶手的出现，正是金武堂难飞狗跳之时，如果将此消息传出去必定会惹得金武堂上下人人不安，他好冷眼旁观，说不定还可以闹得他们各自分裂呢。

毛盾决定暗中把消息传出，然后他睡的很甜。

次日。

情况有了转变。

由于二娘返回，听及此事，已斥怒不已，一口交定有人杀害黑风手，她要找出元凶。这倒省了毛盾不少麻烦。

眼看好戏上场，毛盾也想瞧瞧这位被形容得美丽而泼辣的二娘夫人，于是找机会再转向灵堂。

虽是葬礼，二娘还是一身火红，徐娘半老，却仍妩媚动人，一对细长眼

子胡乱勾来勾去，又抹上一层白得很假的脂粉，瞧起来就跟烟花楼的妓女差不多。

“黑风手会死于女人肚皮上，我不信！”

她声音尖而锐，说话时，两颗耸挺的奶子就是喜欢抖抖颤颤。

除了堂主武向王之外，其他重要人物全到齐，尤其是一身中年文士书生穿着的陆不绝被骂个正头。他却不温不火说道：“我已经派人验过伤，的确属于意外，夫人不信，可以再开棺检验。”“都隔了那么久，有何证据早被你们弄掉，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我不在的时候死，一定有问题。”

二娘还是咬定有凶手，众人不再吭声，任由她叫骂。骂久了，没人反应，二娘也觉得没趣，狠狠说了一句：“敢杀人就有本事站出来，老娘不信逮不到你！”

她表明要自己查，众人也没意见，任由她发飙随后她才转身离去。

陆不绝很快指示将棺木抬走，大概是准备埋了。

毛盾也没送葬权力，他已被二娘的出现感到好奇。

这么一个风尘味如此重的女人，那武向王怎会看上眼？带她在身边，实在有损金武堂门面。

而二娘对黑风手之死如此震怒，根本超出一般主从之情，除非她特别倚重田荣。

然而田荣却是陆不绝手下大将，陆不绝都承认黑风手死于自然，她又何须唱反调？

许多事透着奇怪，毛盾已感觉出金武堂上下透着神秘，而且似乎在进行一场什么阴谋斗争。

这可好，毛盾可以冷眼旁观，坐收渔翁之利。

他还是照计划进行，先偷学武功再说。

又挨了一星期。

武灵玉已觉得自己传援的武功，毛盾似乎学得差不多，她准备传授更高深的内功心法，这让毛盾惊喜万分，看来不久即可登大雅之堂。

两人在庭园盘坐练习吐纳之际，突有小孩声音传出：“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鸟笼，我怎么不知道？”

话未说完，一颗石块已打向鸟笼，击中木板，发出响声，那声音又起：“怎会没鸟？”

此事已惊着武灵玉和毛盾，两人无心练功，想找出谁丢石头，得好好修理一顿。

两人方起立，屋顶上已翻出一位八九岁大小的红衣小鬼，他梳了一道冲天辫，浑身挂满金银财宝铃铛之类东西，说他珠光宝气并不为过。

武灵玉见着是他，脸色顿变，登时摆出一副迎战姿态，毛盾一眼已认出，他该是桂香口中的恶毒小少爷。

瞧他年纪轻轻，却无小孩的天真气息，反而挂上那种自以为恶作剧是最佳杰作的脸容，一股气戾暴现无遗，活像个小流氓，难怪桂香摆明第一眼看上即会讨厌他，毛盾当然也有同感，并从他那只朝天的猪鼻子，给他一个封号“狂戾的小野猪”。不封还好，这一封，果然愈看愈像，他不禁暗自窃笑，武向王怎会生出这么一只小猪？还是他太顽皮，把鼻尖给跌磨掉了？或是被利刀切掉？

不管如何，他实在是一只让人难以产生好感的小猪。那小猪还是自以为

了得，摆出一副小大人模样，讪笑着：“怎么，谈恋爱啊？喂，小毛头，你跟哑巴聋子如何谈恋爱？说来听听看。”

毛盾淡笑着：“这是我家的事，你管不着。”

“你敢不回本少爷的话？”

“你是少爷？我看你是小野猪还差不多。”

那武子威似乎对朝天鼻甚为敏感，闻言已斥声：“你敢骂我小野猪？我杀了你！”

他当真抽出短刀，凌空扑砍过来，这小鬼不但说话丑恶，心肠似乎也不太好，出手就想置人于死地。

还好，情急中，武灵玉突然拦截过来，一掌打得他倒翻屋顶，不敢再贸然出手。他却更为狂戾：“哑巴你敢帮助佣人欺负我，我烧了你的玉竹轩。”

二话不说，他身上似乎常带着火种，只这么一翻手，几颗火球已抛出，吓得武灵玉四处乱截火球，显得十分狼狈。武子威见状已哈哈狂笑：“拦啊，大爷我还有十几颗，准备让你拦个够。”

他想丢。毛盾已看不过去，斥喝道：“小杂种有胆下来，我们单挑。”

“哟，找我打架？我还没输过！”

武子威猝然暴射下来，利刀直指毛盾心窝，准备来个开膛破肚，毛盾一时心急，不得不施展茅山幻术，炸出一颗烟雾弹，罩向武子威，趁他坠入雾中之际，狠狠将他推倒，狠揍一顿，还抢过他手中利刀，猛剃他身上衣服、饰件，甚至那束冲天辫也被剃掉。被揍疼的武子威惨叫连连，引得收拾火球回来的武灵玉惊心不已，赶忙把人拉开。

然而为时已过慢，毛盾手脚甚快，除了剃头之外，还把他两眼揍得红肿，武子威为之放声大哭，武灵玉则愣在那里不知所措。

毛盾倒是得意洋洋，拍着沾泥双手，说道：“没人教养的小鬼，看你嚣张到几时。”

“你敢打我，我娘会杀了你！”武子威哭的更伤心。

此时桂香已赶来，瞧及此事，不禁也愣住了，只有毛盾还是一脸得意：“去告状啊，动不动就烧人房子，没打掉你牙齿，算你幸运的了。”

“毛盾别乱说话，快赔罪！”桂香急道：“她娘真的会杀了你。”毛盾不信：“她凭什么杀人，连小孩放火也纵容？”

“你没看出二娘那副样子？”桂香话中已表明二娘从不讲理而且十分护短。

毛盾眼看教训杀人放火的小鬼，还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不禁有些顾忌了：“二娘真的那么坏？我已经揍了人……”“快道歉，再找他揍回去。”桂香道。

“什么话？还要我让他揍回去？”毛盾哭笑不得。

桂香一脸认真：“我没跟你开玩笑，快点，要是消息传回二娘耳中，你准丧命，我们也救不了你。”

毛盾直叫瘪，然而已无法改变事实，只好道歉了：“小少爷对不起，我一时失手揍了你。”

那武子威果然灵黠难缠，闻及报仇有望，立即煞住哭声，换来一副屠夫模样：“你死定了，我要先挖你双眼，然后再剁你四肢。”

“那跟死有何差别，我又何必道歉？”毛盾已想一走了之。桂香急声道：“小少爷你就原谅他是初犯，而且他还是我特地找回来陪您的，他比你坏十

倍。”

“真的？”光听及“坏十倍”，武子威已对毛盾起了兴趣，他似乎一心一意想做尽坏事情。

桂香已见着合对了胃口，立即又道：“不坏，怎敢一碰面就把你揍得鼻青眼肿？”

“这倒是了！”武子威摸摸自己眼眶，还疼着呢，被揍之事确实无误，随又问道：“你比我凶，才敢揍我？”

毛盾感到莫名其妙，但他已了解武子威心性，当下也装坏，冷斥：“揍你，算是便宜你，从以前到现在，足足有三百多人瞄我一眼，被我干掉，尸体还拿来喂狗呢！”

“这么坏……我才杀过三个人……”武子威像见着恩师般，目露羡慕神情，毕竟未滿十岁，光会凶，对于吹嘘之事情很少能判断，何况这又是他欣羨之事。

毛盾玩得过火了，利刀猛抖：“我看你准会告诉你娘，为了免除后患，我现在就杀了你，让你开不了口！”

利刀一挥，那武子威猝然尖叫：“不要！不要杀我，我不会告诉我娘，一定不会。”

“那……现在这事怎么办？”

“我说自己撞伤的……”

“胡扯，连我都骗不过，还想骗你娘！”

“可是……怎么办？”现在反而让武子威为自己伤势感到忧心忡忡。

如此转变，倒让桂香及武灵玉感到意外。

然而已经唬住这小混蛋，桂香一颗心总算放下，立即说道：“躲开你娘三天，把脸上淤血弄退就行了。”

“可是冲天发……”

毛盾喝叫：“毛病那么多，说自己不高兴割下来不就成了？”“是……”武子威竟然唯命是从。

55 桂香暗自窃笑，她说道：“你们到后院迎松林避避风头，等伤好了再出来吧。”

毛盾皱眉：“我也要跟他去？”

桂香眼色已说明，不跟去，这浑小子岂会呆在那里？毛盾只好勉强答应，瞪了武子威一眼：“便宜你了。”

武子威反而显得兴奋异常：“跟你在一起，我就可以知道你如何比我坏十倍了。”

“少说废话，要是让我看不顺眼，一刀就把你作掉。”武子威登时闭嘴，但那如获至宝的笑意，很让人知道他是如何想跟毛盾学招式。

第三章 多情宝录

在桂香安排下，两人很快住进那间坐落松林的古朴典雅石屋，此处该是夏天乘凉最佳住所，但此时是冬季，除了打扫佣人几天来一次之外，几乎已被众人所遗忘。

房中铺设简单，那武子威却不在意，他缠着毛盾问个不停，毛盾当然夸他杀过老虎，杀过恶人，还用水银灌入肉体以剥皮，挖眼剁脚算是小事一件，那武子威愈听愈兴奋，大有跃跃欲试之态。

毛盾倒对他小小年纪就如此狂戾凶恶感到不解。

“我娘教我的啊，她说英雄要狠，不能讲人情，否则迟早会被陷害。而且我将来要接掌金武堂，所以不能让人牵着走，要有威严，没用的就除去，免得碍手碍脚，有用的就留下来，你比我还狠，所以我该向你多多学习。”

这是哪门教育，毛盾听得眉头直皱，如此教下去，这小子将来岂非成了嗜杀成性的魔头？这二娘是何居心？还是根本是变态？

“你娘是做什么的？”毛盾不自觉问。

“生我的啊！……是了，你一定是问我娘在金武堂的地位？”武子威甚是得意：“她是金武堂堂主，任何人都要听她的。”“有这回事？那你爹呢？”

“我爹？好久没见到了，他在练功。”武子威兴趣不大：“见着了也没好处，他就是那副不吭不理睬模样。”

毛盾闻及练功，两眼不禁发亮：“他在练什么武功？”“谁知道！不过……”武子威更得意：“再怎么练也没有我娘武功高。”

“你娘武功高过你爹？”毛盾不信：“不可能吧？你爹号称天下第一高手！”

“谁说的，我娘武功才是天下第一！不信你去问我娘！”瞧及武子威一副不认输模样，毛盾心念一闪，心想大概是他娘死要面子，在他面前自夸的结果。

不管如何，他还是以偷学武功为原则，于是装出凶相，冷道：“你娘又学了什么武功，这么厉害，要几招给我瞧瞧！”“好！”

武子威也是以金枪为兵器，只是较为短小罢了，他耍出一套怪异得像黑暗漩涡般招式，不见声音，却感觉得出周遭气流在旋转。

他突然一声暴喝，金枪化成两道金光暴射屋外那株腿粗松干，一口气穿射而过，这还不止，竟然连冲三株，钉在第五株树干上方自行停止。

毛盾瞧得目瞪口呆，以真力打穿一株树干那并不难，难在此树林并非直线排列，若想射穿第一株时再折向准确地射穿第二株树干，这实在需要本领了，这小伙子却能连射五株，那份霸劲及巧劲实非他所能比拟，再练个十年也未必有如此功力。“这招‘穿心凿洞’还可以吧？”武子威很快掠出窗口把金枪拾回：“我娘说只要练到连穿十二颗，大功就算告成。我只有五成火候，不过已经很少有敌手了。”

毛盾频频点头：“不错，不错，好功夫！”“你呢？”武子威露出那样，也想考考他。

毛盾当然早就想好对策：“我啊……”一副老大不甩模样：“我从来不用兵器，不过……我照样可以穿过那些洞。”“你的人可以穿过树干的小洞？”武子威既兴奋又不信。

“当然！”

“能不能……”武子威太想瞧瞧了。

“当然可以！”

毛盾唯一能现宝的即是茅山忍术。当然，他的缩骨功还没厉害到那穿小洞的程度，但障眼手法，他可不在话下。当下立即装腔作势，猛运功力，唬得武子威全神贯注，他突然打出淡淡轻烟，大约想迷惑作用，但他不让武子威有时间思考，立即喝声猛蹿而去，身形猝而化成一道细如手臂般尖条，咻咻然像灵蛇般穿向树干小洞。

而且是连穿四棵树洞。那武子威还来不及瞧个清，毛盾早立在第五株古松那儿笑吟吟等待这愣小子欢呼。

武子威当然看傻了眼，他做梦都没想到有人会化成细如金枪的东西直穿那几乎不可能穿过的小洞？这太不可思议了，却真真切切地出现在他眼前。

当然，这个中奥妙，大约只有毛盾这忍术、魔术高手才明白。其实，这实在也只是魔术加忍术的逼真效果罢了。

他先要得威风十足以吸引武子威，然后在蹿出窗口之际，已将腰带解下，甩扭成圆球形，在腰带穿入树洞之际，把整个人已伏在地面，并以忍者身上常带的勾线之类东西勾住腰带头，细线猛往树洞另一头穿透，他再猛力拉扯之下，果然见及似乎某人在钻树洞之态。

如此第一道钻完又穿往第二道，第三道，早瞧得武子威头昏眼花，直到最后一道，毛盾已笑吟吟立在那里，将腰带缠回腰际，并做出整理衣服状态。

任武子威如何狡黠，毕竟只是几岁经验又怎能瞧出破绽。“怎么样，比起你那招，高明多了吧？”

“太厉害了！我想学，你教我好吗？”

“教你？这是不传之秘……”

“教我，不然我……”下边“杀了你”三字尚未说出，他已想到眼前这位是比他坏十倍的大恶人，他赶忙改口，一脸苦求：“你一定要教我，我拜你为师。”

说着就要下跪。

毛盾当然让他下跪，然后再慢慢走回来，欣笑着：“坏人从来不收徒弟，如是要你学，我也不便藏私，不过，得有东西交换才行。”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金银财宝我都有了，实在头痛……”

武子威一脸恳求：“大师千万要教我，我把我的东西，还有武功都拿来跟你换。”

毛盾还是考虑许久才点头：“好吧，看在你一片诚意分上，我破例传你几招，不过你绝不能说出去，否则这功夫就不灵了。”“有这么严重？说了就不灵？”武子威正想学会向母亲炫耀呢。

毛盾道：“相传秘法，非得如此，我下了禁制，你一说，一定不灵，要学不学随便你。”

“学，我要学，我不说便是。”

毛盾这才满意点头：“学秘功，除了知道方法，还要有耐性，以后全看你造化了。”

“这些我都有。”

“就算如此，也得十年才行。”“这么长……”

“光听十年就没信心了？”

“不不不，我还是有信心！”武子威咬定决心要学。毛盾暗自想笑，他仍给他一点希望：“看你慧根，大概三年就行了；现在先把你学会的东西耍一遍，我看你功力到底是何程度？”

武子威果然言听计从，立即耍起绝学。

瞧他年纪轻轻，一身武功已不在一流高手之下，可见那二娘一直在细心照料，尤其那狠劲更让人觉得他是头野兽，完全以扑杀敌人为目标。

毛盾边瞧边记边学，他已从武子威身上瞧及金武堂绝学一个轮廓，只是这小子耍的武功有许多偏门怪招，看似无用，却招招暗藏杀机，毛盾对武学虽然涉猎未深，但瞧上几眼，已能猜出那些暗招或许是二娘自创的。

看样子那二娘大有栽培自己儿子而夺权于金武堂之势。猛招耍完了，毛盾再探其内功口诀。

武子威为了学那怪功夫，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好毛盾记忆并不太差，光听一遍即能记个七八分，假以时日，不难窃得全部口诀。

待武子威吐得差不多，毛盾才略施手段，教他那所谓缩骨穿洞功夫，光是要他练缩骨功，就逼得武子威把指头塞往树洞而塞得皮破血流，他却乐此不疲，可见得这小孩亦是嗜武如狂者。如此混了三天，除了桂香送饭之外，倒也无人前来。毛盾已能了解这小子所学武功路子，差的只是在火候修为，那得靠自己苦练了。

至于武子威也学习毛盾传授的那几乎是涉猎过缩骨功即会使用的简单口诀。他练出了一些心得，勉强可将五指挤入树洞而大为高兴，终于有了收获。

三天后，桂香已告知武子威可以回去了。

虽然有些依依不舍，但武子威想及日后随时可以去找人，他也就乐得先回去向母亲耀武扬威一番再说。

至于盾毛还是不动声色回到玉竹轩，他问及二娘可有找人，桂香则回答她正为找寻杀害黑风手的凶手而忙得不可开交。“找到凶手了？”毛盾问。

“哪有。”桂香目露厌恶：“把金武堂上下搞得一团糟，她目标抓向大少爷，有得斗了。”

“大少爷回来了？”

“嗯，早不巧，晚不巧，偏偏这时候回来，他跟二娘一向不合。”

“堂主呢？他不出面摆平？”

“唉呀！那二娘就像骚女人、疯婆子，谁也别想摆平她，愈劝她愈是故意。”

毛盾倒对二娘那个性了解一二，心想这样也好，如果金武堂闹得分崩离析，岂不替自己省了不少麻烦。

回到玉竹轩，桂香已有事它去，倒是武灵玉似等不及，关怀地立即前来探望。

毛盾一脸笑呵呵，却说出在迎松林如何耍武子威及偷学功夫一事。

他自恃武灵玉又聋又哑，根本听不清，遂口不遮拦：“其实武家的功夫果然有点门道，我不学全，怎能在日后跟你们较量，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我一向恩怨分明。”

武灵玉不知他在说什么，呆傻傻地愣在那里。

毛盾瞧她模样，但觉想笑：“别愣啦，人在江湖，谁不想多学好武功，免得受人欺负，我现在就是为防止受人欺负而做种种努力，希望你多多帮忙。”

见着毛盾拱手做九十度躬身为礼，武灵玉反而觉得困窘而露出笑意，她指着鸟笼，不知何时已有几只喜鹊停在那头啾啾轻鸣，看来果然有几分春天气息。

毛盾当然陪她赏鸟一阵，待她辞退时，自己才回那工具房，准备休息。

然而他刚要躺往床头，却愣住了，因为床上早被人写了几个红字，字字巴掌大：

“小心泄露身份，二娘正在查内奸。”

没署名，却把毛盾吓坏，他赶忙将字条搓成一团，心头怦然不止。

那人是谁？为何要留下警句？

最让毛盾惊心动魄的是，那人竟然知道自己潜伏身分？若真如此，自己简直是他刀上肉，随时有被拆穿截杀之可能。可是，他又为何要留下警句？

莫非他也是潜伏金武堂中的另一秘密份子？

毛盾实在猜不透，摸不着，一颗心老是忐忑不安。该怎么办？

毛盾当机立断。看样子，金武堂不能久呆了，倒不如先窃得什么武功秘籍之后，然后远走高飞。

心中有了决定，他开始计划如何盗取秘籍。他已想及武子威曾经提及他爹闭关练功，不必说，那里一定有特殊武功了，正合自己目标。

他计划如何到达那地头，然后找机会下手。

是夜。

毛盾利用茅山忍术，潜向武向王可能居住的金武堂，然而却在金凤阁发现那武子威，他正潜在一处窗口往里面偷瞧。毛盾一时动心，想知道他在偷瞧什么。可是自己武功未成，又不敢太靠近，左想右想都不得方法，只好捡起细石，猛往那扇窗打去，咋然一响。

武子威笨得猛喝：“谁？”那里头也喝声谁，一道红影暴射出来，见着人就想出杀招，但手一抬，始瞧清武子威，她惊诧道：“是你？”

“不是我……”武子威颇为困窘。

他想说砸石头的不是他，那二娘却认定他就是偷窥者，冷喝：“不是你谁？”

“我……我……”

“有什么好看？敢看老娘洗澡？”

毛盾一时惊诧，往那二娘瞧去，她果然只披上红裙袍，连腰带都没系上，举手抬足之间，胸口袒开不少，嫩白酥胸半露，还冒着白气，准是刚从热水跳出来，心下暗自窃笑，这小子果然邪，连她娘洗澡他都敢偷看。

瞧他似乎并无悔意，反而有丝得意：“谁叫娘躲在里头有说有笑，我只想看看个究竟。”

“奇怪，老娘洗澡唱首歌也不行？”二娘媚态顿生，呵呵直笑：“我看你是练功练过头，欲火焚了身，哪天该替你娶个老婆，省得老是打你娘主意。”

“要挑像娘这么漂亮的。”

“当然，否则娘才不许你碰，有辱门风！”

那二娘将武子威搂入怀中，笑的更媚，那武子威似乎也是色眯眯陶醉在他娘乳房之间，乐得钻钻扭扭，大饱艳福。毛盾直叹世风日下，竟然有此母亲，这小鬼迟早会变成色鬼，说不定还会危害武林。二娘把他抱进屋子里头，不知是替他洗澡，还是两人一起洗，泼得水花啦啦响，笑声四起。

毛盾瞧得直摇头，但是又能如何？他家的事，自己管不着，还是办正事

要紧。

他正待动身之际，忽而二娘又发出声音：“笨死了，偷瞧还被我发现！”

“若不是有人丢石头，我才不会让您发现呢！”

“什么？！有人丢石头？！”

毛盾闻及此，心知要糟，正准备开溜，然而那二娘却迫不及待地再射出窗口，怒目扫向四周，毛盾眼看是逃不了了，只好再伏于花丛中，希望能躲过此劫。

“是你？！”

二娘突然发现有人，惊心叫声立即敛住。

毛盾亦是惊诧不已，此时此刻又有谁在此？他偷偷移往右侧屋顶，那头立着一位青衣人，由于距离太远，无法瞧清面目。那二娘似是怕人发现，急招手，随即先掠回屋内，那青衣人也掠过来，毛盾瞧清了，却是青衣蒙面，无法瞧清面目。他贴在窗口，似等着二娘打发武子威，那二娘也不麻烦，一指点晕他，已示意青衣人潜入房中。

“会是谁？他找二娘有何事？”

欲探真相迫得毛盾冒险逼近窗角，里头声音已传出：“把武向天杀了。”

那青衣人反问：“何时？”

“愈快愈好。”

“现在？”

“随你！”

那青衣人似想邀功，当下轻轻一笑，立即射出窗口，飞掠向屋顶，眨眼消失在夜空。二娘已冷笑起来：“想跟我斗？我就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冷笑中，她又拍醒武子威。茫然不解的武子威哪知方才之事，仍自不解地问道：“方才……”

“你敢骗你娘，那是给你的教训！”

“没有啊，真的有人丢石头。”

“谁丢都一样，连人家在背后你都没察觉，照样该罚。”母子俩又自打得火热，笑声不断。

毛盾惊心不已，这二娘心性果然狠毒，为了白天争执，晚上竟然找来杀手想把大少爷干掉。

他想阻止此事，前去通知大少爷，但想想自己处境，以及和金武堂恩怨，他还是狠下心：“算了，反正一堆恶徒，死有余辜！”他还是照计划进行，趁机摸向金武堂。

那是二层楼宫殿式建筑，最高飞檐处各挂了八盏大灯笼。足可将四周照个通明，守卫除了地面，连屋顶都派驻四人，戒备之森严可想而知。

毛盾潜至此，已无计可施，眼看这楼阁独立于天井式花园中央，四周不连墙不搭廊，想偷偷潜过去都不可得，也不知武向王怕什么，武功已排名天下第一，还需要那么多守卫来保护他？实在无计可施之下。毛盾只好将计就计了，立即挺身而出，直往正门奔去。

守卫立即拦过来：“谁！来此做什么？”

“我，大少爷有危险，二娘要宰了他！”

“二娘？”

“快让我进去禀报堂主，迟了就来不及！”

那守卫头领似也老江湖，见及毛盾直撞大门，而且一副失魂落魄，且似

有此事，当下很快追上去，将大门打开，里头并没守卫，他静声说道：“禀堂主，有急事……”

“何事？”声音似来自四面八方。

毛盾等不及了：“二娘要宰了大少爷！”

“她敢！”

动怒声音未落，一道淡黄身影已从左侧玄门闪出，毛盾真真正正瞧及这位天下第一高手，他人高马大，魁梧中又见秀气，灰发淡白却梳理整齐，岁月在他脸上并未留下多少皱纹，倒是两道浓眉深深锁紧，那两道“人”字纹十分深沉，不怒而威，两眼如电，正瞅着毛盾，以及他手中一张纸。

毛盾立即下跪：“堂主快救救大少爷！”

他方伸手交出纸条，武向王早伸手将纸条吸向手中，这一瞧，更形震怒！转向守卫头领，说声“加强戒备”，一个掠身已穿窗而去。

守卫头领想回话，已不见人影，他只好径行决定如何加强守备，倒是目前的毛盾又该怎么安排？

毛盾是浑身发抖，满脸恳求：“我通风报信，二娘知道会宰了我，让我先躲一晚如何？”

守卫头领当下点头：“好吧，就在这里，不能乱动。”“我知道。”

瞧得毛盾楚楚可怜，守卫头领还将身上外衫脱下裹在他身上，再次叮咛别乱走动，他方自走出去，喝令加强戒备。毛盾诡计得逞，心头颇为得意，此时他之所以敢当面混进堂主住处，早已存不成功便邀功之意。

如若能找到秘功之类的秘籍，他立即开溜，若无法找到，也能通风报信而得到信任，日后将更有益处。

他稍做打盹，但觉外头已稳定之后，才小心翼翼潜往方才堂主掠出之门扉。

刚进去，除了几张喝茶用的茶几及太师椅靠在内墙之外，就只有几幅字画，然后是一道长梯靠在右墙，那该是通往二楼的通路。

毛盾考虑是否要上二楼，因为二楼留有灯光，若不小心，很容易将影子投向窗口而被发现。

然而来都来了，不上去瞧瞧，实在可惜，于是他伏着身躯攀向二楼。但那里陈设跟一楼大同小异，倒是左右侧各自多了两扇门，却是闭着的。

毛盾可不笨，那武向王如此紧急冲出，根本不可能将门带上，照理说，他不应该在里头了。

那会是在三楼？结果三楼也差不多，几扇门都是紧闭着，他大胆推开，一间雅房，一间书房，一间寝室，不像练功的地方，他潜入书房探了一圈，除了经书子集之外，根本没那所谓的武功秘籍。

他再潜回二楼，状况和三楼一样，书房还多了画室，照样找不到要找的。

“难道另有暗门之类？”

想及此，毛盾不禁失望，若真有此设备，自己恐怕非得花长时间寻找不可。

算算时间，自己也溜上来半刻钟，得先回去，待无状况再重新探察。

他很快溜回原处，静坐半晌，但觉外头并无异状，他很快又溜入那间茶房，方才未仔细观察，并未探出异状，现在冷眼一瞧，他突然觉得那通往最里头那张太师椅前的红地毯掀了一角起来，这在庄严地方是不可能发生的。

“莫非方才堂主一时情急……”

毛盾心下大喜，他觉得武向王能够如此快速蹿到外头，似乎不可能从二、三楼倒纵而下，那么他该是在一楼了，甚至是某个秘密地方。

他很快掀开地毯，琥珀般大理石分割得平平整整，瞧不出一丝破绽，他用手推去，并无动静。

然而他已肯定，这必定是一道秘门，否则那接缝处不可能连一些灰尘细沙都没有。

还好，找秘门是练有忍术者的特长，毛盾只要加以留意，已发现左墙那一幅仕女图挂的正正中中，本该一幅就够了，它却都挂两幅小不溜丢的小仕女图，不知在凸显什么？他伸出两手，同时往两幅较小仕女图扯去，力道传向上头钉架，他以为秘门必定会开，结果是一无反应。

毛盾皱眉又瞧向钉架：“奇怪，这明明是最不显眼之处……”他不信邪，当下改扯为按，同时往两根金色钉架按去，这一按，钉架果然陷入墙头两分，毛盾欣喜万分，很快瞧往地面，那地毯尾端大理石果然往下陷。

毛盾顾不得思考，立即潜入秘道，大理石很快恢复原状，里头传来淡淡青光。他仔细瞧瞧，每隔几丈即嵌有夜明珠，光线正从它身上传出。

这下撞对路子了，毛盾很快顺着石梯走入秘道，一连闯了几间密室，各种设备不同，有的摆有炼丹炉，有的置有类似洗澡用的大铁桶，外加许许多多小铁桶，也不知是何功用。毛盾无心去想它，他只想找到秘籍。在连闯六间密室后，他终于发现药味充斥的书房，里头除了药物，另有书桌，桌上堆置不少典籍，毛盾翻了一下，全是武功招式及口诀，但却凌乱得很，武向王似乎也在自创招式，这并非他所要的，他需要整套才有用处。

“如果我是他，我会把最重要的秘籍放在哪里？”毛盾以心同此理的方式开始找寻比较怪异的地方。他先翻遍书桌，再注意堆满药物地方，然后是墙面，这里并无夜明珠，而是靠左墙那里有个立地式铜铸油灯，像桌脚定在那里，顶端是个碗大火盆，火焰正蹿冒着，那表示武向王方才是在这里了。他正在这里做什么？研究武功？

像他已是天下第一高手，还那么勤于研究武学，若非已嗜武如狂，很难让人想出其他理由。

毛盾并没继续想下去，他已注视那铜烛台，灯蕊粗如手指，焰火燃烧却不冒烟，显然是上等货，不只是蕊心，连燃油都是上等货，那使得火焰呈淡青色，要比普通油灯亮得多，或而说是瓦斯灯之效果还差不多。

那油斟得满满，甚至灯蕊都还刚燃不久，焦炭处仍见白心。“难道是刚换上去？”

毛盾不认为如此，他想必定才点燃，否则急匆匆的，武向王根本来不及换这些东西。

他开始注意灯架，伸手撼去，是三支钉子钉在地面，嵌得死死，根本移动不了，他摸向铜碗，它受着光热，像烙铁般烫人。他仔细深思后，找来书本裹向铜碗以隔热，然后轻轻扭转，铜碗果然转动了，他心下大喜，很快而小心翼翼地转开，就像螺丝般脱开螺帽似的，那铜碗已离开支架，居中出现小臂粗深洞，毛盾伸出食中指往里边夹，拉出几条灯蕊。

毛盾不信，把灯蕊全部抽出之后，拿出那茅山信物阴阳镜借着光线往里边照，果然另有花样，他很快拿出随身携带小勾勾把它勾出来，映眼即是“秘籍”两字，他再翻阅，当真是无上武学。他欣喜若狂：“老狐狸果然阴险，竟然藏在地方！”他很快将秘籍塞入怀中。

为了怕武向王及早发现，他找来一本差不多旧的书本往下垫，如果他不取出，根本不知东西已被窃走。

随后他又把指粗灯蕊塞回深洞。然而取出容易装入难，任他如何塞，总是无法整齐恢复原状，尤其是那条较旧较黄者，总会凸一节出来。

他很想把那节扯去，真的去扯，谁知只这一扯，照他认为这种力道不可能扯断，灯蕊却断了。

他先是一愣，正想自嘲说“如此也好”之际，却又发现被扯断那头，似如布片般卷着什么东西。

他很快伸手抽过去，那东西被抽出，竟然是一张薄如纸张的皮革，他摊开，只见得“天下第一神功”字样。

毛盾简直把持不住。那武向王精心隐藏，却被自己无意中寻得。很明显，那秘籍说不定只是幌子，让人在窃了它之后，已无心情再寻找它物，如今两样都被毛盾寻得，他可以说大功告成，不虚此行。

偷了那羊皮纸，已经很难伪装，他得争取时间，先逃开这险地再说，于是他不再坚持维持原状，匆匆将蕊心塞入洞中，再把铜碗锁上，外表看来，一切如故。他立即潜返一楼，并把地毯摆妥。

摸摸怀中秘籍和羊纸皮，他心满意足地走出大厅，但见守卫头领行来，他装出一脸焦切：“我忘了告诉堂主大少爷在何处。”“堂主应该知道。”

“可是，要是出差错……”毛盾放不下心：“我还是赶去瞧瞧……”

“我带你去！”

那守卫头领也不敢有所闪失，当下立即拉着毛盾，直掠大少爷住处东光楼。

刚到地头，那里已传出打斗声。守卫头领这才嘘口气：“不会错，堂主已经赶来……”

毛盾颇为感激。

“你现在……”守卫头领也不知该不该再带他回去。毛盾立即回答：“我还是留下来好了，堂主都来了，应该没什么危险。”

“好，那我回去了。”守卫头领稍拱手，已放下毛盾，自行掠回金武堂。

毛盾暗自得意，事情一切进行顺利，他本想溜回玉竹轩，找个机会再溜出金武堂，然而高手当前，他忍不住想瞧瞧武向王的武功到底有多高？于是乎他也攀向墙角，往东光楼瞧去。打斗地点在屋顶，毛盾很容易瞧见，那大少爷武向天已衣衫尽碎，落在一边喘息，显然经过一场大战，那武向王和刺客正大打出手，也分不清谁是谁，只见得金枪如日光轮猛旋不停，裹得剑影化不开，那刺客显然不是对手。

突然一阵刀剑轻脆连撞声，两条人影乍闪分开。武向王冷静落于儿子那头，一滴滴鲜血顺着金枪尖端滚下。

那刺客亦是伫立七丈开外，一把剑已抵向瓦面，他仍是冷目瞧人。

武向王冷声道：“能在老夫手中走完五十招的人已经不多，阁下可是无影剑李刚？”

那刺客并未回答。

武向王又道：“以你剑式是李刚没错，但你又练了专门扑杀敌人的杀招，江湖最近出现了一个杀手集团，你是否是他们其中一名成员？”

“不错。”那人回答。

“为何要杀我儿？”

“受人之托。”

“谁？”

那人突然狂笑：“刺客只杀人，不说话！”

笑声未竭，他猝而举剑抹向脖子，连吭都不吭一声已自杀身亡，尸体疾往下滚，摔往地面。

武向王未动，因为他早知道收买刺客的是谁。武向天也没动，似乎这些事根本跟他没关系。

过了大约三口气这么久，武向王才叹声说道：“天儿，你该加紧勤练武功。”

“你懒得教，我也懒得学！”

武向天冷漠地回答，懒得再理父亲，径自翻身落地，连尸首也不瞧一眼，已走回房中。

武向王望月轻叹几声，似有说不尽的愁怅，不久，他也迈出沉重步伐，返回金武堂。

偷瞧者不只毛盾一人，但疑问最大的却是他，他搞不清武向天为何说那种话？代沟，这在天下第一大派来说，实在让人费猜疑。

收尸的声音惊醒毛盾，一声“管他的”，他已将这些问题抛开，毕竟仇家之事，他懒得理会，甚至希望他们愈乱愈好，这将对自己大为有利。

倒是现在的他，唯一目标即是赶快离开这鬼地方。眼前就是一个好机会，死了人，准要埋葬，毛盾立即跟过去，凑着几人搬尸体，没想到竟然很顺利可以溜出金武堂。及至城门时，他跳不了高墙，只好找机会开溜，直到天亮，他很快逃出太原城。

混了近两个月，他收获果然可观。

躲躲藏藏，匿了三天，毛盾但觉并无追兵。

武向王似乎并未发现秘籍失窃，他才安心地住在荒远小镇一间悦来客栈。

他开始拿出秘籍详细研读。

第一次见及秘籍名称，他不禁想笑，《多情宝录》会是什么名堂？

练了之后会变成多情种子？还是会钟情于宝录？

毛盾直皱眉，因为这宝录根本不是武向王所撰，而是那所谓多情仙子所留。

这似乎不是金武堂的正宗武学。然而他再翻阅武功口诀之际，又发现这些都跟武子威那小鬼所说的一模一样，甚至那招“穿心凿洞”也出现里头。

毛盾已有所了解：“原来武向王之所以能称霸武林，全是得自这宝录，我得了它，当然也能够跟他抗衡了！”

想通此理之后，他不禁心血来潮，开始拚命背口诀，练神功，甚至计划找寻一处深山，待神功大成之际，再出面，大大耀武扬威一番。

陶醉过后，他才想到另有一张羊皮纸，反正没事，他也摊开瞧瞧，里头除了写了那句“天下第一神功”之外，顶端又加了日月两种似图似字的图形，然后是一大遍山水图，最明显是那座标有“不识巫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大概是指巫山的某一座山峰。

“是藏宝图？真是！”

毛盾颇为泄气，若能够得到现成秘籍，他也好做个比较，哪个厉害练哪个，现在只能练《多情宝录》了，然而他仍未忽视武向王把它藏的如此隐秘，

必有其用意。

“说不定那日月神功才是天下第一武功，武向王只是没机会找到秘籍罢了。”

想及此，毛盾已决定前往巫山一趟，能找到算是幸运，若没办法找到，就躲在那里把《多情宝录》上的武功练成，照样可以报仇雪耻。

“练成神功，我第一个就上武当山砍死那败类三清魔道！”

毛盾幻想着如何作弄三清，连做梦都会呵呵笑个不停。

半月后。

毛盾很快潜往巫山附近。

他先住进马家集采购一些必需品，准备长期隐在山中。奇怪的是，自从他练了多情神功以来，自己似乎渐渐多情起来，每见着漂亮女孩，他忍不住想前去攀交甚至吃吃豆腐，有一次还大胆地摸人家屁股，害得那姑娘又惊又怒，赏了他一个大巴掌，毛盾却不为所怒，反而有那种打是爱，骂是情之心态。

逢着女人，吹口哨已是小事，落个登徒子，他也甘之如饴还乐此不疲。

马家集大都以贩马为生，瞧不了嫩姑娘，毛盾颇为失望，他坐在食堂窗口往街道猎了大半个中午都不可得，只能猛摇头，大叹此地不是人住的。

就在绝望之际，忽而有道红影闪在枯黄街道，十分显眼，毛盾目光已被吸引，这一瞧，他简直流口水。

那红衣女子至多不超过二十岁，脸容稍圆，却有一股甜甜胖胖的媚，两眼更是浓情蜜意般勾神，行路中，耍着一条长及半胸的黑辫子，她似乎习惯于众所瞩目之目光，每瞧及一大堆男人猪哥般眼神，她总是娇媚般淡淡浅笑。

那两丸又挺又健的胸脯轻轻抖颤着，简直像沙漠中突然现形的冰凉水蜜桃，让人恨不得一口想吞下它。

吞不了，一管热气已从丹田升了起来。“好热啊！”

那女子浅擦香汗，柔弱无骨般想找地方歇脚，此处就这么一间小餐馆，她理所当然地走了进来。

全馆六七个男人眼睛为之一亮，她浅浅一笑，含情目光落向窗口，复又移向毛盾，她竟然快步走过来。

“好热，小兄弟，让我跟你一同坐在窗口好么？”

毛盾恨不得扑过去狠狠亲她一口，话也忘了回答，那姑娘好大方，落落坐下，双手故意抬高将头发掠向后边，这一抬，两颗奶子又凸显出来，惹得毛盾直念无量寿佛，尽是抗拒这难以抗拒的诱惑。

“小兄弟你不愿我跟你同桌吗？”

发现毛盾目光死盯自己，那女子不得不如此发问。

毛盾但觉失态，赶忙干笑：“不不不，欢迎，大姊你好漂亮啊！”

“谢谢，我叫桃红，你呢？”

“毛盾。”

“茅盾？好奇怪的名字啊！”桃红一笑，两颗奶子又晃，实在够惹火。

毛盾赶忙抓起茶杯猛喝几口凉茶，以免欲火焚身。

桃红很快点了几样小菜，一壶冰乳酪，边吃边乘凉中，她再次注意毛盾怪异眼神，那感觉让人觉得他有所遐思。她又露出那种暧昧笑容：“小兄弟你几岁了？”

“十七八了。”毛盾不得不说大些，免得让人失望。那桃红却眯着眼：

“有吗？我看你只有十二三岁。思想倒有二十岁的成熟。”

“姑娘看走眼了。”

“其实……走不走眼，我不在乎，我喜欢纯真无邪的小孩。”

“呃呃……”毛盾咽了一口口水：“我可不是小孩了。”“对不起，我说错话了。”桃红轻笑：“你不是本地人吧？我也不是，我住在巫山脚下桃家庄，我爹是庄主，你呢？要去哪里？”“我也是要往巫山。”毛盾迫不及待地回答。

“真的？”桃花语气有些不信，像那些追求者藉口的应话般。毛盾急急说道：“是真的！你看，我已准备不少东西！”桃红顺着他手指落向墙角那包大背包，她有所相信了：“你真要上巫山？去那里做啥？看你年纪轻轻的？不怕毒蛇猛兽？”“怕什么？我可是有武功的！”毛盾耍了一道切手：“我要上山采药，没武功哪敢只身前往！”

右手再切，已把周遭那些怪异眼光给切掉，毛盾下巴不禁抬高许多。

桃红更是欣羡不已：“原来是少侠，我走眼了，其实我很欣赏那些会武功的人，可以云游四海，除暴安良……你教我武功好不好？”

“好是好，可是我要上巫山……”

“这不冲突啊，我们顺路，你在路上教我一些，到了桃家庄，你先去采药，回来时再教我一些不就成了。”

“好啊！”

有美女同行，毛盾简直乐歪了，管不得身上只剩几文钱，还赶着付帐，在桃红感激的笑容下，他所有牺牲都是值得了。于是毛盾扛起背包，伴着这位美娇娘行往街道，不知羡煞了多少男人眼光。

行进中，毛盾总是色眯眯，有意无意地靠着她，搂向她，尽找机会吃豆腐，那桃红似把他当成小弟，也不在意，总是以含情笑声回报，如此一来更惹得毛盾胆子大了。

有一次还撞上去亲她脸颊，那一亲简直甜进了心，而那桃花却有越亲越惹怜之态，从未拒绝或生气。

不知不觉中已是黄昏。

“今晚看似赶不回桃家庄了，都是你，路上直闹着玩。”桃红娇嗔起来。

毛盾一愣，但想及能留美人在身边未尝不是件乐事，当下说道：“今晚回不去，那就明天回去，反正夜色好得很，我陪你赏月，岂不一大乐事？”

“你好坏啊！”桃红呵呵笑起来，一指点向毛盾鼻头，这动作似在指责，但那笑声却有鼓舞作用。

毛盾忍不住一手扣向她那嫩白柔手，笑的更暧昧：“别想太多啦！夜色好，说不定我还传你几招武功呢？”

“你要传我武功？太好了！好吧，我就陪你留下，不过你不能乱来喔！”

“不会啦！”

毛盾兴奋不已，拉着她，尽往山林奔去，那桃红笑声更为动人。

毛盾找到一处隐秘山谷，那儿有清泉，有流水，倒在地上也可以数星星，实在是情人约会最佳地点。

毛盾还割了许多干软长草垫底，再铺上用来包东西的大毛巾，弄了个软绵绵的床。

不知他想干什么。

“你等等，我去猎点食物。”

“好啊，我先生火，然后等你回来烤肉。”

毛盾有了“家”的甜美，当下兴奋异常地高歌离去。

那桃红将火折子扇着，然后开始生火。

这非难事，她很快引燃火堆，坐在那儿等了一阵，愈等愈无聊，目光忽而落向清泉，心神一动。“洗个澡吧，全身是汗……”

她偷偷瞧向四周，在估计毛盾何时回来，但觉没那么快，她才走向水边，开始宽衣解带，当真脱得光溜溜，还自怜般地摸向自己引以为傲的双峰。

“你呀，不知迷死多少男人呢！”

呵呵笑声中，她已潜入水中，开始哼起小调，一副美人出浴的闲情逸致。

不知过了多久，远处已传来毛盾叫声：“桃红生火了没，我猎到两只兔子，三只飞鼠，听说飞鼠很补呢！”

声音方到，毛盾已跳出山谷，还来不及发现这是怎么回事，那桃红已尖声急叫：“别过来，我在洗澡，不准偷看！”不叫还好，这一叫，毛盾两眼已准准盯死那迷人胸乳，他愣住了。

“羞死人了，你快走开啊！”

桃红娇羞地潜向水中，恳求毛盾避开。

人已落水，毛盾没得瞧，心神也为之清醒，干笑道：“早说嘛，我会晚点回来。”

“快避开！不准偷看！”

“是是是！”

毛盾很快逃入林木中，但那美丽的憧憬仍迫得他不顾礼教，他还是偷偷地往那头瞧。

桃红瞄了几眼，但觉毛盾已闪避，暗自叫声好险，这才掩着胸乳潜水出面，急着要找衣衫穿着。

毛盾瞧得两眼喷火，那桃红胸乳本就尖耸，她一手掩盖，一手又要捡拾衣物，哪掩得了全部？那半隐半现之间更暴发无穷魔力，简直就快让毛盾把持不住，尤其那妙处隐现之间，逗得毛盾差点晕倒。他这辈子从没想过，女人会有这么个动人的东西。好不容易桃红才穿妥衣衫，好不容易毛盾才按捺丹田那团火气，他不敢再想入非非。

很快先把生肉料理好，烤好，两人共享大餐。

然后毛盾教她一些基本功夫，不到三更她就累了，要休息了，她很快躺往那预先铺好的软床。

刚睡下去，毛盾又见及那充满性感的身躯，满脑子幻想不禁又幻起来。

“你也来啊，一同陪我看星星……”

她的声音好嗲，似有无穷魔力牵引着毛盾，他终于也躺下，两人靠在一起，总难免肌肤相亲，从桃红身上发出的特殊味道，几乎迷死人了。

“你喜欢哪颗星星？”

谁还管得了什么星星？毛盾此时满脑子只有桃红光溜溜的动人胴体。

他的心怦怦乱跳，桃红亦有了反应，她慢慢靠向毛盾，似在依偎什么，终于她一个翻身，整个人已离毛盾不及三寸，呼吸都能一鼻子出气，毛盾在兴奋中吓呆了。

桃红柔媚略带呻吟声像会勾魂：“你喜欢我吗？”“喜欢……”

“我……我也喜欢……”

桃红娇红满脸，心头怦如小鹿，身躯不自禁地软了下来，正巧压在毛盾

身上。

那软柔的胸乳随着她那颤抖的呼吸而颤动，一波波爱欲幻想撞得毛盾欲火焚身。他把持不住了。

猛地翻身，把桃红压回地面，亲吻已来不及发泄爱欲，他张开双手猛捏那足以泄欲的胸乳，随又为隔着的衣衫而嫌恶。

他蠕动，他发出野兽般沉嘶，像在吞噬啃食什么。

她闭着双眸，呻吟浅露齿缝，随着蠕动，她全身已褪光，像条白嫩欲意高张的白蛇精裹向缠绵扭粘的爱人，那头、那手、那脚分不清谁是谁的曲扭成团。

猝然间，毛盾受不了就快呻吟欲死之际，那桃红目光闪出一道青芒，那是某种阴谋得逞的狡黠眼神，更像残忍刺客杀害敌手的冷酷眼神。

她扣紧毛盾，让他动弹不得，在那挣扎中渡过欲死欲仙的滋味，她嘴角甚至露出邪恶笑容。

就在毛盾无法把持的一刹那，猝又见一道银光狠狠打向他背脊，叭然一响，打得毛盾爱欲全消，沉痛中惊醒过来，习惯地怒喝：“谁！”

话方出口，桃红但觉有变，右手一翻，一把青刺尖刀登时直捅毛盾心窝。

这还得了，毛盾见状大骇，他虽被扣得紧，但茅山忍术擅长即是缩骨功，他猛一缩偏，桃红竟然失手，这刀只划伤他右臂。

毛盾吓坏了，急叫住手，那桃红简直变成了个杀人魔，利刀不断戳刺过来，毛盾无法避开，只有再往前扑，压住她，左手扣住她右手，两人登时扭蛇般翻滚。

“放手——”

毛盾惊狂发怒，双手无以克敌，只剩嘴巴，眼看前头那胸乳，此时不再迷失，而是无法想象的厌恶，他猛欺过去，一张嘴，咬向胸乳，更激动地猛咬牙，活生生将乳头给咬下来！

那桃红一声尖叫，整个人为之疯狂，抓住毛盾肩臂之指甲已陷入皮肉三分，她猛一扯，肉片飞起，痛得毛盾猛打颤，桃红趁他软力之际，一脚踹得他高飞数丈，掉落小溪边。桃红岂可善罢甘休，狂怒中又射出手上尖刀，准备戳毙毛盾，只见得利光一闪，那尖刀似猛箭出弦，直取毛盾背心。毛盾整个人还趴在地上，哪见得利刀射来，眼看就要命丧刀下之际，就只差那么几寸，突又有一道劲风打来，锵然一响，硬生生将利刀打偏。

桃红见状，这才知道有人暗中相助，她哪敢再战，一个扭身，光溜溜即往林中蹿去。

然而就在她蹿高之际，那被打偏的利刀却如魔鬼附身般疾射过去，快捷无比地戳中桃红背心。

她闷哼一声，还来不及想象这是怎么回事，整个人一抽紧，断线风筝般往下栽往地面，叭地一响，已然一命呜呼。毛盾惊魂初定，暗道好险，顾不得伤势，先找来裤子穿上再说。

照他想法，那暗中相救之人很快就会出现，自己赤裸裸实在穷于应付。

然而暗中人并未及时出现。

毛盾感到不解，他很快拱手拜礼：“多谢阁下相助，可否请救命恩人出面一会？”

“免了吧，小色鬼！”

粗沉的老人声，听来有点耳熟，毛盾红着脸：“前辈是……”“破坏你

们好事的人！”

毛盾更形困窘：“其实我是被她迷去了……”

“少练多情邪功吧，否则迟早会死在女人肚皮上。”“会是练《多情宝录》的关系？”毛盾心下一凛：“前辈怎知我练了这门功夫？”

“不只是我，恐怕全天下人都知道了。”

“真有此事？”“你偷了金武堂秘籍，那武向王早发出追杀令，你现在可说是身入险境，随时有丧命可能。”

毛盾摸着自己脖子，惊心不已：“他这么早就发现了。”“那是他命根子，他怎能不留意。”

“这么说……那女子也是他派来的？”

“雇来的有名杀手九月桃红。”

毛盾瞄向桃红尸体，白肉淋着红血，甚是可怖，他心头颤了几下，叹声道：“多可惜，年轻轻美姑娘竟会是杀手……”“不年轻啦，她少说也有五十岁；驻颜之术全靠你这种小白脸的滋润，也就是采阳补阴之术。”

“这么老了……”

毛盾不禁再次往桃红瞧去，这才发现方才嫩白丰润的肌肤此时如泄去水分的橘子皮全皱了起来，一条条深痕像沙皮狗的脖子。

这哪是方才的美娇娘，简直就是头母猪，毛盾瞧得美梦破碎，大呼得不偿失。

“你为何要救我？”

“不忍看你失身于她吧。”

毛盾窘困一笑：“现在我该怎么办？”

“毁了《多情宝录》，永远不要练它。”

“毁了它？”毛盾坚决得很：“不行，我好不容易才偷出来，怎能说毁就毁？”

“你不毁掉它，它就会毁掉你。”

“谁说的，武向王还不是好好的？”

“你又怎知他没被毁掉？”

毛盾忽而瞄向暗处：“你是谁？为何任何事情都知道？”“我嘛……该称得上江湖……”“如果你肯出来见我一面，我答应你毁掉《多情宝录》。”老人轻轻一笑：“小毛头心机倒是挺多名堂，可惜我还不想见你。”

“那你走吧，我的事不必你管。”

毛盾也摆出高姿态，一副不稀罕模样。

黑暗中已没人再回话。

毛盾憋了一阵，还是忍不住：“前辈……”

宁静无声。

毛盾一时为之不安：“前辈，我是跟你闹着玩的，千万别当真……”

可惜任他如何呼唤，再也得不到回复，冷清清的寒夜中，他也起了毛毛寒意。

他未必怕鬼，但老人方才警告所言，武向王已到处派杀手要夺回秘籍，如果突然间又冒出另一名要命杀手，他将无法应付。再次叫了几声没有回应，毛盾相信那老人已离去，他也不敢稍作停留，抓起衣物及随身包袱，头也不回地往深山遁去。直到他寻了一处隐秘山洞，他才有心情稍作休息，也为对方才所受刀伤及指甲伤口加以敷药包扎。

刀伤还好，那指甲伤痕连肉都被扯掉，他边敷药边破口大骂烂女人的凶悍，当然，他也对自己色迷心窍做出后悔检讨。问题还是回到《多情宝录》上。

他仔细回想，自从练了《多情宝录》，自己的确对女人较为敏感，丹田那股真气实在过于旺盛，自己还以为长大了，功力进步了，然而听及神秘老人所言，这秘籍似乎是属于邪功？然而武向王怎会相安无事？

难道他已有了克制方法？还是另有蹊跷？或者他没练这门功夫？毛盾想及武子威那小混蛋竟然敢偷瞧母亲洗澡，或许真的是受了这门功夫影响。

“这会是什么样的功夫？练了之后会恋色？”

毛盾翻了《多情宝录》，从头到尾没有只字半图涉及性、色之类，它竟然会这般厉害？

“也许是过渡时期，若练会了，自然能超脱……”毛盾实在不愿放弃这门可能让自己武功大进的秘籍，但想及方才的窘事，他也实在没胆子再练下去。

不得已，他只好先收起多情秘籍，再把那张日月神功秘图拿出来，心想若能寻得日月神功秘本，而且有效的话，他自然不必再练那会变成猪哥的怪功夫。

想定之后，他才有心情打盹。

一觉起来已是天色大亮。

为了躲避敌人追截，他尽找隐秘地方潜往巫山。

三天匆匆过去。

毛盾并未再碰上麻烦，眼看已登上巫山主峰神女峰，一眼望去云飞雾灵，落于双脚之下，大有腾云驾雾之快感。毛盾照着秘图想寻找一个正确目标。

然而他转了许久，总是不得要领，云层下无法探及，云层上又只是尖如石笋的高峰远远近近耸立着，单调得像残缺不全的跳棋。他不禁失望了。

照理说，武向王若得到如此重要秘图，必定曾经亲自前来找寻，他若能找得到，秘图早变成了秘籍，他若无法找到，自己哪能摸出名堂？除非是奇迹出现。

想到奇迹，毛盾不由得心神一振，来都来了，岂可空手而回？他再次注视秘图种种。“不识巫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这话暗示了什么？”会是秘窟在雾中？还是得等雾清时才能寻得？

至于那两颗日月图形，难道真的会有日月对照情况发生？这似乎不大可能。

寻了一天没结果。

毛盾不得不另行换个角度，把神女峰当成目标，而且尽量换成南北角度，如此一来可把日月置于东西方向，亦是把神女峰置于中央位置。

他先在南边守候，月亮很快从右边东方升起，很快从西边坠落，紧接着旭日已升，哪见得着日月对照局面？

混了一天一夜，他失望了，只好再往北边调动。如此一来，东边已在左手方向，直至二更天，那下弦月才勉强探出山巅。今夜特别清亮，月光直如银针照得云层更形明眼，寂静中，云层似乎随着月亮升起而渐渐降低。

毛盾似乎发现浮在云层的山峰亦显得特别明亮，尤其是那些常年积雪不化的山峰，更像一面冰镜般闪闪生光。就在月亮升起四十五度角时，奇迹发生了。

月亮在左边，在东边闪闪生光，然而在右边，在西方同样角度的一座冰峰也反射出一道银光，它也许是面平滑的冰悬崖，然而反射出来却是圆形发光体，就像柔亮的太阳般。毛盾瞧得两眼发直，他不敢怠慢，很快数着那座山峰离这里仍隔了几峰，还有山峰形状以及发光位置。

不到盏茶工夫，在月亮离开四十五度角位置时，那道反射光影也为之消失。

但毛盾却已牢牢记住那个地方，那座峰。

他不得不佩服设计这张秘图者的智慧。

若非悟出日月对照的智慧，若非在弦月初升，而且是在雾层下降之日，任何人都不可瞧及那道反光。

若无法发现那地点，就算翻遍整座神女峰，又怎会找到那所谓的日月神功秘籍？

“看样子真的有这秘籍了！”

毛盾欣喜若狂，当下趁夜赶往那座山峰。

若一流高手，大约只要一个晚上的工夫，他却自我估计需要一天两夜光景。而且是日夜不停攀山越岭。

因为他怕一不小心打盹，起来时已弄错目标方向，那又得更费神而重头开始。

果然，照他估计，第二天夜晚四更天，他已经赶往那座山峰。不出所料，此峰尖如高塔，欲攀爬，还得防止不被冻死才行。他早带了御寒衣物，当下很快穿妥，然后慢慢攀往高处。然而就在他攀爬不及百丈之际，雪面竟然有只干白枯手露在外面。

毛盾差点踩到他，一时惊心动魄，再仔细瞧清，才发现那是一具被雪埋着的尸体。

别的他会怕，对尸体却如见家常饭般自在，轻轻捉谑一笑：“别人不吓要吓你师公祖师爷，小心你转不了世投不了胎！大爷现在没空，等办完正事再来超渡你，现在你好好给我休息，别扰人办事！”

他伸手准备将那只枯手推回雪堆中。谁知右手方沾上那玩意，他竟然会动了，甚至快速扣住毛盾腕脉，猛往雪堆拖去。毛盾真吓呆了，他不怕死人，却颇为担心尸变，更甚而活人假装，他想尖叫，却被拖埋雪堆，出口声音变得噗的一声，再也听不到叫声。

他挣扎乱抓，仍被拖出数十丈远，把雪面犁出一条深沟，情急之中，他才想到茅山忍术，回手抓出两颗烟雾弹猛炸前头，轰得雪花四溅，那怪物一时惊急，方自拖着毛盾蹿出雪面。毛盾瞧得清清楚楚，此人有若白无常，不但一身雪白，还枯瘦如骨，两眼深陷，跟骷髅鬼差不多。

毛盾当真以为遇上了阴间鬼，他急叫：“有话好说，无常先生，我跟你无怨无仇……”

“我杀人不必有怨有仇！”

声音直如鬼噪又尖又刺耳，他自扣拖毛盾腕脉，逼得他下跪求饶：“你饶了我吧，你要什么，我都依你！”

“我只要你的命！”

“那你让我死得舒服些！”

白无常闻言突而怪笑起来：“老夫混迹江湖数十年，倒是第一次碰上你这种不求活命只求死得舒服的人！”

“活不成，当然要求得舒服的死。”

“算你有先见之明，好，老夫杀人一向抓碎天灵盖，今天特地留你一个全尸。”

毛盾满是感激：“多谢成全，为了报答你，我有一本秘籍相送。它是武林人人想得者，叫《多情宝录》。”

“《多情宝录》？”白无常颇为动容。

“就在我胸口。”

毛盾很快伸出左手入胸衫，取出一本秘籍，白无常急切地猛抢过来，他想翻开，秘籍却自动弹开，叭然一响，一阵浓白烟雾暴出，白无常惊叫不好，毛盾见机不可失，手中一把短刀猛往其手腕砍去，右手同时挣脱，顾不得砍伤与否，拔腿即往山下滚逃。白无常没想到这小子如此奸诈，竟然耍了自己，若非自己骨头硬，一只右手准被砍去，尽管如此，腕脉那道血痕更激得他狂性大发，烈喝着“找死”，人如僵尸弹起，快如利箭射来。毛盾才逃出数十丈，却觉得背后那只手已不及五尺，他一转头，更近得剩下三尺，吓得他落地冲滚，没命尖叫那位神秘人。“快来啊……我完了！”

眼看白无常厉笑暴乾坤，整个人凌空扑至，一只骷髅手暴探而至，就要扣向毛盾脑袋。

毛盾吓坏了，短刀顶去，咋然一声，被抓个稀烂，那攻势未竭，直逼脑门，毛盾但觉煞冷气息灌来，整个人已僵住，连喊叫声都没了，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我完了”。

那要命的骷髅手果然扣向天灵盖，冰冷指头钻过头皮，毛盾凄狂尖叫，似乎灵魂为之被抽掉般。

不动了，一切都静止如初，空气似已凝结。

过了许久，毛盾脑门才有了知觉。重力还在，冰冷还在，那只要命的骷髅手也还在，正正中中扣住脑门，然而它却如此僵住，似石雕像般不动了。

毛盾仍不敢动，沉默近半分钟，但觉那只手真的不动了，他才敢动，猛然滚地弹出三尺远，拔腿欲逃的同时仍趁机瞄向不动的无常鬼。

他表情依然凶恶，姿势依然霸道，连眼珠都喷着怒火，就是不动。

“会是被人点了穴道？”

毛盾想及，又想想那位随时会帮助自己的神秘人，他不禁胆子大了。

“看你嚣张到何时？看我如何收拾你！”

他戒备地往前跨一步，没事，再跨一步，又没事，然后才大摇大摆晃过来，一手抢下那《多情宝录》，然后想出手教训这可恶家伙。

然而他刚要伸手，已发现白无常咽喉那道细如纸薄的血痕，他似乎死了。

“这么快？连眼睛都来不及眨……”

毛盾对那神秘人手法佩服有加，眼看白无常已经翘了，再出手教训也没什么意思，他现在反而对神秘人感到好奇了。“老前辈你一直都跟着我？”

没声音。

“是您杀了这无常鬼？”

还是没声音。

毛盾不禁紧张：“老前辈您还在吧？如果还在，请出来受晚辈一拜如何？”

空空荡荡，不知何处是回音。

毛盾泄气了，兀自报怨地说：“混了那么久，这几天最瘪，被人盯着屁

股走，却连个鬼影都没见着。”

喊了几声没反应，他只好放弃，重头回到寻找秘籍上，一想及秘籍，他突然暗呼好险，如果那神秘人也是有意利用自己带路，想取得秘籍，自己岂不输得很冤枉？

还好，方才没把人叫出来，否则自己在感恩之下，说不定就这么泄了口风。

他转往四周瞧瞧，还是一脸感恩：“多谢前辈搭救，晚辈感激不尽，在经过几次折磨之后，晚辈深觉武功重要，虽然《多情宝录》练起来可能有副作用，但晚辈仍决定要练它，毕竟被人欺负的味道不好受。不过尽管如此，晚辈还是会尽量克制自己，所以才找到这冰天雪地的地区，以能达到清心寡欲效果；您的盛情，在此先行谢过，来日有缘相遇再图恩报！”

拱手为礼后，他很快把白无常埋在雪堆中，然后若有所失地往高山处再度攀爬。

每爬一丈，他即暗自窃笑几声，如此一说，那神秘人必定以为自己只想找寻栖身之所，而非另有图谋。

待他消失后，一道灰影方自轻轻飘落雪地，遥遥望着毛盾留下的脚印，他轻轻一笑：“智慧顶尖，可惜经验不足，耍诈高明却计划潦草；既然知道我一路上盯着你，哪不知我明白你在干什么？光说一句话就想唬过我？把人埋在雪堆想掩迹，却留下脚印，哪门子毁尸灭迹？”

那老人一手吸出白无常尸体，老远一抛，直落悬崖，他只淡声说道：“一味杀人终也该有被杀的时候，怨不了谁！”

淡声轻叹中，他尾随毛盾去了，临跟踪，还得运用衣袖擦毛盾屁股，替他把留下脚印给扫平。

第四章 水晶球和七彩龙烟

毛盾哪知自己如鸭子下蛋一路下至峰顶，他还以为甩掉任何人，然后才仔细找寻面向东方的任何悬崖冰壁，以期能找出那神秘洞穴。

他十分认真地找寻，纵使手脚都被冻得发红疼痛，他还是努力不懈，每当即将泄气之际，他总是暗自告诉自己：再忍忍就能找到地头，一进洞，任何酷冷严寒皆可避去。

“什么鬼地方，这么难找！”

足足找了七八座冰悬崖，毛盾已完全绝望。除非爬下悬崖，一面面地摸索，否则他实在想不出其他更好方法了。

然而要如此，还得找来一条长绳子，可惜他根本没带，若以挖冰洞方式往下找寻，那也得找个较准确的冰崖才行，否则还没探着地头，说不定早冻死在这里。

说到冷，天空已飘下雪花，天气似乎将有变化，毛盾不得不放弃找寻工作，暂时找个岩层缝穴躲起来。

也没木材可生火，全靠身子缩成一团以取暖，这并不容易，他直骂着自找罪受，好不容易骂至暖气升起而迷糊入睡。

迷糊中，不知过了多久，似乎又是另一个晚上，外头积雪已达三尺深，还在下，雪花轻飘，软柔有序，白花花的，若是银子那也不错，还有一点灰灰的……目光对那灰影猝有所觉，毛盾登时惊醒，再仔细探瞧，那是一个人形在飘，更像衣衫，没手没脚。

“见鬼了！”

毛盾以为是幻象，根本不理，然而那灰影猝然快逾闪电般扑冲过来，呼的一声，似欲张牙咧嘴啃噬毛盾，突又消失无踪，但那冲力却带动雪花溅得毛盾满脸满身。

“是恶鬼？”

毛盾赫然摆出收妖的架式，手捏剑诀，还沾上随身携带之红朱砂，口中念个不停，准备在那灰影第二次突袭时将制服。恶鬼果然又来了，这次更加猛烈，不但引带雪花，还将地面积雪全然轰起“炸”向那三角洞穴，他似乎还发出阴沉怪笑。毛盾自恃收妖内行，根本不为所动，大喝一声“恶鬼别逃！”手指带有收妖指令猛划猛探，想将手中朱砂戳向灰影，然而就在他奋力冲出之际，那狂风暴雪剥怒不可挡，炸得他头昏眼花，满身生疼，哪还抵挡得了。

一个闷哼，倒撞内壁，吓得他唉唉痛叫却又不肯叫，急喝着“是僵尸！”，轻易不用的茅山法宝阴阳镜推胸口往外喷照。那青光乍现，灰影顿如水汽般化失。

“这么有效？”

毛盾望着阴阳镜，搞不清它的威力如此之大，他颇为欣慰，抚着宝镜大有爱不释手之态。

猝又一道白光射来，叭然打在宝镜上，是雪团，像泥巴，不但砸中宝镜，还溅得毛盾满脸面，外头已传来捉谑的笑声。毛盾真的毛心了，这家伙连宝镜都制不了，那会是什么妖孽？

一时慌张之际，外头捉谑声音传来：“雕虫小技也敢拿出来跟本鬼王比斗！”“鬼王？”毛盾可以说第一次听到，他惊心不已，赶忙把衣衫扯开，

露出胸口八卦骨，怒喝：“本道长还是童子之身，玄天八卦仍在胸口，你敢惹我，我就跟你拚了！”

“你还是童子身？几天前的艳遇没破掉你？”

毛盾想及那档事，不禁心急，赶忙使出道法，食中二指往胸口划去，立时有淡淡八卦红光浮出，他才嘘口气，暗叫好险，两眼于是瞪来，冷笑着：“失去又怎样，看招！”

他不知如何耍招，只见身形一抖，人如霸王举鼎般猛震抖，那淡淡八卦红光突然射向外头，照得灰影唉唉闷叫，避向远方。毛盾但见一击奏效，甚是得意：“受死吧，臭鬼王，我要打散你元气，让你成为幽冥！”

那灰影倒是镇定得很：“别以为有了玄天八卦就能制我，天寒地冻，我看你能袒胸露乳到何时？”

不说还好，这一说，毛盾顿觉冷气袭人，实在难挨，他皱着眉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那灰影见状更形大笑：“人想跟鬼斗，简直不怕死活！”看此鬼如此嚣张，毛盾甚是不顺眼，心想再拖下去，对自己更不利，倒不如先发制人，若能突袭成功，让他丧失某些元神，自己胜算自是大增。

当下猝然怒喝，猛冲出洞，胸口红光疾射灰影，手中宝镜亦打光射人。

那光线几乎全照在灰影身上，他方自惊骇中跳开，怒喝：“阴险小子！”登时扫起积雪反击毛盾。

毛盾愣在那里，自己八卦红光照向老鬼，他竟然一无反应，随见怒雪冲来，他只得落地打滚，那冷痛上身，逼得他闷唉痛叫。灰影见此已得意笑起，但笑声未落，只见一道青光射来，灰影笑声一顿，赶忙翻高三尺，避开那暗器。毛盾整个人已冲扑过来：“他妈的，死老头也敢冒充老鬼，看我如何收拾你！”

“谁说的，我明明是鬼。”

“鬼还有影子！”

那灰影往雪地瞧去，果然留有人影，怔愕中，他也觉得想笑，似乎失态地被毛盾打了两掌，倒飞七八尺，却一无碍事地再飘回来：“既然知道我是人，你不觉得现在对你来说，人比鬼可怕吗？”毛盾怔住了，方才两掌就像打在棉花上，这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尤其那更可怕的事：“你是杀手？”

毛盾不敢停留，一个转身，没命往后逃。

“回来！”灰影急喝：“这么胆小！”

“留下来的才是呆子！”

毛盾逃得更快，简直掉魂般。

“站住，也不先看看我是谁！”

那灰影一个翻身，像变魔术般钉在毛盾前头，害他差点撞上。毛盾哪顾得看人，转身又想逃，一只手又冷又冰已抓在肩头，他吓呆了。

“大爷千万别杀我，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要杀你，还不必我出手，转过来！”

毛盾还是不转，灰衣老人替他转，这一转，但见老人那蓬松乱发，还有那半秃的脑袋，毛盾愣住了：“是你？老柴房？”这人竟然是金武堂那柴房中的糟老头，实在不可思议。毛盾再次瞧清楚，尤其那酒糟鼻，冰天雪地里更显得鲜红。老柴房一副老成地频频轻笑：“不是我，你早被人强奸了。”

“是你救了我？也是你通风报信？你一直跟踪我？”“没错。”

毛盾顿停两眼，甚想一眼看穿这老头还稳藏了什么秘密。—95—“你为什么要跟着我？”

“救你啊。”

“我凭什么让你救？”

“因为你欠我每个月一两银子，还有许多烤鸭和美酒！”“就为了这些？”

“当然啦……”老柴房笑的甚是暧昧：“那得让我看顺眼才行！”

毛盾左斜一眼，右斜一眼，实在猜不透这老头是何居心，他问了些金武堂发生的事情，老柴房都回答的一清二楚，他终于相信他就是那位嗜酒如命的老柴房。

“外面雪大，洞里聊吧！”

老柴房把毛盾拉入小洞中，两人面对面席地而坐。毛盾还是两眼迷惑地瞧着他。

“你真是老柴房？”

“不然你以为我是谁？”

“可是你的武功那么高！”

“谁规定有武功不能当柴房？”

毛盾摇头苦笑，他被骗得好苦：“你一定还有很多秘密，你混入金武堂几十年了吧？你到底有何目的？”

“没事，若有，大概想找安身处，还是美酒吧……”说到美酒，老柴房还一副流了口水的模样。

“我不信！”毛盾道：“你不说清楚，休想我会听你的！”“都找到这里，我当然会说清楚。”老柴房倒露了较正经的脸容。

“那……你真正身份是谁？”

“你身上那秘图的主人。”

“秘图？”毛盾脸色千变万化：“胡说，秘图至少也有数百年，你根本不可能是它主人。”

“事实胜于雄辩。”

瞧及老柴房一副了不起的模样，毛盾也不知该不该相信他的话了。

“你说秘图是你的，那为何会在武向王手中？”

“我偷偷给他的。”

“这么巧？”

“无巧不成书，何况我那时已经隐身金武堂，办起这种事，当然容易多了。”

“我还是很难相信……除非你会秘图上的日月神功。”“简单，等找到日月洞，我要给你看。”

“嘿嘿！毛病出来了吧！”毛盾甚为得意：“你若是它主人，何须再找日月洞，你本就该知道那洞穴在哪里。”

“不错，我早知道。”

“那又何必找寻！”

“要找的是你。”

“我找过了，这里没有日月洞。”

老柴房瞄向毛盾，露出邪意：“看来不找出此洞，你是不会相信我的话了……好，我找给你看，不过你别后悔，如果得知日月洞秘密，你就是日月神教的一员，你若叛教，我会杀了你。”“日月神教？”毛盾皱眉：“那会

是什么教派？是邪教？”“比起茅山派响亮得多，正派得多。”

“你知道我是茅山派？”

“那几招骗不了人，看你还有阴阳镜，还是掌门传人，不简单。”

“既然明白，还要我入日月神教？”

“放心，日月神教不在乎你拜入几个门派，它很自由，而且很吸引人。”

“怎么吸引人。”

“比如说武功。”

毛盾心神一凛，前些日子常听老柴房自夸武功天下第一，方才又见他那如鬼如魅的身形，他颇为心动：“日月神功是天下第一武学？”

“至少老夫还没碰过敌手。”

“比起武向王呢？”

“他不是老夫对手。”

“你跟他交过手？”

“很多武功不必交手即可分高下。”

“你很臭屁喔！”

老柴房淡然一笑：“臭屁跟自信只有一线之隔，如果武向王自以为武功天下第一，他也不必把日月神功秘图藏得跟什么似的。”

“这倒是了……”毛盾勉强点头：“好吧，我暂且相信你，不过我还得知道投入日月神教门下，会变成什么状况？”“变成天下无敌！”

“我不想听你吹牛，我想知道现今武林为何不见日月神教这名号？”

“被灭了。”

“这么惨？”

“武林各大门派围剿，不灭都不行。”

“那一定是邪教喽。”

“正邪之间很难分，茅山派不是好好的也被灭了，你我可算是同病相怜。”老柴房道：“我不多说，武林各派围剿者，不一定是十恶不赦之徒，他们最怕的还是日月神教的武功；你自行决定，如果认为划得来，就接受，划不来就回头，免得日后抱怨我老人家逼你。”

“意思是要我衡量你的话是真是假？”

“你怎不衡量自己是否要学那奇门武学？”

毛盾开始再瞄这位怪异老人，总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但他失败了，老柴房似老僧入定，闭上眼睛坐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答案。

瞧这老柴房，前几日跟他混在金武堂，倒是相处融洽，而且满风趣，又混躲江湖数十载，该不是什么大恶之人，何况自己实在需要学一身高强功夫，这机会倒十分难得，与其被人追得到处逃，不如找个大靠山，说不定从此可翻身呢！

考虑结果，毛盾终于点头：“好吧，反正你我同病相怜，多拜一个日月神教，只要我不说也没人会知道。”

“聪明！”老柴房满脸喜悦：“我果然没看错人，从今以后日月神教有福了。”

“少拍马屁，我自身都难保。”

“从此以后，你将无此烦恼！”老柴房笑不合口。

毛盾搔搔头：“都已答应入你的教派，现在可以带我去见你的日月洞了吧？”

“当然！”

老柴房突然拉着毛盾，电光一闪般射出小洞，身形拔高数十丈，如天马行空般直掠苍穹，在那疾速冲蹿中，一个反折，整个人似苍鹰扑兔，猛往一处万丈深渊冲去。

毛盾但觉身如跳崖自杀，全身五脏六腑捣成一团，像要揪裂抛出体外，他忍不住尖叫，声音像流星拖带数十丈，甚至百丈，千丈，还不止，仍如陨石猛坠，他吓时两眼直闭，双手猛揪老柴房不放，像要把他拖来垫底，挡掉那无尽冲力。像一世纪那么长，像地球坠向月亮那么深，毛盾才觉得风速坠力完全消失，两脚着实踩在地上，只听得老柴房说声“到了”，他才敢睁开眼睛。

这是一个十分宽敞而清亮的洞穴，眼前许多都是人工穿凿而成，最惹眼的是里头那金字塔般的石梯延伸五六人高，上头却放着一颗圆桌大的水晶球，虽是夜晚，它仍发出淡淡银光，煞是好看。

除此之外，已无其它翻找古迹而出现的骷髅、化石、宝藏、秘籍等东西。

“这就是日月神教总坛？”毛盾问。

老柴房点头：“不错，普天之下，只这一处。”

“也没有历代教主遗体？还有膜拜的神灵？”

“神灵自在心中，日月神教不设神像，唯拜日月，日月神教历代教主皆火化，骨灰撒向天地，所以不留遗体。”

“这倒是很奇怪的一个教派。”毛盾喃喃地说。

他和老柴房渐渐往那水晶球行去。

老柴房说道：“这日月晶球算是本教唯一信物，你想拜就拜它吧。”

毛盾还是合十为掌，膜拜几下，毕竟他了解三界之事，尤其鬼界、神界冒犯不得。

老柴房见他膜拜，自己也跟着膜拜起来，然后两人走近，四目凝着水晶球不放，它除了外壳为水晶透明外，里头却有淡淡似白似蓝似紫……变幻莫测之烟雾袅袅悠游着，让人瞧来有安详宁静之感觉。

沉默良久后，老柴房才说道：“拜入日月神教也不必任何形式，在我带你进门开始，你已是本教一员，我的责任是告诉你在本教的职位，以及日后种种责任。”“我的职位是……”

“第七代教主。”

“教主？”毛盾怔忡瞄向老柴房，这职位似乎搞得太大了。老柴房淡然一笑：“有何好吃惊，你不也是继承茅山派掌门一职？”

“这不一样，茅山派默默无闻，而且只有三个人，日月神教却……至少它曾经轰动过武林。”

“那是以前，我还不是当了五十年默默无闻的教主，你足可胜任！”

毛盾搔搔头，干瘪一笑：“好吧，反正来都来了，你认为我行，我就行，接下来呢？还有什么规则？本教有多少教徒？”“不清楚，不过据我猜测，不会多于二十人。”

“你都不清楚，日后我如何跟他们联络？”

“本教自有秘方……”老柴房轻轻一叹：“自从百年前被围剿后，日月神教已不在乎形式的聚会，而采取老友式的联络，将来如何发展，则是你这未来教主自行决定了。”

毛盾只能以奇怪的教派来解释。

老柴房此时已走向水晶球后边墙头，那儿出现不少石钟乳，滴滴白色乳泉从尖端往下坠，落于地面天然水池中，他拿起池边石碗，舀起乳泉，交予毛盾。

“这将是在此山洞唯一食物，功能延年益寿，本教数代喝它也没有饿死的，你尝尝看。”

毛盾依言接手喝下，但觉冰凉芬芳，并不难喝。

老柴房要他坐向地面，然后才开始解释有关日月神教之事。“其实《多情宝录》也是日月神教武功的一部份。”此话一出，毛盾闪了眼，这未免让人太难以相信了，“它不是多情仙子所创？”

“不错，多情仙子以前即是日月神教教徒。”

毛盾不说话了，看来这教派关系还挺复杂。

“其实，日月神教可以说是武林，甚至天下百姓各行各业精英所组合而成。”老柴房道：“我之所以说各行各业，不限于武林，乃是有的教徒并非武林中人，他们有的根本不会武功。”

“哦……”

“当年，组织日月神教的人虽是武林中人，但他们并非以这名誉组合，而以‘日月英雄会’组合，至于后来转变成‘日月神教’，乃是这组合暴露于武林中，你该知道，武林人士最喜欢取名封号，对穿凿附会之说更是绘影绘形，而在他们发现此组织个个武功怪异而高强，行事又诡秘，不怎么光明正大，才有‘日月邪教’名讳出现。当然，本教教徒不肯接受邪字，暗自称为神教，一直延伸到现在都如此称呼。”

老柴房继续说道：“昔日之英雄会，本来不关武林事，那是各行各业精英相互约定的一个聚会，用以讨论或研究各行各业的知识，以潜移默化自己修养及气质，例如说有人懂得音律，你想学，可以在聚会时讨教这方面的高手，你想雕刻一件艺术品，也可以找人雕琢，或是跟某个巧师学习技巧，这是何等美好而吸引人的组织！”

毛盾听了颇为心动：“在这时下流行不传之秘的情况里头，有这组织很过瘾吧？就像武功秘招也可以摊开来相互研究。”

“不错，的确过瘾。”老柴房对往昔种种的幻想，亦觉得美妙非常，但幻想归幻想，他还是叹息了：“问题就出在相互切磋武学方面。”

长叹几声，他才说道：“当初切磋武功亦是聚会的热门活动，那也是日月神教之武学能精于其他门派的原因。那时教派刚兴起时，即有当代数十位武林高手加入本会，他们各倾所学，相互研究之后，他们拟出了几个路子，尤其武学之真理正蕴含于宇宙无极奥妙之中，他们就乃以阴阳、日月区分，男者负责日、阳，女者或练阴功或负责月阴方面的功夫，日以继夜地加以研究、融合，再加上种种方式，据我所知，至少花上百年时间，才在此洞将日月神功融合而成，成为武林真正一部至高无上宝典。”

“这融合一定跟水晶球有关了？否则怎须在此洞中？”

毛盾瞄着水晶球，大有猜中之快感。

老柴房以赞许的眼神回应，他点头：“不错，日月神功非得在水晶球里面才能练成，其中奥妙，只有你亲身体验才能了解。”

当时找出这方式的灵月秀士第一个练成，也成为日月神教的第一代教主，而这功夫也一直流传到现在。”

“后来呢？武林为何发动围剿？”毛盾问。

老柴房又自叹息几声，说道：“理想跟现实总有几分差距，当时日月英雄会是来者不拒，至多也只是问问对方有何本领而已，教主以博大胸怀对待别人，但世间人性百种，能忌贪、欲者并不多，此会发展自是愈滚愈大，消息渐渐传开，有的慕名而来，总想得到一些好处，不得其门便以恶语中伤日月神教，或许真的有此教徒为非作歹。后来江湖出现了几个大案子，又如梅花庄灭门奸杀血案，更让武林正派人士痛恨欲绝。在那种罪大恶极又对日月神教一知半解而惧于那奇异绝高武学之下，他们终于发动围剿，日月神教终于也灭了。”

毛盾有感而发：“许多正派人士似乎都喜欢以除邪为借口，专搞灭派之事。”

他对武当三清恶道毁去茅山派仍耿耿于怀。

“其实，灭教围剿还是有很多人反对……”老柴房道：“听说当时少林至空长老即是日月神教一员，也由于他对易筋经研究之透彻，这对日月神教有莫大助益，他当然知道本教真正性质，他曾极力阻止，然却阻不了一些老顽固，害得他无地自容，不肯见及本教被毁而自杀身亡。”

老柴房还说出当时参加日月神教的几名各大派长老，他要毛盾记住，只要日月神教仍在世上一天，即不能忘记他们。

毛盾谨记在心，随又问道：“既然有那么多名门正派长老参加，为何打不过他们而被灭了？”

“不是打不过，而是不肯打，不能打！”老柴房叹道：“就像少林至空长老参加本教，他怎能跟少林为敌？他自杀即是要本教纵使不能为敌，但也该求自保。”

“然而自非每位长老都那么干净利落说自杀就自杀，在说说劝劝之中，日月神教已从消极抵抗之下渐渐被瓦解，甚至到后来无法躲闪的反击之下，还有人以殉道者的精神自杀。”

“当然，也有火并者，但那已是极少数人，可笑的是那极少数人照样杀得各大门派精英尽失，损失惨重，还说是数百年来最大浩劫。”轻声再叹，老柴房感伤不已：“教主也选择自焚一途，目的是在保存那些无辜者，也由于他的自焚，才结束了各大门派杀红眼睛的怒火，日月神教门徒得以偷偷摸摸留传到现在。”

毛盾终于明白老柴房为何甘心偷偷摸摸，原是有此源远流长的历史。

“自从那次浩劫以后，本教弟子不死者皆退隐天下各处，并绝口不提此事，偶有碰上，也只是以极为隐秘的方式联络，免得又引起武林另一场浩劫。”老柴房道：“知道吗，不管对任何人，千万不可说出你真实身份。”

“知道了。”毛盾轻笑道：“你保存数十年的方法，我会很小心使用。”

老柴房露出长者关怀的笑意：“至少你想玩花样，也得自个儿收拾，千万别连累你门下弟子。”“不会啦，我不当本教教主，我还是茅山掌门，够我威风了。”毛盾的笑声仍掩不住少年即将得志之情怀。

老柴房很快又拉回正题：“方才所提到的日月英雄会成员即有一位多情仙子，她也是《多情宝录》的创始人，她的去向如何，我并不得知，但在三十年前，我却发现江湖中有这门武功出现，亦即是武向王使用的枪法，夹杂了多情秘功技巧，所以我不得不隐身金武堂查个究竟。”

“隐了那么久，找到什么？”

“武向王并非日月教徒所收的弟子，他的武功就是得自你手中的《多情

宝录》。”

“只有这些？”

老柴房瞧他猴急，立即给他机会教育：“你要记住，本教一向以保密为重，宁可不动声色，也别自露身份。这不是你个人问题，而是若因如此而引起武林大杀戮，你于心何忍？我宁可查不出，也不愿冒任何险，所以一隐即是三十年。”

毛盾受教点头。

“当然，这是最土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老柴房道：“我等了几十年没结果，故而弄了张秘图给武向王，他得到秘图，也想找到日月神功秘本，可惜他没你聪明，来了七趟皆空手而回。”“你有意传他日月神功？也就是收他为教主？”

“不可能，他太老了，传给他，隔不了二十年又要找传人，凭添麻烦，不如不传，何况他也不够格。”

“什么样才够格？天资颖悟，聪明绝顶，筋骨奇怪，是练武奇才？”毛盾颇为得意。

“不对。”

“你不是在刺激我吧？”

“不是。”“那，我是哪点被你选上？”毛盾颇为泄气。

老柴房轻轻一笑：“看顺眼而已，像恋爱，通了电。”“什么？你把我当恋爱对象？”毛盾斜着眼，有股啼笑皆非而带趣滋味。

“有何不可，师父与徒弟之恋，天经地义。”

“讲清楚嘛，要是让人误会，多尴尬！”毛盾摊摊手，颇为自己非那种绝世之才感到失望：“你只要来电，对那种笨蛋也在所不惜？”

“没那么严重！”老柴房道：“通常你有多少斤两，你即会对某种人有感觉，我岂是俗夫凡子，怎会选个笨蛋，你筋骨本就一流，脑袋也够狡猾，我这么说是杀杀你威风。”

“早说嘛，我还以为自己是低能儿呢！”毛盾耸抖肩头，天才样立即现形：“何必呢，你只要说实话，我的威风要杀几成就几成，我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老柴房瞄了一眼，也不知该如何接他的话，手一切，大概想杀掉五成，毛盾却仍十成威风，耍得他也笑了。

“算啦！小人总是得志，只要不出差错，你爱现几成，我懒得杀你，免得愈杀你愈威风。”

“不会啦，我已经很收敛了。”毛盾表情又威风不少。“纵使选人十分重要，你也该注意心性，若为了某种原因而勉强收徒，那将会苦了你自己，将来你自然会明白这状况。”老柴房瞄了几眼才继续谈及正题：“武向王找不到地点，他当然失望，只好躲在密室另行创改武学，我知道如此一来不可能再引出那《多情宝录》原始者，恐怕又要等很久了，直到那二娘出现，一切情况才明朗化。”

“问题出在二娘身上？”

“应该是。”老柴房道：“我只知那秘籍是二娘给的。”“她会日月神教教徒？”

“她不是，不过……听说她有个母亲。”

“我也听武子威说过，上次他和他娘回娘家，就是去见他外婆。”

“这么说，真有此人了……”

“你也不了解？”

“我只知二娘本名叫花弄情，十几年前嫁到武家，对于她娘家之事，一直查不出名堂。”老柴房淡然一笑：“不过快了，那二娘已开始骚动，狐狸将露出尾巴。”

“听您这么说，您好像并不支持她是本教教徒？”毛盾道：“您说过，多情仙子曾是日月神教教徒，她的《多情宝录》又在二娘手中……”

老柴房面容不禁庄重起来：“你可知多情武学练起来会变成何种后果？”

“有点色色的吧？”

“那是初学。”老柴房道：“它已不是以前的《多情宝录》，有人改造了它。”

毛盾想及自己练了几天，已对异性产生非分之想，不禁伸了伸舌头，实在搞不清它是门什么功夫。

老柴房沉重叹息，良久才说道：“虽然本教不是什么名门正派，却也不容许那种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败类出现，也就是说，日月神教门徒有了让人发指的行为发生，身为教主有责任清理门户。”

“她们做了坏事？”

“也许吧，容我把《多情宝录》之状况说清楚。”老柴房道：“它被改造后，已经变得真正多情起来，说明白些，它已是一本淫功大全，完全利用采阴补阳或采阳补阴之邪恶方法来获取更多内力，练的人可以武功大进，却得纵情淫欲之中，轻者嫖妓，重者犯下淫行，你想如此功夫练久了岂不要出事？那武向王不肯把这门功夫传给儿子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没想到他儿子却因而对父亲产生误会。”

“原来如此……”毛盾暗呼好险，自己只练了皮毛，他道：“替我杀死桃红的，当然也是你了？当时你叫我别练那武功？”老柴房点头：“能练吗？除非你想变成色鬼！”

“二娘却给武子威练了，她是何居心？”

“不是争权，必定另有目的。”老柴房道：“那武子威日后铁定走上邪途，也许你想挽救，但问题出在他娘身上，这也是我急于找你的原因。”

“为啥？”

“因为师父老了。”老柴房叹息：“一个活了近百岁的人也该有个衣钵传人，何况二娘敢如此明目张胆，准是有所依恃，你这位教主可以不管她，却不能不管日月神教之事。”

“原来你找我，也是为了清理门户做准备？”

“能者多劳，何况你我都是灭门老大。”

毛盾会心一笑：“好吧，本来我实在不想帮金武堂，但看在教主的分上，今后特别留意有关日月神教教徒行踪就是。”“多谢帮忙。”

“有啥办法？从一进金武堂开始，我就中了你的计算，我甚至怀疑，是你在我的床上留字，害我甘冒风险盗取秘图，对不对？这都是你一手安排的。”

“也可以说你是因祸得福，从此可练得绝世武功。”“少来少来，是福是祸还很难说，不过……”毛盾眯眼说道：“我已经等不及要练日月神功了。”

“有上进心那是最好不过了！为师现在即传授于你！”老柴房当下将毛盾带向水晶球，要他注视最低层。他说道：“秘功口诀就在那里，我将烟雾逼退，你很快可以瞧清。”毛盾不禁更专注盯向水晶球底座，等待奇迹出现。

只见得老柴房只掌合十，过不了盏茶工夫，他整个人已罩上一层薄雾，那雾竟然跟水晶球里层的一模一样，看似七彩却飘忽不定。

就在薄雾渐渐凝厚之际，他翻开双掌，两掌心各现出淡淡红白光幕逼向水晶球，两掌心各现出淡淡红白光幕逼向水晶球，只见得球体内部烟雾随着红白光幕打转，愈转愈急，终浓缩成束，渐往底部退去，水晶球为之红白光芒灿亮，映得满室通红，真以为进入幻境之中。

就在烟雾退至底层之际，那里却是平坦如镜，由于红光照处，它也现出红色，而那烟雾却变得细如丝线，小蚂蚁蠕动般排列出许许多多字体。

太玄了。

毛盾直觉如此而有点眼花撩乱，还好老柴房很快喝声要他瞧着口诀，他才收起心神，凝向那些字迹，他开始强记。很多，最少上千字，毛盾来不及消化，先记下再说。

足足耗去一个更次，老柴房手中光芒渐弱，且已满头大汗，他才说声差不多了，而将功力撤回，那烟雾又起，水晶球已恢复原状，字迹也没了。

老柴房擦去汗水，还跑到池边舀口乳泉解渴，随后才有心情问道：“记了多少？”

“差不多啦。”毛盾露出怪异表情：“其实你不也背会了，口传给我就行，何需那么辛苦？”

他似在揶揄老柴房并不高明。

老柴房白他一眼：“你懂什么，我如此做，一来是告诉你，本门武学藏在什么地方，二来是试试你的分量，如果只背个三分，我看你还是别妄想成为武林高手。”

毛盾闻言再也不敢挖苦他，他干笑着：“差不多背会了，顶多只漏了两三字。”

“那得看漏在什么地方！”老柴房道：“还是背一遍来听听看吧！”

毛盾依言背诵起来，竟然一字无误。

老柴房听得啧啧称奇：“像你这种天才沦落茅山派，真是太委屈了。”

“我要不是早些年要背些急急如律令的赶鬼咒，我哪能应付你那一堆莫名其妙的！”

“大侠也懂得谦虚了？”

毛盾又白一眼：“算了，天才总是很难跟人沟通，接下来练什么？”

“还是先练内功，只要底子打好，日后将事半功倍。”老柴房开始教毛盾顺着口诀方式开始运行吐纳，毛盾果真玲珑心，一点即通。

也不知练了多久，只觉得肚子饿了几回，喝了几碗乳泉，那乳泉果然有妙用，不但可以填饱肚子，还可以清心醒脑，使得毛盾能持续不断练功而不觉得累。

就在依照口诀运行三遍之后，毛盾但觉左右手掌心各有一道劲流往体内回窜，左手冰凉凉，右手暖烘烘。

他惊诧中带着欣喜：“好奇怪的武功啊，内流竟然来自掌心，跟一般武学来自丹田不同。”

老柴房见他只练三遍已有感觉，甚是欣慰，想当年他还是摸索了二十四遍才有此发现，青果然出于蓝，他觉得自己没找错人。“由外而内，更能脱胎换骨。”老柴房道：“这是融合少林易经以及教主灵月秀土的吸龙神功演化而来。你将要吸收水晶球里头那些雾气，进行洗髓易筋，久而久之可以打

通任督二脉以及脉通百穴，练到五成还可移脉换穴，到时日月神功自能步入正轨。”“水晶球里头的是什么东西？”

“不清楚。”老柴房道：“本教称它为七彩龙烟，这似乎是地龙所喷出之龙烟，含有种种奇特之灵丹妙药之成分，当年教主亦是在无异中寻得，为怕此灵气平白失去，才用特制水晶球将它罩住，数百年仍保持原状。”

“要是它突然不冒气呢？本派武功不就练不成了？”

别忧心太多，火山数万年都在暴发，你怎知这灵气喷了多久。”老柴房道：“若真有这么一天，当教主的只有吃亏些，在传下一代时，只好以自身灵气相传，大不了失去武功罢了。”有此一说，毛盾倒安心了：“能传下去就好，省得日后徒子徒孙伤脑筋。”

“准备好了？师父要把你送入里头了。”

“好啦。”

“把衣衫脱掉，最好只剩内裤。”

“要这么光？”

“留你内裤已是给你面子了。”

毛盾但觉似乎无商量余地，干窘笑着，还是脱个光溜溜，一丝不挂，这惹得老柴房眉头直皱：“你连面子都不要了？”“没办法，因为……”毛盾窘笑着：“我内裤掉了……在溪边的时候……。”

想及和桃红那幕，毛盾更窘了，双手掩着下体，颇想找片树叶遮着。

“反正还小啾啾，光着屁股也没什么大不了，进去吧！”老柴房轻笑中，立即伸手贴向水晶球，运起神功准备将它移开。

别看水晶球薄薄一片，却重逾千斤，老柴房得运用七成功力方能将它抬高些许。

还不到两尺，毛盾已快如泥鳅溜钻里头，倒省了老柴房不少力气。

他将水晶球置回原处，嗡的一声轰鸣，又轻又脆，却震得毛盾血气翻腾，好不容易等到平静，却又进入另一个太虚世界似的，听不着半丝声音。

水晶球已把外界隔离。

只见老柴房用那传音入窟的功夫，才能把声音穿送里头，他要毛盾别胡思乱想，专心继续练功。

毛盾依言盘坐那平板地，但觉忽冷忽热，很是神奇，他得定静神虑方能适应，然后他才开始注意到这七彩五颜六色的烟雾，这烟闻起来有股清香，但那香味却甚难分辨，似暖檀香，似冷梅香，茉莉淡香，兰花清香，玫瑰浓香……另有药香……千变万化，毛盾觉得那该是各种不同颜色烟雾所发出的不同香气，混杂中根本很难去分类。

反正闻起来有冷有热，既舒爽清新又激情火热即可概括形容了。

毛盾定下心来练功，不知过了多久，只见得那些烟雾已渐渐找出方向般已迎向毛盾左右手掌心，其左掌心已现出月形记号，右掌则为圆圈的日形记号。

老柴房见及此状才露出满意笑容。这表示毛盾运功口诀没错。

随后他陪在一旁打坐，借此也调养心神。在洞中根本不知时光流逝，尤其在水晶球中，更只能感觉出云烟袅袅，似在腾云驾雾般如梦似幻，不知天日。只见得老柴房不断舀取乳泉果腹，或而徘徊山洞中，或而专注水晶球里头的毛盾，或而拿出不知是何册籍书本仔细研读。偶而，他会在壁上划下那似乎用来计算日期之刻划。虽然久而久之才可能划下它，那刻划竟也愈来愈

多，像串小鱼于般串了起来。

水晶球里头的烟雾运行已渐渐加快，像冰天雪地中刚激烈奔跑过的鹿群在急促呼吸，一串又一串不停地咻长咻短，甚至还能听及那嘶嘶之声音。

毛盾身上那曾经被撞，被敲的淤伤已慢慢消退，甚至手肩刀伤及肩头指伤都结了疮痂，似乎伸手一拨，那疮痂立即可掉落而复原如初。

一切都在顺利中进行。

老柴房不断露出满意笑容。

直到有一天，那雾气已发出沸腾般吼声，嘶嘶像千万条毒蛇般像要吞掉什么。老柴房再也不敢闲逛，他紧守住水晶球，两眼直盯毛盾变化。

他整个人已分割成两种颜色，以脊骨为中心，左半边如冰冷般冷白，右半边如烙铁般热红。

那疮痂早掉落地面，他肌肤整个完好如初，七彩气流不停从双手心吸入，从全身毛细孔喷出。

由于喷得甚急，一条条有如银针喷泉般倒射，煞是好看。里头之人却如针扎般未必好受。毛盾开始呻吟，全身微微抽颤，额头直冒冷汗，尤其全身左冷右热交界处简直像两把利刀刮骨刮肉，十分难挨。

“试着把冷热劲流混在一起，忍着点，会有点痛，但混过去就成了。”

老柴房已发出声音帮助毛盾，顺便给他打气，他丝毫不敢疏忽，盯得更紧。

毛盾得到鼓励，倒也能硬撑，仍试着把体内冷热流混合，他猛吸烟雾，带往体内，只见雾气如滚龙直钻而入，他身形似膨胀许多，他猛一咬牙憋着一口气，猝然将吸来劲气冲向冷热交界处，这一冲，直如两把利斧劈向脊椎，更钻入骨髓。

那简直比钢刀刮骨还痛上千万倍，呃然闷抽，毛盾简直无法忍受，全身抖颤中已软趴下来，两眼泪水渗了出来。

“不能倒下！”老柴房很快凌空发出真力将他吸住，急道：“坚持下去，现在倒下，将前功尽弃。”

“我……不行了……”

“我帮你，别急，慢慢来，先调息真气，再试着冲关。”

老柴房的安慰迫使毛盾再次尝试，他再凝聚外来真气，一股脑儿逼足十成劲道，想冲，又怕疼，可是不冲又得不到收获。

一个狠心，猝又冲往冰铁交会区，那百针千刀照样尖锋相对，刺得全身百骸无一处不疼，就像掉落烂滚水中涮杀般，痛得他掉魂丧命，鲜血倒窜毛细孔，喷得背脊一片红。

他欲软下，老柴房又吸住他，猛喝：“快，快成功了！先逼任督两脉，再逼命门、天突穴，然后脑门，由下而上，我在帮助你，快！”

毛盾已陷入惊狂中，他猝然大吼，“啊啊”尖叫声给他无穷力量，他终于奋不顾身尽全力将雾气全往手掌心吸去，像蒸气锅炉泄小洞，嘶声若箭，疾往体内钻，他憋住冷热劲流，猛冲关卡，“啊啊”尖叫如杀猪，他全身抖颤，肌肉暴如藤条。

老柴房凌空两道劲又加了过来，钢刀变成烙红挂勾利刺，又烫又利，再戳再利，那任督两穴突然肿如拳头，毛盾全身似淋火热若浆。

“啊——”

火雷破山海般，冷热劲流捣碎了脊椎，五脏六腑，分崩离析地摧残毛盾

全身每一寸肌肤。

那冰白、烙红颜色顿在身上作暴雨式打滚，周遭气流嘶吼如怒龙翻腾，搞得水晶球嗡嗡作响，整座山洞为之晃摇起来，像火山爆发般扣人心弦。

就在冷热劲流冲向脑门之际毛盾闷哼一声，已整个失去知觉而昏迷，整个身形却仍抖动不已，若非老柴房运功支持，他早倒地不起。

尽管如此，老柴房亦是冷汗满脸，疲累不堪，但他脸上笑容却随着毛盾身上那两股冷热劲流交会形成的淡晶薄红身躯而尽展无遗。

他知道大功告成了。再替毛盾调息一番之后，他始将毛盾置于地面伏睡，自己也好趁此撤去功力，立即欺向乳泉，一连喝它数大口，以补充元气。

约过了半个时辰，毛盾才悠悠醒来，迷惘中，他仍只记得痛苦而稍作呻吟。

老柴房见状赶忙含笑说道：“大功告成了，你调息看看。”

毛盾仍自忌意地稍作调息，但觉体内冰冷、火热之气完全顺畅无阻，那针扎刀割之痛早不见，换来是阵阵冰凉及柔热之舒服感觉，脊椎上再也无那股攀冲不过去之锥痛感，那劲流几乎可抵达全身任何一处穴脉。

至此，他才知道真的打通了身体冷热区隔禁制，功力该上一层楼，不禁喜不自胜而欢呼起来：“我练成了日月神功！”

老柴房笑而不答，要他吸取里头雾气，试着打开水晶球，毛盾照办，勉强能抬起水晶球三十度站立，一溜地，他已溜出外头。

他耍了两招，但觉精神百倍，两脚一蹬，简直身轻如燕。他更惊喜：“我可以草上飞了？”

“飞是可以飞，但挂着小啾啾不大好看吧。”老柴房惹笑地说。

毛盾这才知道自己仍是裸身，不禁红了脸，赶忙伸手掩去，溜向那推衣衫，穿了起来，他干笑不已：“小鸟还不是一样光着身体飞。”

“可惜你不是小鸟。”

“不说这些，我是不是大功告成了？”

“第一阶段算是顺利过关，恭喜。”

“不必客气，我说我是奇才，准误不了事。”毛盾穿妥裤子，迫不及待又耍了两招，但觉很满意，才欺往乳泉，一口气灌了数大口，精神更为爽朗。

老柴房瞧他轻松了，才笑着迎来说：“你第一阶段只花了一个月，实在不简单，这事不容易，你却办到了。”

“我……我在水晶球内已一个月？”毛盾顺着老柴房手指，瞧向岩壁刻划，不信也信了，然后他又觉得得意：“一个月练成神功，实在不错吧。”

老柴房虽是含笑点头，但那笑意似含着莫测高深之意：“一个月即能练至阴阳调和，百气畅通，实在少见，我还花了四个月，听说第四代教主足足花了一年两个月，你已超乎标准了。”毛盾突忽又觉得不对了，如此高深武功，怎能短短时间即学会：“我真的会日月神功了？”

“第一阶段算成功了。”

“这阶段怎么分？”毛盾道：“我是说以一般十成功力，我可获得几成？”

“半成。”

“半成？”毛盾睁大眼珠，简直不信：“经过那么痛苦的生死煎熬才练半成武功？”

“不错了，你没听及有位教主练了一年两月。”

“你不会骗我吧，我方才觉得身轻如燕的。”

“那是你劫后如获重释的感觉。”

毛盾不自觉地跳了两下，先前那股身轻如燕快感已去了不少，他苦笑不已：“全是假象，我这天才也不怎么样嘛。”“天才可以助人，也能毁人。”老柴房说道：“其实花一个月和一年两个月，效果完全一样。你也许可能会提前练成神功，但也许也会失掉什么。”

“失掉什么？”

“例如经验，冲关那种痛苦的经验。”

“那种苦，我宁可放弃。”

“所以说，你失去了尝试某种方式，说不定较为不痛苦之机会，我想第四代教主可能有所领悟。”老柴房轻笑：“说这些都是在指点你，凡事有失必有得，天才能成事亦能败事，何须计较时间长短，功夫练得几成？你只要想着持续练下去，必有成功的一天，其它想法都是自找麻烦。”

“我是有点自找麻烦。”毛盾自嘲地说：“照这种进度，我该多久才能练会日月神功？”

“十年。”

“这么久？”毛盾泄了气：“到时重出江湖，恐怕茅山派已变成大平原了。”

老柴房说道：“练不成，你出去又有何用？别急，我是说说而已，进度快慢，全靠你努力结果，你不是一个月即练成阴阳交融？说不定一年就大功告成了。”

毛盾这才又喜上眉梢：“拚也要拚个记录。”

说着，他又想进入那水晶球，准备为神功拚命，早练成早日出关。

老柴房并未阻止，甚至乐见他兴致如此高昂，当下助他进入水晶球中，日以继夜地苦练。

时日匆匆，转眼三月已过。

毛盾已能将功力运行自如，甚至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皆能随心所欲，神功又精进至另一境界。

老柴房见及他一运真力，双手掌心即有淡淡日月光影出现，心知该传授另一种功夫了，始把毛盾从水晶球中唤出。“三个月之内，你已能将神功心法练的如此纯熟，内力已提升至一成，实属难能可贵；然而师父曾说过，日月神教不宜出现武林，故而此神功亦不可随便施展于他人面前，以免别人认出。

当然，你会问，既然不能施展，练它又有何用？放心，师父早想过此问题；练此神功，在于内力修为，只要不以双掌迎敌，掌心之日月标志自然不易被发觉。至于外门功夫，师父从祖师爷武学中发展一套九九连环鞭，将让你无往不利。”

“这是什么东西？”毛盾颇感兴趣：“我只听过九节鞭及九扣金环，还没听过九九连环鞭。”

“自己发明，你当然没听过了。”老柴房颇为得意：“其实也差不多，是九节鞭加上金环所组成的兵刃。”

“这怎么可能，鞭是软的，金环是硬的，除非你使用两种武器。”

老柴房轻笑：“不可能的事还多得很，见了它，你自然会相信。”

“那，快拿出来啊，我迫不及待。”

“不急，不急，它还在一个人的手中。”

“泄气，你准耍我吧。”“师父要教你，岂会耍你？”老柴房目露光芒：“你进门那么久，我也该带你去见见你的门下弟子了，免得你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毛盾霎时兴奋：“还有人？他是谁？在哪里？武功厉不厉害？”老柴房道：“我不是说过了，日月神教以前是天下各行各业精英所组成，他们不一定是个武功高强之人，但却是对某行业有所专精。那人叫厌铁，亦即是讨厌凡铁之精俗，他是当今天下第一把炼剑好手，九九连环鞭正在他手中淬炼，大概要完成了。”“他一定很有名了？”

老柴房摇头：“错了，他默默无闻，就跟师父隐身柴房一样，从不起眼，却是日月神教一员，厌铁也是这种人，几乎所有本教弟子都是这种人。”他反问：“你想这种人都是何种个性？”“大概都有神经病吧。”

“如此说，大概只对一半。”老柴房道：“在别人眼中，他们可能不正常，但在某方面来说，他们却是追求完美的艺术者，像一把剑，他不炼则已，若淬炼下去，绝对是个精品。”

老柴房凝视毛盾：“你要知道，武功并非人生的全部，因为你在武林，所以觉得武功之重要，但身为日月神教教主，岂能那么俗气，你该培养接受多方面陶冶，例如说茅山派，他既然能自成一派，自然对某方面抓鬼驱魂术有专精，你懂得这道理，你也很了解，若非仇恨暂时蒙蔽你心智，你会是一个精良的大天师。”毛盾愣住了，老柴房的话，直捅他心脏，他的确被仇恨冲昏了头。

“虽然仇恨来自对方之恶毒或误会，但它的确不是人生的全部。”老柴房继续说道：“我说了这些，是要你学着走向正确人生，学着去欣赏那些并不懂得武功，却对某种技艺有独到之人，可能的话，你还得学着去讨教他们。这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因为你是教主，你所碰上的门徒几乎都是学有专精之人，你该学会尊敬他们。”

“我懂啦！”

毛盾虽然嘴巴硬，其实对于尊师重道仍十分守本分，闻及师父如此教诲，他再也不敢口出狂野，这对窘涩的心头难以交代。老柴房欣慰地摸摸他脑袋，含笑道：“走吧，希望这些话让你终身受用无穷。”

拉着毛盾右手，他已射出秘洞，倒翻悬崖。

瞧及满山瑞雪，毛盾心神一畅，却也不再觉得寒冷，大概内力有所精进的结果吧。

像废墟般的小村，显得奄奄一息。

它似乎得过瘟疫，居民全搬光，只留几户人家舍不得乡土之情而留下来残喘着。

闷霉的空气，让人好生不舒服。

村尾一栋破宅院传来金铁锤打声。

那即是老柴房所说的厌铁住所。

破宅院早荒废百年，草木森森，说它鬼屋还差不多。厌铁找到这里，是因为后院那口深井。井水常年清澈，更有某种特性，厌铁因而爱上它。

刚见着厌铁时，毛盾着实吓了一跳，他整张脸，不，该说是整颗脑袋像贴满狗皮膏药的皮球，勉强可见及眼睛。嘴巴、鼻子被切掉半个孔，灌了一条浓鼻涕抽动着，稀疏短发像刚铲过的秧苗田，散落在狗皮膏四周。

老柴房虽说过他曾被热滚滚的铁浆烙着全身，毛盾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然而厌铁却一如平常，光着上身活动在井水旁那自行搭造的炼铁炉，他正认真淬炼一条长如细蛇的东西，对于两人到来并未发觉。

“老前辈……”

毛盾想叫，却被老柴房阻止，两人遂坐在庭园栏杆处，默默瞧着这位炼剑好手在工作。

他仔细将蛇形物体熔入火炉中，像老太婆绣花般小心地再挑出，然后细心锤打，一直到整条均匀如一方始罢休。那份细心跟耐心瞧得毛盾相形惭愧，自己何曾如此认真对待过任何一门事情？

从傍晚直到深夜，毛盾都等得心慌慌，厌铁却兴趣未减地苦练东西。

直到四更天，他将那东西丢入井中，发出哧地一声，还冒出白烟，他才欣然一笑，自得其乐地说声“成了”。

他想休息，刚坐下才发现伫立栏前的老柴房，整个人又蹦了起来：“柴房兄来了多久？”

“刚到。”

“别瞞我，一定等了一夜了吧？那小鬼都快睡觉了。我一时忍不了想赶完……”

他一笑，黄牙掉了五六颗，但毛盾此时看来却只有尊敬，真的，他一生从未如此尊敬过任何人。

对于打盹行径，他甚至有点自责内疚。

“饿了吧？”老柴房问。

“有一点，不过，没关系，好久没那么过瘾了。”厌铁笑脸并不好看却亲切非常：“坐，我弄点吃的。”

“我们带来了……”

厌铁很快打断毛盾说话，语气甚是冷漠：“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随又传向老柴房，笑颜又露：“难得你来，当主人的当然要请你了。请到大厅坐吧。”

“随你，我有酒就行啦。”老柴房报以微笑：“不过，就在这里如何？今夜月色不错。”

厌铁瞧往天空，明亮弦月照得他心情甚佳，频频点头：“月神知道你要来，说什么也赶着来拜会，就这么说定，我去搬东西。”说着，他很快拐向草茎，眨眼不见。

老柴房此时才转向被训的毛盾，轻笑道：“要习惯，要懂得尊敬。”

毛盾苦笑着：“我这个新教主好像不怎么管用，其实我满尊敬他的。”

“待会儿谈开了就没事，现在你少说话。”

“知道啦！”毛盾道：“他可能弄什么菜？”

“菜倒未必好，酒一定行。”

还未说上两句，厌铁已经抓着几包东西，两坛酒走出来，毛盾不必再吭声闪向一边厌铁和老柴房很快围向园中空地。

他把一坛酒交给老柴房，笑道：“西村的王大户在上次瘟疫，急忙忙地就溜了，后院的美酒一瓶也没挖，我平日口渴就去挖两坛喝，也特地为你留了几坛，够你爽几天。”

老柴房欣然直笑，也不拆封，手指一戳，捣个小洞，张嘴即灌起来，酒香为之四溢，咕嘟吞了几口，他才哈出酒气，猛点头：“好酒，陈年玉冰烧少说也有百年，实在可贵。”

“所以说，有空要多来啊，还有老酒鬼也一起找来，我们很久没聚在一起了。”厌铁喜悦中亦带感伤。

“老酒鬼恐怕流落塞外。”老柴房猛摇头：“为了采取土蕃迎春葡萄酒，他千里迢迢出走，实是酒癮难挨啊！”

两人仰天长笑，似乎对这种酒有某种特殊之亲切感。

毛盾也跟着笑，他坐得老远，不敢再惹这疯子，摊着手中那包香油鸡和几道小菜，无聊地啃食起来。

远远瞧及厌铁带来的下酒菜，全是一堆腌肉、腌菜、花生，本是不怎么可口，两人都吃得津津有味，使得他不敢再将美味奉上，免得惹人厌。

闲聊中，两老人有说有笑，毛盾却无聊得很，吃完几口烧鸡，他开始注意四周环境，阴森森，又是大庭院，这若荒废了，不是闹鬼即是瘟疫，但瘟疫才在三年前发生，这里荒废至少上百年，恐怕就以闹鬼居多了。

毛盾很自然注意那口井，突然觉得一股冷意渗心头，这是茅山特别修行之秘术，那该是一种超感觉之发挥，他心神一凛：“难道真的有鬼？”

他很快不动声色，从怀中拿出一片干艾草叶，沾向旁边野草露水，将它弄湿，然后食中指捏出指诀，默默念了几句咒语，再点往艾草，将整片移向眼珠，让露水渗入眼睛，淡淡地似能瞧及橙红光影一闪即逝，他暗自窃笑：“有了阴阳眼，看你逃往何处？”

他将艾草摘掉，再瞧往井边，那头竟然出现一位身穿白罗裙之美少女在翘二郎腿，欣赏着两位老人饮酒畅谈，她喜欢耍小把戏，将花生吸向空中，那厌铁正巧也喜欢抛着花生而以嘴巴衔着吃，结果通常都掉到鼻孔中，不必说，那正是那美丽女鬼的杰作。

有一次，她还作法让花生掉入厌铁鼻头，本来厌铁喷出来即没事，他却想在想喷气之际，不知怎么搞的却变成吸气，吸得花生往鼻头钻，这还小事，那女鬼竟让花生像活老鼠入水管，咻啦啦上冲下转左冲右溜，咕的一声，直冲到腹中去了。

厌铁张着嘴巴，一脸莫名其妙：“花生会从鼻子吸入，蹿到肚子里头？”

老柴房轻笑：“你多了一项绝技。”“不可能啊，我没练过武，根本行不通。”

厌铁想试而不知该不该试，花生刚抛起，又不能自制蹿向鼻头，更快速咕嘟地吞入腹中，他抓住脖子，以为见鬼了。那女鬼早笑得人仰马翻。

毛盾见状突然大喝：“恶鬼，你敢捣乱人间？不要活了是不是？”

那女鬼猝见毛盾眼睛扣住自己，她被吓着，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这还是百年来第一遭。

毛盾声音当然也吓住厌铁及老柴房，两人同样愣眼瞧来。厌铁自然反应斥道：“再多话，把你赶出去。”

“前辈方才溜吞花生是女鬼作怪。”毛盾立即回答。“鬼扯，你才见鬼，快滚！”厌铁冷斥。

“是真的……”

厌铁为之气呼呼，老柴房见状不妙，登时说道：“你到隔壁去，现在不适合闹鬼。”

“又不是我在闹，是鬼在闹。”毛盾满是委屈。

那女鬼见他一脸窘态，不禁已呵呵笑起，干脆突变凶相扑向厌铁，伸出十只利爪就想掐死人。

毛盾见状大急，怒喝：“你敢！”气冲冲两三步就想往前扑揍。他那模样似想揍厌铁。这还得了，厌铁亦是怒不可遏，吼声“你敢”，人立而起，想教训这野小子。

毛盾可急了，本是找鬼算帐却被误成找人算帐，他急急解释：“前辈误会了！”

“误会？你明明冲着我来。”

“真的有女鬼想杀你。”

“你才想杀我！”

“唉呀！真是！”毛盾顾不了那么多，立即转向老柴房，急道：“师父你照顾他，我先收拾这女鬼！”

情况急迫，毛盾二话不说，登时拿出阴阳镜，喝出咒语，一声急急如律令，猛将阴阳镜推照那女鬼，不知是真的发光，还是反射月光。

当那闪光过处，女鬼突然一声尖叫被轰得暴撞墙角，她赶忙化成一道轻烟溜进古井。

不知是真是假，老柴房的确瞧见阴阳镜曾突然闪出一道女子花容，另有古井掀起之淡淡涟漪声。

“掉到水井去了。”

毛盾想再逼近，那厌铁却突然斥喝：“站住。”

毛盾不敢乱动，瞧着师父，欲言又止。

厌铁面色冷沉，转向老柴房，问道：“他是谁？”

老柴房冷静说道：“茅山第八代掌门，他能通灵三界，也是本教第七代教主。”

厌铁闻言一脸怔诧地注视着毛盾，过了半晌才轻轻一叹，拱手为礼：“小教主，老夫冒犯了。”

“我没说谎，方才真的有鬼。”

“不错……”厌铁道：“井底的确有具骷髅……但老夫希望教主别去打扰她，老夫以为此井水得以淬炼宝剑，跟灵气有关。”毛盾不说话了，他通灵，当然明白什么是灵。为了不让可怜的（毛盾一直有这种心理）厌铁失望，他立即点头：“没事，没事，你能找到这里即是有缘，我会劝她帮助你。”

厌铁目露感激却说不出谢意。

此时那井口又攀出女鬼泪涔涔的脸容，她泣声道：“别伤害我，我不会侵犯人界，他是我丈夫啊。”

毛盾愣住了；“是他？”目光移向厌铁，却不敢说出口，毕竟三界秘密不能随便露口风，那将遭天谴。女鬼含泪点头：“我叫翠云，李家大小姐，他是西村江员外的书童，我本跟江公子指腹为婚，但江公子却习得一身坏习惯，我不喜欢，后来却喜欢上书童，我们私奔，却被抓回来，结果书童被活活打死，我只有投井自尽。”

毛盾不解：“照理说，你该投胎转世，为何留到现在？”“这口井能冒灵泉，我得以洗灵不化，何况我想等书童一起投胎。”女鬼说道：“书童仍有两劫，才拖到现在。”毛年瞧向厌铁，他那身伤实在是劫数，然而因果如此，任何人也无法挽救，暗自轻叹一声，他说道：“看你也不是什么恶鬼，我饶你便是，看你们也怪可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只要能跟他一起投胎，我没什么要求。”

“这容易，他去逝时，我会亲自超渡，完成你俩心愿。”那女鬼感激不

已：“多谢天师……只可惜我跟他还不能见面……”

“没办法啦，人鬼两殊途，多托几场梦就成了。”毛盾招招手：“你去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

“是……”

那女鬼说着就要消失，毛盾又觉得不忍，“喂”了一声把她叫住：“算啦，你随便走动，别再闹事……我是说耍花生那顽皮事……我还是喜欢看你笑。”

那女子果真破涕而笑：“都是你，阴阳镜一打，我差点魂魄消散。”

“没办法啦，一时失手，多多包涵。”

待那女子以笑声回答后，毛盾才转向厌铁说道：“是小女鬼，很可爱，她喜欢看你炼剑，也喜欢逗你，没事了。”厌铁忽而露出淡淡的慈祥笑意，又如父亲对女儿般，那印象似在梦中常见及，忍不住又往水井瞧去。小女鬼伸舌鬼叫：“老公啊，千万别把我当女儿啊。”然而厌铁早根深蒂固，看来小女鬼只有暂时忍耐了。

“她冷不冷？浸在水中……”

厌铁不禁想把尸骨捞起来埋了，以免梦中女鬼受冻。

小女鬼为之紧张，还好毛盾自有考虑，他道：“这是灵泉，她在里头受到保护，根本不冷，否则她还有心情出来闹着玩，您就由她去，移了位，对她是一种伤害，那并非她所愿意。”那……我多祭点东西让她吃得饱些……”厌铁猝而想及毛盾那包东西：“它还在？”

“在，不过我吃了一半……”毛盾颇为不好意思。

“没关系，先祭她再说。”

于是三人开始忙碌，毛盾将烧肉佳肴摆上，老柴房奉上美酒，厌铁很快跑到房厅找寻线香及冥纸准备来一次大祭。小女鬼感动得直掉泪，谢个没完，毛盾自也笑脸迎人，好像做了一桩大善事，心情爽得很。折腾一阵，天色将亮，小女鬼在做最后一次流连后，感激地再说声谢意，化成一道轻烟，消失井口。厌铁也在祭拜过后，靠向井口，颇有深情地瞧向里头，口中念念有词，大约全说些梦话。

小女鬼以掀动井水为意，厌铁方自欣喜地点着头，那似乎收了个干女儿般快感直笑，然后他才掀动井边一条麻绳，很快地拉起一张细网，里头装了几根紫红色铁条。

他将铁条掂在手上，似在称重量，也在打量，然后转向老柴房，稍满意道：“九节鞭打造，只要粗细均匀，长短恰到好处，让使用者能运用自如即算上品，这些都弄得差不多，只稍修饰，即可大功告成。”

老柴房欣喜一笑：“你说行即行，那还错得了？我拭目以待。”厌铁移目毛盾，若有所觉：“只可惜老教主没提及要给你用，我设计上长了许多，这是唯一缺点。”

毛盾摊摊手：“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啊。”

“如果必要，我还可调整……”

厌铁目光问向两人。老柴房立即说道：“人会长高，兵刃却不能缺陷，削足适履之事不能做，你照设计打造即是。”

厌铁露出知心笑意，点头说道：“那只有请小教主暂时勉为其难使用了。”

毛盾道：“它不是可变成圈圈吗？如果太长，我把它变圈圈使用便是。”

厌铁点头：“这倒是了，问题将更好解决，我现在就替此鞭做最后处理。”

说着，他很快将九根铁条置于木桌上，然后拿出特殊工具在修饰。

混熟了，毛盾和老柴房也凑过去，欣赏着厌铁精巧手艺。

毛盾这才看清铁条造形，每节大约小手臂至指尖长度，粗细则由拇指到尾指，最后尾端还要细，整条连接起来，大约三个人身高，像条极细长的小蛇。

每节后边有个凹洞，前端则为鱼叉般打造成尖利勾，只要倒勾插入凹洞，立即被扣住而可坚牢连接成鞭，设计上十分理想。

但问题仍困惑着毛盾，他不懂：“如何再取出？”

老柴房颇为得意地解释：“普天之下有一种紫蚕金，它之所以取个‘蚕’字，那是因为它可以造成柔如蚕丝之细线，编成护甲，不输天蚕丝，这条鞭所用的正是紫蚕金，它除了可以柔软成丝，亦可化为坚逾钢铁，而产生此妙用全在于它那遇热则软遇冷则硬的特性。虽然现在硬邦邦扣上去，里头有个卡簧可锁住，在软化成鞭之际，你仍能挥抽自如而不易脱落。你若想分离，还得运用日月神功之日暖热力软化接头，再使出力道，自然可分开。”他征得厌铁同意，抓来三根铁条，先是连扣一起，再运用冷月真气一冻，铁条顿成钢棒直捅地面。

他再抽出，顿将热气逼向铁条，立即现出淡红光影，霎时软化如蚯蚓般，老柴房把它甩成软面条，随又拆开，头尾自行相结扣成圆圈，再把它硬化，立即变成金环，轻轻甩动还发出咔当脆响声。

如此软软硬硬，圈圈条条耍得出神入化，简直把毛盾给唬住了。

“这就是我特地配合日月神功设计的九九连环鞭，你还满意吧？”

“满意，很满意。”毛盾决心要学这把戏，光耍着唬人也够威风。

老柴房闻声也觉得很满意，他将铁条交还厌铁，然后伸出食指，挤出一丝血迹，趁此说教：“此招式最难的在于克服那利如尖勾的利锋，它很容易伤人，要练它，照样有苦头吃。”毛盾还是信心十足：“大不了戴手套。”

老柴房不置可否，他轻轻笑着，那笑容却想看看毛盾如何耍怪招。

厌铁还是认真雕琢，不停地将紫蚕金插入火炉中修炼，他忙得满头大汗，两人却帮不上忙。

老柴房趁此解说炼此鞭之难处及功夫。

原来此鞭从采矿淬炼取金即得花上三月时间，然后之设计，打样，仍得花费数月，尤其紫蚕金韧性极强，敲打起来有如打在面团上，看似变了形，但一个扭捏又变了样，欲打造均匀，岂是那么简单。

其次是条状结合及重量分配都是大学问，若头重尾轻，或某一环节出差错，即可造成日后运用之缺陷，环扣连接之处，还得考虑到连成鞭或是结成环。结果不只自身，还得考虑一三结或二四结，亦是结大环，九环相扣。

说是比炼剑容易，实则难上数倍，天下除了厌铁，又有谁能造成如此神奥的长鞭灵魂。

毛盾早听得头昏眼花，他只能由衷佩服厌铁之巧夺天工，有朝一日，他也打算学学造剑之术。

厌铁终于在一天一夜不眠不休之下，将此鞭修饰完成，那还得老柴房测试满意后，他才罢手，随即而来的是最后磨平打亮，还要饮血。

“要我的血？”毛盾颇感新鲜。

厌铁点头：“兵刃有魂有灵，一出炉，自该祭血，它是你的兵刃，当然以你鲜血祭饮最恰当。”

“就像联络感情对吧。”

毛盾好奇重于理论，亦伸出右手，厌铁很快以尖刃划出血痕，要他滴在长鞭上，淋了一趟，长鞭沾血，当真像条活蛇般欲游动腾掠，毛盾心头亦感受那股血肉相连之气息。

很快的，鲜血已被吸干，整条鞭瞧来更为沉紫晶亮，让人爱不释手。

厌铁道：“它的亮乃暂时性，否则即显俗气，本该置入井中七七四十九天，让它淬炼反璞归真，但两位似乎赶着回去，老柴房您就找个万冷冰泉或寒冰镇它，效果照样不差。”

“都被你猜对了，我们并不能久留，你交代的，我会办到。”老柴房稍感伤：“来去匆匆总是伤情，若老酒鬼回来，你多个伴，免得像游魂似的。”

“我已经得到伴啦！”厌铁颇为得意；“不是收了个干女儿？此后将不寂寞，你有空儿再来吧。”

知心般的心灵，不必说太多，老柴房端起酒坛，一声“我敬你”一饮而尽，厌铁随即陪上一坛。

毛盾则画张符丢落井中，算是对小女鬼作告别。老柴房和毛盾终于离去。厌铁有了依靠，冲淡不少离愁，他靠着古井，一切似乎都满足了。

第五章 猎 狐

当毛盾开始练鞭法时，已是七七四十九天后的一个早晨。老柴房已将镇在万年寒冰中的长鞭取出，正如厌铁所说，它已反璞归真，金光尽失，却换回那种属于真，属于它本身本就该有的色泽，只要瞧上眼，即会被它那古朴得有若古董灵物般爱不释手。

毛盾耍着它，发出叭嗒叭嗒之声音，有若灵兽咆哮，听起来甚是过瘾。

老柴房说道：“你已在水晶球又修行了四十余天，功力想必又精进不少，现在该是学鞭法的时候了。那鞭平常状态下，软硬度正适合耍鞭，当然，你除了练鞭之外，最重要是练它的分解结合。”

“像小孩在玩家家酒，拚凑乐乐圈？”毛盾颇有戏耍味道。老柴房说道：“难就难在你如何拼。”

“还不简单。”

毛盾喝出声音，像切香肠，一抽抽地把长鞭分成九段。“那是分解，现在凑回去，越快越好。”

毛盾又喝一声，立即把鞭条分两抓，想头尾结合，然而问题却出现了，那凹洞差不多两个米粒大，一时要准确塞进去，总快不了，他一急，唉呀一声，左手掌已被戳出血痕，吓得他放慢速度，总算连结好了，却如吞了香肠的蛇，大大小小各自乱凹凸，哪还是先前顺溜如蛇模样。

毛盾瞧得自己都想笑，尴尬地说道：“其实这样也能耍鞭。”

“你耍耍看。”老柴房等着看。

毛盾当真耍起来，喝喝有声，颇为顺畅，他准备再加力道，喝地想抽向老柴房以示威，哪知从背后猛抽甩之际，那鞭本就相当沉重，再加上肚子肥胖，这一抽，尾巴尚未飞过头顶，那肚皮已横冲过来，他又没办法抽高，叭的一响正正中中打在后脑勺，扫得他往前栽，张嘴直叫唉唷，长鞭早飞出，双手紧抱脑袋，痛得他直掉泪。

老柴房几分幸灾乐祸：“你行，请传我香肠鞭法如何？要不要带钢盔？”

毛盾又痛又瘪：“都是你，叫我练什么鞭，迟早我会变成呆子。”

“呆子只配练香肠鞭法。”老柴房自得一笑：“我教的却是连环鞭法。”

毛盾不敢再吭声，捡起长鞭，绷着脸：“教吧，别让我损失太严重，否则我宁可抓条蛇在手中练。”

“用心些，自然会减少损失。”老柴房笑眼再瞄，才说道：“分解结合贵在熟能生巧，根本急不得，至于鞭招，我先从简单的解说。”

他把长鞭接回手中，边拆开重新组合，边说道：“九九连环鞭法共分九式——第一式‘龙抬头’在于巧劲，目的置于鞭尾，务必练到尾如龙头，灵活异常，欲击欲攻，必定命中目标，不偏不差，而且辗转于四面八方，无所不至，无所不达，即无死角可言。”

他突然耍起长鞭，直如飞龙噬物，忽东忽西，看似欲劈中石钟乳，却又在沾身之际，无比巧妙地抽收回来，腾耍之中，猝然冲向毛盾门面。

他大是惊骇方想躲闪，那鞭尖已单直钉在其鼻头，刚好抵住肌肤，再推进薄纸般距离，毛盾鼻头将见血。毛盾吓呆了，如此巧劲，实属天下一绝。

“现在你明白了吧，其实欲达到这程度并不难，只要你持之以恒，必定青出于蓝。”老柴房撤去此招，又道：“第二式乃‘龙摆尾’，它妙处在于一个‘粘’劲，见有机可乘，即施展致命一击，如此退可自保，进可攻敌，

奥妙无穷，你来试试。”

“我？”毛盾有些毛心。

“放心，我不会伤你。”

有此话，毛盾才敢当试验品，他也不知从何下手，但在长鞭追逼而来时，不用下令，他急忙逃开。

但不管他逃向何处，那长鞭直如附骨之蛆就是穷追不放，甚至逼得他手忙脚乱，无处可躲。

猝又见长鞭化成巨龙旋滚，裹得毛盾密不透风，那巨龙愈滚愈急，愈缩愈密，毛盾直觉空气欲被抽光，全身落在寒气之中，那巨龙仍冲缩过来，逼得毛盾惊慌尖叫，就快受伤害之际，长鞭顿住了，一切幻象消失，他已被长鞭圈在中央。

“行了行了，我相信它威力无穷，请别再拿我试招……”毛盾赶忙跳躲开去。

老柴房不忍再整他，淡然一笑，又开始示范第三式：“此式叫‘天龙入海’，其势在‘冲’在‘涌’，适合于群众作战。……第四式为‘蟠龙绞天’，其势在‘捣’，在‘摧’，用于群众作战亦可，用于对付敌人暗器更过瘾，再加上第五式‘龙捣天地’，三招合起来，更能摧枯拉朽，所向披靡。

他把三式合着练，直如猛龙捣海，劲风啸得周身呼呼乱吼，早失去老柴房身形。毛盾明白，此时就算乱箭齐发也未必能伤得了这老家伙，除了佩服，他已不知如何来形容。

耍完此三招，老柴房目露神光：“前五招全以鞭为主，后四招则配合了金环，招式更为变化莫测，非三两月才可练成，你仔细看。”

第六招式名为‘蟠龙游日月’虚虚实实，难分难解。

突然间，他已将尾三节震断，凌空指劲点去，那鞭节已凹缩成环，他再抽鞭捣去，直如耍特技般，只见得金环不断现形乱飞，而那长鞭又似完好如初不断腾掠翻绞，总是追着金环不放，如此，追向天，追向地，像天宵暴放圈形火花旋着长形火花四处奔狂，让人眩脑夺目，叹为观止。

毛盾傻了眼，如此功夫要如何练得？

老柴房猝然收招，一切幻象已失，手中那条鞭还是完好如初，他走向毛盾，轻轻一笑：“表演到此为止，后面三式等你学了基础后再演练给你瞧瞧，免得你信心大失。”

他颇为懂得毛盾心里，毛盾也将就地接受，从他手中接过鞭，慢慢地开始练此绝学。

从此，毛盾日夜不断浸淫在武学之中，白天练鞭、环，夜晚则进入水晶球修行内功。

他饿了，即喝乳泉填肚，受了伤即在水晶球中疗养，老柴房除了偶尔出去走走，顺便带回丰富大餐之外，他总是随身随时伴在毛盾身边以指导。

时日匆匆，不知不觉三载已过。

毛盾已十六岁，长高许多不说，竟然也长起淡青胡子，瞧来已人模人样。

由于他的长高，更适合耍长鞭，三年下来，他已把九九连环鞭法完全学会，虽然还不至于到达老柴房那种境界，却也有八分火候。至于那日月神功，由于博大精深，他虽吐纳自如，甚且把七彩龙烟吸上身，然而短短三年，能修得五成功力，已是大大出乎老柴房意料之外。

照老柴房估计，十年修为并非戏言，那是他从十五年才修得神功而加以

减少三分之一之数目，如此一来，分半也要五年，而毛盾却只三年即修得五成，他当然要意外了。

今日，老柴房特别将毛盾引出洞外。凭着五成功力，以及神鞭之助，毛盾早已不必借助师父能倒攀万丈冰崖而登上崖面。仍是飘着瑞雪，毛盾却恍若再世为人，不断舒活筋骨，吸收清冷新鲜的空气。

老柴房拍拍这位就快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徒弟，然后含笑说道：“三年了，觉得如何？”

“好快，好像昨天刚到这儿似的。”

“不错，好快……你长得快，我老得也快。”

话虽感伤，老柴房却一副自嘲模样。

“你还是一样，不老嘛！”毛盾虽如此说，他却发现师父两鬓斑白不少，心头不禁幻起怅惘。

老柴房轻轻发笑，他不愿这种气氛笼罩两人，说道：“看到你，想老都老不下去，师父的皱纹是笑出来的，看，好几条，足可夹蚊子，不过没人会在乎；带你出来即是另有目的，武功练得如何？”

“您不也全瞧见了？”

“选一招比试如何？”

“那，我选第七式‘万龙点睛’如何？”毛盾道：“雪花那么多，点它几朵下来。”

“好。”

老柴房刚回答，毛盾已刷的一声把缠在身上的长鞭抖开，不知怎么一转，那长鞭断成七节，弹向高空，他冷喝凌空掠起，似若大鹏鸟罩向断枝，右手一探，几节东西在手，顿时化成金环，他再抖，金环飞钹般飞出去。

就在此同时，毛盾整个人若轻燕，更似蛟龙，在那不可能角度中盘掠穿梭于天空七金环之间，只见他右手一抖，手中三节短鞭竟然暴长许多，更带一丝七彩真气幻化成形以弥补金鞭之不足。

在用抽攀掠之际，又如万条蛟龙疾冲飞环，那速度要戳破宇宙苍穹般发出嘶嘶怒吼，一冲一挤之间，飞环竟而被挤暴喷裂，倒射空中，发出啾啾的声音。

更神奇的是那七彩真气却若无限长线喷追过去，像八爪鱼般把飞环金扣回来，又如雨伞开旋般绞动，绞得周遭雪花旋流成河。

毛盾冷喝，那九节鞭全然脱开成利箭各自朝他预定之雪花打去，照他估计，该能完全命中，却因雪花过轻过细，打中亦无明显迹象。

“试试这个！”

老柴房猝然找来九片石块，分别打向九个不同角度，其速甚快，不超过两秒即会飞逝无踪。

那毛盾更不落后，身形掠冲数把利箭，双手再打出吸劲，猛将分落四面八方的利箭盘吸过来，还来不及接向手中，眼看石块即将窜失。

他猝而猛喝，凌空发掌打向利箭，掌劲过处，只见得利箭有若再从重弦射出，更速暴射数十丈，无法想象地准确朝四面八方的石块撞去，几乎是同一时间发出叭然脆响，九块石头完全被九道利箭击碎，散射各处。毛盾还不止，身如游龙盘掠一圈，将所有利箭收回，并扣接成鞭，方自英雄式地盘落师父面前。

老柴房不禁击掌叫好：“不错不错，懂得随机应变，那才是最上乘武学。”

照招式，并无反掌击拍利箭以追击目标，那是毛盾情急生智的应付，实属难能可贵。

毛盾亦被哄得眉开眼笑：“日月神教的功夫岂会差到哪儿去？我出师了吧？”

“出师了！”老柴房频频点头：“足以对抗一流高手而立于不败之地。”

“才一流高手？”毛盾颇为泄气：“我以为足可打遍天下无敌手呢。”

老柴房安慰道：“假以时日自可应付，须知姜是老的辣，尤其一些魔头级人物，他们不但武功高，而且经验老道又心狠手辣，一动上手必定杀招连连，想对付谈何容易，不过在年轻一辈，你倒是独一无二。”

“比起武向王呢？”

“大概可撑个百招不败。”

“这么少？”毛盾轻叹：“我何时可以出关，重现武林？”“现在就可以。”

“现在？”毛盾甚为惶恐：“我现在根本打不赢人家，怎好重现江湖？”

老柴房淡然一笑，招着手：“过来，我们好好聊聊。”等毛盾走近，两人坐在软柔的雪堆上，老柴房才继续说道：“其实你很用功，又聪明绝顶，为师预计你五年才能练得五成内力以及学会所有连环鞭法，你却在三年达到目的，这十分不简单。当然，你再练下去会更精进，然而那却进步得相当困难，不是说你突然变笨或说武功突然变难，问题恰好相反，是所有招式都被你练光了，你再练，还是那几招，虽然纯熟度可以更进一层，但你最大的毛病在于内力不足。

“那使你任何招式都大打折扣，像方才我丢石头，你若内力更高强，在短短两秒之内必可将利箭抽回倒打石块，你却慢了些，因而需要用另一种方式。虽然两者都达成目标，但如果你在全力一击，手中已无兵器可用，敌人又还有另一波攻势，战况就不一样了。”

毛盾受教地点头，那时他若能更快速反击，自能减少后顾之忧，他喃喃说道：“原来问题还是出在内力修为……”

老柴房继续说道：“如果你能突然加强二十年功力，那足可跟武向王抗衡，但你却没有。虽然水晶球里头的七彩龙烟有助于内力滋长，但据我经验，它并非那种可无限制快速增长，就如某种灵药，它有二十年功力的妙处，你服一颗可得二十年功力，但再服第二颗可能增进十年功力，而后则渐渐减少。那七彩龙烟最有效即是让你增强了三十年内力，然后它会随着你吸收之多寡而慢慢降低效用，它必须随着年龄增长而给予适当的滋润，这才是无上良药的药性。所以你经过了第一阶段，再想从中吸收加倍之功力，那得花费更多时间才行。我想你不是个愿意等待之人。”

毛盾无奈摊摊手，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老柴房关爱地拍拍他肩头：“这也是我今天带你出来的原因，师父看过你的成果，大约可应付一些武林人，只要你不太狂的话；你可以从江湖历练中更纯熟自己的技巧，以期达到如意随形，学以致用的地步；至于内力方面，你除了找机会修练之外，也四处碰碰看，若有奇遇，再得什么灵丹妙药，那为师自是高兴万分，知道吗？你看起来就是那种误打误中，甚是福分之人。”

毛盾不禁得意起来：“很多人都这么说。”其实，他是第一次从某人口中听来的。

老柴房亦分享着他的喜悦，淡笑道：“这么说，你是愿意重出江湖了？”

毛盾窘困一笑：“老实说，我也甚怀念过去种种，既然师父如此说，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自然而然，某些人也必定非常怀念你。”老柴房欣笑不已。“不知武向王还认不认得我？”毛盾心想若不认得，再混入武家，岂不有趣得很。

老柴房眯着眼道：“没人认得啦，男大十八变，你又留了胡子，简直完全变个人。”

“我，还很帅吧？”毛盾摆出架势。

“不差不差，一表人才，就是贼眼乱转，小心桃花劫。”“放心啦！自从桃红那一劫，我对女人已经特别小心防备，以免再次失身。”

想及往事，毛盾仍脸热得很。

老柴房浅笑不已，他道：“你这次出去，多少为日月神教做调查，如若真的发现多情婆婆为非作歹，可要替本教除害，另外，本教那些教徒联络暗号想必你已谨记在心，有机会你还是要联络，就像厌铁，他若不方便，我们可以帮助，以免本教又断了一位香火。”

“知道啦，我会很认真找。”

“别认真过火了！”老柴房道：“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现日月神功，尤其左右手掌心的日月标志。”

“我省得。”

“如果有人发现，你宁可灭口。”老柴房十分郑重：“像桃红和白无常一样。你不出手便罢，一发现有人危害本教，必定要狠下心。”毛盾愣住了，他一直认为师父相当仁慈。

老柴房从他眼神知道他在想什么，轻轻一叹：“有时候江湖是残酷的，你不杀他，他会反过来杀你，当你想及像厌铁那种不懂武功之人被莫名其妙杀时，你的心会绞成一团，我们实在有保护他们的必要，尤其你又是教主……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对你这位尚未杀过人的小孩来说更不容易，我讲个较有道理的解说，如果那是对本教有图谋而来，你会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吧？”“嗯。”毛盾点头。

“若他们危害本教，又是恶徒，像白无常之类，你照样会杀了他吧。”

“没错。”

“若是好人呢？”

“我下不了手。”

老柴房点头：“不错，若好人，你我都下不了手，但你也该明白，若好人，他就不会危害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本教了。”“对啊，我怎么没想到。”毛盾心中一颗重铅已卸了下来。“当然也有好人不小心撞见的情况，那时你就要研判他知道多少，能不能以其它方式掩饰，或者要求他保密，这些都是你自己要处理。”老柴房轻叹：“这都是下下策，唯一不惹这麻烦的即是保密，只要你不泄露痕迹，便任何状况都没有。”毛盾认真点头：“我会特别小心。”

“如此师父自是放心不少。”老柴房再次拍拍毛盾肩头，然后瞧着天际，一股离愁已现心头。

“今日一别，你要好自为之。”

“师父要去哪？我们会再碰面？”

“可能会吧，为师准备到老友处走走，也好知道他们最近状况。”“你替我问候厌铁前辈一声。”

“难得你如此念情。”老柴房欣笑不已，大有为自己找到这么一位徒弟而高兴。

“除了江湖琐事之外，别忘了多学些有益修为的功夫，别让人说日月神教教主是个俗人。”

“会啦，慢慢来嘛。”毛盾笑不合口：“这叫享受人生吧？我一定做的不差。”

老柴房也投以期盼的笑容。

随后，两人再聊些琐事，以及日后一些计划，眼看天色渐暗，两人知道该要分手了。

于是相依掠回日月洞中收拾简单行李，然后朝水晶球膜拜三下，方自告别这三年依恋的住处。

临行，老柴房还搬来冰块将桌大洞口封住，如此若非曾经来过之人，根本无法找出冰崖里另有这么一个洞天。

一切弄妥后，师徒俩这才掠身上崖，再行出冰山区，两人才依依分手，各奔前程。回望雪山，瑞雪依然飘着，却人事全非。半月后。

毛盾回到了太原城。

他本想前往武当山找那三清恶道算那笔毁山灭派之帐。然而转了一圈，那三清听说不在山中，准又是去干坏事，毛盾只好先行放他狗命。

另外，他也想及兴帮大计，应该要把师兄毛头接回，一起搞，那样才能显出茅山派之气势，甚至他还准备招兵买马，跟武当教派来个大对抗，就算胜算差了些，却也形成对抗局面，茅山派将可能从二流帮派进入一流局面——只要不太差的话，如此他这个掌门自然也就风光多了。基于种种原因，他只好暂时先放三清一马，日后再进行总清算，于是他把目标放回金武堂，于是就来了。

他想瞧瞧离开三年的金武堂是否变了样？

房子倒是没变，只是人变了，从门口到里头进进出出者，全都有那种不认识而陌生的感觉，像每个人皆突然变大，变老似的。

他摸摸自己的淡青小胡子，在几天照了又照的结果，他仍决定留下它，这胡细嫩而黑，看起来仍有年龄上的嫩趣，但以他刻意伪装之下，倒成了最佳护身符，他还特地绑了个发髻，头挂云巾，身穿儒服。

如此一来，就算称不上翩翩佳公子，也有七分书卷味，可惜他那对灵活如贼的眼珠总让人瞧来不甚搭调，有股游戏风尘之意味，大约即是江湖味之意。

他不在乎，他只想以武功混入金武堂，免得又被收成佣丁，办啥事都麻烦。

“想当差？”中年卫兵头领已问清毛盾来意，他上下打量毛盾，似乎对他不怎么让人讨厌的脸容见有好感，道：“你会武功？”“练过。”

“搬得动铜狮？”

虽然毛盾双臂看来甚有力量，但卫兵头领还是对他那颇带书生味的模样有所衡量，他瞄向左边千斤重的铜狮，它除了镇威，倒成了现成的测验器材。

“我试试……”

毛盾当然举得起，但他可不愿表现出太过于嚣张而让几人反感。他双手撼向铜狮，故意逼得脸红脖子粗，才勉强搬抬石狮前腿。

他知道这铜狮乃实心，想全部扛起，那可得让一般汉子练上数十年，他

自认卫兵武功水准还不到那儿，故而只抬起前腿，挣扎四五次，咚的一声，还是掉了铜狮，他额头已冒出汗珠，干傻笑着等答案。

卫兵头领满意地点头：“不错，年纪轻轻已有此功夫，可见是下过苦功，你是何方人士？”

话中已肯定要录用，毛盾感激地拱手为礼，随便扯个天山脚下，慕名而来。心想就算查也得三数个月。

然而卫兵头领并不在乎他是何方神圣，因为应征守卫跟征劳力差不多，只要交代得过去，大部分都无大难处。

他遂含笑道：“本来本门是不对外招收门徒的，但你看来还挺认真，我叫张通，第五班领班，本班正好有个缺，杨三回家看父母去了，少说也要两个月才会回来，你先接他职务，两月后再替你安排。”

“多谢领班提拔。”毛盾拜礼，连同四名守卫一起谢过。

登时引来众人热切回礼。张通道：“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他很快介绍四名伙伴，然后引着毛盾进入里头。

一切景色依旧，毛盾忽而有了回家的感觉。

“我们是属于东派，就是大少爷这派，所以你不必理西派之人，也不要冒犯他们。”张通解说一些必须注意事项：“你的任务就是当守卫，其它没你的事，先别多问，久了自然会明白。”

“至少让我知道东西派的差别吧？”

张通稍考虑，还是说了：“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二娘和小少爷实在不受欢迎，他们自己找人守西边金凤阁，所以才有此一分，你不去那里就没事。”

毛盾已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心想那武子威不知变成何模样，哪天得瞧瞧。其实，他还是对武子威是否干了坏事特别有偏好。毛盾当然表现一副对张通忠心耿耿的模样，使得张通更见好感。

“晚上请你喝酒，算是替你引见弟兄，三天后再准时上班。”“这……怎么好意思……”

“别客气，都是一家人了。”

“那属下只好从命了。”

毛盾爽朗的回答引来张通快慰，大声叫好，还伸手过来猛拍毛盾肩头：“我没结婚，否则儿子也有你这么大了吧？”言下之意大有把毛盾当儿子看待。

毛盾只有干笑了。看张通只不过四十出头，额头皱纹都还没深，已那么急着找儿子，似乎跟没娶妻子之心情有关吧。但他又想过来，那些老百姓四十来岁当上爷爷的也时有所闻，那表示他们大约二十加冠之年即娶妻迎亲，虽然身在江湖中人通常晚婚，但有个小孩，只要没像他这么大，也算是正常事。他偷瞄张通几眼，心头终于肯定他是应该结婚了。张通带他进入宿舍，换上守卫衣服，才发现毛盾原来是用鞭的，他倒未看出此鞭之不俗，只说金武堂守卫一向佩刀或长枪，长鞭可能派不上用场。

但他表示拿刀拿枪只是装个样。金武堂谁敢冒犯，若真的有人冒犯，岂是他们手中刀枪可敌，故而他很替毛盾说放心。毛盾也坦然接受，表示选长鞭是因为天山林区多，用鞭可以吊来吊去，添加许多方便，现在不能用，收在内腰当功夫带也不错，张通同意他的看法。

随后，张通要毛盾附近走走，他得回到大门。

毛盾正想如此，也就欣然答应。他第一个想到玉竹轩那鸟笼不知是否仍

在，还有那哑巴二小姐。

他逛了一圈，发现自己在大少爷住的东光楼附近。想走到玉竹轩还得有段距离，甚而要过关斩将，他只好放弃，掠向屋顶，远远瞧去，那鸟笼似乎仍在，只是太远，看起来像小粉盒还变成绿色，不知荒废了没有。

他一直想奇迹般瞧及二小姐。可惜奇迹吝于出现。平静的一个大白天，毛盾觉得无聊。

晚上就热闹了。

张通当真为了要迎接毛盾而把手下几名兄弟全调班过来，在宿舍前庭露天石桌上摆了几道大菜，以及几坛酒，不算陈年，也是上品烧刀子。

就此，七八人吃了起来。

刚开始，毛盾还是矜持的书生形象，但喝了几杯，聊了几句，大为起兴，那种爱表现已故态复萌，吹的不亦乐乎。“不是我盖的，天山的老虎只要一听到我的吼声，屁都不敢放一个！”毛盾自夸地说。

兄弟们立即加以反讥，话题可多了：“胡扯，天山有老虎？那里不是冷？”

“到处也有老虎，冷地方叫冷虎，睡在雪地三天三夜都没事。”

“我看是你家那只母老虎吧。”

“我又没娶老婆。”

“入赘啊！”

“没那回事，有母老虎，照样吞了她。”

“有种！”另一名兄弟又道：“不谈母老虎；你听过虎屁？”“岂只听过，还闻过呢！”

“什么味道？”

“跟狗屁差不多。”

“你简直在放狗屁！”“答对了。”

这话有套耍那名兄弟，顿时引来一场哄堂大笑，毛盾当然也笑的更开心。正想继续“屁”下去之际，墙头忽而有声音传来。“谁在放狗屁？还屁的那么大声？”

随着声音，一颗不修边幅的年轻脑袋已现。

“少堂主？！”

张通惊急一声，把众人酒兴给震住。

毛盾也瞧及这位三年前曾经远远见过的大公子，他似乎没变，还是一身滚了白毛边的短袄，腮胡半长不短，却更显得粗犷。“喝酒啊？酒兴不浅嘛！”武向天喉头似乎也痒起来，很快掠墙而过。

“我们只是聚聚……”张通呐呐地说。

“没关系，我一时嘴馋，喝几口可以吧？”尚未等到回答，当然也不必等到那一刻，武向天很快欺向石桌，拿起酒杯：“敬你们一杯。”

当手下的哪敢不从，一哄地抓杯共敬，气氛随之热闹起来。“少堂主要喝酒，小的这就去通知厨房……”张通必须如此，这是礼数。

那武向天倒没架子，立即摇手：“免了吧，饮酒，起兴最重要，现在兴正浓，来，再杀他几杯！”

众人又陪他喝几杯，他觉得酒杯太小，不过瘾，立即抓来酒坛灌了起来。然后哈出酒气。

“这酒不赖嘛，张通你怎舍得拿出来？”

“因为……属下收了一个新伙计……”张通瞧向毛盾：“快拜见少堂主。”

毛盾依言拱手，态度从容。

武向天忽而被毛盾那股怪异或而说是不同于一般人之气质所吸引，至少毛盾并无小人见大官之惶恐神情。

“你很镇定？”

毛盾顿觉出了毛病，但此时若再装出惧怕模样已稍嫌太假，他只好苦笑：“领班要我别怕，他说您人很好……”“好会拍马屁！”武向天吃吃笑起来，这话似指毛盾很会拍马屁，但何尝不是套他的话自嘲自己也精通马屁功夫。毛盾困笑着：“小的新来，很多规矩不清楚，还请少堂主指教。”

“好，明天跟我去打猎！”

闻及少堂主又要打猎，张通等人不禁喜上眉梢，他去过一次，跟渡假差不多，准玩个痛快。张通急急撞了手肘：“还不快谢过少堂主。”

毛盾拱手言谢了，他却自嘲说道：“该不会把我当成猎物吧？”

“如果你想试的话。”武向天颇有奉陪之意。

张通急言：“少堂主最喜欢打猎，你这小不点，他才懒得跟你玩。”

“那我跟去又有何用？”毛盾问。

“看看世面，开开眼界啊。”张通回答。

武向天道：“你也可以猎野兽，回来加菜。”

毛盾也起了兴趣：“好啊，我也想回请领班、各位大吃一顿。”“爽快，我敬你，还有诸位！”武向天很快灌完那坛酒，爽朗说道：“夹了我一人，你们喝起来必定发怪，我只好先退回去，明儿事就由你包办，离开这里再谈，大家心情都开朗！”张通受宠恩般拱手连连答礼，直道没问题，一定准备妥善。武向天再次爽朗一笑，目光落瞥毛盾，随后才掠身离去。他一走，张通立即拍打毛盾肩头，笑脸大开：“你走运了，少堂主是有名的大侠客，也就是那种不拘小节的豪杰，大家都喜欢他，他也喜欢大家。但第一次就挑你去打猎，准是对你特别好感，只要他选你在身边当护卫，从此你等于天天放假哩。”

毛盾倒对这些没多大兴趣，毕竟他跟金玉堂存有嫌隙，不过武向天这人倒也不坏，看起来就是那种毫无心机而随时能剖腹相见之人，再则顺应情势，他当然也装出受宠若惊的模样：“打猎真的像放假？”

“至少不必拘于堂中礼教，自由太多了，你去过一次就明白。”张通频频拍他肩头，笑声不断：“今晚就到此为止，明儿有大事要办，先休息吧。”

一声呼喝，七八人顿时发出催杀能力，把酒菜全部干光，然后在频频邀宴下次猎物抬回时再次聚首大吃一顿，他们很快散去。

毛盾也回房休息，临睡，张通还特别通知清晨即要出发，早睡早养神，毛盾笑意回应，张通始高兴离去。

一切都甚顺利，毛盾已无后顾之忧，心想先陪武向天玩玩也好，终于放下心情甜甜入睡。

第二天清晨。

天方亮，张通已来唤人。他也穿了帅气的豹皮装，还带弓箭，毛盾这才知道他也有份，如此更好，免得一对一，到时想开溜都不易。

毛盾很快盥洗完毕，张通也替他准备一副较小弓箭，要他背负背面，然后问道：“你会骑马？”

“骑过两次……”

“骑过就行了，我替你选了较乖的马匹，不会有啥状况，走吧。”张通

很快引领毛盾直奔大门，那儿已有五匹健马一列展开，居中的武向天早含笑等着人，他也是弓箭负肩，但那副至少比毛盾背上货色大一倍，毛盾自觉像小孩玩的把戏。

“走吧！”

武向天含笑挥手，他和左边两名健壮贴身护卫率先领马冲去，马蹄脆响，大有出征沙场之气势。

毛盾不禁豪气大发，也爬向马匹，准备冲杀一番，然而他策马疾冲，一时技术太差，竟然被甩落地面，跌个四脚朝天。张通急急追来：“你要不要紧？”

“没关系……”毛盾装笑脸，心头却暗自叫苦自己说是骑过两次，但事实上连一次也没碰过，他本以为骑马相当简单，谁知道竟然还有那么点门道。

他很快又爬上马鞍，不过，他学乖了，双手紧紧扣住缰绳，另把软鞭当绳子勾绑鞍部扶手，如此就算他愿意掉下来也没那本事。

马匹果然再次奔起，他也足以表现雄姿，只是全身像坐在滚动的大鼓上，咚咚跳跳震震，操得他屁股生疼，十分难挨，却得强忍。

如此持续了一个时辰，他早已满身大汗，哪还有渡假逍遥之感觉。

张通见他如此紧张模样，频频安慰：“打猎是出来游山玩水，不必如此紧张。”

他哪知毛盾流什么汗？

毛盾却又不便说出，直装笑脸：“我想操的更熟练，要是少堂主邀我赛马，总不能输太多吧。”

“那倒是了……”张通也不再多言，转瞧路上，早不见武向天踪影，说道：“也许落后太多，我赶去瞧瞧，目标是北方云中山，半途我会等你。”

“知道啦。”毛盾回答：“我一定准时赶到。”“希望如此。”

张通浅浅一笑，随即策马疾奔，飞也似的冲出好远。毛盾这才偷偷嘘口气，把速度放慢，免得受此颠簸之苦。然而只稍作休息，他还是得赶路。

奔波之苦使他开始研究路上偶有奔驰而过之奇士，瞧他们一跳跳地奔骑，好不悠哉，毛盾也揣摩那种规律之技术。忽而一阵旋风左侧掠过，一匹健如天马的红云乘载白衣女子凛凛威风蹿向前头。

毛盾看呆了，那匹马似乎比一般马匹还高壮三分之一，骑在上面就如君临天下般威风，尤其它跑起来似乎见不着颠簸的情景，这当然是一心想学会操马的毛盾的心愿。

他很似幻想骑在马背的是自己而非那女子。

正沉醉中，那马匹突然调头反冲过来。毛盾怔住了。那女子两眼晶亮，似乎盯着自己，更似乎把自己列为某种目标。毛盾还来不及做更多的反应，那女子已策马掠奔前头不及三尺，毛盾这马似胆小，一时惊慌唏聒聒人立而起，幸好毛盾有鞭绳缠身，否则必定跌摔地面，尽管如此，他还是吓出一身冷汗。那女子不知有何魔法，只见她手中短鞭一抽，带过毛盾那匹马身缰绳，只一拉扯，马匹就不动了，毛盾得以安稳坐在鞍上。“要死啦，没事挡我去路。”毛盾惊魂初定，出言即骂。那女子淡然一笑，似在欣赏毛盾发飙的模样，毛盾这才注意到这女子看来跟自己年龄差不多，除了一身白衣，脸部也罩上白纱，大约奔驰甚久，多少有了点淡黄尘灰，唯有那两颗灵眼仍自雪亮，肌肤白嫩可人，一看即知非一般女子，尤其睫毛长黑黑地卷翘，似乎不同于一般中原女子。这睫毛正适合大风沙之塞外，毛盾一时自作聪明般快感，说

道：“你是关外蕃女，来中原做啥？”

“你才蕃女。”那女子斥叫：“我看你好像受制于人，才过来想帮你，没想到你竟然口出狂言。”

“谁受制于人？”毛盾瞪眼：“我好端端坐在这里，岂会受制于人？”

“你腰上明明缠了绳子！”

毛盾往腰际一看，可不是吗？那软鞭正如草绳般在捆猪，他斥道：“我这是……”

忽而发现以绳索固定马鞍也不是什么光荣事，他不知该如何说下去了。

那女子还是看出毛盾心意，呵呵笑起来，声音悦耳却逗人：“原来是不懂骑术，把自己绑在马上啊？”

“谁说的！”毛盾岂可承认，斥道：“我是日夜赶路，怕睡着，掉落马鞍，才将自己绑上，你懂什么。”

“这么说，你骑术一流了？可日行千里？”

“当然。”

“我不信。”那女子淡笑：“较量一下如何？”

毛盾瞄向她那匹高强大马，冷眼一挑：“随便说说，谁也明白你那马匹跑的快。”

“只比骑术。”

“省省吧，我从不跟女子比！”

“我偏要！”

那女子突然抽出一鞭打在毛盾那匹马背上，它痛嘶一声，飞命冲出，吓得毛盾紧扣缰绳，任由马匹往前狂奔。

那女子见着毛盾糗态，弄笑不已：“这么差也爱现？”她欣赏够了才策马追前，那红马果然非凡品，三两下已追冲上去。那女子弄笑道：“笨呐，连推浪跟打浪都不会，还敢骑马？”

又是一鞭抽得毛盾的马匹乱跳乱奔，毛盾频频叫骂，那女子很快冲过毛盾，扮了一个鬼脸，然后策马扬长而去。

“臭女人，别栽到我手中，否则要你好看！”

毛盾骂得响，那女子却笑得更响。不知是有意表现骑术精良，还是想传毛盾几招，她已玩起打浪，推浪及上马下马动作，纯熟得让毛盾忘了骂人，直盯那些动作不放，直到红马消失，传来一道声音，毛盾才惊醒。

“只顾怕死绑着自己，永远也别想骑好马匹……”

那女子声音深深烙在毛盾心头，他开始犹豫是否要扯开软鞭？终于，他接受了，扯下软鞭，刚开始，他仍怕，但试了几次，终于找出马匹奔驰时起伏的规律。

那推浪、打浪的含意原是配合起伏规律而来，如此发现，他不禁欣喜若狂，自己武功又不差，现在用在上头，简直一窍通，处处通，果然耍得有声有色，连那马匹都感到某种默契之喜悦，奔驰更形快速而稳定。

“原来骑马是这么回事，真是不虚此行。”

毛盾甚有成就感，随即策马狂奔，想追上那名看来恰恰的女人，现在就算追上，他不知要感谢对方，还是教训一顿，毕竟那女子看起来并不怎么碍眼。

还好，没追上，一切问题都不必解决。

大约追了五十里远，毛盾才意识到自己还另有任务，这才赶忙找人打探，

还好，只岔了二十里，调个头再追，该不会差太远才对。

直到傍晚，毛盾才赶到云中山脚下，几个人早就摆出欣赏姿势在欣赏毛盾，他干笑着：“没办法啦，人不行，马也不行，能赶到地头就不错了。”张通倒站在他这边说话：“不错，第一次能跟上，已难能可贵，我还以为你走丢了呢。”

“丢了一次，问了路过来的。”

“可见你很小心！”武向天笑道：“别客气，出来了，大家都是一伙人，吃点东西，我们马上上山猎东西，这里有种雪狐，日没夜出，狡猾灵活，十分难猎，看你是否有这福气猎着它。”“少堂主都不行，我们哪还管用？”

“那可不一定，猎此灵物，要靠运气，我来此猎了十几趟都没结果，颇为泄气，带你来，是看你长得一脸福相，说不定就此猎着了。”

“希望如此啦。”毛盾傻笑着：“我怎知自己一脸福相？”张通立即接口：“少堂主看中你，就是你福星高照，准错不了。”

“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毛盾笑了笑：“不过，猎不着那雪狐，可别又怪我福气不够喔。”

武向天轻笑：“当然要怪你，所以你得认真给我猎。”“这不是打鸭子上架，准吃烤的？”毛盾有口难言，困笑不已。武向天笑的更爽朗，还是张通猛打气，毛盾才这么信心大增。

随后，毛盾吃了一包卤味晚餐，武向天已分配工作，他带来的两名护卫冷月及杨真分别从南麓上山，张通留下来看马匹，他则选了毛盾一同从北麓上山。

毛盾觉得不妥，自己跟他仍有嫌隙，要是混熟了，将来若向金武堂动手，岂不伤感情。

两人很快进入山区。毛盾已将弓箭抓在手中，似临大敌，准备见猎物即杀。

武向天仍是一副悠哉，笑道：“你的弓只有三百斤，猎些飞鸟还差不多，要射老虎，恐怕不管用。”

“我只好打鸟了？”毛盾没趣地改往树顶瞧，专找弱小动物。武向天笑道：“我的意思是说，晚间飞鸟不多，又藏匿暗处，所以你不必太紧张兮兮，等有了猎物，我自然会通知你，让你过过瘾。”

“你怎知有猎物？”

“经验，只可体会，不可言喻。”

毛盾只好信其有。跟着他摸摸探探地往森林搜去，直到一处灰黑岩堆区，武向天有了反应。

“这里有猛兽，你要小心。”

毛盾不解，往前方瞧去，一片长了青苔的岩区，除了几株零星巨树之外，一切宽广得很，怎会藏有猛兽？

武向天开始解释：“这里很少有动物的足迹和粪便，即是有某种猛兽盘据，它们通常都是雌雄同居，所以有两只以上。”毛盾有些信了：“是老虎还是狮子？花豹？”

“不清楚，若是白天，说不定还可以从兽身落毛判断，现在只有碰运气了。”

武向天很快将长弓抓在手中，这弓少说六百斤，足足比毛盾手中弓箭粗大一倍，该可发出惊天神力。毛盾亦不觉抓向腰际长鞭，情急时也好有个照

应。

两人很快扑索进入乱石区。

武向天甚是注意四处环境，尤其走兽脚印或是粪便。好不容易在一巨岩下发现许多枯骨，以及一些黑屑，武向天很快捡起黑东西放在鼻头闻闻，眉头直皱：“像虎又像豹……”话未说完，巨岩上头猝然发出怒吼，一头猛虎狠厉地扑冲下来，毛盾看呆了眼：“是虎？”

“快闪。”

情况过急，武向天一掌打得毛盾倒滚七八尺，右手弓箭已来不及射出，眼看猛虎已不及三尺，他不得不弃弓，手抓长箭，相准虎咽喉猛刺过去。

他果然不愧猎兽高手，一箭命中，直没咽喉，老虎虽被刺，却未断气，更因困兽临死挣扎，威力更猛，武向天眼看避闪不及，当机立断，奋命冲扑过去，凭着一口真力将老虎按扑地面，人兽为之大打交斗。

毛盾正想喘口气之际，岂知猝又一道劲风更快更急地射来，他惊心中一眼见着是花豹，它蓄势而发，其劲不比猛虎差，毛盾自然反应，再叫一声，手中长鞭已挥出。

那花豹竟然不是冲杀毛盾，而是杀向困斗的武向天，看来两兽早有相互作战经验。

那武向天又在听及毛盾尖叫时，以为他又受猛兽袭击，当下一掌打得猛虎喷飞出去，正想反扑救人，那花豹已冲抵门面，毛盾虽以鞭扫中花豹右后腿，却不想表现自己武功高强，故而留了余步让花豹活动。

就只一闪念之间，花豹得以冲至武向天身前，武向天一时不及躲闪，也为了解救毛盾而不肯躲闪，硬碰硬的一掌击向花豹脑袋，当场将它劈死。

然而花豹也非等闲物，唰地猛扣利爪，狠狠在武向天左胸抓出几道血痕，痛得他闷哼起来。

毛盾见状甚急，长鞭一抽，已把花豹甩向远方。不过此时甩扣，看来即像花豹被击毙后，毛盾才有办法扣上豹腿的了。

“少堂主受伤了？”

“没关系，皮肉伤。”武向天很快拿出金创药倒向伤口，似乎真的那么灵，不痛了，他挺挺胸口，脖子还见着几条粗筋，他还是露出好险般的笑容：“老虎跟花豹混在一起倒是第一次见到；你的鞭法不错哩。”

毛盾干笑：“从小就练，能派上用场就只有它了。您受了伤，要休息吗？猎了一虎一豹，回去也有面子啦。”

武向天摇头轻笑：“虎肉酸，豹肉硬，难吃，何况以前也猎了不少，没什么好充面子，我的伤轻得很，怎可说回头就回头，得猎着雪狐才行。”

他如此说，毛盾也没辄了，说道：“那雪狐总有个出没地方吧？”

“雪狐喜欢干净，大约在山顶冰雪区较能发现吧。”听及冰雪区，毛盾似有回家之感觉，点头一笑：“没问题，刚开始就有收获，今天似乎运气不错……”忽见武向天受伤，接下去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武向天还是硬撑下来，耸耸肩：“走吧，雪狐喜欢三更出来觅食，超过时间，又要等明晚了。”

毛盾哪敢不从，眼看武向天先行前头，自己也晃着脑袋跟了过去，临行还瞧了虎、豹一眼，生平也没猎过什么，现在颇有成就感，就这么放弃，实在有点可惜，但若带上山，岂不把自己累死？“这些猎物……”毛盾只好征得意思。

“回头再拿。”

“可是，可能会被其他野兽吃掉……”

武向天闻言轻笑：“你忘了一山不容二虎？至少这是它的地盘，在其他动物还没感觉山大王已死亡之前，它们岂敢送上门？如果你不放心，把它们剥了皮就是。”

毛盾但觉有道理，遂也干笑：“还是回头再来，扛它们上山不好受。”

武向天轻笑中已先行去了。

毛盾很快跟上。及至半山腰，眼前一片白茫茫，不但树枝全罩了冰霜，更有一层浓雾罩住去路，几乎已达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云中山果然名不虚传。”毛盾道。

“起了雾，想猎雪狐更困难了。”武向天颇为泄气。“你常来吧？”毛盾问：“雾常散吧？我是说你曾碰过散雾情景吗？”

“有两次。”武向天道：“都在月圆时，所以我才选择这几天前来。”

毛盾算算日子，正是十四日，也该出个大圆日，看来他找自己并非突发，而是有所计划。

既然有机会散雾，毛盾也不多问，两人又开始摸往最高峰。虽然毛盾早习惯冰冷天气，但为了装得更像，他还是把衣衫拉得更紧，做出那准备抗寒的动作。

“冷吗？是我忘了告诉你要多带件外套。”武向天忽而有所动作：“我的给你穿。”

他很快想脱掉上衣。

毛盾急道：“不必了，我穿了不少件，还挺得住，若耐不了寒，我会溜下山，到时只请少堂主自行狩猎啦。”

武向天瞧及毛盾说话一片真诚，也不再强逼，淡笑着：“好吧，若太冷，你就躲在山下替我把风。现在，还是探路子吧。”其实一片冰雪，也没什么路子可探，武向天凭着不弱的听觉，猎了几只长尾狐，野貂鼠，就是不见雪狐。

一整夜，也没见着雾散去，自不可能猎得雪狐，两人只好放弃，退回半山腰，将猎物烤来吃，然后稍作休息，直到下午，才再次上山。

二更天。

月亮出来了，银光一透，竟然把雾气打散，露出一座水晶般山峰，煞是好看。

毛盾不禁冲动得想练练日月神功，然而考虑到旁边有人在看而作罢。

武向天亦是兴奋异常，他道：“雾一散，雪狐必定出现，它一身银白，叫声跟风啸鸣声差不多。”

“我明白啦。”毛盾装出怪叫声，随后说道：“这女鬼声还可以吧？”

武向天闻声点头轻笑：“像了七分，就不知它们是不是女鬼化身？我们可以用这声音引它出来。”

反正毛盾也没事，于是乎呜呜叫个不停。

寒夜中，听来分外凄凉。

两人已潜至一面山崖，毛盾正要发声，忽而对面百丈崖区传出声音，毛盾一眼即分辨位置，在山崖下方二十余丈结冰的树枝上，有东西在动。

“找到了，在那里！”

毛盾一手指出，武向天登时迎目过来，瞧往该处，银样般的亮毛像千百

颗闪亮星芒窜动。他眼睛更亮了，那精巧而又熟练的上弓动作一秒之内完成，猝又在半秒之内发箭射出。毛盾感觉出他箭势之霸劲，不但射得又狠又直，而且一点声音也没有，像太阳喷断的光芒，直穿宇宙太空。

只一闪眼，利箭已射出百丈。就在快命中目标之际，那雪狐竟然不可思议地躲过利箭，打得树枝冰雪纷纷下坠。那雪狐突而轻鸣，示威似地飞冲过来，它四肢张开，腹部扁平，像面三角玻璃射来，速度之快，更逾方才那支箭。

眼看雪狐冲来，武向天想第二次挽弓都不可得，他急得满脸青筋暴胀，还是没办法。

毛盾则是兴奋异常，长鞭一抽，就想打过去，但雪狐还在范围外，他突而想使出绝招射出鞭节，但心念一闪，他还是压下看家本领，只用鞭抽。

尽管如此，那鞭一抽，还是让雪狐差点着了道，它惊愕嘶叫，身形拉高三丈，不敢再俯冲下来。猝而旋掠两人顶空，复又冲下，毛盾冷笑抽鞭，武向天亦挽妥弓再发箭，眼看就要收获丰富，那雪狐竟然倒提冲开，往另一头山崖回掠。

毛盾见状急叫一声“不好，快闪”，他赶忙往雪堆扑去。武向天还不及反应是何状况，天空一堆黑已扫来，他想躲已是不及，叭然一响，已被打个正着，他才知道不妙。“哇，好臭！”

毛盾虽躲入雪堆，但背面仍受些微波波及，他伸手摸去，想证实什么，结果他证实了，只闻一遍，立即猛往雪面抹去，频频瘧斥叫骂：“这家伙太不卫生了，也敢用黑肥料攻击我们。”瞧及武向天是正面接招，现在整个人已埋在雪堆里搓搓洗洗，毛盾一张脸已憋得通红，还是忍不住笑出声音。“少堂主，严不严重？”

这话是白问了，武向天亦是自嘲抽笑：“它妈的，这小狠货一点都不客气。”

“其实沾上味道，也算有进步了，你前几次不都是空手而回？”

“我宁可空手而回。”武向天自嘲而笑：“这事说出去，不笑死人才怪。”

“放心，小的不会乱说。”

武向天已勉强把雪块催溶，洗净自己脸容，但衣衫就没那么容易处理了：“你不说，这些味道能瞒过谁？要是他们以为我掉入茅坑，岂不更糗了？”

“那怎么办？”毛盾道：“退回去，找条溪，彻底洗净再回来？”武向天面露难色：“今夜一走，可能会无功而返。”“不走又如何？那贼兽经过这么一吓，准是躲的不见人。”毛盾道：“这样好了，你把衣服脱下，我拿去处理，你还是留在这里跟它算帐。”

武向天实在不愿离开，遂点头，把身上那件软皮袄脱下，毛盾停止呼吸接上手，很快奔往山下，去解决这臭问题。其实他并无需找到小溪，他只要躲在暗处，利用日月神功将冰雪化溶，然后丢下皮袄，为了防止污染，他找些带有香味的松针，丢入池中一起搅和，但觉差不多了，才取出，如此一来，臭味已被松香味消除，他得以回去交差。

已是四更天。

武向天虽未被冻着，但他却颇为泄气，自雪狐攻击过后，就像突然钻入地洞消失，从此一无踪影。

毛盾亦是愤恨不平，想找它报仇，机会都没有。

“难道只有等它出来，我们才有办法收拾它？”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方法。”武向天叹息不已。“太可恶，简直吃定我们！”毛盾咬牙切齿，很想找它教训。他目光搜向山崖，沉静中也传出那雪狐示威的叫声。毛盾忍不住了，他转向武向天，问道：“你对摄魂术知道多少？”

武向天对他突如其来之问题倒莫名不解：“问我这些？你会？”

“有一点……”毛盾本意乃试探他，若他了解不深，或对茅山派一无印象，他想尝试以摄魂术收拾那可恶的雪狐。武向天道：“这是邪术，只听说武林一些邪派人物曾用，真正情况倒未见过，你也学过？”

毛盾忽而摇头了：“没学过，我倒有一样东西，蛮邪门的，它只要一照妖怪，准让妖怪晕了头。”

“有这种东西？”武向天想瞧。

毛盾也不让他失望，拿出那面黑色阴阳镜，试探着问道：“听说它是茅山派的东西，你对它了解多少？”

“是此镜，还是对茅山派？”

“呃……两者了解多少？”

“对茅山派，倒是没什么记忆，只在三年前听过他们突然消失……后来本门分舵就接下茅山地盘……”

“你认为他们是如何消失？”毛盾两眼稍激动：“你认为他们是自己瓦解？”

“传言是茅山弟子传到现在只剩两名小鬼，他们挨不了苦才弃派离山。”武向天道：“不过据我真确消息，茅山是被武当第一弟子三清道士收拾的。”

“你认为三清做的对？”

“江湖就是如此，弱肉强食。”武向天轻叹：“虽然茅山派在江湖并非什么名门正派，但三清如此做，实在也说不过去。”毛盾听来恨意难消，但他极力忍耐：“本派呢？强占茅山，不是弱肉强食？”

武向天摇头：“我从来不管此事，要管也没得管，其实以金武堂实力，何需强占茅山地盘，就不知我爹怎么想，我想一个理由，那即是：我们不占，别人照样会占，那里又正好是紫金山分舵位置，如此顺理成章的就被本派接收了。”

“好一个顺理成章。”毛盾暗暗斥骂，若非来硬的，茅山派也不会遭此浩劫。他勉强忍住那口怨气，不露痕迹地问道：“要是有一天茅山派向你们报仇，你们如何应付？”

“若是我当家，哪用得报仇？茅山派要回地盘，天经地义，我们犯不着争那不光彩的事。”武向天道：“不过若茅山派向本门动粗，那他就不太高明了，金武堂能领袖武林，并非浪得虚名，他们很可能吃力不讨好。”

“咱们走着瞧。”毛盾亦是暗中说话，准备一别苗头。武向天注意他手中的阴阳镜，说道：“如果这是茅山派之物，那倒是有点邪门，你要用它来照妖怪？”

毛盾道：“试试看，反正被雪狐耍着玩，心情也不好受。”不等武向天回答，他已耍着阴阳镜噶噶四处乱照，可惜一点效果也没有，倒把武向天给逗笑了。

“看来这镜子也不管用，咱们还是认真找寻吧。”“死老道，骗了我。”

毛盾故意骂了几句，大约是说那卖他镜子的老道撒了谎，害他当场出糗。其实他如此耍，乃是决定不在武向天面前摆出看家本领，免得让他起了疑心。

武向天果然相信那阴阳镜起不了效用，他只好再次动身搜往他处。

毛盾则跟在后头，有意无意照着阴阳镜瞧，手指在上头划个不停，其实他是在念咒语，并划着雪狐生辰日期。他当然不知雪狐真正生辰，只好用最笨方法，从十年前开始计算，每月每日每时辰给划在阴阳镜上，这虽然费工夫，但毛盾相信雪狐绝对不只一只，只要一只合对了，自然有办法收拾他们。

果然，在划过九年前七月十五日子时时，阴阳镜已现出雪狐幻影。

毛盾把它当成是那只攻击自己的恶狐——反正都长得一样，那雪狐正灵巧地躲在某洞穴中，贼眼猎着某人——大概即是武向天和自己了。

“小贼狐，看你嚣张到何时。”毛盾冷喝一声，从口袋抓出一张黄符，稍运功力，符纸已着火燃起，他很快施法往阴阳镜划去，待符纸快化成灰烬时，他咬了手指鲜血往镜画出一道怪符，冷哼一声“摄”。

猝然间，似有一道阴气从老远某处往镜面冲，那雪狐幻象更清晰了。

“才两魂？倒是很短命！”毛盾喃喃念着：“魄倒有九个，难怪这么狡猾；我就收你三魄，让你变成乖宝宝！”

毛盾又作法，接连再射一两道灵气，他拿出一张红纸，印在镜面，手势一划一抖，那镜中幻影竟然印往红纸，显出淡黑的雪狐形影。而那镜中影子早消失无踪。

毛盾这才得意黠笑：“看你嚣张到何时？把你折起来压在裤裆里，让你永世不能翻身。”

他方将红纸折妥，武向天那头已传来斥惊叫声：“雪狐出现了。”

“那当然，否则我岂非白混了！”

毛盾得意洋洋地行过去。

武向天已掠向二十丈崖面那株松树，一手抄下那只两个巴掌大的雪狐，随即飘落地面。他欣喜不已：“我终于猎到雪狐了。”“不是猎到，是抓到吧。”

“抓到更难能可贵。”

“可是它看来有点呆呆的，像兔宝宝，大概还没睡醒或是喝醉了。”

武向天这才发觉异样。这虽对他狩猎功夫有所贬损，但他一闪念也就不在乎了，他道：“能逮到已是生平愿望。”“杀了它，没人会知道你抓个呆东西。”

武向天一愣，还是摇头：“其实我只想瞧瞧这怪东西，瞧它一身银白，状若雪貂，可爱之极，哪还下得了手，若给妹妹饲养，倒也有趣。”

想到那个哑巴二小姐，自己也无啥意见，于是乎还是马屁猛拍：“其实能逮到雪狐已是天下少有，少堂主足可扬威武林了。”“少拍马屁！”武向天笑斥道：“这是金武堂之事，哪来扬威武林？”

毛盾但觉马屁拍得过火，立即改口：“扬威金武堂亦是大事，属下沾光不少。”

“你倒是个福星，一跟来就有收获。”武向天拍拍毛盾肩头：“哪天真的避不开武林事，我倒要好好重用你。”

“多谢少堂主提拔。”

毛盾连连拱身，心头早想到千百种破坏金武堂安宁的方法。“走吧，有了收获，也好向他们现宝！”

武向天一时兴起，突然仰天长啸，声破夜空，气吞山河，震得山峰回音轰轰不绝。

声未歇，远处又传回啸声，大约是取得联络了。

武向天才领着毛盾往山下行去。

回到那虎豹岩区，毛盾已发现虎皮、豹皮已全被剥去，询问结果方知武向天总是一派少掌门，他只顾着猎，自有人跟在后头收取猎物。

以武向天之身份，他当然不必告诉毛盾之必要，甚至还有黠逗之快感。

毛盾暗中想笑，若背着两张皮上山，岂不被人当成呆子才怪。

不过他很快从那只呆愣愣的雪狐得到心理平衡，自己不也耍了他一道？

两人边扯边笑，倒是悠哉自得。

还未到天亮，一群人已回聚山下。张通早等得发闷，忽见少堂主回来，手中又多了只怪物，乍见是狐，他已猜出那即是雪狐，马屁简直放不停，轰得武向天陶醉不已。

“猎全了，虎、豹、鹿、兔全有了，弟兄们准可丰富一顿，咱们回去吧。”

瞧瞧冷月、杨真猎的全是味美野兽，武向天自是更得意，豪迈挥手，跳向马匹，已飞奔而去。

冷月、杨真也各自提着猎物，熟巧上马驰去。

张通只好捡剩下小动物，照样意气风发地跟在后头。他不断和毛盾闲扯，那种毛盾即将重用的心态，实让毛盾受宠若惊。回到金武堂。

为了那些猎物，武向天特地开了场露天畅饮大会。几乎是全军同乐，引来了不少乐趣。

毛盾也因此被调守东光楼，实际上已成了武向天跟班，可谓登龙有术。

至于那只雪狐，已送给武灵玉收养。毛盾觉得它太乖，显不出个性，又偷偷放出一魄，附回雪狐身上，它果然灵活许多，如此更得武灵玉喜爱了。

第六章 小淫魔

匆匆几天已过。

毛盾开始想认真打探有关二娘之事。想起二娘，他又想起那猪鼻子坏蛋武子威，现在不知变成如何了。

他想要打探此事，张通是最好的对象。故而他已往大门行去。

张通仍是担当卫兵领班一职。其实能派来守大门，总有被看重的感觉。他倒未抱怨或责怪毛盾高升而忘了提拔之情，甚至他以自己推荐之人受赏识而觉得光荣。

他还是以长者身份和毛盾闲聊，两人谈得甚是融洽。毛盾觉得时机差不多，正想准备问及二少堂主之际，门外街道已传来一阵骚动。

一个身穿白底金边花袍的男子急急忙忙飞奔回来，他后头追着几名官兵。

张通忽见此状况，心头一紧，斥道：“这坏胚又惹事了。”毛盾乍见那人猪头鼻子，已认出那是武子威。没想到三年不见，他也是长得人高马大，只是面相更形丑陋，尤其那股阴险狡劲，让人瞧得很不舒服。

他逃得并不快，似有意捉弄那群官兵，待到门口，他才凛凛生威喝道：“把他们挡下！”话未说完，整个人已大摇大摆晃进里头。

才十三、四岁，已是一副小大人作威作福的模样，实让人看不惯。

张通虽讨厌他，但职责所在，还是拦下十几名官兵。那中年短髭捕快似知道金武堂威风，并未硬闯，但语气却相当凶恶：“快把那小鬼交出来，否则事情无法收拾，金武堂从此别想在太原城混。”

如此恶劣，张通还是第一次碰上，但他早知武子威素行不良，总得问清事情再说。

“官爷，本门少堂主不知出了何事？”

“大事，他犯下淫行，死罪一条。”

张通瘪问：“他……他犯了谁？”

捕快好言：“西城柳员外女儿，才十六岁就把人家玷污，害得人家差点自杀身亡，柳员外一状告到总督府，任谁也保不了他。”“这畜牲！”张通气得面红耳涨：“金武堂竟然出淫徒，这是侮辱，太可恶了。一定要拿他正法。”

他顾不得武子威身份，立即以紧急状况处理，马上击向门口那口战鼓，咚咚声响起，金武堂整个沸腾起来。

张通很快又向那捕快头领拱手：“金武堂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那捕快面容稍缓，也以拱手回礼：“多谢帮忙！”然后他若有所思：“大家都是混饭吃，你家二少太过分了，弄得让人无法收拾，为今之计，只有找人说情，把柳家女儿娶过门，否则我们很难办事。”

金武堂威风，终非浪得虚名，捕快们若非万不得已，又怎愿意招惹他们。

张通道：“我们自会处理。”他急急望向内堂，但见副堂主已领人匆匆赶来，他很快迎上去，并将事情做了详细说明。

陆不绝闻言亦是满脸凝重，他很快奔出大门，朝那捕快拱手：“请官爷宽限一天，金武堂一定给你一个交代。”“还请多多帮忙。”

捕头拱手后，方自领人离去。

张通立即迎来，说道：“属下击战鼓，是怕二少堂主趁机又溜走了。”

“你做得很好。”陆不绝面露坚决：“金武堂不可能包庇淫徒，任谁犯此淫行都该受处罚。”

张通觉得有理：“副堂主教训得是。”

陆不绝决定：“到金凤阁抓人！”

陆不绝一声令下，几位高手已掠往金凤阁方向。陆不绝又向守卫下令：“看到二少堂主，一律留住他。”

守卫个个气愤填膺，齐齐应是。

陆不绝长叹一声，亦亲自掠往金凤阁。

毛盾是自由之身，当然不肯错过这机会，他很快跟去。那金凤阁情势已相当紧张，二娘已亲自领着几名手下挡在门口，她怒笑不已：“反了，连我的住处，你们也敢闯？”护法黑不亮怒斥：“若非看在你是二夫人分上，老夫早就拆了金凤阁，还容得那畜牲作威作福。”

黑不亮年约七十，比堂主还老资格，江湖人称黑旋风，一把太极斧不知砍过多少人头，却难逢敌手。

有人甚至把他排名跟武向王同等级，可见其武功之要得。生就一副火爆脾气，本早已不管事，但最近不知怎么，又被堂主邀出来。

他瞧及二娘种种行为，早看不惯，此时有了导火线，他说什么也不肯让步。

那二娘花弄情又岂肯买他的帐，闻声更是震怒：“怎么样？儿子是堂主生的，你想拿他砍了不成？就是想砍，也得先问问老娘手中这把剑。”

黑不亮哇哇大叫，一把斧头飞砍过去，那二娘举剑封来，竟然敌不过，被砍退两步，虎口为之生疼。她更怒：“你敢，我跟你拚了！”

一式奇异怪招猛挑出去，直取黑不亮双眼。黑不亮根本不闪不避，左手斧面架向眼面，右手利斧照样打出，只见利斧旋飞硬砍二娘腰际。

眼看双方就要见血，二娘后边护卫亦出手想杀人。陆不绝很快赶来，长喝一声：“住手！”

随即飞身欺前，双掌凝力将双方给推开。

黑不亮接回飞斧，恨怒难消：“逮不着那淫贼，老夫这条命今天就耗在这里。”

二娘冷笑：“凭你那几招，你准备受死还差不多！”陆不绝礼貌地拱拱手，说道：“现在不是谈打斗，是谈二少堂主，他非礼良家妇女，总该给人家一个公道。”

二娘冷斥：“笑话，你怎知不是那妖女忍受不了，勾引我儿子？”

陆不绝忍耐：“人家都已闹得要自杀。”

二娘瞄瞄眼：“死了没有？”

“话不能如此说……”

“哼！明明是作戏。”二娘斥道：“女人，我懂得多还是你们懂得多？一个女人要是痒起来比男人还要骚得多。我儿子才十四岁不到，他会做这种事？”

陆不绝还想讲理：“已经做了。”二娘根本不听：“胡说，片面之词，谁也不能说我儿子如何。”“你叫他出来对质，一切自可明白。”

“办不到。”

看二娘那吃定人的模样，陆不绝不禁也有了怒容：“属下以礼相求，夫人要是再护短，属下不得不请出帮规。”

“那又如何？”二娘冷哼：“你敢伤我？”

“我们只想要二少堂主，得罪了。”

陆不绝忽然抽出绝情扇，一个罩面就冲打过去。

二娘谑笑，她武功并非方才的弱势而险些着了黑不亮的道儿，此时认真防备，竟也能抵挡陆不绝高超的武功。

甚至黑不亮加入战圈，她照样能从容应付。

毛盾偷偷瞧她武功路数，大都来自《多情宝录》没错。她本该可以相当容易制住陆、黑二人，但二人似也知二娘武功路子，许多地方都能巧妙避开。二娘方战十余招，已是惊心不已，道：“你们是如何学得这武功？”

陆、黑二人不答，还是攻击。

陆不绝说的诚恳：“还是请二娘交出二少堂主吧！”

“凭什么？交给你们杀了？”二娘冷笑：“没那么容易，看招！”她突然换招，只见得剑光暴闪，似如孔雀开屏封住两人攻势，猝又一道强光由下而上冲至，直捣两人下档。

不知何时，二娘手中又多了一把长剑，扫得两人诧异万分，纷纷走避，那陆不绝避得较慢，左裤管已被划出一道三寸长的裂缝。

“如何？以为老娘我好欺负！”

二娘一招得逞，那剑又自捣来，似如江河溃堤，剑气一波未竭一波又起，成形于五丈方圆，使得周遭冷风冽冽，引面割寒，似进入万年旋冰黑洞之中。陆不绝和黑不亮见状，不得不吼出劲声，引出全身力道以迎敌，否则两人真要被切了。

毛盾心知他俩不再存礼让之心，联手攻出，任由二娘招式怪异，但在两大高手联攻之下，也没占到什么便宜。甚至捉襟见肘，节节败退，先前耀武扬威之态尽失，被逼得靠墙角，甚是狼狈！

“你们敢对我无礼，我跟你们拚了！”

二娘一脸怒容，伸手往怀中似想拿出什么暗器，只见得寒光一闪，她更形冷笑，就要打出那东西。

陆不绝和黑不亮心知那必是致命玩意，除了更加小心之外，并未丝毫退怯。

二娘再次冷笑，手已提起，那寒光更亮，不是一颗，而是一大把。

情势更加紧张，众人心弦绷得更紧。

忽而一声冷喝：“住手！”一道灰影已掠至。

二娘根本不听，更似怕那灰影拦截，出手更形快速，寒光一闪，满天星影当头罩了过来。

那灰影暴喝，人如大鹏展翅旋飞，一件灰袍似天罗地网般地裹向天空，密不透风地全把暗器裹在灰袍里。

另有几颗因力道过猛，仍穿出灰袍，软弱地掉在地面，一副长了尖针的小骷髅，甚是刺眼。

全场目光已移向那灰袍老人。毛盾一眼即认出他即是身材高大的门主武向王。他冷目凝向二娘：“这种毒东西，你也用在本门兄弟身上？”

二娘斥道：“谁跟他们是兄弟？谁惹我，我就杀谁！”武向王冷道：“你太过分了！”

“又如何？你想吃了我不成！”二娘的跋扈，让在场诸人侧目。

武向王瞄了她几眼，不理她，冷道：“把子威叫出来。”二娘根本不惧：

“你管不着。”

“叫出来。”武向王口气颇硬。

二娘但觉丈夫语气变了，先是一愣，随即冷笑：“你敢把你儿子交给他们杀了，我就跟你拚命！”

武向王怒斥：“事情已经闹成这局面，你还护短，金武堂以后要如何见人！”

二娘笑的嘲弄：“我管不着。”

“叫出来！”武向王转向陆不绝：“进去把那兔崽子抓出来。”陆不绝应声，很快想闪过二娘去抓人。

二娘怒斥：“你敢！”拦了过去。

武向王也不慢，立即截住她。二娘眼看无法拦人，急得尖叫：“武儿快走，你爹反了，他要杀你啊！”

“出来！再不出来，我真的会杀掉你！”武向王吼道。这一吼，武子威已藏不了身，他一脸不甘心地走出去：“要逃到哪里？全被围住了！”

二娘见状，立即护向他身前，急怒道：“谁敢动她，我跟他拚了！”

没人动，武子威除了稍带惧意，毫无悔错态度。

武向王冷目逼向他：“你这畜牲，敢做伤天害理之事。”武子威抽翘嘴角：“谁说我强奸她，是她勾引我。”武向王冷斥：“还狡辩！”

“明明就是如此，”武子威一点也不认错：“她要不是多看我几眼，我才不会被她吸引，这事就不会发生了。”

武向王冷眼：“人家看你几眼，你就说她勾引你，你就明目张胆去非礼人家？”“她还不是一样叫得爽！”武子威蛮横不已：“她有意赖着我，爹，您别上当。”

“住口！”武向王气得脸红脖子粗：“简直畜牲，简直畜牲，还不跪下受缚！”

他逼前行去，武子威吓着了，急往母亲背后缩去，二娘立即挡在前头：“你敢动他，我跟你没完。”

“这件事，谁也挡不了。”

武向王猝然出手，也未见着是何招式，只见得他手掌突然跳长数尺，奇快无比地把二娘推向一边，再一个探手，已将武子威肩头扣在手中。

如此移形换位的功夫，已慑住在场诸人目光，就连毛盾也不得不佩服天下第一高手武功果然名不虚传。

二娘惊诧：“你的武功？”

似乎不相信自己一照面即被逼退。

她还不及追问，武子威已哀叫道：“娘快救我，我不想死。”二娘怒冲过去：“武向王，你敢，我会毁了整个金武堂！”她猛扯儿子，武向王扣得更紧，武子威猛哭。二娘和丈夫四目交接，像针般想刺穿对方心思。

现场情况又见紧张，除了哭声，个个沉静不语，一颗心都提向胸口。

像过了半世纪之久，武向王终于还是软化了。他长叹一声，放掉武子威：“把人娶过门吧！”

这是最好的结局，谁知武子威得了便宜还卖乖：“我根本不喜欢她，为何要娶她？”

“你敢……”武向王一把怒火：“不喜欢她还搞出这种事？要死还是要娶她，你自己选择！”

从未有人见过武向王如此动怒，全场诸人全被吓着了。武子威哪还敢再放屁，百般不情愿地点头：“娶就娶，娶就娶……”口中念个没完，心里却恨死了那丫头。

二娘此时突然转变另一种风情万种的骚样，含笑道：“对啊，娶过门就不没事了。害得各位长辈心情不好，实在罪过；现在变成了喜事，你们也该放松心情，赶明儿过来喝杯喜酒吧！”陆不绝和黑不亮等人实在想不出二娘心里到底在想什么，竟然说得出这番话。若非碍于堂主情面，他们早就甩头离去，何须在此听那毫无羞耻的言语。

武向王也觉得二娘实在过分了，冷斥道：“这种事，没什么好光彩的。要请，自家门请，还容得你那么宣扬。”

二娘闻言甚是不高兴：“这是你娶媳妇，你还说这种话，摆明了就是要拆我的台阶！”

“很多事你自己心里明白，不要再来烦我！”武向王怒道：“婚事三天内解决，否则一切后果你自行负责。”

武向王懒得再理她，甩头即走。

他一走，陆不绝和黑不亮亦带着兄弟纷纷离去。

刹那间走个精光。

武子威这才松口气：“好险，从没看爹如此发火。”“都是你，给我惹麻烦！”二娘狠狠给他一个响头：“做了事也不清理干净，留了大尾巴要人替你收拾！”

武子威甚觉委屈：“我以为她喜欢我啊！叫那么大声，还告我？”

“少臭美！自以为你是谁？”二娘怒斥：“天下女人多得是，偏偏找最近的！活该你要倒霉，现在弄得满城皆知，我再护短，准会引起公愤。给我乖乖待在家里，三天后准备娶人。”“真的要娶……”武子威一脸不甘心。

“当时没一刀杀了人，你现在就给我老老实实娶过门。”二娘又骂了一大堆畜牲之类的话，才将儿子关回房间。第二天。

提亲终于展开。但却没人敢去。

不，与其说没人敢去，倒不如说没人想去丢这个脸。堂主身份何等崇高，他岂可出面？而他又没指名谁去，下边当然一团乱。

陆不绝和黑不亮就看不惯二娘，他们才懒得管这档事。二娘则更不必说了。以她那乖戾的脾气，怎会把柳家放在眼里？她本想随便派人去解决即可，却被堂主谕令训了一顿，干脆拖吧，拖久了自然会有结果。

他们各自盘算，当属下的又岂能帮上忙？

“你跟我去提亲！”

说话的是武向天，他要求毛盾同行，毛盾眼睛陡地睁得大大的：“你有没有搞错，这是很没面子的事也！”

“没搞错。我说得很清楚。”武向天口气坚定。

毛盾直抽笑：“是不是你爹暗中要你去？”

武向天淡笑：“不，我自己想去。”

“奇了。你一向不是和二少堂主不打交道？”毛盾奇怪道：“你甚至有点恨他，昨天你恨不得把他捉来五马分尸，现在又要替他出面？”

武向天无奈：“我不是为了他。”

毛盾不解：“喔？”

“这小畜牲实在该杀！”武向天恨恨道：“我是为了柳家姑娘，她无辜

受害，我不能不管。”

“这倒是了……”毛盾若有所思：“一个女孩遭此事情，一定伤心欲绝。现在除了嫁过门，就只剩死路一条了。”武向天耸耸肩：“所以我非出面不可。”

“你的心情，小的了解。”毛盾皱着眉头：“可是您为何要找属下一同前去？我不是媒婆啊！”

“因为没人想去，只好找你。”武向天回说此话，自己也觉得想笑。

毛盾更苦了：“我去做啥？当肉垫，让他们打着出气？”武向天笑道：“别胡扯了，看你一副鬼灵精模样，跟我去，总也可以提供我一些意见，免得没了主意。”

毛盾苦笑再苦笑：“少堂主的命令，小的岂能不遵。只是，除了小的，还有谁一同前去？”

“出糗的事，要那么多人干嘛？”

“意思是……只有我们两个？”

“不错！”武向天轻笑：“这是重用你。”

毛盾笑得更苦：“别的倒可以，把我当媒婆重用，小的好像突然变成女的了。”

“我还不是一样。”武向天道：“你计划一下该如何开口，我叫人准备礼品，随时出发。”

说着，武向天已步出东光楼，打点一些东西。

毛盾自嘲直笑，实在搞不清为何会听他的话，甚至还有点兴奋。

“大概媒婆和媒公婆差不多吧！”

他倒真的认真计划如何进行说媒较为顺利。

柳家在太原亦是名门，柳员外父亲还是朝廷命官告老还乡者。虽然前年过世，但柳家之声望仍高，就连总督大人都得礼遇三分。如此名门，又岂能失礼？

还好武家也非弱族，黄金万两，绢布千匹，外带珠宝首饰，足可让柳家再买一栋大宅院。如此的重礼，任谁都挑剔不得。

然而让毛盾担心的还是柳家小姐要是不爱那猪鼻子恶男人，怎么办？

“先去探听再说吧！”

武向天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难得他穿上正式的长袍马褂，连胡子都剃掉，江湖味去了不少，看起来斯文多了。

毛盾也穿上黄丝袍，他倒感到好笑，这跟作法的道袍相差无几。

两人领前走出大门，还引来一阵窃笑。

但是已经打鸭子上架了，想回头都难。毛盾只好正经八百地演完这出媒婆出寨记。

一行五辆马车果真只有五名卫士，剩下两个有头有脸的就只有毛盾与武向天了。

还好，武子威之事被封锁得紧，知道的并不多。对于武向天和毛盾的隆重出现，皆投以好奇眼光。

有的还猜是武向天准备亲自相亲，这将是太原城的一件大事，故而凑热闹者越来越多了。

然而人群一多，武向天和毛盾以为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张脸早就

红通通，恨不得马上走到柳家，把事情一勾眼全部办完。

好不容易走到西街。

柳家宅院一片古朴，古树林林，别有一番幽雅情景，比起金武堂那霸气，又是另一种文人书生之格调。

木门已旧，却擦得干干净净。两名家丁早已闻声等在外头。见着该是仇家却又可能变成亲家的人，他们仍不愿失礼，但目光却怀有恨意。毕竟自家小姐受辱，任谁都会一把火在心头。尤其是毛盾，更让人瞪眼踱足。

“我好像特别受照料……”毛盾自嘲地说。

他想或许是武子威这小鬼做了坏事，故而那些人对小鬼有了偏见。

耸耸肩，他勉强原谅了这些人。

“可以去见你家老爷吧？”毛盾替武向天开道。

家丁也不说话，伸手做个请的动作，已先行入内。毛盾瞄向武向天，干抽嘴角：“准备好了没有？他们似乎已经有准备。”

武向天看得甚开：“来都来了，有何好怕？”

“话是不错，但求人又求亲……”毛盾看着武向天及自己的膝盖，忍不住又笑起来：“必要时，你会……”

下面下跪二字，毛盾以笑声解决。

武向天道：“没那么严重吧？若有，该是你跪才对。”“要我替小淫贼下跪，门都没有！”

武向天笑而不答，毕竟错在弟弟，让毛盾受过也没意思。两人很快走向前厅，尚未进门，已看见一对年迈夫妇面目冷森地坐在最里角。瞧他俩冷目看人的模样，准是不好应付的。毛盾与武向天已集中精神，一副赔罪模样，拱着身子进入内堂。

“在下武向天，是金武堂大弟子，特来为内弟赎罪。”武向天毕恭毕敬为礼。

柳员外夫妇难忍激动，又得强忍，但还是禁不住泪水满眶。“你们还敢来，这小畜牲竟敢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柳夫人激动万分，全身颤抖，她两眼直盯着毛盾，像要喷出怒火来。毛盾被看得不好意思，头已低下。

“畜牲，竟敢做出这种事……”柳夫人还是激动难忍，边抖边掉泪。柳员外连忙拍拍她肩背要她自制，好不容易才将她的情绪稳定下来。

“我们是来赔罪的。”武向天淡声说。

“赔罪就能了事？”柳员外激动道：“如何还我女儿清白！”“生米已煮成熟饭，”毛盾安慰道：“二位看开点……”“住口”柳员外更加激动：“你说这种话，还有没有良心！”他激动得想站起来揍人，却抖了几次手，还是坐了下来，两眼更红。

毛盾暗自叫苦，说得太坦白了，对两老刺激是过重了些，可是不说清楚，仇恨又要怎么解决。

“为了弥补令媛的伤害，我们娶她过门……”毛盾道：“我们除了赔罪，还带说媒……”

“愿意娶她就能了事？就能解决问题？这话是你说的？”柳员外大怒：“还不给我跪下，你这小畜牲。”

毛盾愣住了：“我为何要下跪？”

“不下跪，老夫立即叫官差把你抓走。”柳员外怒不可遏：“做出伤天害理之事，还理直气壮，老夫不要你这种淫徒！”“淫徒？”毛盾愣愣：“你

把我当什么？”

“万恶不赦之徒！”

柳夫人忍不住一个箭步冲来，想见人即劈，可惜气火攻心，冲了几步已摔倒地面，晕了过去。

武向天急忙托住她，柳员外立即接她回椅子上。

毛盾已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干笑道：“两老误会了，在下乃少堂主的跟班，不是什么淫徒。”

柳员外闻声一愣，敢情是凶错人了。然而哭也哭了，凶也凶了，岂能说收就收？他反而恼羞成怒道：“蛇鼠一窝，走吧，柳家不需要你们。”“员外，您应该为令媛想想。”毛盾道：“如果您真的要那混蛋前来领罪，我们会把他抓来。”

武向天道：“他本应该亲自前来，但在下考虑此事不宜闹大，所以才先来请罪并代为求婚。”

沉默中，似乎给了柳家员外夫妇缓冲及思考，两人渐渐恢复平静，怒火已转变为感伤了。

“真是罪孽，柳家怎会遭此劫数？”柳员外长叹不已。柳夫人泪流满面：“若不是为了婉儿，我早跟你们拚了。”毛盾和武向天怎敢再开口，免得又引起两人怒火，反正意思已经说明了，一切等两老作出反应再说。

几乎是半炷香的时间，柳夫人才有了反应：“错已铸成，老身岂能对那小畜牲存有希望，婉儿要是嫁过去，岂不被欺凌终身！”这倒是难题，武向天和毛盾为之一愣。

凭武子威那副德性，任谁也没把握，柳婉儿嫁过去，受到欺凌的机会相当大，若是如此，岂不害了她？

武向天瞄向毛盾，心头也没了主见。

毛盾问：“令媛意思如何？”

“她只想死！”柳夫人两眼含泪：“我怎舍得这宝贝女儿啊！”“为了救你女儿，这门亲事是不能拖了……”毛盾转向武向天：“你可要拿出办法。”

武向天是聪明人，闻言立即点头道：“我保证令媛嫁到武家后，一定不会受到欺负，否则在下愿负全责。”

“你又能负责多少……”柳夫人还是感伤，不禁掩面哭泣。柳员外叹息道：“事已至此，又能如何？一切全靠大少爷做主了。”

这话分明是已答应了这门婚事，武向天欣喜万分，立即大打包票，连称呼都改成亲家，事情终于顺利解决了。“喜事临门不宜拖。依小的看，后天日子不错。”毛盾打铁趁热：“员外只要将令媛的生辰八字合着我们那小少爷的算算，即知何时辰最好。”

他很快将手中一大包喜帖及吉祥物品，以及武子威生辰八字交给柳员外。那柳夫人在百般不甘心之下终于交出女儿八字。如此该算是下聘成功了。

武向天和毛盾这才叫送礼者将礼品搬入柳家，也没什么客套话可说，双方在无可奈何之下告别，准备来日婚礼上再行亲家礼了。

行在街道上。

武向天还是对毛盾投以信心的笑容。毛盾一时也不知如何回应他，自己本是混入金武堂破坏，没想到却帮起人家办正事，实在有点走了岔路。

不管如何，一切等婚礼进行过后再说。

婚礼终于展开。

武子威在父亲、哥哥的逼迫下，倒是没撒什么野，一切都顺利进行。

唯一的意外是，柳家员外夫妇看见女婿又小又丑，先前以毛盾为标准的美丽幻想完全破灭，也为女儿发出叹息。不知这门亲事是做对了或做错了。

柳婉儿倒是认命了。死过一次的她，已对世间不存任何幻想，嫁过门，充其量也只是安慰父母罢了。

自始至终她都默默不语，甚至也不看武子威一眼。还好有红巾遮面，否则她实在无脸见人。

婚礼在隐秘而不铺张中进行，除了双方近亲之外，并没发出多少喜帖。连金武堂上下都感觉不出那股喜气。唯一不同的是晚餐加了菜，喝些不算喜酒的喜酒即算了事。至于洞房花烛夜，就只有二娘和武子威知道，其他人想窥其秘密都不可得。

毛盾当然不放心，总想找机会探探情况。

第一天没探出什么。

接连三天皆无消息。

第四天清晨，毛盾终于在金凤阁后那偏僻水池边发现了柳婉儿。

她虽然长得净美，然而此时却如生病般，一脸苍白，还带淤紫，让人瞧来甚觉憔悴可怜。

“妈的！这小畜牲根本在虐待她。”躲在暗处的毛盾愤愤不平：“非得好好教训他不可。”

大冷天还要一点武功都不会的柳婉儿出来洗衣服，那心态实在可恶。

毛盾已溜入庭园，躲在池边假山，细声叫着：“婉儿，你过来……”

他准备拿些金创药让她治伤。

叫了三四次，婉儿才有反应。她看见毛盾，先是一愣，随即认出是曾在柳家见过的小胡子，戒心方去了不少。

毛盾这下才看清婉儿脸容，左脸紫肿不说，连嘴唇都裂了血痕，肿了一个大包。他急急道：“他欺负你？”

柳婉儿不敢回答，猛摇头，泪水却充满眼眶，那模样比哭还让人难过。

“别怕，有我在，任何人也欺负不了你。”毛盾已忍不住向她走来：“这些药你拿着用。”

毛盾亲手把药交在她手中，五根指甲已黑了三根，简直令人触目惊心。

“跟我娘讲，让我回去好吗？”

柳婉儿终于忍不住，低头抱膝哭了起来。

毛盾慌了手脚，想安慰又不知从何安慰，急得直叫“别哭、别哭”，他会找武子威算帐的。

话还未完，内院已传来凶狠的声音：“哭什么？叫你洗件衣服也哭，谁叫你要嫁给我，还不快洗，讨打。”

一闪身，武子威已从窗口冲跳出来。

毛盾但闻衣袂破空声，心知不妥，立即闪入左侧屋角暗处，独留惊愣当场的柳婉儿，不知所措。

武子威几个箭步冲了过来，一手扯住柳婉儿的头发，将她扯得鼻嘴朝天，柳婉儿的痛苦神情使他烈笑不已。

“哭，想嫁给我，就给我认命，哭有个屁用！”武子威扯得更紧，笑得更虐：“好，你既然喜欢哭，就给我哭个够，哭啊！”柳婉儿硬是咬紧了牙，武子威愈叫，她愈是不哭。

“叫你哭你不哭，找死啊！”

武子威想揍人，突然发现柳婉儿手中的药瓶，道：“那是什么？”一手抢了过来：“谁给你的？你哪来这些药，怎么，痛啊，知道要抹药了？”

他像疯了般吼道：“说，药从哪里来？不说打死你。”他不待柳婉儿说话，便猛打了她几个耳光，再将药瓶往她脸上丢去。

毛盾此时感到忍无可忍，大喝一声：“畜牲！”，一颗大石头击了过来。那武子威但觉有变，惊惶想躲，却已不及，硬是被石块打中左额，痛得他退了数丈。

他本是害怕，但突然认出是大哥身前的小跟班，盛怒又起：“你敢动我？”

抽出利剑猛砍了过来。毛盾冷笑：“我不但敢动你，还要教训你这畜牲。”软鞭一抽，不但抽偏武子威的手中剑，还趁机赏了他几鞭，抽得武子威背脊开花，痛彻心肺。

“你是谁？敢伤我！”武子威看见毛盾扶着柳婉儿，一时厉笑道：“原来是我妻子相好的，那种烂货你也要。”话未完，毛盾一鞭又抽得他嘴角挂血，毛盾怒骂道：“小淫贼，伤了人家，还讲出这番话，你良心是不是给狗吃了。”“你敢伤我？”武子威怒不可遏：“我要你的命！”他顾不了那么多，怒火攻心之际，心存拚命，猝而使出多情剑法，招招套招，耍得满天剑影。

在那银光灿亮之际，又若长江奔流宣泄，怒龙般卷吞过来，剑影未到，剑气已杀得毛盾遍体生寒。

看不出这小家伙的多情剑招也有五分火候。毛盾早了解此剑的来龙去脉，在七虚三实之中，本可长驱直入破他剑势。毛盾却有意以他练鞭，当下冷喝，一招“龙抬头”甩了出去，那鞭当真变成了活龙，任由武子威剑招如何冲刺，总在最紧要关头被鞭尾卷住，毛盾再一顿手，武子威虎口立即生疼。他简直被耍得气愤难消。

骤见他猛往口袋探去，抓出一大把的暗器，满天花雨猛打出来，连人带剑冲杀而至，怒笑道：“看我毒骷髅的厉害。”毛盾曾见二娘用过一次这种带刺暗器，眼看他连柳婉儿都算在内，罩得水泄不通，冷笑冷斥：“不伤你，你以为天下人都好欺负！”

眼看暗器来势又急又猛，猝而抖起长鞭，一招“万龙点睛”猛打出去，长鞭顿散九节，各如灵蛇乱跳，窜向四面八方。在那万点寒光罩逼之际，终是逃不了带角灵蛇的冲撞，顿时叮叮当当，火花四起，一大把寒光猝如烟火倒喷。来了数十颗，飞喷数百颗，碎针更反打武子威，罩向他连滚带爬仓惶躲去。

武子威惊惶地瞧着毛盾手中的怪异兵器，那九条灵蛇当真活了似的，毛盾一招手，全又井然有序地接回他手中，仍是一条软溜溜的长鞭。

武子威诧呆了眼：“你你你……”

毛盾弄邪冷斥：“我还想砍了你呢！”

“你是毛盾？”武子威惊心不已。

毛盾闻言亦是一愣，他没想到这小子会认出自己，身份已现，他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武子威忽而谑笑道：“你是秘探！上次偷了金武堂武功，现在想偷什么？”

他像逮到了把柄，立即高呼道：“来人啊，有刺客，金武堂的叛徒……”

这还得了，毛盾一时惊慌，连人带鞭冲扑过去，想立即制住武子威。他

动作敏捷，长鞭更是灵活。

一抽已圈住对方脖子，抽得武子威舌吐眼翻，就快断了气，哪还吐得出只字半语。

毛盾一招得手，正想喘口气，岂知几道人影已自四面闪来，更有二娘这难缠人物。他心知要糟，马上把武子威甩入池塘，趁机一鞭回扫二娘。

二娘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双目盯着毛盾，怒道：“你敢伤我儿！”手中长剑杀招即出。谁知毛盾长鞭确有门道，临卷至三尺近处，猝而断尾飞出。

二娘一时惊慌，不得不回剑自救。毛盾冷笑一声，长鞭再抖，飞出尾鞭猝而转了半圈后猛缩回来，正巧套住二娘左大腿。那尾鞭又连上长鞭，毛盾就这么一抽，二娘竟然没躲掉，大腿结实挨了一鞭，甩得她凌空打滚，当场挂彩。

二娘厉喝一声，凌空倒掠而下，身剑合一取毛盾的项上人头。她怒极而发，其势何等霸道威猛。

毛盾身在三丈开外，早被剑气逼得呼吸困难，左右四处又有几名高手联攻而来，他哪敢恋战，猝而将长鞭抖成九道飞箭，直冲二娘，双方兵刃交锋，叮叮脆响，毛盾趁此机会，登时打出烟雾弹，平日不用的茅山隐身术也用上了。

只见白烟炸开，四处一片迷蒙，毛盾早已不知去向了。那二娘岂肯让毛盾走脱，她怒喝着跳出雾圈反掌猛击，然而高手出掌能够分辨出是否打中人身。

二娘怎么打怎么不像，遂又冷喝一声，拔飞屋顶，忽见毛盾青影在北角墙面消失，她腾身疾追了过去。

还好事情发生在金凤阁，金武堂上下大都不太爱理二娘的事，毛盾才得以从容逃出去。他很快躲往人多地方，再混入民宅暂时藏身。

金武堂很快传出消息，全帮上下惊愕不已，尤其是武向天，他做梦也没想到跟自己混得不错的小毛头会是奸细。一颗心沉得发慌，只好借酒消愁。

奇怪的是，此事传入武向王耳中，他却未再发出搜捕令，他甚至怀疑这消息的真假与否。

倒是二娘疯了般到处派出手下搜人，似乎想把毛盾逮着以碎尸万段才会甘心。

毛盾当然不怕搜捕。

凭他茅山忍术的躲藏功夫，岂是轻易搜查得到。他早藏在一栋民宅屋顶的小阁楼里，这本是堆放一些过时棉被衣物之处，平时无人会来。

他躲得相当安全。然而，他仍是不甘心被武子威摆了一道。尤其他想到柳婉儿的处境，整个人感到浑身不安。自己本想救她，没想到却害了她。“不能走，要走也要把她带走。”

毛盾下了决心。

可是他又想到自己另有一大堆事情要办，带着她岂非碍事？何况自己根本没有照顾别人的本事。

他想了又想，正苦思无计之时，忽然瞥见一件灰白长袍领口上写着数字。那正是他最敏感的职业数字。

他忽然灵光一闪，坐了起来，捉笑不已：“有啦，武子威，我看你还张狂到几时？”

他开始找些布料，想缝出一个布偶。谁知棉花一塞，顿时四肢朝下，再

加上一个脑袋，倒像是一个小猪偶。

“反正武子威跟猪差不多，用它当替身再恰当不过了。”想及自己的得意作品，毛盾不禁呵呵直笑。

“收你个二魂三魄，让你变成呆子，天天侍奉婉儿，看你还要造什么孽！”

若非他到柳家求亲时，收了武子威的生辰八字，他还真想不出要如何收拾这可恶的小淫徒呢！

至于记八字可是他的专长，只要念上一次，死也忘不了。虽然身上仍有朱砂，但他却想以鲜血祭魂，遂拿出鞭尾，刺向自己的指尖，以鲜血写字。

“武子威，丙庚年三月十七日丑时生，阴男，生平喜欢干坏事，收他恶魂，叫他改邪归正！”

他很快将生辰八字写在细布条上，连同棉花塞入小猪腹部，随即把猪身缝妥，整只才巴掌大，携带甚是方便。

然后，他拿出阴阳镜，将布偶置于镜中，口中开始念念有词，又从身上拿出黄符，点燃三张，让它化灰于布偶上。剩下一张则在布偶下方，直到阴阳镜浮出武子威的脸容为止。

“三魄就藏在这阁楼，让你翻遍天下也找不着。”毛盾得意地将符纸折妥，塞向屋顶梁缝。

“剩下两魄，就交给柳婉儿处理，让她有报仇的机会。”毛盾心想一切将顺利进行，顿时心情大乐。反正得等到晚上才方便潜回金武堂，现在就舒服地睡一觉。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睡着。毛盾只好改为打坐，没多久，双掌心已出现日月光芒，让他不禁想起二娘及武向王。照前几天二娘与武向王的对立看来，二娘的确不买他的帐，只是武向王露了那手功夫，倒让二娘吓住了。

很明显的，武向王似已研究出某种厉害功夫，得以和二娘的《多情宝录》秘功相抗衡。若真如此，二娘很可能会搬救兵，或是她仍有奇异武学未用？

毛盾倒希望她去请救兵，如此自己可暗中跟踪，查出她娘是何许角色。

至于对付武向王，以逼他撤回侵占茅山派地盘一事，他得练得有把握才行。否则就算挣回来却保不住，岂非枉然。功行三周天下来，天色已黑。

毛盾很快收拾收拾，溜向街头。此时华灯初上，正热闹着。他并未见到金武堂弟子，不过总是小心为妙，于是他找了个角落里的小面摊，先填饱肚子再说。

然后他又四处溜着，反正今后不能在金武堂混了，自己也该恢复茅山掌门身份，尤其是茅山忍术的绝学，他可要好好发挥。于是，他开始购买所需物品。一套全黑色的夜行衣，以及种种细钢丝、吹管、吹针等易于携带及暗算之物品。直到三更，他才换上夜行衣，暗自潜回金武堂。到了地头，毛盾发现金武堂并未因他而加紧防卫，倒是一切如常。毛盾在武家混了不少日子，知道如何避开守卫。尤其他又练了绝学，轻功自不在话下，加上他的忍术功夫，早已无声无息摸向金凤阁。

这里倒加强了不戒备，但这也难不倒毛盾。

他很快探出柳婉儿住处，那似乎是空屋，偶尔传出轻泣声，毛盾心头不禁又起了一把火：“武子威这畜牲，果然没放过她。”翻个身，他靠近那栋像是几年未曾打扫的老屋，探头往里瞧去，见柳婉儿被五花大绑缠坐在椅子上，全身衣衫破碎，皮开肉绽，准是挨过了一阵打。

“太可恶了！”

毛盾愤愤不平，立即潜了进去，轻轻拍醒昏迷的柳婉儿。“痛吗？”

“带我走……”柳婉儿一张口，泪水又滚了下来。毛盾猛点头：“我会帮你的。”

他扯断柳婉儿身上的绳索，柳婉儿一失了支撑，想挣扎却有无力气，整个人软软地靠向毛盾。

“你先坐好，我给你上药……”

毛盾将她扶坐椅上，并很快替她上药。

“带我走好吗？”柳婉儿又在恳求。

“放心，我会照顾你……”毛盾心知她若回家，很可能会寻短，就算留下来，也可能会自杀。

于是他道：“你想过你爹娘没有？”

“若不是为了他们，我不会嫁过门。可是……”柳婉儿更形悲伤：“我实在受不了……”

“我明白。”毛盾猛点头：“我回来就是要帮你助你。”柳婉儿红着眼斥声：“没有用。这小恶魔，简直不是人……”毛盾笑的捉弄：“我准备把他的魔性去掉。”

毛盾拿出那猪布偶，他笑道：“如果除去他的魔性，你会爱他？”

“我跟他根本无情义……我恨他……”

“你总会跟他吧？”

柳婉儿又流出眼泪，她何等不愿跟这恶魔为伍。

毛盾改口道：“我是说他变好之后，你会照顾他？”“不可能，他简直不是人……”

“我也知道他不是人，”毛盾道：“他是猪精转世，因为孟婆汤喝得太少，所以还保有兽性。只要将他兽性除去，他就会恢复正常。”

他不愿说出是摄魂术，免得柳婉儿有心理负担，故而临时编了这个借口，他为自己的反应感到满意。

柳婉儿似懂非懂地瞧着毛盾手中的猪娃娃。“这是他的元神。”毛盾解释道：“我已经作过法了，只要去掉他的兽性，他就不会再伤害你了。”

柳婉儿还是茫然的神色。

“你不信？”毛盾道：“对了，你根本没碰过。来，我现在教你用，把手指给我，我只要你几滴血。”

柳婉儿并没反对，毛盾也不客气地拿出细针刺向她的手指，柳婉儿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仿佛是刺在别人手上。

毛盾抓她的手指，引带血迹在布偶胸口上划了一道符，然后轻笑道：“成了，你想验收成果吗？我立即把武子威引来。”他朝猪布偶念个不停：“灵魂游天地，各路野鬼请走避，太上老君三符令，且把武子威三魂七魄引上山……急急如律令！”符咒念了二三遍，毛盾得意直笑：“不出三分钟，武子威自会前来。”“他要来？”柳婉儿想到就害怕。

“别怕！他来也是睡着来，”毛盾道：“也就是梦游的意思。”话未完，门外头已传来缓沉的脚步声。

毛盾走向木门，将门打开，身穿白袍的武子威眼睛半合半张像僵尸般地站在门口。

柳婉儿见状吓得以手掩脸猛缩身。

毛盾轻笑：“别怕，他灵魂出窍，现在跟死人差不多。”他伸手拍拍武

子威的后脑，像在拍小狗般，武子威却动也不动。

柳婉儿先是从指缝中偷看，但觉没反应，她才敢放下双手，面对眼前的恶魔。

“他……”

毛盾弄嘲：“很好啊，你现在爱怎么修理就怎么修理。”柳婉儿仍自胆颤：“我不敢……”

“我帮你好了。他用哪只手打你？左手还是右手？通通有好了。”毛盾得意道：“给我掌嘴！”

武子威连眼睛也不眨，双手已往脸颊打去。毛盾嫌不过瘾，再喝：“用力点！”武子威果然拚命地打着。

若非怕声音外传，毛盾准备让他打肿自己的嘴巴。但是这两巴掌也颇有成绩了，左右双颊各有五道血痕，效果不错。毛盾将武子威提进屋内，并将门带上，笑道：“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用他捶背呢！”

“他当真变好了……”柳婉儿有些不信，却更迷惘。“当然，我已将他的兽性收在布娃娃里，我试给你看。”毛盾走向柳婉儿，拿出竹片削成的细针，道：“只要把针往猎布偶一插，他就会立刻醒来。”

毛盾将针插向布偶的屁眼，那武子威果然抖颤一愣，两眼猝露凶光，方才的呆模样完全消失不见。

他见到毛盾与柳婉儿，登时怒喝：“狗男女，你们竟然在我们面前偷奸，我杀了你们……”

眼看他手掌一扬就要劈人。

柳婉儿吓得就要尖叫出来，毛盾立即掩着她嘴巴，道：“别急，纸老虎，中看不中用！”

“宰了你就知道大爷的厉害！”

武子威更加愤怒，欺身飞扑，眼看就要劈中二人，毛盾顿将细针一抽，武子威突然像泄了气的皮球，整个人软软地撞在墙头。

毛盾出掌阻止他不少的冲力，否则武子威非撞个头破血流不可。

柳婉儿一切恢复平静之后，才敢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平常可怕的小恶魔。

她的目光不禁又移向毛盾手中的布娃娃。

毛盾含笑点头：“有了它，你从今以后再也不必怕他了。”他将布偶交给柳婉儿手中，柳婉儿的手发着抖，她还是有点怕。

“多学几次就不怕了！”

毛盾将武子威提向屋子中央，要婉儿试试。

婉儿犹豫了一阵，终于拿起竹针往布偶的屁眼插去。武子威立即复活，两眼正在转动，柳婉儿早急得把针抽去，使武子威又软趴在地面。

她终于相信这布偶有莫大魔力，不禁激动又迷惑地看着毛盾，她迷惑的是要如何控制这布偶呢？

毛盾道：“只要你把针插在胸口，他就会乖乖醒来，乖乖听你的话。”

193 柳婉儿放胆一试，将竹针往布偶心脏插去。武子威立即醒来，却呆呆地坐在地上，满脸茫然，犹如白痴，并不停地流着口水。

毛盾对他的反应十分满意，弄笑：“如何？猪哥流口水，你不觉得害怕了吧？”

柳婉儿瞧了又瞧，总是不放心，害怕武子威会突然醒过来，不过她还是道谢道：“谢谢你的帮忙……”

“不客气啦！这种人若不这么治他，准会出大事。”毛盾看看自己的得意杰作，笑声不断，但只看了几分钟，武子威的口水已流得胸前一湿，甚至鼻涕也流个不停。若是如此，柳婉儿岂非要照顾一个低能儿，这样一来，她也未必好过多少。

“收他两魂可能太多了，放他一魂好了。”

毛盾有了决定，于是将布偶拿过来，又念了一些咒语，还祭出灵符焚烧，把布偶晃向火堆，直到灵符化成灰，始露出满意的笑容，道：“用竹针容易掉，我现在将红线沾上你的血，缝在布偶心口附近，如此你只要保住布偶，一切都没问题了。“如果情况反常，例如说他突然做梦般发狂，你再将竹针插向布偶，懂吗？”

柳婉儿点点头。

毛盾很快将线抓出，沾上她的血，再缝向布偶。

只见得武子威此时已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胸前湿了一片，颇为尴尬：“怎么会这样？”

他挽袖拭向嘴角，并企图解决胸前的湿襟，目光触及毛盾和柳婉儿，他感到恐惧害羞：“你们是谁？”

柳婉儿想躲，武子威躲得更快，他缩向墙角：“这是哪里？我是谁？”他对一切充满了陌生与恐惧，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毛盾正经交待：“他现在的脑袋完全是小鬼智商，你教他什么或教他说什么，他都照做，以后再也没人会欺负你了。”“谢谢你……”柳婉儿又流出了眼泪。

毛盾笑了笑，又把武子威点晕，然后将缝好的布偶交给柳婉儿，道：“这猪娃娃的秘密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你的父母以及最亲近的人。因为你若说了，他们未必会信。

“或是会偷偷尝试，一试就会出毛病。至于二娘，你更要小心，她若发现你控制她儿子，准会把你杀了。所以你一定要保密！”

“我会小心！”柳婉儿不禁将布偶抓得紧紧的。

“另外，”毛盾道：“你平常把布偶放在身边或藏在某处都没关系，不必时常抓在手中，那样容易使人起疑。

“其次则是初一、十五晚上，必须拿竹针插他一下屁眼才行。”“这……他不就醒了吗？”柳婉儿甚为紧张。

毛盾得意道：“没错，要让他有机会复活，否则人的三魂七魄若离开身体过久，会出毛病。

“轻则生病，重则魂魄游离，进不了身，迟早会要他的命。你可以选择恰当时间，避开他较远时才用，让他暂时找不到你。“如此一来，他就算发疯，也伤害不了你。我所说的初一、十五也未必一定要等到那日子，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也就是说每隔十五天放他一次魂，什么问题也没有。隔十天或八天，全在你自行安排，懂吗？”

柳婉儿点点头，这下她真懂了。

毛盾随后又道：“你现在要提防的是二娘，如果她欺负你，你就找大少堂主，他会替你做主。”

“你呢？”

“我得溜啦！”毛盾瘪笑道：“我跟金武堂有仇，待不下去了。”“有仇，还来救我？”

柳婉儿悲伤不已，如今她已是柳家的人了，岂非和毛盾也有仇了？

毛盾轻笑：“大丈夫恩怨分明，我找的是武向王，跟你没关系。严格说来，你跟武家也有仇，我们是同路人哪！”柳婉儿叹气道：“你走了，何时再来看我？”

“不一定，不过我尽量快。”毛盾道：“现在你好好看住武子威，其它事顺其自然，如此就会好过些。”

柳婉儿默然点头。

毛盾再交待了一些注意事情，心想时间也差不多了，遂道：“我该走了，你好自为之。武子威不能出现在这里，我把他带回房，而你还是留在这里，等明天再出去。”

柳婉儿拚命点头，却禁不住离愁，两眼已流出泪来。毛盾很快替她拭去，拍拍她肩头，转身走了。

他扛起武子威，向婉儿投以关怀的一瞥，立即掩门而去，直奔武子威住处。

他住哪里？

毛盾根本搞不清楚。

但他又不愿扛着这败类太久，当下心生一计，他把武子威扛向屋顶，随后猛然往下一丢，砰然巨响，梁断瓦碎，武子威整个人已摔进屋里，四处立即起了一阵骚动声，大约发现状况了。“就让她娘以为他摔坏脑袋好了！”

毛盾对此杰作又得意地笑了，趁着人未追来，他快速溜向东边，顺路还丢出火折子，准备烧他个痛快。金武堂随即又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他们此次似乎有备而来，从外头包抄回来，除非毛盾能遁地，否则准难逃被捕命运。

只有一个地方，任何人都不会搜索。

那就是武灵玉的住处，玉竹轩那座缠满青藤的鸟笼。毛盾早就想到用它当脱身处——只要金武堂的人到金凤阁救火，他就可轻轻松松地利用鸟笼脱身。

一切在计划之中，他很快闪入鸟笼，由于是晚上，野鸟不习惯夜视，故它们虽受到惊扰，却没多大的骚动。

就算偶有叫声，也容易被人想作是四处的喧叫声惊动了它们。

谁又想得到，两个巴掌大的鸟门口，毛盾竟以茅山忍术的缩骨功给缩了进去。

虽然一切都顺利，但鸟粪的味道并不好受，毛盾希望封锁线很快移向金凤阁，使他好脱身。

此时四处已传来救火声，另有追捕呼喝声。毛盾从鸟笼缝隙中看见火处一道火光冲天，那种恶作剧的快感使他窃笑不已。“哪天把花弄情的屁股给烧个大开花，她才知我的厉害。”毛盾看得不过瘾，干脆伸出脑袋想探个清楚，这一探，他愣住了。

鸟笼就架在屋顶侧，此时屋顶却站着一位青衣女孩，她冷静地注视着鸟笼这头的这个长胡子的小鬼。

毛盾光看见她迷人的双下巴，已认出她是谁了：“二小姐？”他在尴尬中，仍被她的美貌所深深吸引。

武灵玉仍是静默地瞧着毛盾，两眼并不时闪动，似乎想确定什么。

毛盾本来很紧张，但想到武灵玉又聋又哑，她倒未必知道自己的过去种

种，就算知道也没关系，反正她喊不出来。何况，她又没准备大喊的模样，毛盾不禁大胆了起来，他挤出笑容，表示友善：“二小姐一切可好？好久不见了，倒是很想念你。”毛盾笑道：“这鸟笼可派上用场，你用过吗？”武灵玉还是盯着毛盾。

毛盾自恃她听不见，心头话一句句送了过去：“好漂亮的二小姐，我看得都入迷了，恨不得亲你一口。可惜我跟你家有仇，否则一定追你，娶你当老婆。”

毛盾幻想追求她的美妙境界，不禁呵呵笑着，一脸陶醉模样。

武灵玉不知是懂得意思，还是被毛盾的神情给逗窘了，竟也脸红了起来，幸好是晚上，不易察觉。

毛盾还想再说，武灵玉突然靠了过来，一只手紧张地将毛盾推回笼中，毛盾正感到奇怪，屋底下已响起声音：“有刺客，小妹看到没有？”

是武灵雪的声音。

他似乎想起妹妹聋哑，于是改用手语比划起来。武灵玉猛摇头，她方自轻笑道：“可惜你没碰上，听说是替你钉鸟笼的小毛头。他烧了二娘房子，我可高兴得很呢！”

武灵玉只是浅浅笑着，也不知听懂没有。

“你别乱闯，他们不敢搜来。就算来了，我也不让他们搜。”武灵雪道：“我去瞧瞧状况，说不定还可以帮那小子忙呢！”说完比了个小心手势，转身掠向南边。

武灵玉这才嘘了口气，瞧向毛盾，略带窘意，还是以指写字：“你真是毛盾？”

毛盾只好点头，有点尴尬。

“上次为何不靠而别？”“偷了你爹的东西啊！”毛盾觉得她似乎不大懂，遂写道：“你不知道？”

武灵玉未点头也未摇头，仍盯着毛盾。

“看来你是真的不懂了。”毛盾只好写道：“去学武功啦！”武灵玉欣喜写道：“学会了？”

“差不多。”

“你还要走吗？”

“不走行吗？”毛盾笑着写道：“我烧了二娘房子，不走不行。”“你跟她有仇？”她稍显激动。

毛盾本想说和武家全都有仇，但随即感到不忍，于是只好点点头。

武灵玉为之沉默，不久又写道：“雪狐是你猎着的吧？”“可以这么说。”毛盾点头。

“我会小心照顾它。”武灵玉感伤地轻笑，又写道：“有人要抓你，我送你出去？”

“好啊！看在你我交情分上，我特地准你帮助我。”

武灵玉甚是高兴，当下往四处探瞧，但觉四周无人，方要毛盾潜出鸟笼，跟着她回房去。

卧房整理得一尘不染，更有淡淡的兰花香，让人闻之心旷神怡。毛盾早已被左窗前那幅丝绣美人图所吸引，她看来有几分神似武灵玉，该是她母亲吧。

武灵玉只顾着在衣柜里翻找，终于找出一件黑色罗裙，似笑非笑地交给

毛盾。

“这是……”

毛盾忽然想通，立即哭笑不得：“你要我男扮女装？”武灵玉似乎看懂了他的表情，点点头，自己也红了脸。毛盾自嘲地笑了几声：“好吧，看你衷心相助的分上，我就勉强扮一次女的……”

他把沾了鸟粪的外衣脱掉，换穿罗裙，这一穿，他更想笑了。“跟改良的道袍差不多嘛！就是软了些，也舒服多了。”兴之所至，他还扭起了莲花步，逗得武灵玉掩口直笑。毛盾耍了几遍，但觉一切妥当，就是少了一样东西。他瞄向武灵玉的胸脯，没想到三年前还平平的地方，现在已耸挺起来了，正是花样年华，万分迷人。

“我可没有，给个蕃茄什么的吧！”

毛盾自嘲地说着，武灵玉从他的眼光中猜想出是怎么回事，整张脸刹时红透，急忙转开身子，想避开尴尬目光。毛盾有意捉弄道：“没有那两个，我扮什么女的？”他想武灵玉听不懂，又道：“像你这么迷人，我都快忍不住想抱住你一亲芳泽。”

“可惜啊！这只能说说而已。也罢！也罢！连蕃茄也没有，我只好做个发育不良的小女人了。给条头巾什么的吧？”武灵玉等他嘴巴不动了，才转身赶忙找到头巾，要毛盾把头发放下来，再绑上头巾，倒有三分像女人，只差那两撇胡子。武灵玉摸摸胡子部位，要他剃掉。

“算了吧！只扮个女人，就要我剃胡子？”

武灵玉看他没反应，也不好意思再勉强，她打量毛盾，发现他有如长胡子的女观音，实在有点不伦不类。

她抖抽地笑了起来。

“有什么办法？这都是你的杰作，我是舍命陪佳人。”毛盾无奈地摊摊手：“现在可以带我出场了吧？”

武灵玉点点头，探向窗外看看，转头向毛盾招手。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出玉竹轩。

似乎众人皆知二小姐又聋又哑，不便靠近盘问，更想不到一向不懂江湖事的她，竟会帮着毛盾逃亡。

武灵玉又专找偏僻路径行走，竟然顺利过关，行到了松林尽头，只要翻过墙头，毛盾即可脱身了。

此时武灵玉的眼里泛起了浓浓的哀愁。

毛盾的心情也随之沉重，不自觉地抓着她的手，在她的掌心写了几个字：“多保重！我会记得你。”

武灵玉但觉手掌心有了温暖，不自觉地搓着掌心，两眼含泪地注视着毛盾，四目交接，那种心灵交会的深深情怀紧紧扣着两人的心弦。

直到松尖滴落露珠打在毛盾的肩上，他才笑了笑，依依不舍地掠向高墙，径自离去了。

武灵玉默立良久，双手手指仍不停抚着掌心。

毛盾传达的那股情意，使她的心灵充满了温暖，她将手掌心伸向鼻尖，似想呼尽毛盾所有的关怀。

她满足又沉醉往回走去。

毛盾写的几个字，将足足可使她回味三天三夜的了。

第七章 饭铲功

毛盾呢？

他也一样，不知怎么竟会对武灵玉产生莫名的感情，这并非男女之间那种浓烈的爱情，或许时间还没到吧。

他只觉得对武灵玉，就像认识了千百年的青梅竹马般深情，心里总会燃起一股说不上来的关怀之情。

或许她是毛盾第一个接触的小女孩，又曾经和她趴在地上玩耍，因而产生了感情；也或许是因为武灵玉又聋又哑，自己莫名的同情心在作祟吧？

还是……武灵玉突然变漂亮了，而深深地吸引了他呢？他无法分辨，只能带着武灵玉的倩影离开金武堂。他又回到那间小阁楼，换下那套黑罗裙，实在舍不得将之丢弃，于是把它包妥，藏在衣堆最里侧，来日也好再归还给武灵玉。一切弄妥，他开始考虑今后行程。

金武堂是待不下去了，要调查二娘的行踪、身份，也得等这阵事情过了风头再说。

剩下就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到武当山找三清妖道报仇，一是到少林寺，把毛头找回来。看这情形，他要是练不成武功，干脆自己教他还来得快些。

考虑过后，他决定先把毛头找回来。已经三年不见，实在需要了解他的处境到底如何了。

有了决定，他心情也为之开朗。稍作休息之后，直到天亮，出了楼阁，未见金武堂的追兵，他始安心朝少林的方向行去。

不一日。

毛盾已来到肃穆的少林寺。

知客僧早立在门前等候访客到来。

“请问……要找和尚怎么找？”毛盾拱手为礼，笑脸迎人地请教。

二十上下的知客僧见到毛盾小不点一少年，还留了胡子，尤其是那和尚更犯了禁忌，冷冷道：“这里只有师父，没有和尚，你要找和尚到别处去。”

“哦！犯忌了？”毛盾立即改口道：“对不起，师父，我是来找另一位师父的。”

知客僧的态度也跟着有了转变，道：“找哪位啊？少林三千师父，你要找的那位法号是什么？”

毛盾笑的甚瘪：“我不清楚……”

“那就难了。”知客僧道：“就算一个个找，也要三四个月，若遇到闭关修炼，等上三四年那是常有的事。”

“帮个忙，他跟我一样……”

“对不起，少林派只有白胡子的，没有黑胡子的，那是不大敬。”知客僧弄笑道：“你若想投入少林门下，我倒可剃剃你的胡子。”

毛盾尴尬地笑了几声，道：“还请师父想想，可有一位壮壮的、眼睛大大的师父？”

知客僧道：“少林弟子每个都很壮，至于眼睛大不大，个人标准不一。你还是说说看他何时入门，多大岁数，我再替你想想吧！”

“大约三年前入门，以前是十八，如今该是二十一了。”“哦？是刚进门的？那就是开字辈的喽！”知客僧又问：“他的智商高不高？”

毛盾不解想笑：“这……这有何关系？”

知客僧眯眼：“当然有了。我可以判断出他是读书的，还是煮饭的。”

毛盾闻言笑道：“人是不笨，不过手脚更灵活些。”知客僧眼一转：“那就是四肢发达了，准是进了厨房。”毛盾眨眼轻笑：“没那么倒霉吧？”

“这不是倒霉，”知客僧道：“而是人尽其用，你报上名，我替你传问看看，是否有人认得你。若是没有，你就是白跑了。”“我叫毛盾。”

“矛盾？”知客僧笑道：“这名字很矛盾，说起来更矛盾了。”毛盾陪笑道：“他叫毛头，有劳师父找找看。”

“好吧！”

知客僧未再为难他，走进门内，要另一个较年轻的和尚接替，他亲自前去找毛头。

过了二刻钟，那知客僧一脸憋笑地走了回来。

“有了！大概是开出吧。他在厨房里，你先到客房等候，他很快就会去见你了。”

“听你口气，他好像混得不错？”毛盾问。

“不错，不错，大家都非常敬重他。”

“真的还是假的？”

毛盾半信半疑，知客僧仍是憋笑的神情，他找来了小和尚带路，将毛盾带往满是蒲团的客房，要毛盾闭目打坐，好好等着。毛盾哪有心情？他仍是东张西望，窗口和尚倒是川流不息，就是没看见个大眼睛的家伙。

好不容易等到开饭钟声响起，毛盾觉得肚子有些饿了，心想他们不知是否会送餐点过来。

正张望中，一个光头和尚奔跳了过来。他一脸欣喜叫道：“毛盾毛盾，我是毛头！”

毛盾欣喜奔出，大叫一声：“毛头！”整个人已撞了过去。毛头先是一愣，他实在认不出长大又留了胡子的掌门人，但听到他的声音，亲密感自然涌现了。

“你真的是毛盾？唉呀，长得快跟我一样高，还留了小三八胡子，我差点认不出来。三年了，你变好多！”

“你也差不多，头发剃掉，我还以为你是正宗降龙罗汉僧呢！”

“什么风把你吹来？肚子饿了吧！快到我地盘去，我弄一顿丰富的给你吃。”

毛头拉着毛盾，在前头领路，每逢小和尚，他们都恭敬行礼，毛头看起来更威风了。

“你好像混得很不错？”

“哪里！”毛头想客套，却仍掩不住得意神态：“很多人都要听我的。你呢？”

“我……也是很多人都要听我的，只是……”毛盾干笑道：“最近那些人都还没找到。”

“那就是说还在努力啦！”

毛头更加得意，很快拉着毛盾前往那容得下一百座铁锅的厨房。

他一到，许许多多的伙食小和尚你一句我一句的大师兄，叫得他乐歪了。“不必多礼。我向你们介绍我的同门弟兄，大家向他问好。”那堆小兵果然恭敬地问候毛盾，使毛盾不得不相信他是混出了名堂。

“看见没有？左一排二十大锅，右一排三十大锅都是我掌管，每锅三个

人，我足足管了一百五十名手下，够威风吧？”毛盾频频点头：“你混出名堂了。”他觉得这位师兄让他光荣不少。

毛头当然更加得意，随口喝道：“有客人，弄点小菜上来。”那些小和尚果然动作迅速，素物做成的鸡鸭鱼肉大餐摆满了一大桌，就连难得喝一口的美酒都送了上来。

毛盾当然不客气地大吃大喝了起来，直道师兄了得，茅山有救了，只不过“茅山”二字说得甚小声罢了。

毛头吹嘘厨房里就属他最大，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若毛盾混不下去，还可以来此投靠云云。

一顿饭吃到下午三点，晚餐又要开始了。

毛头为了显身手，立即拿起长锅铲跳上炉灶，挑着锅中的大米堆，只见他又旋又挑又翻又炒，左跳右闪，简直像在耍特技。不但赢得了其他小和尚掌声连连，就连毛盾都不得不佩服他功夫实在了得。

“三百斤的大锅饭，当今少林上下只有我煮得熟，够威风吧！”

毛头一甩长锅铲，在手中转如车轮，他技巧地腾出左手抓向腰际毛巾以拭满头的汗水，随即一个旋飞，长铲脱手，人也掠回毛盾面前，此时长铲方笔直地钉在米堆中央，又赢得无数掌声。毛盾也拍手道：“要得，有出息！”

毛头笑不合口道：“不容易啊，三年了才混到这个地位。”“不错了啦，耍得威风凛凛的。”“想当初，我刚进门时，一个师兄要我耍，我差点掉入锅中煮汤，从此发誓苦练，终于出人头地了。”

毛头威风地交代手下工作，才带毛盾前往厨房左侧一处小松林，那儿有座古屋，算是厨子住处。

毛头辈分似乎不小，得以住在最边间，能通风，视线又好，还有一个窗口对准松林，没事还可赏月。

松林置有几处石桌椅，毛头选了一处要毛盾坐下，很快地有小僧送茶水过来。

“如何？”毛头得意道：“到处有人伺候。你呢，谈谈三年来的故事吧！”

“你先谈，”毛盾道：“你比我威风，还管了一百多人。”“说得也是，我想我的故事一定比你的精彩。”毛头意气风发地道：“当时一进门，也不知道规矩，大家都往厨房塞。我为求表现，当然特别卖力。然后得到一毛长老的赏赐，所以就留下来了。”他把炒菜、铲饭的功夫全传给我。几年下来，终于青出于蓝，所以就总管厨子了。不像他们，每天被叫去念经，那些经文实在令人头痛。念了几年，一点出息也没有。”

他将三年来发生的得意甘苦事说得天花乱坠，倒让毛盾欣羨不已。

“这么说，你的功力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当然！没有十成火候，也有九成！”毛头威风道：“你要不要试试？”

“现在？”

毛盾看看四周，多多少少有和尚在走动，他想到毛头是前来偷学武功的，实在宣扬不得，故道：“换个地方再说吧！”“随你！”毛头信心十足道：“若你愿意，我还可以传你几招。”“好啊，有了你的功夫，再加上我的，将来就不怕被人欺负了。”毛盾欣喜：“你学的是什么功？”

“呃……我倒忘了名字，暂时叫它饭铲功吧！”毛头抓了抓光头。

“除了这门功夫，你还学了什么？像少林罗汉拳？”“也学过啦，但学得不好。”

“耍几招让我瞧瞧。”

“好吧！”毛头道：“不过我要先声明，罗汉拳不是我专精的，耍不好可别见怪。”

“少客气了！饭铲功都练了九成火候，其它的会差到哪里去？快耍给我看！”毛盾满脸希冀，想一睹少林绝学。

毛头也不推延，摆出架式，开始耍招。

“罗汉伏虎，外加金刚罩顶，祥龙献瑞……”

他每念一句则耍一招，拳脚过处，劲风四起，威风似乎不小。然而毛盾却看得直皱眉头。

他发现毛头的招式不但生疏，而且上下连招都还得停顿揣想，实在生疏得离谱了。

“你别整我吧？耍得外强中干，有风无力，有劲无坚，还漏洞百出的……”

“别小看它，不服气，你来试试。”

毛头仍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毛盾为解开心中结，也起身走向他，准备接招。

毛头冷喝一声，一招“金刚罩顶”直冲了过来，毛盾小心翼翼地递招过去。他本认为对方有虚实之分，自己也就试探性地迎战。

谁知一手挡去，那毛头的拳掌打在空中竟然一点力道也没有。而且毛头还唉唉哼叫，连忙缩回拳头。

毛盾大惊：“你没用内劲？”“用了啊，你作弊！”

毛盾更不敢想，一探手又扣住其脉腕，暗运真劲，毛头立即唉唉直叫，冷汗直流，毛盾心头凉了一半：“你根本没有半点内力！”

“谁说的，我用饭铲功对付你！”

毛头不甘认输，挣脱脉腕，找不到锅铲，找来木棒，当场耍得虎虎生风。毛盾立即接招，但觉这套招式是有些门道。然而那该是熟能生巧的结果，用来对付一流高手根本就不堪一击，甚至二、三流也对付不了。

毛盾霍然快速地探手抓过去，扣住木棒，像捏豆腐般将之捏成数段。再一揉，像变魔术般，木棒全变成了粉末。木屑慢慢从毛盾手缝中渗落。

毛头吓呆了，他从没见过这把戏，当真以为是魔术，却又相信它是不可想象的功夫。

毛盾心头百感交集，这位仁兄学的竟然是这种功夫。“你连罗汉拳都没学全，对不对？”

“我以为学会饭铲功已顶了不起了……”

毛盾逼问：“你也没学过内功心法？”

毛头瘪笑不已：“什么是内功心法？”

至此毛盾完全失望，他有点哭笑不得：“要你到这里学秘功，你给我白混了三年？”

“没有啊！我下过苦功……”

“下苦功当厨房班长，下苦功掌管五十口大铁锅，掌管一百五十名饭桶？”毛盾斥笑不已：“下苦功掌管少林派的生杀大权，你不煮饭，他们全都会饿死？”

“我真的很努力……”毛头感到困窘了。

“努力争夺厨房大哥？努力享受威风？”毛盾斥道：“有小和尚侍候有

什么了不起？还叫我来投靠你？你简直被饭桶冲昏了头，躲在厨房当大哥，你一辈子也只能应付大锅饭，茅山派竟然出了一个饭桶！”

毛头苦着脸道：“我的武功真的那么不济？”

“惨，惨不忍睹！”毛盾想斥责又想笑：“亏你白白浪费了三年，又陶醉了三年。”

毛头更加困窘了，舌头伸得长长的，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毛盾又好气又好笑：“我问你，你是如何忘了本的？要你学武功，你却给我学了个什么饭铲功？”

“通常刚进少林门下，都要进厨房，我也就进来了；我想好好表现，所以特别卖力，大家都夸我，不知不觉中，我就……”“就以厨房老大为努力目标？”毛盾道：“你甚至还笑那些被调走的人是被你干掉的？”

毛头尴尬点头。

“你也嘲笑那些念经的人？你可知道他们念的可能是秘功心法？”

毛盾终于明白知客僧那种憋笑的神情是为了什么了。他们敢情早就把这位仁兄当傻子看待，而他却还沾沾自喜呢！“怎么办？错都错了……”毛头尴尬道：“再给我时间，我努力往外发展……”

“还有时间？”毛盾道：“不必了。哪天你发现掌管大门更威风而立志管遍少林寺所有门户，我又要等你几年？”

“不会啦！这次我会勤练其它功夫，”毛头又有了信心：“你告诉我要练什么，我记清楚，自然错不了。”

毛盾毛了心：“记清楚有个屁用？人家说哪本是易经筋，要你认真练，你看得出来他给你的是另一种书？”

毛头仍有信心：“我可以问人。”毛盾一桶冷水泼下：“要是许多人联合耍你呢？”毛头不说话了，他实在没把握不再上当。不禁怪起那老和尚：“都是一毛长老骗了我，他说练好饭铲功即可称雄少林，否则我也不会以此自满。”

“那又如何？你能找他算帐？”

“是有点想。”

“不必啦！赶快收拾包袱跟我走吧。”毛盾道：“这里再待十年，你还是饭桶一个而已。”

“可是，武功……”

“我教你，省得在这里受气。”

毛头当下也同意了：“算我白挨了三年，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他要毛盾等等，随即转身进入寝室，准备收拾包袱走人。“想走？没那么容易！”

不知何时，松林已出现一位七旬的老和尚，一身灰袍，看似有那么点仙风道骨的味道，不协调的是他脸上却挂着怪异的笑容。

他两眼如豆，闪着狡猾的光，那似笑非笑的神情，让人瞧来不太舒服。

和尚斜眼一挑，瞟着毛盾道：“小鬼，你混哪里的？一来就要带走少林的大厨子，你想害得少林众僧都饿死不成吗？”毛盾这才注意到这老和尚全身几乎是白毛，唯独头顶上有根头发油亮乌黑，还比别的头发粗，看来更显怪异。难道他就是一毛大师？

毛盾想起毛头的话，全是他把毛头带入门，还教了他一套管看不管用的饭铲功，不禁对他不怀好意：“走了他，少林上下就会饿死？那少林派也不

必在江湖上混了！”“他是老僧一手教出来的，你敢带他走？”

“笑话。当个饭桶和尚有啥光荣的？不如不当。”

“你说不当就不当？”一毛和尚斥笑道：“少林从来没人敢说这句话！”

“还好我不是少林的光头僧，”毛盾谑笑道：“倒是你想不当都难！”

说话间，毛头已提着大包袱走出来，喜滋滋道：“可以走啦！从此威风尽失。”

虽然失去了掌管厨房的威风，毛头却被另一种获得自由的喜悦所替代，走起路来亦是凛凛生风。

他乍见一毛和尚挡在前头，潇洒地道：“我不干了，大和尚，你另请高明吧！”

“说不干就不干，做事没有原则。”一毛和尚道：“修养很差！”“修养差，总比没出息地在这里炒菜得好。”

“你以前不是觉得挺有出息的？”

“你不说我还生气，”毛头瞪道：“都是你，说什么学了饭铲功就可以天下无敌了。”

“没错啊！普天之下已没有人铲饭铲得比你好了。”

“我要的是能跟人打斗的武功！”毛头的脖子伸得长长的：“谁要那饭桶功夫！”

“早说嘛！”一毛和尚道：“我现在开始教你其它功夫。”“省省吧！现在换教我养猪还是种菜功？”

“罪过罪过！出家人忌杀生，老僧将传你防身之术。”“免啦！”毛头斥道：“我早找到师父，不必你来教。”他瞄向毛盾，二人相视而笑。

“就是他？”一毛和尚轻视道：“他能教你什么？普天之下唯有少林武学精深博大，不学你会后悔。”“就是你误人子弟！”毛盾斥道：“若非看在少林武学还有门道，我才不会让他来，没想到他却在这里铲了三年的饭！”

“不错！整整误了我三年。”毛头也怪罪道：“我没找你算帐，算你走运！还要我留下来，你有完没完！”

“误会，全是误会，老僧以为你以立志掌管大厨为满足，故而才如此传授。”

“少说那么多！要是你再来个误会，我岂非要老死在菜园子里？”

一毛和尚看看是留不住毛头的心了，遂指着毛盾道：“他又能传你什么？”

“你瞧不起我？”毛盾笑道：“来啊，试试看就知道了！”“老僧正是这个意思！”

一毛和尚一探手，看来速度虽不快，却是少林绝学拈花手又藏金刚指劲，柔中带刚，更有单刀直入的气势，临急而发，让人不易对付。

毛盾心下一惊，幸好他武功扎实，又是耍鞭好手，眼看对方手指灵如飞蛇，自己也探爪而出，专抓灵蛇七寸处。这一对招，一毛和尚竟连抓三爪皆落空，他愣住了。“你学的是何门功夫？”

敢情一毛和尚仍看不出门路。

当然，这是日月神教教主老柴房新创招式，任谁也没见过。“叫……鸡爪功如何？”毛盾弄笑道：“小时候鸡爪吃多了，自然就练成了这功夫。”

“有你的！”

一毛大师猝而双掌翻天，猛一吸气，全身似肿胀的气球，灰袍鼓动飞扬，

周遭气流亦为之飞旋。

毛盾但觉劲气逼人，亦不敢怠慢，集中精神小心应对。

只见一毛人如狂狮暴跳而起，高冲树枝，正抵高处，忽又直冲而下，左手金刚掌，右手罗汉拳，全是刚猛招式交错打将下来。

毛盾眼看劲势冲至，立即反手回击，然而一掌劈去，竟然阻挡不了对方攻势，还震得双掌生疼。

眼看对方已近及七尺，自己又不敢使出日月神功以应敌。情急之下，他喝一声套，长鞭抽出，只一打转，三个圈圈尽扣一毛双手，圈圈还在缩。

一毛大师哈哈大笑，他以为这只是普通皮鞭，故想以真力震断环扣。然而在触及手臂之际，那劲道竟毫无作用，肌肤更被扣得冰紧。

他猛觉不妙，登时抽缩想躲。毛盾岂能让他走脱，轻喝一声散，皮鞭散断五个圈圈，分别罩向和尚脑袋、双脚。

那势之急，就像吸铁碰上磁石，就要扣紧一毛的脖子。

一毛吓得满脸大汗，不得不暴胀真劲，一掌轰向毛盾，迫使他不能施展手中的怪兵器。毛盾躲开掌势，却被逼得在地上打滚。

至此，一毛和尚方缩脱了那要命环扣，他本想拾起它，研究到底是何东西。

毛盾怎能让兵器落入他人手中，长鞭又抽至，一毛和尚惊觉，干脆以环扣迎敌。岂知长鞭一沾上环扣，那环扣竟软化得如蛇般溜手。

一毛和尚惊诧不已，不自觉松了手，毛盾谑笑，轻易地将长鞭给接连了回来。

他还想再攻，远方已奔来无数持棍和尚，他们听见打斗声，以为来了敌人，故招来打手，准备应敌。

一毛和尚见状立即收招，朝那群小和尚喝道：“没事，我在表演武功，退回去！”为表演武功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这倒是不常见。众僧心里虽纳闷，但是少林寺规森严，长老既然有令，他们岂敢再上前？于是一大堆人纷纷拱手退去。

他们虽退远，但多少有人躲在厨房偷窥这边情形。

一毛和尚也甚是困窘，幸好他的老脸皮厚，刷两下脸就什么窘劲也没了。他瞪向毛盾，还瞧得特别仔细。

“怎么，还想再战？”毛盾得意道：“我有资格收徒弟了吧！”“你手中是何兵器？”

毛盾弄笑：“鞭啊。”

一毛和尚瞪眼：“我是说它的成份。”

“一种软糖。”

“岂有此理……”毛和尚想斥，但看见毛盾那似笑非笑的神情，不禁也抽笑道：“算了，问也是白问。你是何门派弟子？”毛盾道：“问也是白问。”

一毛不禁更盯紧毛盾，半晌之后，他才道：“招式奇特，可惜内力不足，你留下来，老僧赏你一些内力如何？”

“省省吧！叫我举锅子练内力是不是？”毛盾道：“如果你弄几颗大还丹给我，我还可以考虑考虑。”

“大还丹？”一毛和尚沉吟道：“也许你入门少林，老僧可以帮忙……”

毛盾懒得再理他，向毛头招手道：“走吧！少林之恋已经结束了。”

两人转身即想离去。

“不能走！”一毛和尚又拦过来：“少林派是有规矩的门派，岂容你要来就来，要走就走。”

毛头道：“不想干就走，你能奈我何？”

毛盾亦冷笑道：“我要走，谁也挡不住。”“没那么容易！”一毛和尚捉笑道：“少林弟子岂是泛泛之辈，老僧一人对付你已是足足有余，若是其他高手全围上来，就算你走得了，开出也走不了。”

“你想来硬的？”毛盾道。

“必要的话。”一毛和尚威胁道：“最好别发生那种状况，若真如此，开出可以走，但必须废去所有武功。”

毛头道：“反正我学的是炒菜功，废了又如何？”

“不是那样，是点破丹田气海穴，你一辈子都无法再练功。”“修道人岂能如此残忍？”毛盾斥道：“要是他人要还俗，或当俗家弟子，难道也要废了他？”

“那又另当别论了。还俗者是跟佛主无缘，只要他保证不再用少林武功即可；俗家弟子本就以附缘为主，只能算半个少林弟子，本派管不了那么多。”一毛捉笑道：“唯独入门后又强行离去者例外。”

毛头道：“我也跟佛主无缘，总可以走了吧！”

“老僧却与你无缘，你走不掉！”一毛和尚笑道：“何况老僧还知道你的秘密。”

“什么秘密？”毛盾为之紧张。

“你混到少林，是为了偷学武功而来！”

毛盾与毛头皆为之一愣。

“没这回事！”毛盾又驳道。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毛和尚谑笑道：“老僧知道得可清楚啦！”

“你知道我是何帮派？”

毛头一时说溜了嘴，毛盾想掩他嘴巴都来不及。

此语一出，一毛和尚笑得更捉谑：“我没说错吧，你们根本是江湖某帮派分子，混进来偷学武功的。”毛盾眼看是瞒不下去，只好承认：“你何时发现的？”一毛和尚得意非凡：“刚才。”

毛盾抽翘嘴角：“刚才？”

“不错！”一毛和尚奸笑：“百密一疏，你刚才的说话，老僧全听到了，才知道他叫毛头，是你派来卧底的人。”

“好吧！既然你全知道了，要如何处置我们？”毛盾暗自运劲，打算必要不得已时收拾这个老家伙。

一毛和尚却瞄着他，吃吃笑道：“不必紧张兮兮，老僧虽然知道这个秘密，却不会泄露出去。”

“废话少说，你想要如何？”

“当然是留下毛头！”

“办不到。”毛盾冷冷道：“我们只有师兄弟俩，留下他，我只能唱独戏；你开别的条件吧！”

毛头道：“我根本不可能再上锅煮饭，你逼急了我，我就下毒，把少林上下毒个精光。”

“善哉善哉，实在是罪过！”一毛和尚直念阿弥陀佛：“看样子你是真

的不肯再留下来了？”

“不错！”

“其实老衲也并非一定不让你走，我是为你着想。”一毛和尚道：“你前来偷学武功，必是想报什么血海深仇。但是凭你师弟那两下子，混混倒可以；想照顾你，还得加把劲才行。老衲的意思是，你还是留下来练出个结果再去报仇，省得吃力不讨好。老衲必将尽传所学，让你如愿以偿。”

“三年前不传，现在未免太慢了吧！”毛头道：“我对你已完全失去信心，你还是省省吧。”

“有缘自是有缘，躲都躲不掉……”一毛和尚沉吟半晌，随即颌首道：“这样好了，老衲还是保留你的身份，以便将来你吃足苦头时仍可回来找老衲练功夫。”

“你咒我？”

“人在江湖，凡事难说。”

“可恶！”毛头想给他一拳，却没胆打出去。

毛盾倒有了灵感：“你保留他身份，这么说你能让他跟我走了？”

“人若想走，留也留不住；若想回来，挡也挡不了。”一毛和尚道：“少林弟子也非不能行走江湖，老衲特准他放长假跟你回去便是。”

“那好，谢啦！”

毛盾赶忙要毛头告谢，心里打算着只要离开少林，从此不再回来，不就啥事也没有了吗？

反正能走，毛头倒想不到那么多，他立即道谢，还道：“我准备请三年长假，你准不准？”

“准！”一毛和尚意义深长地笑道：“不过老衲算准了你不到三年就会再回来。”

“简直咒人低！”毛盾瞪眼：“回来拆你的骨头还差不多！”一毛和尚笑而不答，沉默半晌才问道：“小老弟能透露你是何门派的吗？”

“少林派如何？”

“爱说笑！”

毛盾吃吃笑个不停：“叫鬼神帮可以了吧？”

“难怪你如此会装神弄鬼！”一毛和尚欣笑着：“可说说仇人是谁吗？”

“金武堂还有武当派。”

“哇！可难为你了，祝你们早去早回。”一毛和尚的语气更具信心了。

“小庙容不了我这大菩萨，再见了，花和尚！”

毛盾暗指一毛和尚当和尚不理光头，乃属花和尚之流。一毛没听懂，毛盾捉谑直笑，领着毛头准备离去。

一毛和尚并未再阻止，还说声保重，然后告知从大门才能走得风光。

毛盾和毛头不作声，径自离开厨房，经通道直出大门，一路竟然通行无阻。那知客僧还笑着欢送二人，大概仍不知毛头不再回来而频频说再见。

下了嵩山，毛头才嘘口气：“我真怕走不出少林寺呢！冤枉啊，自待了三年，还弄了个饭桶的封号。”

“幸好我来得早，否则你不知要风光到几时呢！”毛盾瞪着眼，让毛头好生尴尬。

“你呢？当真学会了绝世武功？”毛头道：“是不是金武堂的枪法？可不可以教我呀？”

“枪法算什么？这鞭法才厉害！”毛盾摸摸腰际长鞭，得意道：“以后再教你，咱们先去收拾三清这小妖道再说。”“对，忍了三年，也该是讨回本钱的时候了。走，上武当山。”自从见着毛盾那出神入化功夫，几乎让一毛和尚招架乏力之后，毛头觉得这个师弟已大功告成，甚至有天下无敌之慨。如此一来，他当然想找三清算算旧帐，而且越快越好，免得怨气不得发泄。

于是二人取道武当，复仇去了。

“三清小道在吗？”

不知何时，毛头已穿起了道袍。

这袍虽然不及武当派那玄黄太极袍显眼，但毛头把九个圈圈画在胸前，就像九颗龙珠般，气势也比武当弱不了多少。他手中拿着一红贴，面对肃穆的武当观叫阵。

“茅山掌门传贴，要跟贵派三清算算旧帐！”

武当看门小道士乍见又来一个道士，一时搞迷糊了：“您是哪一派？”

毛头威风凛凛：“茅山派。”

“茅山派？”

小道士一付没听过的模样。

毛头看得甚不是味道，冷喝道：“叫你们三清出来，我们要跟他算帐。”

“是大师兄？”小道士颇有惧意：“他在练功……”“叫他不必练了。午时三刻在战神坪，有人向他宣战！”毛头将贴子一丢，甩身扬长而去，多年以来，他从未如此风光过。

小道士吓坏了，抓着贴子惊惶地奔了进去，还大师兄、大师兄地叫个不停，让毛头听来更爽。

战神坪就在武当山西侧一处较为平坦的山峰，它的特色即是此峰平坦得可容下千军万马，故而得名。

毛盾早用木头削成座椅，身穿青道袍，手捧桃花剑，一付收妖模样，想收拾三清这妖道。

毛头早赶回了。他虽知师弟功夫不错，但到底能不能对付三清，在尚未交手之际，他总忐忑不安。

不必等到午时三刻。

那三清暴性天生，接到有人挑战，又是无名小卒，他更是光火，登时举剑追来，直闯战神坪。

乍见两名小道士，心想大约是同行，故冷冷斥道：“不长眼睛的家伙，也敢向武当宣战？自断一臂，饶你们不死。”他乃是暴烈个性，本是难看的面孔更因眉心纠结的三道沟纹而列令人感到厌恶。

毛盾冷冷瞄着他：“你也自断一臂，我放你一条生路。”“放屁！给你路你不走。”三清怒道：“报上名来，三清剑下不杀无名小卒。”

“少臭美！”毛盾道：“当初我们是无名小卒，你还不是痛下杀手？还在那里装帅耍威风！”

毛头冷笑道：“现在不同了。三年前让你狂妄，三年后要你爬着回去。”

“爬的是是你们！”三清抖着手中剑：“任何人敢对我发出狂言，只有死路一条！”

“还是少放屁吧！”毛盾捉谑道：“三年前你的手指就是被我砍断，三年后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又算什么？全是一堆废话！”三清闻及断指之事，整张脸已扭曲，目光移向右手断指，复又厉扫毛盾。这下他认出来了：“你

们是茅山妖孽，你们没死？”毛盾弄嘲：“死了还会在这里说话。”

“拿命来！”

三清已受不了断指之恨，忽然疾蹿了过来，剑势一抖，即是杀招。他本武功了得，素有武当年年轻一代第一高手之称。三年前毛盾即领教过，三年后发现其武功更是精进不少。只见得剑花如恶龙张口，在那短短三丈距离之间狂舞。混旋着吞天裂地之势，化成一股锐利光柱，直取毛盾的咽喉，端的是想一剑取人命。

毛盾冷笑不已，这光柱他见多了，也闪过不知千百次，每次长鞭分节成箭反噬回来，不就是这种情节？

他实在有意重挫这恶徒，以消灭山灭派之恨。

眼看光柱已迫近三尺，他猝而抖出手中长鞭，那鞭就如突然通了电般，如迅雷般快速反蹿而上。

又准又狠地打中那剑尖，像大龙尾甩着小蛇头，硬将难以迫开之杀招给大马金刀切面条似地切断了。

锵然一声，三清顿觉准头尽失，虎口甚至生疼，他惊诧对方的功力竟然进步许多，比起三年前，何止差了一万八千里。眼看一击落空，他岂肯罢休，剑尖一摆甩去长鞭，凌空改刺为砍，狠狠地切了下来。

毛盾就等他这招——

他猝而长鞭再抖，猛叫声变，那鞭影当真如九龙暴散，烈爪齐扬，像要撕裂天地般，凌空暴裂七八尺，爪爪相扣，结成一张紫金光网，舌噬三清的四面八方。

三清但觉眼中尽是金龙乱跳，任何闪躲似皆无法避开，脑中尚未闪出对应方式，锵锵又是数响，那紫金龙竟然扣成一团圈，硬将三清围在里头，这正是九环相扣的另一种变招。毛盾见一招奏效，根本不让三清有休息的机会，猛喝一声打。

一颗石头直撞三清，他不打头也不打人，而是打在结网的紫蚕金上。这一撞，登时发出锵然清脆龙吟，震得三清当场尖叫，鼻孔两管浓血冒了出来。他猛挣扎，网球更是乱打滚一通。毛盾向毛头挥手道：“快，揍死他！”

毛头见三清受困，早就想亲自揍他，这一闻声，哪肯再旁观？立即冲上前，手中桃木剑猛砍猛刺。

这还不够，抓起石块猛敲，打得三清七晕八素，吼声都快变成哭声了。

“我打死你。敢灭我茅山派，看我怎么废了你！”毛盾可对他不客气，尤其想到好好一座神殿就这么毁了，这妖道还不肯放弃地赶尽杀绝。如此恶人，留他不得！当下双掌合十，平常不用的日月神功已运起，但见他掌心现红光，猛然戳出指劲，直取三清背脊。

指劲过处，只听三清一阵杀猪般尖叫，叫声在四处回荡不绝。

“还叫，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毛盾还想再戳第二指，忽然远处传来一声大喝：“住手！”人未到，几把长剑已当暗器射来，毛盾但觉劲气超强，怎敢置之不理，想闪又无处可闪，不得已放了三清，变网成鞭，反手回抽，叮叮数响，抽落了几把长剑。

只听得又一声怒斥：“何方歹徒敢伤武当弟子？”毛盾抬头望去，但见六七名老者逼近，领头者一付仙风道骨模样，敢情是武当掌门，他一飞身落地，已急忙探视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的三清，见他七孔流血，惊骇道：“你伤了他？”毛盾瞄眼邪笑：“不但伤他，我还废了他！”

掌门瞪眼：“武当跟你有何仇恨？”

“毁帮灭派之仇！”毛盾怒道：“三年前茅山派就是毁在他手中，我今天来讨回公道的。”

“胡说！三清不会做这种事！”掌门身旁那留有两撇八字胡的老头千心道长怒斥：“快快受缚，否则要你的命！”他是武当长老，也是三清的师父，当然是护着爱徒的了。毛盾冷笑：“是与不是，自在人心，反正我今天来了，就要把这笔帐算清楚！”

“小妖道你敢卖狂！”

千心道长忍无可忍，吸来地上长剑，一招分光错影猛地砍来，存心要把毛盾劈成两半才肯罢休。

毛盾冷笑一声，长鞭一抖，“龙捣天地”击了过去。强龙立现，登时翻江倒海，气吞山河，那千心道长的长剑，竟然被鞭影吞没其中，他方觉得不妙，锵然一声巨响，手中剑竟然脱手飞出。

这还得了，堂堂武当长老抵不了人家一招就被逼得长剑离手。不但千心惊骇，在场诸人更是脸色大变。

众人直盯着毛盾，心头一片抽紧，想不出那是何招何式，竟会如此霸道灵巧？

千心哪能丢这个脸？

他的长剑被抽，整个人已陷入疯狂状态之中。他也顾不了什么以大欺小了，双掌齐扬，武当绝学太极神功猛吐。那来势之快，快如闪电，纵使毛盾学过奇异身法，毕竟内力不足，在千心极劲的劈掌之下，仍无法躲过。

硬被打喷了数丈，跌撞在地面上，胸口一闷，鲜血狂吐，两眼为之晕眩。

千心一掌得逞，顿时挽回颜面，他狂怒大笑：“原是外强中干的小恶徒，拿命来！”

他再欺身抬手，又是一掌击来，毛盾躺在地上，实在难以躲避，只得硬撑，先挨过了再说。

此时毛头一急之下，桃木剑猛刺了过来。千心道长更是冷笑，左手一扬，那劲道并不比右掌差。

毛盾见状吓坏了，毛头武功差透，怎能接下这掌？

情急之中，他猛叫毛头闪开，长鞭一扬一抽，硬将毛头抽偏。那千心道长怎肯就此放过，双掌猛劲吐得更快。

砰砰两声，毛盾、毛头全被打中，像皮球般滚滚跳跳，鲜血吐了满地，一撞地便不动了。

千心道长扬长大笑道：“雕虫小技也敢上山，简直找死。”就在他狂笑之际，不动的毛盾忽然翻身过来，长鞭一扬，不抽千心，不抽掌门，猛抽左侧十丈远倒地不醒的三清。长鞭方扬起，他整个人便往三清那头冲去。

千心一见惊心，挥出一掌想要阻止毛盾扣人。然而毛盾此乃拚命的一击，眼见千心掌劲迫来，毛盾怒喝一声：“别动！”长鞭一带，三清整个人已飞了起来，直往千心冲去。这一着迫得千心不得不硬生生将掌势收住。

只这一瞬间，毛盾已将三清扣在手中，鞭尾一抖成尖针，抵住三清咽喉，怒道：“不要他的命就动手！”

话说间，口中又溢出不少鲜血。

众人投鼠忌器，全部愣在当场不敢动。

千心凶狠道：“你敢伤他，我会把你大卸八块！”毛盾冷笑道：“全是

一些假仁假义的家伙，我杀一个是一个。还不让开。”

他提着三清猛往千心冲去，迫得他又急又怒，闪向左侧，毛盾因此得以靠向毛头，脚尖一勾，毛头幽幽醒了过来。他还能坐起，该是毛盾的那鞭奏效，把他拖甩千心掌劲正锋，使他只是侧面挨掌，伤得还不算太重。

此时武当掌门开口了：“放开三清，有话慢慢说！”他虽然语气中肯，毛盾却信不了任何人。

他冷笑道：“没什么好说的。你们最好别跟来，惹火我，大家同归于尽，让开！”

毛盾逼着他们后退，跌跌撞撞地往山路上撞去，为怕自己突然绊倒或突然抓人不着，他干脆以鞭将三清与自己绑在一起。如此一来，千心等人已死了突袭之心。

千心怒道：“你走得了一时，别想走得了方圆百里！”“那是我的事，让开！”

毛盾和毛头冲破众人，跌跌撞撞退往山下。他和毛头虽然走得甚快，甚至还连滚带爬，可惜武当众人仍盯着百丈不放。再如此下去，毛盾将会因体力耗尽而被捕。他朝毛头苦笑：“你先走吧，找匹马来……”

毛头无奈道：“撑得了吗？”

毛盾揪着脸：“还可以，可是久了就不行了。”

“忍住，我很快就回来！”

毛头深吸了口气，勉强压抑住心口的沉痛，极力奔下山去。武当上下虽见着，想派人追截，然而毛盾却也拚了命抬起三清，往另一条岔路狂奔而去。

他这一奔，武当弟子已无心再追毛头，全都往毛盾这方向包抄过去。

毛盾提起最后一口气狂奔，待到山脚下不远，已是力不从心，哇地又是一口浓血喷了出来，伤势又加重不少。他不得不坐下来运劲疗伤，没多久，武当弟子又已赶来，将他团团围住。毛盾只能再次腾出一只手控制三清，还极力镇定道：“不动，大家都没事！”

千心道长冷笑道：“你熬不过三刻钟，放了他，贫道饶你不死。”

“不死变残废，一样很痛苦。”毛盾冷笑：“你们也是出家人，怎的个个心黑手辣，连我茅山派只剩两个小毛头也要赶尽杀绝！”

“妖邪鬼道，该杀！”

“我们是妖邪鬼道，你们又是什么？打着正义的招牌四处杀人！”

千心怒道：“正邪不两立，除恶务尽，任何人都可收拾恶徒！”“我茅山派又犯了什么恶？”毛盾道：“每天替人收尸超渡，有何罪恶，要弄得被满门抄斩？”

这番话倒让武当之人哑口无言。千心恼羞成怒道：“茅山一向用邪术摄人魂，毫无人道，颠灭不足惜！”

毛盾咬牙切齿：“我倒真想摄你的魂，把你邪恶灵魂给抽走！”

“来生吧！”千心狞笑道：“你没机会了。”

他说着慢慢逼向前，此时掌门千苦道长突然开口道：“师兄，此事我来处理。”

千心怔愕：“你要放他走？”

千苦道：“若真如他所言，是三清不对。”

千心不服：“妖道的话，你怎能相信？”

千苦淡然：“是与非，得问明三清再说。”

“就算如此也不能平白放他走。”

千苦叹息一声：“师兄也该明白，三清那刚烈的个性，他的杀孽太重，是武当的遗憾啊！”

“你也认为他做错事？”千心道长愤愤不平：“你不帮他，帮外人？”

“武当戒律，是非分明，济弱扶倾，我们未必要做到济弱扶倾，却不能不是非分明。”千苦道：“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又能犯下什么滔天大罪？”

毛盾闻言不禁热泪满眶：“不错，我本想安安稳稳过一生，却有人毁我家、捣我巢，逼得我无处安身。我要找谁去伸冤！”“小妖道你胡说！”千心怒斥，转向千苦：“别听他的话，恶徒最会胡言乱语，信之不得！”

千苦道：“不论如何，他已挨你两掌，是非恩怨也该扯平，一切等问明三清再说吧！”他摆出掌门威严，迫得千心欲言又止，双目尽是怒火，却发作不得。

千苦转向毛盾道：“放开他，你走吧！我难以掌门身分保证你的安全。”

毛盾盯着他，衡量了一阵，这掌门看来仙风道骨，脸相仁慈，比起千苦那凶狠模样好上千百倍。

于是他点点头道：“好吧，我本不想跟你们为敌，只是实在不得已。你退开百丈，我好松绑。”

千苦点头，一举手，几名长老齐往后退去。

千心更不甘心：“师弟，你没看出，这小子年纪轻轻已学得一身怪功夫，若将来他练得邪功，将对武当不利。”“天理自在人心，我们不能因某人天生异禀就杀某人。”千心因仍想驳斥，千苦乃伸手阻止，千心只好忍下怒火，乖乖地退到后面。

毛盾见他们当真退开百丈，方解开缠住三清身上鞭绳，但见对方并没反扑的意思，连忙丢下三清，急往山下逃去。眨眼间把人甩得老远，他仍不放心，认为得逃开武当的势力范围再说。

及至出了山区，左侧传来阵阵的奔腾声，毛盾知道是毛头赶来了，很快追了上去。发现是一大群，毛头狼狈地伏在马上，疾催马上山。

毛盾冲上前去，凭着最后一口真气掠向毛头那匹马背，喘道：“走吧！”

毛头急道：“你甩掉他们了？”

“他们放了我。”

“这么好……”

“还不一定……”

毛盾仍有所顾忌，策马狂奔，这一奔驰，不懂骑术的毛头立即被颠得东倒西歪，赶忙再伏在马背上不敢乱动。还好在金武堂，毛盾和那莫名相遇的女子学了一手骑术，现在得以安稳操骑，二人方免于摔落地面。

奔行平稳后，毛头才敢再探头。

他看见身旁仍有几匹快马随行，便笑道：“我怕单枪匹马冲不散他们，故而一找到村间那养马场就轰来一大堆。”“我怕你真的被冲散，所以跳上你这匹……”

说话间，毛盾显得很吃力。

毛头急道：“你的伤？”

毛盾都快没力了：“得找地方治，不轻……”

毛头惊急：“他们不是放了你，快停下来疗伤呀！”“未必……”毛盾苦笑：“我好像废了三清，那千心老道一定会发疯……”

话犹未尽，身后远处已传来喝声：“在那里！”

两人闻言，不必回头亦知有人追来了，哪里还顾得了伤势，毛盾跳往左侧马背，叫毛头趴好，马鞭猛抽，双马如箭冲逃。毛盾还不停以长鞭扯住毛头的马，免得冲散开来。如此双人双骑，马匹的负担减轻了，速度自然加快不少。

可惜已冲出山区，欲找藏身处甚是不易，毛盾只好拚命地往官道冲去，一些过往旅客全被吓得往两旁逃窜。

毛盾仍是不敢稍慢，马鞭直挥，马匹没命狂冲，眨眼已到达一小镇，毛盾仍不停，更把马匹催急，飞箭般蹿入街道。此时忽见前头有辆马车迎面驶来，双方眼看就要相撞，那拖车马匹似较胆小，已人立而起，马车夫更是惊慌万分。毛盾勉力一闪，使马匹得以从旁闪过，他猝而提身往车篷撞去，长鞭更卷，也把毛头卷了进来。

两人落入尽是棉被、木箱的乱堆中，抬头望去，两匹马仍往前狂奔。毛头赶忙拖来棉被盖住自己和毛头，反方向又往来处街头行去。这不是自投罗网？

毛盾却不得不冒此危险，毕竟伤势在身，策马狂奔走不了多远，倒不如来个逆向而行，让对方无法捉摸。

两人紧闭嘴巴，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听得一阵阵衣袂破空之声往小镇上掠去。

“抓住那小妖道。他敢反抗，就杀了他！”是千心愤怒的声音：“他敢杀了三清，已是武当仇敌，任何人不得放走他！”声音近得错身而过，毛盾几乎停止了呼吸。他整个人已僵住了，实在搞不懂三清为何死了？

第八章 老烟枪

难道是自己用劲过猛而出了差错？若他真的死了，自己和毛头这两条命可就是悬在刀口上了。

现在就是武当掌门也救不了他们了。

事情的变化实在是出乎人意料之外。

此时听得干心的声音远了，毛盾才敢掀起棉被一角偷瞧，他们全进了小镇，该较安心了。

但陆陆续续又有武当弟子在路上搜寻，逼得二人难以安稳。干脆找了口大箱子，把里面珍贵丝绢抓出来，一人一口躲在箱子里。

二人才躲起来不久，即听到有人拦车检查，还敲敲打打，幸好二人并未拿掉所有布匹，敲打之声仍结结实实，终于逃过搜捕，任由马车载往不知名的地方。

只觉得时间过得漫长，毛盾借此机会运功疗伤，而毛头早已因疲惫而睡着了。

待毛盾功行三周天之后，但觉胸口稍为顺气些，他才放松了心情，偷偷打开箱子往外瞧，漆黑一片，车子也较平稳了。“难道是夜行，马车走慢了？”

四周一片宁静，毛盾觉得危险已除，这才慢慢爬出箱子，随即往四壁摸去，竟然不是布篷！不可能，怎会变木头？

毛盾焦切再摸，发现窗口，猛地推开，忽地一阵冷风灌进来，前头是碧波荡漾，敢情他们是上船了。

他再次往四处瞧，终于肯定是上了不小的船，他自嘲地笑了起来。

“也好，反正是走得越远越安全！”

他推醒毛头，告诉他真相。

毛头愣道：“坐船，要到哪里？”

毛盾轻笑：“天涯海角。”

毛头搔着光头：“会不会已经出海了？”

“没那么快吧？肚子都还没饿……”说着说着，肚子就发出了咕噜声，他笑道：“不说还好，一说就饿了。”

“我也是，出去找东西吃吧！”

“你的伤……”

毛头耍着双手，道：“内伤要慢慢治，只剩左肩被妖道打肿的地方还疼着，不过碍不了吃饭，你呢？”

毛盾苦笑道：“死不了，不过一个月之内恐怕不能跟人动手，除非有灵丹妙药，或是七天七夜不停用我那秘功疗伤。”“等下了船，再找地方？”

“就这样啦！”

毛盾管不得伤势可能复发，即推开窗口，爬了出去。此船不小，还有轩房，他们在左侧，全是堆了一口口箱子。至于右前舱则有灯火，想是有人在那头。

毛盾摸了过去，临过轩房，见桅杆上还挂了一长串的灯笼，亮闪闪地颇有风尘味。

毛盾终于探到那头，灯火下摆了棋盘，一老一少正杀得起劲。老者年约六旬，少者二十上下，一身船翁打扮，肌肉结实，脑袋也不差似的，手中抓着一大把宰杀对方的棋子。

“马后炮，没棋啦！还想得那么清楚？”老者挖苦道，一口长烟吐得年轻人猛摇手以散烟。

实在想不出花招，年轻人才认输，却又不甘心道：“再来一盘，以前都能赢你，现在怎会输你？”

“以前是不赌银子，谁赢还不都一样，现在不同了，呵呵呵……”老者将棋盘左侧的银子挑落腰带：“都是银子惹的祸，害你输得那么惨！”

年轻人不信邪，又摆了一盘。

毛盾实在忍不住了，趁二人下棋之际，转身溜入轩房之中。不必寻找，光闻到香味，也知道食物放在左侧一小柜里。毛盾一打开，看得口水直流。他顾不了许多，抓起三只烤鸭及一瓶酒，小心翼翼地潜回库房，和毛头吃了起来。

吃完烤鸭，再以美酒止渴，两人吃个酒足饭饱。累了即睡上一觉，简直无忧无虑。

也不知过了多久，船身摇晃中，又把毛盾摇醒。他伸伸懒腰，打开窗缝。

“奇怪！还是一片漆黑，肚子怎么又饿了？难道已睡了一天一夜？”

毛盾不禁又想起那可口的烤鸭，口水猛吞。

他探探头，似乎没什么动静，于是又爬出窗口，想故伎重施，盗来香肉美酒饱餐一顿再说。

那一老一少仍是在前头下棋，杀得天昏地暗的模样。

毛盾暗忖道：“你下你的棋，我吃我的肉，毫不相干！”他很快溜入舱中，小柜一点也没动过的迹象。他心满意足地打开，又抓起三只烤鸭两瓶酒，随即往回溜。他打开门，就要蹑手蹑足地潜回库房。忽而感到后脑有股劲风射来，他下意识地想躲，但因受伤未复，功力大打折扣。而且那劲风甚强，咔嚓一声，敲得他脑袋生疼，那东西掉落地上滚动，是棋子。

毛盾暗叫：“不好！”

还来不及转身，后头已传来老头声音：“我说烤熟的鸭子怎会飞了？原来是飞进人家肚子里去了，将军！”

毛盾身体僵硬地转身，竟未看见那老头，敢情棋子是从前舱拐个角丢过来的。这手功夫甚特殊，毛盾却心存侥幸，反正看不到人，他又蹑手蹑足想走。

“哪里逃！”

老者喝声又传来，吓得毛盾一只脚高吊半空中，不敢踏出另一步。

“我哪有逃！”是年轻船翁的声音：“是你偷我的将棋，这下到哪里去了？”

年轻人这才发现棋盘上老将早已不知去向。

“将人去啦！”老者得意直笑。

“不行！没有将怎么玩？”

年轻人已开始找棋子。

毛盾闻言，赶忙用脚尖一拨，将地上棋子拨回前舱，蹑手蹑脚又想逃。

“将在地上！”年轻人得意道：“现在你将不死了吧？”他并没有抬起的意思。

“谁说的！”

只听老者把棋盘一拍，哗啦啦一阵响，数十颗棋子全飞了起来，雨点般跳过高空往毛盾的脑袋落了下来。

毛盾惊心想躲，这一躲，脑袋却撞上横出来绑上绳索的桅杆，撞得他头昏脑涨，跌坐在地上。

他右手的酒瓶也掉在地上碎了，酒香顿时四溢。

他自嘲苦笑，这下是躲不了了。他仍想爬起来，却发现前后头都坐了人，地面还散摆了一大堆的棋子。

老少二人仍认真地观棋。

老者道：“反正你的将快死了，大小都无所谓。”

年轻人道：“那倒未必，愈大愈威风。”

“哇，我先将。”

老者一说话，地面的棋子自行会动。

年轻人叫道：“喂，老将，你不会走？”

“我？”

毛盾见年轻人是在对他说话，不禁感到哭笑不得，自己竟然变成他的棋子了。

年轻人认真道：“还不走？想死啦！”

毛盾眨眼：“我活得好好的，干嘛想死？”

年轻人瞪眼：“人家将你，你就得躲开呀！”

“哦？”毛盾看了他一眼，笑谑道：“对不起，将军很饿，没力气走路，等我吃饱了再说如何？”

反正是逃不了了，毛盾索性当着二人的面大方地吃起烤鸭。这突来的举止令老少二人齐皆怔愕。

老者急叫：“把他抓住，烤熟的鸭子真的要飞了！”

两人同时扑上前去，毛盾因有伤在身，不敢乱动，也不想挣扎，只顾咬下一大块肉再说。

两人抓住他的身体并没有用，眼看香肉去了一大半，老者又急急叫道：“抢肉，封他嘴巴！”

年轻人这才恍然大悟，和老者协力，一人抢肉，一人封他嘴巴，毛盾这下才吃不到肉，但他早咬了一大块，此时嚼得正香甜。“留着香肉不吃多可惜，我是替你们解决问题！”毛盾说的歪理。

“不错！我也想替你解决问题。”老者冷冷道：“通常吃过鸭肉，都应该学学鸭子游泳吧？”

话未完，已把毛盾高举，就要往江中丢去。

毛盾吓得大叫：“慢来慢来，有话好说，有话好商量！”“没什么好商量，”老者冷冷道：“除非你能立即变出小鸭来，并且立即叫它长大！”

毛盾苦着脸：“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老者弄笑不已：“所以只好请你游泳去了！”

说着当真将毛盾抛了出去。

毛盾脸色大变，吼叫道：“我是棋王，下棋无敌手，不能啊……”

他那声“啊”最后已变成了惨叫声。

眼看就要落水了，那老者倒是被吼得有反应了，光闻及“棋王”二字，他连忙伸出手中的长烟枪，想捞回毛盾。然而就在此时，毛头在舱中听到师弟的喊声，急急冲出来，还看不清情况，就一拳捣向老者背脊，轰他一记。

老者正欺前救人，如此正顺了势，只听他哇哇鬼叫了两声，双手乱抓，扑通一声掉入了水中。

而毛盾却幸运多了，就在临落水之际，他抽出随身长鞭，勾向桅杆，虽然内力使不上，但凭手臂劲力及时反弹回来，免了落水之苦。

年轻人见老者落水，忽然吃吃地笑个不停：“没想到落水的鸭子会是你，游泳不成反而成了落水狗了。”

老者斥骂不已，勉力反弹，虽然上了船，却也湿淋淋的，狼狈已极。他瞪着毛盾：“好小子，有一手，还是窃盗家族！”毛盾干笑道：“比起上贼船，算不了什么！”

“好一个上贼船！”老者自嘲一笑，又面露邪意道：“你最好是棋王，否则你就知道上了贼船的滋味了。摆棋！”

话是对年轻人说的，目光却盯向毛头，意思是连他也算上。年轻人闻言立即将地上的棋子拾起，走回前头摆棋盘，老者也一付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晃了过去。

毛头忧心道：“你啥时变棋王了？从来不知道你会下棋。”他心想也许阔别三年，毛盾有所练成吧？

然而毛盾的回答是：“我哪里会下棋？兵卒倒认得，其它就不知道了。”

“这样你还敢跟他下？”毛头苦着脸道。

“怕什么？大不了落水！”毛盾道：“不下白不下，先骗手中烤鸭，吃饱了再说吧！”

这时那头已在叫人，毛盾无法多言，将长鞭收妥，大摇大摆晃了过去。

毛头没办法，只好跟在后头。到了位置，两眼始终盯着年轻人左侧的烤鸭，不知何时才能骗到嘴。

毛盾笃定地坐下，道：“好久未逢敌手了，下得实在没意思，老头你要不要我让你三子呀？”

“不必！”

老者话方出口已觉后悔，毕竟下棋不分年龄，尤其神童常常有，在未明对方棋路之前，如此托大是犯了大忌。

不过他还是保持冷静，普天之下还没有让他三子而能赢者，这小子实在狂得有来头。于是他道：“只要你下赢，船上东西任你挑！”

“这倒好了，”毛盾道：“不好意思，赌那么大，若输了呢？”“棋王还会输？”“这你就不明白其中奥妙了。”毛盾一付贼奸样：“光赢棋，乐趣在哪里？兵家上场，有虚有实，有道兵不厌诈。偶尔输一场，用处更大。”

“像我这棋王打遍天下无敌手，有时难免碰上赖皮鬼，明明下不赢，就是缠着我不放，如此情况之下，输他一盘，那才是真正的赢，懂是懂？”

老者和年轻人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叫棋如人生，知道吗？”毛盾又道：“止于棋盘是死棋，活于人生才是活棋嘛。如此不但可盘算千里疆土之外，哪还仅只三尺棋盘？”

“说的是，说得有理！”老者不禁猛点头，大有顿悟之态。年轻人不解道：“如何盘算千里之外？棋场决胜负不就在棋盘上？”

“难怪你会输给老头子，你的棋段还差得远呢！”毛盾点头道：“好吧！今天就教你一招。”

“所谓盘算千里，就是察言观色，像你要下哪步棋，眼神、表情一定有所动作，如果你看出来，自然更能制住对方，知道了没有？”

他又补充道：“这只是其中一个道理，你慢慢研究，自然会领悟的。”

年轻人似懂非懂，但仍点了点头。

老者不自觉地收起狂态，甚至尊敬道：“你先下还是我先下？”

烟枪已点燃，慢慢抽起来了。

毛盾却摇头：“谁都不能下。”

“这……不下如何分出胜负？”

毛盾耸耸肩：“在下毛病不少，在下棋前，一定要了解对方身份，否则不下。”

“老夫乃江南人士，叫洗烟，人人都称我老烟枪，故而也叫洗烟枪。”

老者笑道：“也许是烟抽多的关系吧！”

“那是当然了，他呢？”毛盾瞄向年轻人。

“我？”年轻人稍愣。

“他不下棋……”

毛盾截口道：“看棋也一样，我下的全是秘招，无名者请回避。”

年轻人抽抽嘴角，终于道：“在下翁无忌，跑船的。”“你们怎会在一起？”

“呃……”翁无忌犹豫一下，道：“老头时常跑南北货，都叫小的载送，日子久了，也就常混在一起。”

“那灯笼呢？代表什么？”毛盾问道：“怎会是银色的？”洗烟愣道：“你不是武林中人？”

毛盾反问：“像吗？”

洗烟眯眼道：“刚才你耍鞭，手劲不弱。”

毛盾贼笑不已：“赶马的。在大漠，赶过千万匹马，总会有点劲儿。”

“原来是关外来的？”洗烟笑道：“难怪不知道。它代表南方一个帮派，叫银灯联。”

“有名吗？”

“还可以。”

“你是银灯联的人？”

“呃……靠行吧，做生意，总要人保护。”

毛盾频频点头，把对方的底摸透了，将来若碰上，也好有个闪躲。他随即自我介绍道：“在下毛盾，漠北小棋王。他叫毛头，端棋盘的。”毛头眉头跳了一下，没反应，此时该忍。

洗烟含笑道：“原来是小棋王，老夫有礼了。”他竟然拱手为礼，敢情是把毛盾的话当真了：“你们怎会到这船上？”“被追杀。”毛盾道。

“有仇家？”

“都怪我太爱现，一路把人杀惨了。”毛盾干笑道：“我是用棋子把人杀惨，他却招兵买马来个真杀。害得我躲到箱子里头，后来就莫名奇妙到了这里。”

“原来如此……”洗烟笑道：“下棋很容易让人入迷，偶尔发生此事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开盘了吧？”

“不行！”

“还有规矩？”

“当然！”毛盾捉笑道：“哪有将军空着肚子上战场的？”眼光一瞄烤鸭，洗烟顿时明白了，呵呵直笑道：“应该的，应该的！将军当然要吃饱才能上战场。”他抓起烤鸭交给毛盾：“你用吧，老夫等你！”

“内行人说话就是不一样！”

毛盾轰他一个马屁，抓过鸭子猛吃了起来，还伸手连酒都要了来，当真得了便宜还卖乖。

毛头可不肯挨饿，眼看师弟只顾自己吃，似乎忘了自己，他推推毛盾，毛盾一愣，立即明白，遂对洗烟道：“将军要吃饱，小兵兵也不该挨饿吧？”

“当然当然！”

洗烟猛点头，手中剩下的一只烤鸭也递给毛头，还很有耐心地看着二人狼吞虎咽，吃得不亦乐乎的模样。

“小兄弟，能不能说说你下的是何棋派？”

“自是一派，无师自通。”洗烟渴慕不已：“那一定相当高明喽？”

毛盾大言不惭：“当然，待会儿教你几招！”

毛盾一边灌着酒，一边却盘算着如何跳水才不会伤到自己，以及要如何逃过对方的追捕。

很快的，肉已光酒已空。

棋局就要展开了。

毛盾瞄了棋盘一眼，实在搞不清楚这些棋子怎么走，若一开局，准会现出原形。他心念一转，登时有了主意。

“下棋一定要摆棋吗？”毛盾问。

“这……倒不一定。”洗烟道：“有人下暗棋，就是把棋放在脑中，以嘴说出，自不必用到棋盘。”

“我是说一定要摆得完完整整的吗？”

“应该是，比赛大多如此。你是想下残局？”

洗烟顿时目露精光，真高手往往只摆几只棋，这小子道行果真高。

毛盾神秘笑道：“也许你下过天下任何棋谱，但你一定没下过撒豆棋。”

“撒豆棋？”

“怎么？我看你连听都没听过吧？”

洗烟满脸窘色，年轻人已代答道：“我们的确没听过这种棋。”

“这是源自何处？”洗烟甚想知道。

“远啦！”毛盾洋洋得意道：“早自姜子牙撒豆成兵，这棋就是他创出来的。很简单，只要把棋子往棋盘撒去，落向何方位即如何摆。”

他当真将棋盘打散，拿一大堆在手中，只留将军在宫里，随即双手摇动，突而往棋盘上撒去。直如撒豆般，棋子四处滚动，大半都落在地面上。

“出线出格都算死棋。”毛盾边说边把出局的棋子拨到一旁。那洗烟看得甚是兴奋，也学起毛盾撒棋成豆，口中还喃喃直笑：“这布局倒是新鲜，全无招式可言。”

“那当然，无形胜有形，这才是棋局最高招。”

洗烟很快把出格棋子拾去，却发现毛盾阵营中有反棋未拾起，他怔道：“盖着的也有用处吗？”

毛盾点头道：“盖着的不必动它，表示障碍，这样下起来才有意思。”

“说的是，说的是。”

洗烟完全同意，简直是让毛盾耍着玩。

一切都整理就绪了，双方局面差不多，毛盾又有话要说了：“本来这棋的玩法是由先撒的先选黑红，但是你没玩过，还是让你先选好了。”

洗烟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先选了多一只炮的红方。“好，很好，很会选棋！”毛盾频频点头。

洗烟更不好意思了：“第一盘，咱们先下看看，不算数，下盘再来正式的如何？”

“随你啦！”毛盾笑道：“通常你们下棋都如何走法？”“这……不都是马走日，象走田？”

“嗯！一切没变，在塞外花样就多了，比如说飞象可过河，将军还可以出宫哩！”

“那种棋倒新鲜，老天哪天也要领教领教。”洗烟附和笑道：“现在还是照中原规矩，否则老夫铁定会输。”

“别那么没信心嘛！”毛盾笑道：“这个中原玩法，你再说一遍看看，免得我用错了。走遍天下就有这个坏处，学得太杂，通通搞混了。”洗烟果然不疑有诈地一一加以说明，毛盾听得猛点头，还直说不难不难。

棋势终于展开了。

毛盾简直是杂乱无章，然而洗烟却不敢大意，明明可以吃下对方的，却得想了又想，深怕中了陷阱不敢杀出。如此一来，毛盾得以为所欲为，临了以一只败阵。第二盘撒豆棋再次展开。

毛盾虽然故作神秘状，但毕竟功力太差，走得零乱不说，竟连人家一只也没杀着。

“小兄弟，你该不会让我吧？”

洗烟虽有疑惑，却以为是毛盾故意手下留情。

毛盾轻笑道：“不到最后结局，怎可胡断输赢？将军，该你了！”

好不容易一只马跳将对方。

洗烟急道：“不能将，拐马脚，不能如此跳。”“哦……呃，对了，真是，下昏了头，我不将你就是。”毛盾很快将马拉回，改下别只。

好几次，毛盾都是如此，就连那只炮都可以过好几只打人，实在够离谱。洗烟不禁越下越皱眉头，不知这位小棋王是在让自己，还是根本不懂。

“将军！”

洗烟拐马脚将他，毛盾却没发现。

“我右移！”

毛盾移子，将军对红帅，他也没发觉。

“再将！”洗烟再拐马脚。

年轻人这时已忍不住道：“不能这样走！”洗烟冷斥道：“观棋不语真君子，给我闭嘴！”

年轻人皱皱眉，闭了嘴。

毛盾当然不是呆子，立即看出了毛病：“你拐了马脚！”“你也不能走中线，王见王死棋！”

“你要不拐马脚，我怎会如此走呢？重来！”

毛盾的话，又让洗烟有了戒心，他暗忖道：“敢情是被他耍了？”当下干笑道：“都是我的错，见谅见谅，重来重来！”他把棋子抓回，重新再战。

毛盾暗忖：“想试探我？门都没有！”

他知道自己马脚已露，可能瞒不了多久，当下决定开溜。他伸伸懒腰，先看看地形，似乎不错，他想了想，突然抓起车往那头推去，猛叫将。

洗烟躲闪，毛盾又将，一连数次，洗烟道：“不能赖棋，将之不死，就得换别的方法。”

“没那回事，将得你四处乱跑，准把你累死！”

“这是哪家的玩法？”

“我一向如此玩！”

“岂有此理，我看你根本不懂棋道。”

“你才不懂棋道，让你还不知悔改。好，我立刻将死你！”毛盾一手打向棋盘，由于用力太猛，整张棋盘翻覆，棋子全往洗烟脸上打去。

毛盾见此机不可失，急对毛头喝叫：“快走！”两人同时纵往江中，溅得水花四起，倒喷翁无忌及洗烟一身湿。

事出突然，洗烟及翁无忌竟没来得及反应，转眼已被二人顺利脱逃。待回过神来，洗烟骂道：“兔崽子敢耍老夫，逮着了剥你一层皮！”

“来生吧！糟老头，找我下棋是找对人了，这手撒豆成兵你觉得如何？”

“可恶！”

洗烟眼看江水已把船只带开，捉人不易，只好将棋子当暗器，撒豆成兵地打过去。毛盾见状急拉着毛头往水中躲潜，再也不出来。

洗烟又骂了几声可恶，眼看寻仇无望，不禁自嘲道：“妈的。混了大半辈子棋盘，竟然栽在棋盘上，传出去，老脸安在？”年轻人惹笑：“这小子不知是何方神圣，脑袋精得很，胆子更是吓人，你栽得也不冤啊！”

“这不冤，如何才叫冤？”洗烟怒笑不已：“哪天逮着，得好好收拾他才行！”

年轻人淡笑：“还是到舱库看看少了什么吧？”

这话提醒了老头，他也觉得此事重要，便立即和年轻人钻入舱库检查去了。

船只不断往下游漂去，眨眼只剩一个小点。

毛盾和毛头潜在水中，直到无法再闭气才往上冲。猛喘了几口气之后，毛盾一看江面一片黑，船只已远去，他才放了心。“好险！”毛盾吃吃笑道：“那老头准气死了。”

“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要游几里江面。”毛头道。毛盾这才注意到两岸，乖乖，竟然看不到，准是远之又远。有伤在身，他也不愿浸水太久。

当下也没心情再消遣别人，乖乖地努力游往右岸。

果然宽得可以，两人足足游了几个更次，上岸之际已快天亮了。

好不容易寻着一处小镇，敲开一客栈即准备住店。

进了客房，两人脱了外衣裤，披在桌椅上，即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当二人醒来时，已近黄昏。

毛盾直觉肚子又饿了，他起身摸摸衣衫，已干了七分，勉强可穿上身。随后找向酒馆，叫了一顿丰富大餐。

毛头随后也赶来了，两人吃得津津有味。

然而吃完之后，毛盾才想到一身空，早已没了盘缠。“你还有银子？”

“没有啊！”毛头道：“在少林，哪有发薪水的？我比你还穷呢！”

“这么说，我们准备吃霸王餐了。”

毛盾说得倒自在，他看掌柜长得瘦巴巴的，小二也一付老实样，他就觉得这餐很好吃。

毛头道：“跟他说改天再送来行不行？”

“通常吃霸王餐的人都如此说。”毛盾道。

他当下叫来掌柜，表示还要住一晚，明天再一起算帐。“不知少侠是哪里人士？”掌柜仍是满脸和气道：“你们可是昨夜在江中遇劫？”

“答对了！”毛盾道：“盗匪凶得很，把我们的钱财抢光了，赶明儿有人会替我们送过来，少不了你一文就是了。”“小的不是这个意思。”掌柜窘道：“出门在外，总会不方便，少侠要住多久就住多久，反正现在是淡季，客人少，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难得你如此好心肠，放心，有了银子，我一定加倍还你。”毛盾想想又说道：“我们是银灯联的人，你该听过吧！”“银灯联？”掌柜脸色稍变：“那小的更不该收您的钱了。”“怎可如此，虽然我们是有头有脸的人，但还是帐目分明，这是我们的宗旨。”毛盾一本正经道。

“小的……小的……”“就这么说定，明天算给你。”

毛盾摆出坚决的模样，掌柜的也不敢多说，连连哈腰称是，恭送他们回房休息。

在房中，毛头忍不住窃笑道：“那银灯联的名头还真不小，这一吓立即见效，以后我们吃穿不用愁了。”

“话是不错，但人家也是好心人，怎好意思整人？”毛盾道：“该多少，以后还是要还的。”

毛头登时没了气：“那怎么办？明天不开溜了？”

“晚上再说吧！”毛盾道：“看谁住进来，觉得路数不对的，偷他一点银子便是了。”

这方法好，毛头同意道：“最好是那糟老头不小心投店，咱们好偷光他的家当、衣服，让他光着屁股走人。呵呵！”毛盾道：“可惜啊，他放船直下，不知去什么地方，这个仇只有等以后再报了。”

其实两人只是说说而已，若是真碰上了洗烟枪，他们不吓死才怪。

反正离深夜还有段时间，他们索性盘坐床面，开始疗伤。毛头虽伤得较轻，但他的内功底子薄，还得靠毛盾随身的药物养伤。而毛盾虽伤得重，但日月神功岂是庸俗的武功？尤其他曾在水晶球内吸七彩龙烟，这一运行之下，自然是助益良多，相信不久可复原。

不知过了多久，毛盾忽闻邻房有声音：“将军抽车！”又是下棋的！

毛盾心神一凛，他现在可对棋子敏感得很，当下很快吸气，周遭七彩淡烟猛如两条灵蛇灌入鼻孔。

他随即靠向墙头窃听，想确定是真是假。

那头又传出声音道：“抽你车就像杀人一样痛快，昨夜那一票很爽吧！”

“当然爽！净拿两箱银子，少说也有十万两。我弃车保帅，倒将你一军。怎么样？”

“没那么简单，双路车缠死你！”

听声音，似是中年浑人。

毛盾已断定准是盗匪之流，还干了一票买卖，这正合乎他的目标，当下就把毛头叫了过来。

“是谁？”毛头也靠向墙头窃听。

“准是土匪！你看好，我去采点迷魂草，武功未复，不用点手段是不行的。”

毛头颌首：“快去快回，免得他们又去干票。”

毛盾立即推窗而出，但觉无人，方潜向墙边，勉强爬出，寻向郊外草药。他是茅山忍术祖宗，自然对迷香之类药草有所研究。很容易即已寻得几株细如松针连带小黄花的青草，很快又赶回客栈。

毛头一见他即道：“还没走，只是没了声音。”

“你确定他们没走？”毛盾靠向墙头倾听，听见阵阵打呼声，他笑道：“果然是土匪料，说睡就睡！”

毛头已拿来了茶杯，将毛盾采回的药草丢进去，将之捣碎，弄出毒汁，不禁呵呵笑道：“要用吹针射他们屁股吗？”毛盾笑道：“省省吧，没吹针又没管，想注射也不行，用烟熏好了。”

毛盾撕开棉被一角，抽出棉花，将少许沾向毒汁，然后搓成棉团，将之置于烛火上，使它慢慢燃起。

随即一缕青烟直冒，他捏着鼻子，张开嘴巴，把青烟吸取满嘴。

“别把它吞了进去，否则我得去抬你回来。”毛头笑道。毛盾瞪他一眼，嘴巴肿如球，说不出半个字来，这滋味真不好受。

他很快潜出房间，一看四下无人，立即靠向隔壁窗口，一指戳出小洞，将嘴中轻烟急急吐了进去，眨眼吐完，他又溜回房去。“多久可以进去？”

“三分钟吧。不过为了安全起身，还是等十分钟好了。”时间一到，毛盾潜出房，轻巧地来到隔壁窗前，把眼睛凑往方才的小洞，往里面瞧，两只猪仍睡得呼声大作，他笑道：“成了！”

手一招，他和毛头纯熟地拨开窗子，一溜烟钻了进去。“睡得跟死猪一样。”毛盾轻松地瞄了床上人一眼，随即往四周寻去：“快找箱子，听说他们抢了两箱银子。”然而目光扫了又扫，哪有箱子？

毛头失望道：“会不会听错了？”

“不可能！”毛盾望向床铺，道：“一定在床下！”他伏身往床下一看，依然空空如也。

“会藏在哪儿？”毛盾不禁急了：“难道会抱着睡觉不成？”“如果没有，搜他们衣衫算了。”毛头道。

毛盾当然同意，他很快掀起棉被，那两人突然动了，还坐了起来。毛盾顿时两眼发直，立时想先发制人，一指点去，他更吓了一跳。

“掌柜的。”

睡在床边的正是看来老实的掌柜，他连衣服都没换，更让毛盾吃惊的是睡在内侧的年轻人。

“翁无忌？”

这分明是陷阱，他哪还顾得了洗劫人家，拉着毛头，拔脚即往外奔逃。“我的妈呀，见鬼了！”

毛盾实在猜不透翁无忌怎会阴魂不散地找到这里？还有那要命老头。

这一转身，要命的老头已挡在门口抽长烟，他吃吃笑道：“好久不见，睡得还爽吧！”

“爽死了！”

毛盾暗自叫苦，声音方起，整个人已撞向窗口，企图破窗而逃。

洗烟枪见状冷喝，长烟杆横截了过来。

他来势甚快，毛盾却更快，猛然闪过他左侧，砰然一响，木窗已被撞个稀烂，毛盾已逃出外头，并得意谑笑道：“要抓我可没那么容易。”

话未完，突见眼前有张黑黑的东西，他还来不及反应，那东西已在收缩，他猝然惊觉是张网，大叫不妙欲挣扎躲闪。可惜等在窗口的两名壮汉早熟练将网扣收妥，毛盾成了网中鱼无处可逃，他哭丧着脸道：“完了，前功尽弃。”老烟枪已呵呵笑起，为方才故作佯攻而逼得毛盾落网喝彩，若非如此，他还

真不知如何百分之百收拾这贼小子。眼看人已逮住，他轻轻捉笑道：“带过来，塞外小棋王！”两壮汉已提着毛盾回房，丢在地上。

毛盾立即摆笑脸道：“老船长好久不见，怎会有空前来？想找我再下一盘棋是不是？我正好有空，我再传你几招家传秘术如何？”

“省省吧，你那撒豆棋臭得很。”

“现在不一样了，”毛盾干笑道：“昨夜是有点耍你，今天我们来真的，放开我，我立即证明给你看。”

“证明什么？证明你的棋术特别烂？”“我真的是塞外小棋王……”

“专门玩撒豆棋之王？”老烟枪深深吸把烟，轻轻吐向毛盾脸上，笑道：“要跟老夫下棋可以，不过输了必须付出代价。很简单，每输一盘，砍你同伴一条手臂，你敢赌吗？”

“当然敢！”

毛头却已脸色大变：“不能赌，千万别赌，他不是小棋王，这赌局不能算数！”

毛盾瞪眼：“我在救你，你怎能拆我台子？”

“赌的是我手臂，你当然无所谓！”毛头转向老烟枪：“别跟他下，他的第一盘棋就是跟你在盘上学的。”

毛盾更是瞪眼：“你敢出卖我？”

“到现在你还不投降？”毛头斥道：“要是下输了，他们真的会砍了我的手臂！”

毛盾这下泄气了：“都是你，没事说什么叫糟老头来投店，他果然来了；连人家裤子都没偷着，还赌了两条命。”“我哪知会说得这么准？”毛头苦笑：“一生都没准过半次，唯有这次最灵，看来是好运要来了。”

“不准！”老烟枪捉笑道：“要恶运临头才准，快点想办法买付棺材吧！”

“连吃饭的钱都没了，还有棺材本？”毛盾斥道：“都是你，坏了我的财路！”

“哇哇哇！恶人先告状？”老烟枪瞄眼道：“我还没算你的帐，你反而先怪起我来了，真怪了！”

“怕什么！久债还钱，偷你几只烤鸭几瓶酒，大爷明天就还你，连住宿费加倍奉还不就得了。”

“棋子呢？还有老夫一身湿，以及压惊费呢？”

“开个数，我照样还个清清楚楚。”“有志气。那老夫就不客气。”洗烟枪当真盘算起来：“老夫下水一次大约一百两银子，压惊更贵了，恐怕有短寿之虞。“本该收一千两，但看在你是无意的分上，打个对折，算五百两好了。其他烤鸭六只，算十二两，美酒三瓶三十两。“还有老夫出差费，你应该知道从百里之外赶来是很辛苦的，就算你每里路一两好了，就一百两。

“另外下棋指导费、住宿费、伙食费，还有那口窗……唉呀，最重要的棋子怎忘了，你知道它值多少吗？不多，只不过三千二百两银子而已。

“那可是青海冰玉雕刻而成，全国只有三付，本算是无价之宝，但看在你是无心分上，才以老夫的买价计算。

“总共加起来，全部……五千两银子，这价码你还满意吗？”五千两对毛盾兄弟俩而言，简直是天文数字。

“坑人！”毛盾斥道：“棋子明明是你丢下水的，怎可算在我头上？”

“是你打翻它，很多都掉落水中，我丢的另一付棋子，你搞错了！”

“我不信！”

“耍赖喔？”老烟枪频频点头道：“好吧，你不认那棋子的帐也就算了，我勉强吃亏些，将它扣除，剩下一千两百两，你该照实还给我吧？”

“哪有一只鸭子二两银子？”毛盾还是不满。

“你似乎还想耍赖？”老烟枪突然正经道：“好，不必赔钱，你把所有损坏的东西给老夫弄回，一个窗子、六只烤鸭、三瓶酒，还有那副棋子。”

毛盾不说话了。

别说是三瓶女儿红不易弄来，尤其是那棋子，他根本无处可寻。这比还钱还惨，他只好暗自叫衰，这下是被坑定了。“好吧！我答应还你银子，快放开我！”

“想通了？”老烟枪笑道：“这才是聪明人。可惜人太聪明了，若贸然放开，让你逃走了，我向谁要钱去？”

毛盾瘪弄：“我像个会逃跑的人吗？”

老烟枪嘲惹：“像！昨天就逃了一次。”

毛盾无话可说：“好吧，你到底要如何才放人？”

“这个嘛……我一时还没想出来……”

“快点想！”

“你何时才能还钱？”

“存够了自然会还你。”

“到那时，我可能早死了。”

“放心，我会买纸钱烧给你，让你当个富有的好命鬼。”老烟枪噗嗤一笑：“你倒挺会算的！可惜我老人家死后一定上天堂，纸钱用不着，所以你得在我活着时还债。”“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怎么？你咒我死？想赖死人债？”

一见老头满脸凶相，毛盾立刻道：“好好！一定在你活着时还你。”

“你的话很难让我相信。这样好了，”他看着毛盾及毛头：“你们两个替我工作三个月抵债。嘿嘿，三个月赚一千八百两，连县太爷都没这份薪水。”

“吃你吧？”毛盾问。

“领六百两还吃我？”老头想笑而强忍住。

毛盾颇有被捉弄的感觉：“喂喂喂，小老头，六百两可是你领走了，我一毛也得不到，你叫我喝西北风去？还有没有人性？”老烟枪终于笑道：“好吧，老夫再吃点亏。放开他，生意成交了。”

壮汉立即把网张开，毛盾得以脱身，他搓着双手：“这样就放了我，不怕我逃走吗？”

“这倒是了，多谢提醒！”

老烟枪忽然伸指猛戳毛盾穴道，似在制住他武功。

毛盾急道：“你在干什么？”

封你武功，若想逃，一辈子也解不了。”老烟枪得意道：“我的独门指法，天下无人能解。”

毛盾暗骂自己多嘴，但后悔也来不及了。他反问：“你们不是放船走了？怎会找来？”

老烟枪笑道：“还不简单，仇恨使人疯狂，我找了地头就靠岸，然后等着你落网，你也未免太小看银灯联的势力了。”毛盾转向掌柜道：“你也是银灯联的人，在发现我假冒之后，立即赶去报告，对不对？”

“只说对一半，”老烟枪道：“掌柜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却是靠本门生意，他当然不相信在长江沿流会有人打劫本门弟子。何况你俩那付落魄模样，当然引起他的怀疑了。”

“所以你就故意安抚我们，暗地去密报？”毛盾瞪眼道。掌柜冷静道：“最重要的是老朽已收到找寻你俩的通知，有必要回报。”

“真倒霉！”毛盾斥笑：“不假冒没事，一假冒问题全来了！”毛头笑道：“你还说掌柜是好人？要是咱们开溜，啥事也没有了。”

“没有用。你们照样走不掉。”掌柜说道：“只要在南武林范围，任何人都别想逃出银灯联的手掌心。”

“这是什么帮派？好像很有来头？”毛盾问。

“北有金武堂，南有银灯联，你连武林两大帮派都搞不清。”老烟枪弄笑道：“该把你绑在银灯杆上，免得你日后有眼无珠。”至此，毛盾完全绝望了。

对方既是和金武堂齐名，势力当然庞大无比，自己想翻身恐怕十分困难，尤其老头说话的语气，辈分似不低，真正是阴沟里翻船了。

“难得大人物亲自前来，小的受宠若惊。将来有机会，还请前辈多多提拔。”毛盾只好苦中作乐。

老烟枪闻言，龙颜大悦般轻笑：“有你的。好好表现，银灯联一向爱才若渴，说不定日后帮主会落入你手中呢！”毛盾暗骂，落入我手中你准死定，表情却奉承道：“小的必定加倍努力，以报答前辈提拔之情。”

“少拍马屁，被你搞掉不少时间，马上收拾上路。”老烟枪斥道：“光会放马屁，有个屁用！”

毛盾老实道：“我现在除了放马屁，我还能做什么？”这话顿将在场诸人逗笑了。

老烟枪似乎颇赶时间，也不多作耽搁，很快收拾妥当，押着毛盾及毛头，一行再到江边。

那里有艘看来又尖又长，速度可能甚快的小般，连同壮汉共六人上了船，一启航，果然乘风驾云般快速往下游飞去。毛盾一问，才知这是银灯联特有的小战船，由于身轻，速度快，足可抢敌先机，更可以火烧，来个小船撞大船，收奇袭之效。“这是老夫发明的。”

老烟枪兀自夸说个不停。

毛盾只有再拍马屁，说什么棋盘上再多几个船字，那车都要相形失色了。老烟枪当然被轰得陶醉异常。

不到五更，四人终抵前夜那艘巨船，除了壮汉，四人皆上船，那头也下岸十名守卫，大船又驶往下游，不知目的地何处？足足过了三天，大船才靠岸。

有人来卸货，毛盾才知这些都是从长白山采来的高级皮货及丝品。

由于为避开金武堂地盘，他们只好化妆运货，故行动得如此隐秘。

毛盾被引下船，招来马匹，一群人直奔某座山。到了地头，毛盾才知道是来到了天下有名的庐山。

银灯联总坛就在庐山巅。

像座云霄阁，一切倚山而筑，隐于山林中，别有一股幽雅。但突兀的是屋前的那串数十余丈高，日夜都亮着的银光灯笼。仔细一数，足足有十七盏，随风轻摆，像条伏龙，气势非凡。“如何，银灯联的威风还可以吧？”

老烟枪总喜欢自夸。

在爬上千阶石梯，跨入深富思古悠情的大门之后，翁无忌已先行告退，只剩老烟枪陪着毛盾、毛头往住处行去。“威风倒有，就不知你们头头的威风如何？”毛盾倒想瞧瞧这号人物。

“说话客气些，小毛头也想见帮主，门都没有！”老烟枪斥道：“没事别乱跑，小心乱箭穿心，现在开始给我工作。”已到老者住处，像个小园庄，一间竹造古屋藏在菜园后边，园中种了不少奇怪花木。老烟枪指向左侧一大排像芋叶的常青树。

“那是特品烟叶，把它摘下，慢慢烤干，然后切成丝。”老烟枪道：“这是你们的工作，烤一片叶子抵一两银子，给我认真啊！免得皮痒，工具都在门前，烤过板鸭就会用，老人家先去休息，待会儿验成果。”

毛盾和毛头只能应是，老烟枪这才大摇大摆地往竹屋走去。“倒霉。堂堂一派掌门，竟然蹲在这里烘烟叶。”毛盾有说不出的委屈。

“我还不是不一样，好好的在少林当总管，都是你，没搞好就把我叫出来。”毛头感慨道：“我不禁想起一毛大师的话，迟早会回去的。”

“敢讲这种话，有没有良心？”毛盾瞪眼道：“你敢背祖叛宗，我第一个就用阴阳镜收你的魂，让你变成白痴！”

毛头闻言倒顾忌起来：“说着玩的，别当真！”

“什么说着玩的？”毛盾瞪眼：“在客栈，你为何出卖我，说我不会下棋，不是小棋王？”

“你真的不会啊！”

“那也由不得你说。”毛盾斥道：“为了你的手臂就出卖我？”“现在跟你道歉总可以了吧？”毛头叹息：“谁让你的武功不济，打不赢人家，否则我又何必落难于此？”

“时运不济，怪不得任何人，所以你也别说我。”毛盾道：“等我伤好之后，准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

“你的穴道不是受制了？”

毛盾突然伸出手指轻轻嘘了一声，瞄向竹门，没什么动静，始细声说道：“我的武功奇特，怎么冲都可冲破禁制，别听他瞎吹。工作吧，等机会成熟，一切好办事。”

他很快找到火炉，燃起木炭，准备工作。

毛头仍有意见：“你何时教我武功？若不教，我干脆回少林寺。”

“逃过此劫再说，我的武功岂是那么好学……”毛盾忽有奇想：“这老头武功似乎不弱，咱们哄他露几手教教你如何？”毛头的眼睛发亮了：“好啊，练会他的功夫再收拾他，岂不美妙？”“那得勤奋工作，博他好感。”毛盾邪笑道：“大不了哄他说出生辰八字，然后……我自然有办法。”

毛盾说出武子威十三岁娶老婆而变成白痴的故事，逗得毛头大乐，两人终于分工，开始工作。

毛盾开始采烟叶，放在炉中一烤，三两下即可脱水。

“这么简单？这么快就可赚回一两银子？”毛盾望着一大片烟叶，少说也有上千上万片，不禁兴奋道：“照我的速度，不到三天，一定可以烤完。嘿嘿，到时还得跟他收超出费！”

毛头也来了劲：“我们把炭火加宽，一次烤十片岂不更快？”“有道理，那你负责加火及翻叶，我负责采收！”

如此分工合作之下，两人终把炭火摆个拖长，再加上铁丝网，扩大了烘烤的面积。毛盾更是勤劳地一大把一大把将烟叶采下。

起初还怕烤焦，但烤过数片之后，终能找到最佳方法，甚至发展成两片铁丝网互相夹紧，如此反复翻烤也不怕烟叶掉落。只见得烤干的烟叶一张张堆起，新鲜树叶一片片减少。到后来，直到只剩巴掌大小的叶片，一次已能烤上五十张，速度更快了。

“成功了！”流着满头大汗的毛盾道：“已经超过几千片了吧！”他看看左右两侧堆如人高的干叶片：“老头出来见着，准会吓一跳！”

毛头道：“还要烤吗？一次解决，省得麻烦。”

毛盾看看园子里的烟叶已像尾巴开花的小旗杆插在那里，只留顶端的小小叶片。他道：“算了！那些烤起来也缩成一点点，算也算不清。放它们一马吧，等长大再说！”

“需要长大吗？”毛头道：“这些足可抵债，我们见不着了。”他有那种烤个精光的冲动。毛盾笑道：“太小啦！不够看，咱们四处找找，说不定另有地方种植。”

“烤干趁热！”

他们意气风发地寻向一堆雾气的庐山幽林。

这里种满了奇花异草，每转一处幽林便有另一种不同的景色。

“就是没有种烟叶的林区！”

毛盾对四周景物好奇地张望着。

语音一落，园中突然浮起一个淡紫罗裙的女子，虽远处瞧不清面貌，但双方皆已发现了对方。

“你们……”

那女子口中的“是谁”尚未说出，毛盾已向她招手道：“喂，小丫头，你过来，我有话问你！”

那女子疑惑地往四处瞧瞧，诧异地望着毛盾：“你叫我？”“对啊！这里除了你，还有别人吗？”毛盾托大道。“找我有事？”

那女子已含笑，落落大方地走过来。

她手中拿着小铲子及花篮，方才不知是在除草或上土，毛盾也不太在意她是在干什么。

只见得这女子一走近，并非自己想象中的小丫头，她似是中年妇人，长得算是高贵美丽，又是一副精明模样。

但是笑起来眯着眼，又让人觉得她很迷糊，行走间，头上的银风发簪随着晃动，凭添了几许动人气息。

“你不是小丫头，是谁？”毛盾直觉她不一样。

“我啊……种花的吧！”那女子眯笑着回答。

“这么说，你还是丫鬟了？”

“怎么说都行！”女子轻笑道：“两位找我有事？你们又是谁？”“呃……”毛盾突然挺胸，威风八面道：“老烟枪的贴身护卫，怎么样？职位高吧？”

他想老烟枪的辈分不低，冒充他的护卫好了。

果然那女子露出不一样的眼神：“两位真的是他的护卫？”“怎么？看我们小，不够格？”毛盾先声夺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毛盾挥挥手：“算了，看你也不懂，告诉我，何处

有烟叶林，老烟枪等着抽呢！”

“他门前不是有一大片？”

“被我们收拾得差不多，接下来要收拾另一片。”

“可能没有另一片了。”

“笑话，到处都是大花大草，就没大烟叶，你该不是整我吧？”那女子忽而媚然一笑：“整你又如何？我知道，偏不告诉你！”毛盾瞪眼：“那就是故意为难我了？”

那女子弄笑不已：“不错！”

“好，很有勇气。”毛盾不怀好意地笑道：“要我如何教训你，你才会说？”

“都不说！”那女子笑得更媚，似有引人犯罪之态。

“好！很好！”毛盾道：“你会不会武功？”

“我……不会……”

“好，很好！”毛盾已邪邪笑起，大步逼近那女子，那模样跟调戏良家妇女差不多。

“你想干什么？”那女子有了惧意，不自觉地往后退。“想干什么？”毛盾笑话道：“对于敢故意为难我的人，我通常会给她一点教训。例如说男的抓来灌水，女的抓来理光头。”“你敢？我偏不告诉你。”

那女子突然调皮起来，挑了一下眉毛，甩头即跑。“快追！”

毛盾岂能让她逃出手掌心，登时命令毛头包抄过去，像在赶小花狗般追得甚是过瘾。

那女子逃得甚是狼狈，她忽而想到这些花，回头一看，已被踩出一道深沟，她惊慌道：“那花不能踩！”

“还是照顾你自己吧！”

毛盾正追得起劲，索性抓起长鞭打了过去。

那女子眼看情势不妙，调头再逃，忽见毛头包抄了过来，不得不改往左侧。这一转折，毛盾已近及三尺。

她仍想乘机钻出封锁，没料到毛盾的鞭能缩能伸，蓦然暴长了数尺，竟然卷向自己的左足。

她惊惶旋飞而起，避开了左足却躲不了罗裙，刷然一声被撕下了一大半，一双美腿露了出来。

那女子惊愕不已：“你的鞭法？”

“有魔力是不是？”毛盾嘿嘿捉笑：“再下去就让你光溜溜见人！”

长鞭再抽，其势猛三倍。

毛盾早从她的翻飞之中看出她并非全然不懂武功，为收效果，当然要加把劲，且抢尽先机，硬逼了过去。

那女子更慌了，猛喝：“住手！”

毛盾根本不理，眼看长鞭抽来，她不得不伸手扣去。岂知那鞭竟然断成数节，像暗器般喷射过来。

这下，她哪还顾得了花草处处，只好落身打滚，一个翻身，花草早已倒了一大片。

“如何？”毛盾神气道：“本护卫有一套吧？还敢不敢整我呀，小美人！”

他欺身上前，长鞭一卷，就想把那女子扯过来。然而就在此时，那女子突然弹身而起，没见到她是如何出手，毛盾只觉得眼前一花，劲风扑来，砰

然一声，他被打个正着，倒喷七八丈高才摔落地面，在泥地上留下个“大”字痕迹。他还在甩头醒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

远处已传来老烟枪的怒吼声：“兔崽子你敢毁我花圃，我要烤了你……”

声音传来，那女子已经轻笑道：“看样子吃亏的不只我一人……”她见毛盾还在甩头，又道：“人在这里。”

声音虽轻，却传出老远。

老烟枪立时奔了过来，忽见那女子，怒容稍敛，急急道：“你见着那兔崽子了？”

“那不是？”

老烟枪顺着那女子的目光瞧向地上的毛盾，一把怒火又起：“臭小子，你敢坑我？”

他登时扑前，双手捏住毛盾的颈子，狠狠地摇晃着。毛盾顿时两眼翻白，舌头直吐却吐不出半个字来。

那女子上前道：“别把他弄死了，什么帐也算不回来了。”老烟枪这才松手，口中仍骂个不停。

毛盾咳了一阵才回过神来，他也是一把怒火：“你凶什么？我替你烘完全部的烟叶，想多赚点，就四处找烟叶林，没想到会碰到恰查某，换她一掌，满肚子火没人可算，你倒先杀起我来了！真没良心！”

“你骂谁恰查某？”老烟枪一愣。

“她啊！”毛盾一指，指向那女子道：“就是她不说，害得我找不着。”

老烟枪才注意到那女子不但衣裙破裂，腿也露了出来，似乎比自己还狼狈，不禁想笑又强忍住笑意，表情变得怪异无比。“他是你带回来的？”那女子问道。

“是……呃……不是，是欠债的。”

那女子瞄眼：“他说是你的护卫？”

老烟枪不屑：“他行吗？”

那女子嘲惹：“不行，已把我搞成这模样！”

老烟枪想笑，一时答不上来。

毛盾趁机又发威道：“算你走运，要不是他赶来，你早躺在地上叫爹娘了！”

话未说完，老烟枪已一巴掌打来：“胡说什么？”打得毛盾愣愣的。

“你在对谁说话？”老烟枪斥道：“她就是银灯联当家的，你敢无礼？”

“是帮主？”毛盾像触电般，嘴巴不疼了，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早说嘛，害我把你当丫鬟修理！”

“住口！”老烟枪骂道：“还不快跪下赔罪！”

毛盾立即恭恭敬敬地下跪：“小的冒犯帮主，请恕罪！”叩头中又见到那女子破裙中的美腿，心头泛起笑意，却咬着唇忍住了。

那女子轻轻一笑：“你很不错，一来就毁我花圃？”“你要不跑，小的就不会毁了花圃。”

“我不跑行吗？你那副吃人样！”

“要跑也不必跑得那么惨啊！害我以为您真的要逃，才痛心狠心追杀！”

老烟枪突然斥道：“跟帮主说话要有分寸，追杀岂是你说的！”

毛盾登时闭嘴，不敢多言。

那女子自嘲一笑：“我倒真的被他追惨了。他那手鞭果然有些门道，害

得我露腿见肉还沾泥。可知他是何路数？”“听说是塞外来的。”老烟枪道：“我本想要他还债了事，并不想引他入门，所以未禀告您。没想到他一来就惹了大麻烦。”他转向毛盾：“自己说，出身何派？”

“赶马的，不是说过了吗？”毛盾仍继续隐瞒。

那女子似笑非笑地看了他几眼：“若说你深藏不露，又被我一掌打退；若说你不懂武功，又一鞭逼我落地，你这人倒有意思了……”

那女子忽有所悟，拾起毛盾手中长鞭，瞧了又瞧，总瞧不出名堂来。

她问：“这鞭何处得来？”

“一个老人送的，鞭法也是他教的，其它的我就不清楚了。”毛盾道。

老烟枪道：“照实回答，否则有你好受！”

“真的啦！全是实话。”

“他呢？”那女子往后头瞧去，想找毛头，他却已躲得不见踪影。那女子轻笑道：“他头发刚长出来，该是少林子弟吧？”老烟枪道：“把他剃回光头看有没有戒疤，自然能明白。”毛盾看是瞒不了了，遂点头道：“不错，他曾是少林弟子。我不是，我是一般流浪汉，无帮无派。”

“他为何还俗？”女子道：“他入少林又为了什么？”她的眼光让毛盾觉得她看出了什么，于是干脆说实话：“我们想学武功又不得门路，只好商量他入少林去偷学，我四处溜溜，能学多少算多少。”

“原来是偷学武功的混混？”老烟枪冷道：“犯了武林大忌，迟早有一天会被人宰了！”

“没办法啦！”毛盾苦着脸道：“我的人生不比你们幸福，能偷学已是顶了不起了，哪还有心情去讲江湖道义。”

女子淡然一笑：“你倒是很想得开？”

“不然又能如何？欺负人总比被人欺负好。”

“有道理。”

那女子忽然飘身而起，身如彩虹掠天，随即又耍出一招掌法，有若干手观音现形，猝又收招，幻影全失，她方自轻轻降落。“你看清楚它窍门在哪里？”

“模模糊糊，很难学。”

“不要骗我。”那女子道：“只要你说得正确，这些毁损的花我不要你赔。你可知这些花是有名的紫蔓仙，株株无价之宝，这一大片，恐怕你一辈子也赔不完。”

这威胁立即见效，毛盾马上回答：“七虚三实，杀招在第四式后两掌，你是准备改掌为指，可剪住长剑，也可点人要穴，对不对？”

不只是那女子，就是老烟枪也愣愣地瞧着毛盾。

这招“银光见月”已不知多少高手败在那虚幻莫测之中，毛盾竟然一眼看穿了虚实，老烟枪张大了嘴道：“这小子有点门道！”

“不错！”那女子将长鞭交还毛盾：“他脑袋不错，也偷了不少招式，只是内力太差，才会仅只于此。”

她随即转向毛盾道：“你猜对了，不必赔我那些花。现在你该想办法如何去赔老烟枪的大片烟叶了。他要是无烟可抽，准会中毒而死。再见！”

又是那似笑非笑的神情，银灯联帮主转身飘然离去，眨眼即没入林中。

毛盾回到现实中，无辜道：“我不是烤了一大堆烟叶给你，你还有啥不满？”老烟枪此时虽对他有了爱才之意，但想起自己日后将无烟可抽，不禁

火冒三丈，怒道：“我叫你一天烤几片大的，你竟然一天烤完一大片烟叶林？分明是在整死我！”

毛盾不解道：“为什么？烘得越多，你不是抽得越高兴？”“高兴个屁！”老烟枪更生气道：“那些烟叶都是特级品种，尚未成熟，嫩汁特别多，你竟然连巴掌大的叶子也烤了！那嫩汁渗在叶片中，又浓又苦，怎么抽？简直比抽菜瓜藤还要毒，回头让你们抽个够！”

他气得发抖，又道：“这还是小事，你竟然一口气把叶片剥个精光，那烟杆高如人身，烟叶又小如老鼠耳朵，从此别指望它长大。从头种植也要三年，三年啊，懂不懂？你要我憋死是不是？”看他又叫又跳，毛盾不好意思道：“早说嘛！早说就不会出差错了。我以为烤一片一两银子，所以才拚命赚，拚命烤的嘛！”“还赚个鸟？倒扣、倒扣，要扣得你一辈子也还不清！”老烟枪正在气头上，毛盾也不敢多说，硬是被他敲着脑袋出气，咋咋地，似乎越敲越起劲了。

毛盾有些受不了了，道：“毛头也有份……”

“他呢？”

“躲起来了……”

“可恶，给我出来。”

老烟枪一吼，立即冲往花丛的另一头。

此处又非毛头地盘，老烟枪又是熟悉得很，只一转身，已逮着毛头，照样敲得他哇哇大叫，四处乱逃。

毛盾这才有了报复快感：“每次有事就躲起来，岂能让你得逞！”

毛头也不甘心被摆道，直往这边撞来。

毛盾见状不对，拔腿即逃，可惜又被老烟枪盯上，几个箭步追上来，赶牛般又抽又打，赶回那老竹宅。

“给我下跪，面对烟叶忏悔！”

老烟枪一吼，二人连忙跪下，一见到堆积如山的烟叶，二人不禁偷偷笑着。

“还笑？好。我就让你们抽个够！”

老烟枪卷了两管烟叶要二人抽它。

一方面基于好玩的心理，两人果真自动吸起香烟，浓浓的一大口入嘴，顿如吞了火一般辣得两人猛咳，泪水也流了下来。老烟枪也终于有了报复的快感，斥道：“抽完，整根抽完！”“这么难抽……”毛盾苦着脸道：“你抽了一辈子？”“都是被你们搞坏才难抽！”

老烟枪各赏了两人一个响头，才从腰际烟盒里抓出烟丝塞在烟杆里，点燃它，轻吸慢吐，一副陶醉的神情。

果然芳香四溢，不同于那浓烈呛人的火辣味。

毛盾悔不当初，苦笑道：“我知道我错了，你罚也罚了，想个办法让我们弥补你的损失吧！”

“烟叶都被剃光了，如何弥补！”老烟枪骂了几句，终究还是叹气道：“现在唯一弥补的方法就是到杭州普云茶庄看看有无存货，否则你们就死定了。”

毛盾一听，立刻笑脸迎人道：“不会不会，一定有存货，哪天到杭州，全把它买来，足足让您抽上十年。”

“那是我的事，不必你管。”老烟枪一瞪眼，道：“还不把这堆烟叶给

我分妥！”

“既然不能用，一把火烧了不就得了！”

话犹未完，毛盾又挨了一记响头，耳边只听老烟枪又斥道：“烧？再烧就废了你的手！要是杭州缺货，你要我憋死不成？给我一片片分，一叶也不准出差错！”

“是……”

毛盾不敢多话了。

敢情老烟枪还是把这堆烟叶当作救命法宝，在万不得已之下，仍得拿来充数。

他果然是个老烟枪。

不过，一想到日后他也可能抽这种辣烟叶，毛盾的心情不禁为之愉快了起来，工作起来感到轻松不少。

直到深夜，两人将一大堆的烟叶分妥。

也没床铺可休息，两人干脆躺在烟叶上，算是给老烟枪一个报复。

第九章 蓝衣刺客

此后三天，老烟枪皆早出晚归，毛盾和毛头也落得清闲。没事除了养伤，甚至学老烟枪抽起烟杆——烟叶卷成的杆，以及下棋。一有机会，毛盾还会溜入竹屋窃来美酒偷喝。也由于开始对下棋产生兴趣，毛盾干脆把桌上一大堆的棋谱搬了来。虽未必全懂，但背着背着也就熟了，下得更是起劲。美中不足的是，毛头每次都败阵，干脆不玩了，只剩毛盾一人杀双边，他照样乐在其中。

第四天。

老烟枪突然把两人叫过来，说是该还债了。

“保一趟镖到杭州，顺便买烟叶。”老烟枪道：“来回算你三百两银子，满意吧？”

“满意满意！”毛盾猛点头：“除了你，还有谁同行？翁无忌？”只要能离开这鬼地方，他什么都愿意。

“他只开船，现在是陆路，只带一个人。”

“谁？”

“到时候就知道了。”老烟枪不愿多谈。

毛盾瞄眼：“一个人就够了，我去干嘛？”

老烟枪简单明了：“煮饭！”

“煮饭？”毛盾两眼撞在一起，忍不住怪笑起来。“不然，你还真以为自己会保镖呀？”老烟枪笑道：“煮饭能领这种薪水已是天大造化，还抱怨什么？”

“我哪敢抱怨？走吧，只要你敢吃，我煮什么都行！”毛盾已想好一百多种的下毒方式，老烟枪也不理他，尽是捉笑地在前头引路。

毛盾看看毛头，笑谑道：“你终于可恢复本行了，要扛个大锅子去吗？”

“少糗我，二三人，随便炒就可炒出名堂，还举什么锅？”毛头虽如此说，心里却颇得意，这趟行程，毛盾可要靠自己不少了。

他们并未再见到帮主，直往山下行去了。

走到了平坦路面，毛盾才见到一个满头乱发的家伙。他年约三十上下，穿着玄黄无袖短衫，露出两只粗壮臂膀，比毛头还壮，甚至连脸部也有一块块的肌肉，端的似野兽一般。他捧着一把无鞘玄铁剑于胸口，目光定定地望着前方，像座小山般似在等待什么。

“他就是跟我们同行的人？”毛盾问。

“不错！”老烟枪道：“他叫洗残，不爱说话，你们也不必去理会他。”

“这种人倒挺怪的，”毛盾想笑：“咱们保什么镖？怎会选上他？以银灯联的名声，还有谁敢劫？”

“是没人敢劫，就怕那些没长眼睛的人。”老烟枪道：“保什么，你不必知道，你只管三餐，其它事最好别问。”毛盾碰了个软钉子，遂闭上嘴不再多问。

随后，只见得老烟枪走向洗残说了几句，洗残默然点头，于是队伍出发了。也未见到镖车、马匹，就只四人起镖。毛盾实在不明白保的是啥东西。他瞧了又瞧，还是不能从老烟枪身上及洗残那里发现瓶罐或盒子什么的。

他只好猜想是秘图或秘籍之类的足以塞在身上而不见形的东西吧？

老烟枪不说，毛盾当然不知，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着。说是料理三餐，

其实也用不着煮。

若饿了，毛盾、毛头两人即负责赶往村镇买东西，如果是在野外山区休息，他们俩则负责生火烤野味。

就这么混了两天两夜，实在乏味至极。

第三天夜晚。

四人同住一家客栈。

三更过后，终于有了动静。

先是洗残睁开双目，盯着屋顶，他连睡觉都抱着剑，在发现动静之后，已坐了起来。

老烟枪亦有所觉，低声道：“三个？”

那洗残点点头。

“奇怪，这么早就上门，难道消息走漏？”老烟枪摇头道：“也不对，不管消息如何，他们都不该上门……”

洗残陡然暴躁而起，冷剑一挥，打掉一排细针，人如冲天炮撞向屋顶，轰然巨响，他已破瓦而出。

老烟枪也不怠慢，立时冲出前窗，亦跟对方交上手。毛盾和毛头已被惊醒，还来不及细想发生了何事，一道蓝影已破瓦疾冲而下，长剑寒芒一闪，刺向毛盾。

这还得了？

毛盾惊心动魄，连忙踢开棉被飞摔地面，整个人滚下床。棉被刹时被切成碎片，那利剑又刺了过来。

毛盾翻个身，就要抽出长剑以应敌。

此时洗残霍然从屋顶倒撞回来，直逼刺客背门。刺客但觉不妥，利剑反挑，其势如电，就要刺中洗残的咽喉，岂知洗残的剑势更快，就在对方利剑就要触及肌肤的刹那，以不可能的快速度反刺一剑，正巧迎向刺客刚转过头的咽喉，那刺客连个叫声也没，已然毙命。

他仍不相信地举着长剑，张大眼睛，无法相信中剑的人是自己，就连洗残把剑抽回，他仍忘了要倒地，兀自僵在那里。毛盾更是愣愣当场，他为洗残的快速剑法给吓住了。

那根本不是招式，而是杀人最佳的方法，又准又狠又快，似乎没有人能躲过他那致命的一击。

洗残仍是面无表情，好似一切未曾发生过，就连他的三寸剑尖也不沾血，一切是那么自然顺畅。

“解决了？”老烟枪钻进门道。

洗残点头。

老烟枪当然知道他不会失手，他上前解开那死人的蓝面罩，一张平凡年轻的面孔，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会是谁？”老烟枪自语道。

“蓝幽灵。”洗残突然开口，声音低沉冷森：“是个杀手集团。”“杀手集团？”老烟枪更不解了：“他们想杀谁？我们的货还没到啊！”

洗残不说话即表示不知道。

唯有毛盾心慌慌：“你们的镖货尚未上身？”

老烟枪瞄他一眼，终于点头道：“不错，是回头镖，到杭州附近把镖保回来。”

“这么说，他们是来杀我的？”毛盾摸摸脖子忧心道。“杀你？你有多少斤两好让人家来杀？”

“我……结怨很多。”

“偷学武功也不必雇用杀手，”老烟枪斥道：“要杀你也不必三个杀手，少臭美了！”

“可是方才那人为何冲着我来？”

“因为他无人可杀！”老烟枪道：“告诉你也无妨，此趟去是要保一个重要人物，杀手可能将你当成那个人了。知道了没有，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毛盾皱皱眉头：“没想到被人杀还有分等级的？”

“不错，就凭你，花钱请人都没人要杀呢！”

毛盾耸肩道：“我跟那人很像？”

“差多了，但那小胡子倒有几分像。”

毛盾一听已决定要把胡子剃掉，免得莫名其妙被砍了。已经出了人命，再走下去，心里总有个结。老烟枪决定赶夜路，也没什么好收拾的，说走就走。

行进中，毛盾可说是全神戒备，只有他知道杀手的厉害，三年前就曾差点被桃红解决掉。

时下又出现杀手，虽然有可能是为了欲保之人，但也不无可能是为了自己。

他很快剃掉胡子，如此一来更像毛头小子了。

为了让自己更成熟些，他干脆学洗残将头发放乱，此举引来了洗残的侧目，毛盾只能干笑两声。

果然——

四天内全无动静。

他们一行已抵杭州城。

老烟枪很快地去联络，不是去找镖货，而是去找马车，跑到普云茶庄买了三罐烟丝，他才有心情办其它事。

毛盾本想趁机逛逛江南风光，但老烟枪根本不给他机会。在买妥烟丝之后，很快地驱车往郊区驶去，最后停在一处古宅院。里头有几名神秘人出来交头接耳了一阵，老烟枪跟他们进去，很快带出来一名矮胖的中年人。

他惊惶地东张西望，很快地闪进车里。

毛盾站在另一头，勉强可看见这人果真也蓄着胡子，但是那身油胖，总跟自己不像，杀手怎会看错呢？

此时老烟枪已急急驾着马车，往来时路而去。

洗残就坐在车篷顶，活像尊火菩萨，随时可以应付四面八方的动静。

毛盾和毛头则被派到车尾，说是看后头，其实倒像是小丫鬟，不停地侍候那胖东西吃吃喝喝，实在有些烦人。行进中，毛盾也试着打探这位仁兄是何许人氏，要银灯联如此大费周章地保护他。

探了半天，只知他叫吴神算，该是个算命的，其它的则一概不说。

这么神秘？

毛盾已动了心，想找机会摸摸底。

马车一路不停，直到深夜，方自停靠于一间靠山区，本是香火不错的天官庙，此时却被银灯联的弟兄征收，作为老烟枪的暂宿之处。

四周围满了高手，里面则较轻松，吴神算得以自由行走，以消除一路行

车之苦。

毛盾仍是料理伙食，除了正餐，他还泡了好茶请吴神算喝。“哪来的茶叶？不错，普洱茶吧？”他似乎对茶甚有研究。老烟枪代为答道：“神算要远行，老头我当然要照顾周到，在杭州就替你买了，此后你不必为此担心。”

“好，太好了！”吴神算哈哈一笑：“其实贵帮主只要稍个信，小的自会前去，又何须如此劳师动众，小的实在过意不去。”“事关重大，本门不得不谨慎。照顾不周处，还请见谅！”吴神算忙道：“哪里哪里！”一张脸笑得找不到眼睛：“小的多年受贵帮照顾，理当有所回报，这又算得了什么？”双方客套了一阵，老烟枪以茶代酒敬了吴神算一杯，已告退往左侧窗口，名为打坐休息，实则守在那里。

洗残则盘坐右侧，离吴神算只有七尺，算是贴身保镖。毛盾和毛头并未被规定睡在何处，二人只好随便。

毛盾更绝，他向玉皇太帝行过礼后，竟爬上神桌，想就此呼呼大睡。

这举止引来吴神算的侧目：“小子，放尊敬点，玉皇大帝身前，你也敢这样摆平了就睡？”

毛盾道：“这庙风水不好，玉皇大帝根本不会来，倒是来了些孤魂野鬼，你没看玉皇脸上都剥了皮。”

“那是烟熏的，怎可乱说话！”吴神算道：“此庙灵得很，怎说玉帝未来，简直是胡扯！”

毛盾自然有理：“来的是良心鬼，多少帮助了那些善男信女。若是玉帝在此，恐怕就没那么灵了。玉帝光掌管天上事已是头昏脑涨，哪还有时间管人间事。”

“胡说，快下来！”吴神算起身赶人。

毛盾吃吃笑着，在神桌上跳来跳去，不理睬他。

老烟枪忽然斥喝道：“还不下来，你连神明都要欺负是不是？”

这一喝，毛盾只好落地无趣道：“人神分界，很多人就莫名其妙被神欺凌！”

吴神算看了他几眼，已对他产生了兴趣：“你天庭暗浮日月光华，两眼清如星月交辉，你是阴阳眼，真的可看清阴阳两界？”“你说呢？”毛盾倒神气起来了。吴神算再看仔细：“不错，的确如无命相术中所述，日月天庭，星月神目，准是阴阳眼！”

“不错，我现在就看见你身边有个女鬼正在舔你的脖子呢！”他这一说，吴神算立即惊惶闪躲，毛盾看得呵呵直笑。“你到底说真说假？”

吴神算被吓得心神不宁，可是看毛盾的模样根本就是在捉弄人，他不禁又有了疑惑。

毛盾莫测高深地笑道：“当然是真的，亏你还是术算之士，连阴阳气息都贯不通，你没见到阴气太盛，就要死人了。”“死你的头！”老烟枪给他一个响头：“不睡觉尽说些屁话。哪来的鬼，只有你在装神弄鬼！”

毛盾缩着头连忙逃向墙角，无奈道：“鬼怕恶人，没办法了！”“谁是恶人？”老烟枪作势欲扑。

毛盾立时闭嘴，不敢再多言。

老烟枪这才转向吴神算，含笑道：“别理他，这小子尽会胡言乱语，当真不得！”

吴神算镇定道：“他是贵帮……”

“打杂的。”老烟枪道：“他并非本帮之人，只是欠老夫银子，把他抓来做工抵债罢了。”

“原来如此！”

吴神算的心情平静多了，再看看毛盾，那日月光华似乎弱了不少，也不再确定对方是否有阴阳眼。

毛盾懒得再理他，索性闭上眼睛装睡。

顿时厅中陷入沉静之中，众人各自找地方睡了。

唯独吴神算仍是无法入睡，他觉得冷森气息袭人，不禁打了个冷颤，暗忖道：“阴阳倒反，日月无光，阴上加阴，阴中带煞，准会死人啊！”这简直要应了毛盾所言。

吴神算冷汗直流，正要往毛盾处瞧去时，猝而几把尖锐长枪猛然穿墙而出，硬生生地钉在毛盾的左右侧。

毛盾还来不及反应，整座天宫庙已被刺得乱七八糟，那暗器又粗又尖，这一猛射，已使得瓦墙百孔千疮，屋顶首先塌了下来。老烟枪急喝：“保护吴神算！”他已率先破墙而出。那洗残早靠向面色铁青的吴神算，手中剑狠狠砍断飞来的暗器，猝而找机会，照样冲窗而出。

唯有毛盾及毛头如大梦初醒般，眼看暗器不断射来，想逃并不容易，当下和毛头往神桌下躲去。

那尖枪利剑虽霸道已极，却由于穿过瓦墙，力道减弱不少，又失了准头，这一射钉得桌面像香炉，东倒西歪。此时眼前已是烟雾迷漫，烛火尽失，看不清里里外外，只听得杀声四起，金铁交鸣，活像在战场上。

毛盾庆幸自己选了这么个安全地方，得以避开打斗。毛头则仍提心吊胆道：“趁现在开溜？”

“溜到哪？出去准被砍了！”

“躲在这里，好像也不太保险……”

毛头话犹未尽，前门忽见肥脚闪入，原来是吴神算被洗残送回庙中，免得受无谓波及。毛头心下稍定。

他想有了吴神算在身边，洗残等人自会尽力保护，然而毛盾叫糟了，目标移向里面，那些刺客自然会杀进来。果然没错，毛盾心念未了，忽见四五道蓝影分从四面八方挟剑冲来，他们的目标似是吴神算，吓得吴神算落地打滚没命尖叫。

洗残闻声反冲入门，利剑凌空打出，竟也狠准无比地射中最靠近吴神算的刺客咽喉，当场毙命，身躯凌空坠落，压在吴神算身上，吓得他更是尖叫。

洗残很快打个滚，靠向尸首，尚差七寸，他运劲吸取，玄铁剑立即抓在手上，回身又刺另一名从窗口罩来的刺客。然而那些刺客的目标似乎不只吴神算，更将毛盾当成了恨海仇家，四五人舍弃吴神算，猝往神桌刺去。

这还得了，毛盾想逃已是不及，忽闻毛头惨叫声，毛盾更是焦心欲碎。他想扑过去，却又被凌空刺来的利剑逼得无处可逃。就连随身长鞭在这小小的空间里也无法施展，就在这时，他的右臂忽然挨了一剑，情况已危急得使他无法多想，日月神功突然不自觉地使了出来。

猝见得两道红白烈光暴喷而起，像闪电般劈得屋内一片通红，就在红光闪起时，那几名刺客像被万针刺中般，尖叫着喷退，撞向墙角乱滚。

毛盾警觉露了秘功，心里一惊，大叫玉皇大帝显灵了。他怎敢留活口，长鞭忽然抽动，竟技巧无比地将四名刺客抽得旋飞而起，再甩向墙上的利枪，

三两下解决了一切。他嘘口气，正想瞧瞧毛头的伤势，没想到一抬头，不仅毛头，连吴神算和洗残都一脸不解地望着这个一闪手即逼退四个强敌的小鬼。

尤其是那道红光，当真是玉帝显灵？

毛盾立时有了警觉，他干脆装迷糊，连忙向毛头道：“伤得如何？”

他替毛头认真地包扎起来。

这动作甚自然，又把吴神算及洗残迷糊了，搞不清楚毛盾是真懂还是在假装？

毛头则低声道：“那……就是你的神功？”

“什么神功？”毛盾口里如此回答，却以手暗暗捏了他一把，毛头顿时明白过来，不再多问。

毛盾这才说道：“玉皇大帝显灵救了我们，咱们还是拜拜他以谢恩吧！”

毛头伤势不算重，当下两人认真地跪了下来，想拜玉皇大帝，却发现玉帝神像早摔倒在地，胸口还刺了一把长枪。毛盾将之扶起，将长枪拔起，口中喃喃念道：“这些恶徒实在大胆，连玉帝神像也敢伤害，难怪玉帝会如此震怒，马上请他们到地狱报到。”

他们将神像整理干净，遂开始拜了起来。

吴神算仍盯着毛盾不放，可惜毛盾太会演戏，简直没有破绽。

此时情势已稳定，老烟枪自外面掠了进来，他衣衫裂了几处，头发稍乱，想是经过了一番苦战。

他见到吴神算仍完好如初，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先生受惊了？”老烟枪礼貌地问道。

吴神算镇定道：“还好，不知对方是何路数，竟敢与贵帮为敌？”

“不清楚，听说是一个叫蓝幽灵的杀手组织。”老烟枪道：“不知先生可曾得罪过这么一个组织？此次他们来了十五人，声势浩大。”

“应该没有……”吴神算想了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最后目光落在毛盾身上：“那些人似乎不是为小的而来。”

“怎么说？”

“他们一杀进门，四五个全砍向那小孩。”

吴神算将情况对老烟枪说明。

“真此事？”老烟枪不禁疑惑地看向毛盾：“那些人是冲向你来的？”毛盾茫然道：“冲着谁，我可不清楚，不过他们把我和毛头刺伤了。”

老烟枪上前检视二人伤势，斥道：“皮肉伤势岂是要命伤势！”

毛盾还是胡扯：“该是老天保佑，玉帝显灵吧。”

“鬼扯什么！”

老烟枪再不信，洗残的话让他动摇了，洗残道：“四名刺客的确攻向他。”洗残从不骗人。

老烟枪再次望向毛盾：“四个人攻击你，你却只受了轻伤？”“该是玉帝显灵吧？”毛盾耸耸肩道。

吴神算道：“我们见到一道红白光芒冲出，那些刺客全都倒喷而退，他又卷起长鞭把刺客杀了。”

老烟枪立即走向死者，想查出死亡原因，然而除了颈部留有鞭痕之外，便只有长枪穿心的致命伤。

对于毛盾的鞭法，老烟枪知道几分，但说是玉帝显灵，他很难相信。

他又逼向毛盾：“你还练了什么秘功？”

“练了还容得你欺负我？”毛盾白眼道：“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信不自由你。”

老烟枪想伸手逼迫毛盾招供，但想起自己当时曾封了毛盾的穴道，如今，他很快几指点向毛盾要穴。

全未解开呀！他真的迷糊了。

毛盾暗自好笑，那穴道早在他这几天疗伤之际已冲开，时下只要稍稍闭穴就可瞒过老头，给他省了不少事。

老烟枪百思不解，问吴神算：“玉帝真会显灵？”

“显灵是神迹，神迹不能以常理解释。”吴神算道：“世间神奇事无奇不有，小的不敢下定论。”

老烟枪一时也不知要如何判断。

他心念一闪，顿时有了决定，于是转向毛盾，邪邪笑道：“是不是神迹，现在已经不重要，因为已经过去了。重要的是，我必须证明刺客是为谁而来。”

毛盾道：“放我走不就成了？刺客若为我而来，他们就会跟着我。”

“不错，老夫正是这个意思。”

“你当真要放我走？！”

毛盾颇为意外，他本是开开玩笑，没想到老烟枪来真的。“不错。”老烟枪含笑点头。

“那……那欠你的钱呢？”

“一笔勾消。”

毛盾眼睛睁大：“当真？”

老烟枪大方：“你走吧，现在就可以走！”

毛盾还是不放心：“不后悔？”

毛盾看老烟枪一副认真模样，当下也爽然轻笑起来：“那我走啦，再见，不，永远别见！”

连手也不挥，他立即拉着毛头快步跨出大门，果然没有阻扰，两人很快逃向林区，眨眼不见了。

吴神算惊讶道：“就这么放他们走了？”

老烟枪道：“其实我只是在整整他们而已，算不上什么深仇大恨。时下当以先生安全为重，如果刺客为他们而来，如此安排岂不最好？”

“多谢照顾！”吴神算感激道：“只是他们一走，若真的碰上刺客，岂不是非常危险？”

“那小子？”老烟枪笑道：“不必替他担心，他的把戏可多得很。不过我还是会派人跟踪，以证实刺客到底是为谁而来。”如此一来，吴神算也不好再说什么。

眼看天色已快亮，老烟枪乃请他上车休息，趁夜赶路。洗残仍坐在车顶守护，但少了毛盾二人，好像少了什么，一时沉静得无话可说，只听得车轮的转动声，咕噜咕噜在地上拉出一条长痕往远处延伸而去。

毛盾和毛头二人在脱离老烟枪之后，心情大为开朗，别地方不去，立即找向城镇，先把肚子填得饱饱的，再舒服地睡上一觉，才有心情考虑未来。

“又没钱了……”毛盾担心道。

“真是一文钱逼死英雄汉，以前在茅山不觉得，现在一出远门，什么毛病都出来了。”毛盾开始动脑筋：“咱们找个大户人家干一票！”

“你去，我可不行。”

“你把风啊！”

“还不是一样，若逃不掉，你会放着我不管？”

“这倒是了……”

毛盾但觉自己出马，未免太便宜毛头了，得想个谁也不占谁便宜的方法。

毛头忽而眼睛一亮：“你传几招给我，我就不必处处躲人了。”

“传是要传，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咱们找个深山躲起来练功不就得了！”

“话是不错，但我老觉得那批刺客是针对我而来，若落单野外荒郊，很容易被砍，倒不如躲在人多的地方，让他们找不着。”“那些刺客会是谁派来的？”毛头问。“不清楚……”毛盾道：“武当派、金武堂，或是其它要命的人……”

“说不定他们真是为那胖子而来，”毛头道：“咱们却自己疑神疑鬼。”

毛盾道：“命只有一条，还是小心些好，我已经想好赚钱的方法了。”

“哦？”

“干老本行，当道士。”毛盾笑谑道：“如此一来，多少赚点银两，又可改头换面，掩人耳目。”

“好啊，好办法！”毛头举双手赞成。

他们连买道袍的钱都没有，毛盾只好找向镇尾一间小庙，趁住持不注意，偷了一些道士的必需品。

然后两人再逃到二十里外另一个小镇，才把道袍穿上，准备开始营业。

穿戴妥当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像换了个人似的，当下二人大摇大摆地行往石家集。

小镇约有数百户人家，还算热闹。

毛盾他们一出现虽然引人注目，但道士总是沾上生老病死及鬼神之类，也鲜少有人指指点点。

“来啊，灵山道士初临贵宝地，任何祈福、收妖、闹邪、不安、疾病、疑难杂症都可解决，一次包灵，不灵不要钱。”如此一喊，连毛盾也想笑。

他搞不懂道士是如何做生意的，以前可得有人亲自登门求助，他们才会下山，跟目前情况完全不同。

毛头更糟，躲在毛盾后面，一张脸红通通的，一句话也喊不出来。不过逛了半天，也差不多习惯了。毛头遂喊道：“天灵灵地灵灵，本道士最灵，一试便知，不灵免钱！”毛盾又叫道：“有人要算命吗？不论是前生今世来生，皆能见事见性，可趋吉避凶，常年如意保平安！”

毛头笑道：“你何时又懂算命了？”

“那还不简单！”毛盾道：“必要时请出阴阳镜看他的前生今世，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吗？”

“那是犯忌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我不说太明白就行了。”

此时忽而有名中年汉子迎上来：“小师父可以驱鬼除魔？”“当然！”毛盾但见生意上门，欣喜不已，道：“在下已有数年经验，从未失败过呢！”

中年汉子点点头，忧愁道：“是家父病了，家中阴气颇重，可能有妖邪作怪。”

“应该有，”毛盾大发谬论：“居家最忌临森见阴，现在又有人病倒，

足见情况相当严重。

“贫道今天既然来了，就替你查个清楚，有妖斩妖，无妖安身定位，令尊自然很快就可康复。”

“那……费用……”

“随意就好。刚开张，讨个吉利。”

“多谢师父。”

中年汉子轻轻拱手为礼，随即引导两人往小巷行去。毛盾看那人虽是百姓打扮，行起路颇为快步，不禁出声询问。

“练了几年，大概只能防身，”中年汉子稍窘：“家父病危，一时心急，所以……”

“人之常情，看过医生？”

“看了，总是时好时坏，所以小的才想请师父瞧瞧。”“找对人了。”毛盾欣笑道：“除非令尊阳寿已尽，否则我定有办法弄好他。”

中年汉子又点头连连称谢。

说话间，前面已出现一栋森森宅院，大白天仍能感到它的阴冷。

毛盾眉头一皱：“这宅院好像荒废已久，墙头都长了杂草！”中年汉子轻叹：“家道中落，家丁尽散，无人照料，才荒废至此。家父又不愿变卖，只好住了下来。”

毛盾频频点头：“难怪生病不易复原，让我看看地理……”朽门已开，毛盾仔细瞧瞧，并无阴邪之气，倒是古树遮阴，有些地方发霉了，他建议砍去些树枝，让阳光透入，如此较不易生病。

中年汉子点头称是。

穿过沉沉前厅，已来到后院。

在中年汉子的引导下，他们来到一老人的寝室，果然有个白发老者躺在床上呻吟，状甚痛苦。

毛盾尚未进门，已注意到天井那棵百年古树前的一块石碑，他眉头跳了两下：“那是墓碑，是谁把它拿来当椅子坐？”中年人怔愕道：“它真是墓碑？”

毛头已上前把它翻开，果然刻有墓纹。

毛盾道：“你信了吧？”

“怎会如此？”中年汉子甚是焦切：“那要如何处理？”“毛头，先把它搬到大门，待会儿我再找地方安置。”毛头依言而行。

毛盾这才转身道：“可以进去看看令尊了吧？”

“小师父请！”

中年汉子推开门，一股沉腐味道冲鼻。

毛盾鼻头皱了两下，道：“看是病很久了，恐怕得费一番功夫才行。”

“小师父请尽量医治，花多少钱，小的在所不惜。”“能治当然尽量替你治，”毛盾已靠向床头，只见老头骨瘦如柴，将不久于人世：“可以替他把脉吧？”

“请！师父别客气。”

毛盾把老头右手抓出，开始替他把脉。

这一按向脉门，老头身子忽然颤抖起来，两眼张大，似乎痛苦万分。

“这么严重？才把个脉已痛成这样？”

毛盾一脸不解与同情。

那老头的身子仍抖个不停，不停地以目光向中年汉子求救。而那汉子却不时往门口看去，似在等毛头回来，口中并不断安慰老头：“马上就好！”

“阴火攻心、经脉不通、肺脾失血，恐怕很难医治了……”就在这时，老头似乎无法再忍受，重重地呻吟了几声，全身出汗，白眼一翻，蹬腿不动了。

中年汉子大骇：“你把我爹……”

他欺扑上前。

毛盾若无其事地答道：“翘了，没办法，他阳寿将尽于此。”“不可能！”

毛盾讪笑：“事实摆在眼前。”

汉子探向老头鼻子，哪还有什么气，他惊怒道：“你把他杀了？”

一个转身，右手就想扣劈过来。

“我不但要杀他，连你也一起杀！”

毛盾猝然发难，抓起长鞭尾部，运劲成针，又准又急地戳向中年汉子攻来的右掌。这一刺，直穿掌心。痛得那汉子尖声厉叫，倒翻床底。

毛盾岂能让他得逞，把鞭尾一甩，变成蛇扣，不但仍穿着肉，还盘住他右手。再一抽鞭，汉子已被提起老高，猛往地面撞去。“说，你们是谁？也敢暗算本大爷。”

毛盾吼着，硬生生将那人往墙上猛撞，撞得那人泪水直流。中年汉子仍咬牙切齿道：“你逃不掉！”

“放屁！”

毛盾想再逼供，霍然七八道剑光猛射入房，毛盾不得不落地打滚，眼看大把剑已不及三尺，剑光似能穿天破地般猛烈。情急之下，毛盾顿将长鞭挥来。那汉子无处可躲，竟狠命将自己右手切断，想逃开毛盾的掌握。

可惜剑势过急，涵盖面积又广，他仍是躲避不了，三把利剑同时穿透他的胸、背及大腿，当场摔落地面，张嘴却无言，脑袋一偏，完蛋了！

而毛盾并未因挡掉奇袭而较轻松，只见利剑过后，又射入七个蓝衣蒙面人，正如前两次杀手一般装束。

他们相继扑来，七人七剑全部狠命地攻向毛盾。

“我的妈呀，这些人真是来杀我的！”

毛盾哪敢掉以轻心，人已逼近，长鞭已无用，他一抖手，鞭身成段，扣成圈圈，像金环般封向几把长剑。

眼看对手攻势不停，他不敢恋战，一逼退几人，马上一蹬冲向外头。

他本想拔腿即开溜，岂知那毛头却撞了过来。见着此景，他已当场愣住。毛盾不得不叫他快退快躲。

但觉背面又是剑气逼人，他只好再转身抗敌，紫金环打得东飞西窜，暂时封住七人退路。

“快躲起来！”毛盾这一吼，才将毛头吼醒，他没命地往外头冲去，想去找救兵。

至于他要去何处找救兵，只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毛盾见师兄走远，心情为之一松，他冷笑道：“很久没练练招式了，今天就陪你们玩玩！”

语声方落，金环同时打出。

刹时九环有若九颗飞动的月亮，在那十丈方圆滚动飞舞，旋带狂流，啸得四面八方草飞叶动。

就在七名刺客逼近之际，九扣金环蓦然撞击在一起，锵然有若龙吟，金

环猝而散开来，化成千万条毒蛇般喷噬在场诸人。只听得金影过处，长剑撞得叮叮当当暴响，至少四把已被震断，杀手们惊惶闪避，几声闷哼，已有几名被射穿胸肺，当场毙命。

那些杀手全是亡命之徒，还活着的人竟还不放弃击毛盾。他们将同伴的尸体当武器投向两手空空的毛盾。

毛盾若举掌劈向尸体，准会被暗算。

情急之下，他不得不凌空倒翻飞起，勉强抓住一把弹飞金针棒，回手即往下盘封去，及时封住两把利剑。

然而在交锋之际，那些杀手不再只是用剑，竟懂得攻毛盾的弱点。数人齐齐发掌，万钧掌劲凌空打来。

任由毛盾鞭法厉害，功夫神奇，然而人在空中，避无可避，硬生生地被打得倒摔屋顶，唉唉痛叫。

四名杀手岂能让他喘息，猝又凌空扑去，长剑要命刺来。毛盾无法躲避之余，不得已施展千斤坠压破屋瓦摔落地面，直道：“完了，完了……”

几名杀手照样紧随在后，自瓦面杀砍下来。

毛盾见状苦叹一声，看来不用日月神功是不行了。他赶忙双掌合十，凝气运功，可惜情况紧迫，运不了二成掌力，杀手已至，他不得不翻掌轰出，击退数人，冲窗而出。“救命啊！”虽然没什么指望，毛盾仍无法自制地尖叫着。当他冲出窗口滚落地面之际，里头又打出一把长剑，划中毛盾的左大腿，吓得他精神一振，又滚了几滚，将地面尖针棒抓在手中，扣接成鞭，又想反攻。

然而数把利剑已要命地刺向背腰要害，毛盾已穷于应付。“救命啊！”

毛盾没命吼着。

眼看是不行了，准备让出腰际，来个硬拚，至少也能捣穿两名家伙的脑袋。

就在危急瞬间，陡地一道灰影射来，奇准而巧妙无比地替毛盾拨开腰间致命的一击，这使得毛盾精神大振。手中长鞭一分为二，相准了前方两颗人头。不砍不刺，猛力挥鞭，硬将两颗脑袋打个稀烂。

剩下两名杀手仍自奋不顾身扑前，毛盾后边已掠来一道青影，抓起地面长剑，迫开杀手长剑，再一挥，一颗脑袋弹飞而起。那人又将手中长剑一抛，直刺另一名杀手胸口，命中心脏，连哼一声也没有，就已倒地不起。

毛盾这才虚软在地，喘息不已。

“你是谁？为何要救我？”

毛盾并不认得这个长得还算不错的中年人。

那人拱手为礼：“在下乃银灯联杭州分舵舵主严平，奉副总管之命前来保护阁下。”

“老烟枪？”

严平点头：“帮内许多人如此称呼他。”

毛盾皱眉道：“这老头敢情将我当成试验品，真是老奸巨滑。”

严平并未表示任何意见，他似乎早已被告知关于毛盾的难缠。

也没机会让他表示意见，因为外头已传来大队人马的哄哄声。

“师弟你别怕，我找救兵来啦！”

是毛头的声音。

话未说完，只见他手提一大桶东西狂奔而来，后头则跟了一大票老百姓，

照样提着桶子及火把。

毛盾笑道：“救驾来迟，已经摆平了！”

毛头还愣愣的不知所以然。

后边一大堆老百姓已急急叫道：“妖怪在哪里？怎么烧了？”手中的煤油总想泼向什么妖魔鬼怪方才甘心。

毛头干窘一笑，指着地上尸体：“妖怪被宰了，没事了！”“那是妖怪？看起来是人嘛！”

“妖怪这么容易就被杀？”

老百姓七嘴八舌地不怎么相信的样子。

毛头一时无法处置，只见严平挺身而出道：“多谢各位前来相助，妖魔已除，诸位请回吧！”

凭他一脸的刚正气度已慑住众人，老百姓虽好奇，却不由得想起江湖仇杀。众人面面相觑，最后害怕得一哄而散，刹时走个精光。

毛头这才笑道：“情况危急，我不得不骗他们这里出现妖怪，只要带来煤油，凭着我们的秘功，准可走脱，没想到还是你行。”毛盾心知若有了火，对忍术发挥大有用处，难怪毛头会引来这么多带煤油的老百姓。

毛头随即又发现严平的存在，当下道：“是你救了他？”严平淡笑道：“该是你吧，若非你叫得快，我也不敢贸然赶来。”

“这是什么意思？”毛头不解道。

毛盾解释道：“他是老烟枪派来保护我们的。”

“哦！”毛头有点懂了：“也就是说你一直都跟在我们后头？”“可以这么说。”严平道。

“为什么？老烟枪不是放过我们了，为何还要派人跟踪？”毛盾道：“放心不下，总要找个人照顾照顾。”

“我不信，他一定另有目的。”

“你说呢？”毛盾反问。

毛头反问严平：“你说呢？”

严平摇摇头：“我只是接到命令，若有人袭击你们，可以出手相救，然后回报。”

“是不是要回报是谁宰了我们？”毛头问。

“不错。”严平道。

“分明拿我们当试验品嘛！”

毛头开始责怪老烟枪诡计多端。

“到现在才想通也不算笨！”毛盾露出满意笑容，转而询问严平：“老烟枪还交代了什么？”

“没有了。”

“没有叫我们还债？”

“他没说。”

“那……叫你抓我们回去？”

“也没说。”

“这就奇了，老烟枪会这么好心？”毛盾百思不解，干脆不想了。他笑笑道：“现在你已救驾成功，接下去要如何对待我们？”“只要少侠还在我的势力范围，我就有保护你的义务。”“这可好了，”毛盾突然伸手：“我们暂时是不会离开这附近，给点银子花花吧，省得我们饿死。”

严平一愣，被人当面要钱，这还是第一次。

但是他心念一闪，还是自怀中摸出一个元宝丢了过去：“以后没盘缠，尽管向银灯联分舵索取便是。”

“这么好？是元宝吧？”

毛盾在手中耍着玩，少说也有二十两，一辈子也没摸过这么多钱，毛头也忍不住凑过来摸摸。

严平见状轻轻笑着，他已感觉不出小元宝还能让人如此爱不释手。

毛盾突发奇想：“大侠可缺人手？我们投在你手下，每个月给我们一个这种元宝就可以了。”

他和毛头满脸希冀，像在求菩萨虔诚。

严平哭笑不得道：“你们不是跟在副总管跟前？”

“昨天被开除啦，呃，不是开除……”毛盾更正道：“他放我们自由了，连债也不必还，我们现在已是自由之身。”“副总管还要我保护你们，该无开除你们之意。”

“是真的，我没骗你。”

“等问过他再说，如何？”

“还要问他？”毛盾泄气道：“我跟他已无干系，根本不必问他。”

严平道：“我跟他却仍有关系，他说不行，当人属下的当然也不敢违抗。”

如此一来，毛盾更是泄气道：“看样子是行不通了……”转向毛头：“改行吧，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毛头也摊摊手：“最好是挖到金矿，从此大发利市。”严平道：“两位倒也不必如此的泄气，银灯联爱才若渴，副总管应该是不会看错人才是。”

“最好是看错，跟在他身边，迟早会得神经病。”毛盾想早早摆脱老烟枪的阴影：“多谢帮忙，你请回吧，我们仍会在此接受你的保护，咱们日后见！”

严平听到逐客令，也不多留，淡然点头：“有事别客气，在下随时替你服务，告辞了！”

当下拱手为礼，迈步离去。

留下两人在荒废宅院里，虽是死了人，有些鬼气森森，但二人见死人见多了，并未感到害怕。

毛盾叹口气，感慨道：“不知哪里得罪了人，竟然一路杀个不停，也不知道对方来路，实在可悲！”

毛头道：“要查查他们的底？”

“那也是以后的事，”毛盾道：“这些人无孔不入，咱们真的要彻底伪装，扮道士根本不行。”

毛头忽然想起：“最重要的，你还得教我武功，否则老是看你孤军奋战，我很过意不去。”

“算你还有点良心。”

毛盾盘算了一下，时下自己跟毛头都受伤，那些杀手又随时会出现，不管如何，还是别离开严平的势力范围较妥当。于是毛盾拾回散落四处的鞭节，顺便挖个坑把七名杀手埋了，随后跟毛头步出宅院，也不好意思再回镇上，免得引来老百姓的指指点点。

两人很快往北走，穿过一处荒郊之后，从此消失无踪。想必毛盾已找到最佳的藏身之处。

冷风荡荡，夜色又临。
今夜将是宁静而安详的……

第十章 乩童与灵童

三日已过。

老烟枪竟然平安无事地将吴神算送到目的地。

虽然尚未接到严平的消息，以得知刺客到底为谁而来，但他心中却已有数，毛盾似乎没撒谎，只是已分手，也就顾不了这许多。

目的地并非在庐山，而是在总管银灯联经济命脉的鄱阳湖畔的真正总坛。

此坛有如一座小城堡，不时有车马来回奔驰，就连湖边都挤满了船只。它们都有个共同特色，即是竖起一根又长又高的灯笼桅杆。

身分高低大约可从灯笼的多寡而定。

不论水陆运输，油米盐粮或是金银绢布，几乎任何赚钱生意都在银灯联的手中稳当经营着。

而统管这一切的就是那精明能干的女当家洗媚如。她似乎特别重视吴神算的到来，一有消息，立即亲自迎接，并带往金碧辉煌而又不失典雅的邀客轩。

茶点已奉上，吴神算也已休息足够，洗媚如才亲自前来询问一些重要问题。

现场只有老烟枪及洗残在场，外面已被层层封锁。事关银灯联安危，洗媚如不得不小心应付。

她凝神说道：“听说先生曾经在十数年前替本帮帮主算过命？”

“他叫洗银灯吧？若是他，小的应该替他测过八字。”吴神算小心翼翼从腰际拿出一张已相当陈旧的宣纸，里面正是写着洗银灯的生辰八字，以及卜卦批命眉批。

“小的对客户的资料通常都会有所保留，此次要不是从贵帮严平分舵主口中得知贵帮主已失踪数年，又问及名字之巧合，小的也不会翻找那十数年前的册子而得到这资料。您看看是否为令帮主之八字，或只是同名同姓。”

洗媚如看了几眼，望向老烟枪：“帮主该是甲丙年七月七日丑时生的吧？”

老烟枪点头道：“何年是不清楚，但七月七日我却记得清清楚楚。当时帮主娶夫人时，还是老朽亲自拿去配八字，错不了。”吴神算已满意笑道：“那就好，我没算错人。”

洗媚如轻轻一叹：“帮主就是痴情，夫人死了，他也跟着失踪，一去就是十数年，唉！”

老烟枪亦感伤道：“十几年了……音讯全无……唉，生死有命，怨不得谁！”

原来他们全为了帮主失踪而烦恼。

难怪在得知吴神算有消息之后，老烟枪会带领第一高手——洗残亲自前去请人，也难怪他们如此保密。

要是消息走漏自是对银灯联大为不利，尽管江湖上已有传言，但仅止于风声耳语，若经证实，当然不同了。

洗媚如望向绢纸左下角一行小字，问道：“这该是帮主在您那儿算命的日期，不知是在夫人去世之前或之后？”吴神算道：“该是之后了。记得帮主当时已是满脸胡子，像个流浪汉，还喝得两眼发红，他碰巧撞着小的桌

子……

“当时小的是在杭州城外的小市集摆摊，帮主撞了之后，似很不好意思，拿了一个元宝要赠偿小的损失。

“太多了我不敢收，他好像转头就要走，我叫住他，以替他批命抵帐。他直道：‘还有命吗？还有命吗？’我还是替他算了。

“问事业、前途，他都摇头，后来问婚姻，他却显得痛苦异常，似笑似哭地叫着。我觉得他该是失去了心爱的人才会有此举止，故而想避之不谈。

“不料他又突然抓住我的手，认真问道：‘到哪时才能找到他最爱的人？’我不敢胡说，只好替他卜个卦，结果是空亡，那纸上还写了这二字……”

洗媚如低头一看，果然有此二字，遂感伤地点点头。

吴神算得到证实后才又道：“空亡之意即表示夫人已去世或者无命无缘，也就是说他根本找不回他最爱的人。我不敢说，只是摇头说很难。他像疯了般直叫着一定可以找到，一定可以，他还说唐太宗都能找到杨贵妃灵魂，他当然能找到。

“接下去大概是说夫人的名字吧，但时日一久，已经忘了是谁了。我想劝他又不知要从何劝起。

“他又要我卜个卦，算算哪个方向较有利，较有缘分，我卜了卦，给他建议北方，纸上有写。然后他就走了，直到现在，小的再也没见过他。”

老烟枪轻叹：“我们也是，不知帮主去了北方何处？”

洗媚如却失神道：“帮主出走是为了夫人，他用情好深……”轻轻叹息了起来。

老烟枪道：“都已经十几年了，他应该好多了吧？”

洗媚如忽觉自己的失态，立即深深吸气，平息起伏的心情，问道：“除了这些，先生可有其它线索？”“可能没了。”吴神算道：“事隔多年，而且当时小的也未曾留意帮主身份，能提供的就只有这些了。”

他颇过意不去，又道：“对不起，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洗媚如立即道：“先生别如此说，你提供了十几年来帮主不明出走的原因，我们感谢都来不及，怎生让你为难呢？”老烟枪亦含笑道：“若非你，我们还不知这一切，本帮欠你恩情，哪敢怪罪。先生别折煞本帮才好。”

洗媚如问道：“请问先生研究术数多年，可真有白居易诗中所提死后仍能魂魄相见的可能？”

吴神算窘笑道：“小的也曾研究过，甚至拜访过灵媒，在他们灵界中，此事竟然十分平常。

“可惜小的慧根不够，凡体太煞，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但阴阳眼，日月天庭，在典籍中皆有记载，该是真是有这么回事。”洗媚如点头道：“帮主会不会去找灵媒什么的？”

老烟枪道：“老朽也不知……只要能找到帮主，一切自可明白。”

“都失踪十几年了，从何找起呢？”洗媚如感伤不已。吴神算忽而眼睛一亮：“你们何妨寻求灵媒，说不定他们有办法。小的曾见过一个乩童帮人找回女儿，他用的就是玄术。”洗媚如有如触电般：“那人在哪里？现在能不能找到他？”“大概可以。”吴神算道：“他就离此不远，在九阳山的百神庙里头。”

“咱这就去”

洗媚如问老烟枪，老烟枪亦是兴奋异常，当然同意。吴神算见两人就要

立即动身，遂提醒道：“若是想要保密，该掩去真正的身份，免得那乩童传了出去。”

两人会意地点点头。老烟枪换上布衣，已是一副糟老头的模样，洗媚如则打扮成村妇模样，唯有皮肤仍嫩白醒目。

在老烟枪的指点之下，她只好向老烟枪要来烟灰把它涂抹在脸上，终于掩去了花容月貌。

此处就交由洗残看管。

两人在吴神算的引导之下，匆匆赶往九阳山。

不到半天光景，他们已到了地头。

只见得那庙不算小，却塞满了天下诸神，简直只剩一半空间可活动，现加上居中三个铜鼎香炉镇住，更形拥挤了。烟火如柱四处乱飞，呛人眼鼻。

那乩童光着上身，腰际和额头皆缠了红布，身瘦如柴，长相不佳，有点獐头鼠目的样子。

“你们为寻人而来？”

乩童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使得洗媚如及老烟枪呆愣当场。这家伙果然有门道，一见面就说中他们的心事。

吴神算立即点头：“请师父帮忙找寻一个失散多年的亲人。”乩童两眼一翻，盯向吴神算，冷冷道：“你以前来过。”“呃……来过。”吴神算道：“上次您替杭州王家找回女儿，小的就曾经在场。”

乩童满意道：“现在又帮谁找人？”

“您已看出来了，是这位老先生和他媳妇……”

“上香吧！”乩童冷冷道：“把姓名和生辰八字拿过来。”吴神算立即将抄妥的纸条递过去，随即要洗媚如及老烟枪捐出银子以换来线香。足足有二三百尊神像，足可让二人拜上一小时。

但为了诚意，二人还是不停的拜。

另一个庙祝已搬来了一具绑了无数红布条的太师椅，让乩童坐下。他向吴神算使个眼色，吴神算立即明白，一个元宝送了过去，还说找到之后重重有赏。

那庙祝立即露了笑脸：“好心人，神明一定保佑。您捐的钱，我一定帮你替神明塑金身，您也拜拜吧，多拜多福气。”吴神算依言也拜了起来。

乩童很快起乩，先是全身抖动，随即又摇头点头，双手乱抓，右脚不时跺向地面，发出重重的声响。

他并且念念有声，庙祝走过来，将八字化成灰，配上白酒让他服下。这一入腹，乩童抖跳得更厉害了，还哇哇叫着洗银灯的名字，要他回来，要他现形，又叫诸神附身以引路。足足抖了半刻钟仍未有结果。

庙祝也现出紧张神情：“正神不肯上身，只好请偏神。”众人会意点头。

庙祝将木棍交给乩童，乩童突然疯狂往背上打去一棒接一棒，打得背脊鲜血直流，仍打个不停。

就像是打在别人身上，不痛不痒，打得一张背已没有完整的肌肤，三人看得直皱眉，心想这人赚的也是辛苦钱，当下同情起他来了。

“跪——拜——”

乩童突然朝洗媚如及老烟枪怒吼，他脸如恶兽，恐怖已极，两人当真膝落地。为了寻得帮主，他们也顾不得自己的身份了。

又过了半刻钟，那乩童似打累了或打怕了，动作已呈虚软，咆哮声却更浓。

再加上冷汗、鲜血，让人瞧得触目惊心。庙祝也紧张万分，不自觉地抖着身子。

陡见乩童作了最后挣扎，大吼一声，木棍猛击，整个人就快蹦起，却突然哇的一声，将方才喝进去的符水全吐了出来。木棒掉落在地，整个人也为之瘫软椅上，脱力般呻吟着。庙祝立即冲上去，手中白药抹得乩童背脊一大片，又捏他肩头，替他舒筋骨，并问道：“如何？”

“没有用……”乩童有气无力的回答。

此话一出，冼媚如及老烟枪更显吃惊。

吴神算急道：“如何？”

“没有用……他死了……”

“死了？”冼媚如激动的喊道。

“招不到，他死了……”

乩童说完此话已闭上眼睛，像重伤的野兽般呻吟着。冼媚如和老烟枪对望一眼，说不出心头感伤，没想到大老远专程赶来，会是如此结果，他俩非常失望。

吴神算较为镇定，又问：“能招他魂吗？”

“招过了……没有用……”

“连魂魄都上不了身？”

“没有用……去找真灵童……阴阳眼者……”乩童说完这话已昏了过去。

庙祝立即道：“他已伤身，能为你们帮忙的也只有如此，你们只好另请高明了。”说着轻轻一叹。

乩童如此，想必他也不好受。

吴神算会意点头，又拿出一个元宝给庙祝，算上补偿。随后即和冼媚如及老烟枪黯然离去。

一直到走出山区，三人皆未开口说话。

“帮主真的死了？”

冼媚如感伤地自言自语。

老烟枪点点头又摇摇头：“也许乩童没这份功力，无法测出……”他多半有自欺和安慰冼媚如的心理。冼媚如深深吸口气，平息起伏的心情，转问吴神算：“还有办法吗？乩童说找灵童或阴阳眼，也许会有结果。”

“也许吧！”吴神算道：“不过那可能只能用于招魂之术。”他避开人已死的说语气坚定道：“先生可知何处可寻灵童？”“可遇不可求……”

吴神算忽而眼睛一亮：“有了，那小鬼……”说着目光已望向老烟枪。

“你是说毛盾？”老烟枪惊诧道：“跟我同行的那小鬼？”“不错，正是他。”

“可能吗？”老烟枪想笑。

“很有可能！”吴神算以专业的经验分析道：“看他面相，实如相书所说之灵相，即具有阴阳双格，可沟通阴阳两界。“尤其他说及神佛鬼魂之事相当内行，小的认为他必定曾经涉猎过此事。”

“真的吗？”老烟枪眉头打了结：“他是有些怪，只是……”冼媚如道：“不论如何，把他找来问问不就明白了。”她望向老烟枪，后者却苦笑道：“如果他在身边，问问也无妨，问题是我已经将他放走了。”

“为什么？”

“因为……”老烟枪道：“因为我们在接送吴先生时遭到杀手袭击，杀手可能针对那小子而来。为了顾及先生安全，只好让他离去，奇怪的是，从此杀手不再上门，看来他们真的是冲着他来的。”

“能再找到他吗？”洗媚如道：“他真实身份是什么？”“不清楚，不过下次可要查个清楚了。”老烟枪道：“可惜将他放走了，依那小鬼机灵精怪，可能不太好找。如果有必要，我亲自再去杭州一趟，看看严平能否盯上。”洗媚如问：“你仍叫严平看住他？”

老烟枪道：“嗯，想证实杀手是否冲着他来的。”

那就快去找人。”洗媚如道：“严平办事一向稳健可靠，而且才隔了三天，应该还可以找到人。”

“我这就去！”老烟枪憋笑道：“找到他也未必好过，尤其是求他，他很可能反咬一口。”

“把他骗来再说。”

“他这么好骗的话……”老烟枪道：“总管也不会一见面就被他整得裙破衣裂，灰头土脸了。”

洗媚如想起那件事，亦啼笑皆非道：“你看着办，愈快回来愈好。”

老烟枪点点头，对吴神算道：“先生一起同行吧？由您鉴定他，将事半功倍。”

“小的可没这把握。”

但为了一份兴趣，吴神算仍同意了。

当下两人不再回总坛，就和洗媚如分手，往杭州方向行去。洗媚如目送二人背影消失，才轻轻叹了口气，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

只花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老烟枪即找到严平。

三人会聚于小酒馆。

严平闻及二人的目的，惊愕道：“还要找回那小鬼？”“对，他可能是灵童。”

老烟枪把寻找帮主的事迹说了一遍。

严平笑道：“不错，他曾经扮过道士，在石家集收过妖。”“他当真有此能耐？”老烟枪振奋异常。

“倒不是真的收妖，是杀手。”严平道：“那些杀手是为他而来，属下帮他解过危。”“哦……”老烟枪稍失望，但随即又恢复精神道：“这么说，你知道他在哪里？”

“不能肯定，属下曾告诉他可待在杭州附近，若有事，属下会出面。他本想拜我们下替属下工作，属下说要问过副总管您才能决定。后来他们就走了，这几天并没有回音，不过属下仍派有眼线，应该能问出位置来。”

“有眼线就好。”老烟枪心头稍定：“那小子怎会想到拜入你门下，他躲我都来不及。”

“为了赚元宝，”严平道：“他倒老实得可爱，属下给他一个元宝，就打动他们的心，硬要赚这个钱，可惜为了副总管，属下不敢答应。”

老烟枪眼睛一亮，一拍桌子道：“准备一箱元宝，咱去收买这浑小子。”

严平二话不说，立即向店家吩咐几声，不久店家已恭敬地送来装有二十个元宝的小盒子递给老烟枪。

“走吧！愈快找人愈好。”

老烟枪立即起身，严平也不敢稍怠，随即引领他们往大概方向而去。

在探问不少线索之后，严平已打探出毛盾利用元宝买了一条小船，随即就此消失，了无踪影。

“这小子一定还在船上！”老烟枪肯定道：“他一定怕杀手随时上门，所以守在大江面，纵使刺客上门也得将船靠近才行。”严平同意这看法，道：“属下立即发出命令，要所有的水路人马展开搜索。”

不等老烟枪有所示意，严平立即传令下去。

银灯联果然训练有素，刹时江边船只陆续启动开航，更有一艘快艇靠向这边，三人立即登船，展开搜索。毛盾就是厉害，足足让他们搜了三天三夜，仍无半点踪迹。难道他已弃船而去？

然而在银灯联庞大的搜索网之下，不管是水路，就是陆路又岂能安身自如？

严平坚信毛盾仍在船上，只是这条船不知躲在何处？“会不会出海了？”老烟枪问。

严平道：“不可能，他的船太小，出不了海，会被风浪吞没。”“这就奇了。”

老烟枪已想尽所有办法，仍是没法度。

“我来卜个卦吧！”

吴神算倒想帮忙，卜骨虽玄，但总有些灵。

他立即烧起三炷香于船头，在经过虔诚祭拜过后，始拿出卡骨卜去，当下念念有词：“临东方，艮为山，山水蒙……蒙于水，水之于泽……泽水困……困属木属口，他应该还在船上，困于水……该是用某种东西掩了起来。”

老烟枪闻言欢喜道：“你是说他把船只藏在别的东西里？”吴神算点头：“照卦相看来是如此，咱们该往水中一些杂草堆或是其它东西去找寻才对。”

“有你的！”

老烟枪赞不绝口，当下又叫严平将命令传下去，随后自行押着船，再往可疑的地方搜去。

吴神算不停揣摩着卦相含意，并提供意见，尤其困字，该是在木林之中较有可能。

严平在指点之下，突然有了灵感：“会在沉牛湖，那里因为水浅，常有树丛冒出水面。”

“水浅怎能行船？”老烟枪道。

“就是不能行船，咱们才忘了要搜寻。”严平更具信心道：“水浅只对大船有限制，对小船，只要能浮起，任何地方皆可行。”“有道理！”老烟枪笑道：“这个小灵精，现在看你往哪里逃，咱们快去。”

二话不说，严平立即下令调船往沉牛湖行去。

直到二更天才到地头。

眼前的湖面上有许多枯树、绿枝冒出，由于水浅，普通船只皆不敢靠近，在长江水位下降时，此处则呈一片草原风貌。且引来了牛群觅食，但水位突然涨起时，许多牛只往往因逃避不及而淹死，故而有沉牛湖之称。

老烟枪迫不及待地登上早就预备好的竹筏，领着严平及吴神算往湖中深处划去。

及划了两里，果然见到平亮湖面最居中的位置处有点光芒传出，三人更加兴奋，更加小心地划过去。

那里正是毛盾、毛头的躲藏处。

它不只是湖中央，更是一丛水柳树之栖生地。只要把小船藏在里头，别说是夜晚，就算白天也难以发现。

毛盾只买了些盐米之类的东西，再加上一个小炉子，一切已完事。悠闲时即煮上香饭一顿，懒了即随手抓条鱼烤烤，永远也饿不死。

照他估计，避个一二月应不成问题。

到时候自己的伤势已好，外头那些人想必也因找不到自己而寻往他处，而自己就可安然重现武林而省去不少麻烦。三更时分，两人已躺在像竹筏的小船上，安稳地睡着了。船身在晃，忽而发出木棍敲竹筒声。

毛盾惊觉坐起：“有人？”

他很快瞧往周围那刚刚伸出水面的柳干。

原来该处早绑有两根柳木，伸入水中，而水中则置有飘浮竹筒，若有较大水波打来，竹筒随波晃动，登时发出咔咔响声。这本是毛盾用来预警有船只靠近的东西。

他瞧了一圈，发现西边晃得最厉害，从柳缝中往外看去。当真有船筏行来。

瞧他们贼头贼脑的模样，准不是好路数。

毛盾很快把炉火弄熄，摇醒毛头，低声道：“有刺客！”毛头立时睁大眼睛：“来了几人？”他也往外看去。“四个。”

“怎么处理？”

毛盾当机立断道：“你留在这里，准备火把烧他们，我潜入水中，来个破斧沉舟，让他们好看。”

毛头仍担心：“行吗？水不深，淹不死人。”

毛盾很有信心：“行，只要落水，我的鞭就会缠死他们。”不等毛头回答，毛盾已小心翼翼地潜入水中，游向目标。毛头也不敢怠慢，把一些易燃枝叶聚成一堆，到时好轰人。老烟枪尚不知已身入险地，还自以为行动隐秘，想来个捉吓好表现自己突如其来的本事。

船筏渐渐逼近了。

毛头的心弦紧绷，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然而就在他想引燃枝叶之际，突然发现船筏之中的人颇为眼熟，尤其是那矮胖的家伙。

“会是吴神算？”

愈看愈像了，再一照眼，忽又看到严平。他登时惊笑：“怎会是他们？师弟……”

刚要转告毛盾，才发觉他已游入水中，根本听不见他的话，一时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已近百丈，老烟枪更是小心，低声道：“见着人、船没有？咱们来个活捉，或吓吓他们。”

严平道：“似乎有船在前面。”

话声未落，那撑竿的汉子却“咦”了一声：“竹竿变短了……”敢情毛盾在搞鬼，他在水中砍了撑竿，壮汉不信，又将竹竿往水中插去，再举起时已剩半截，他叫道：“有水鬼！”“小声些，哪有鬼！”

老烟枪正想责备他说话太大声了，忽然发现竹竿真的变成半截，立刻叫道：“不好！”

话未落，毛盾已猝而发难。

他早就把缠着竹筏的麻绳切得差不多了，这一劈掌打去，拍啦啦巨响，水花溅得老高，竹筏散碎乱飞。

筏上四人立即落水二人，唯有严平及老烟枪凭着深厚内力倒飞空中。

然而毛盾却也未给两人机会，长鞭猛抽上空，疾缠老烟枪左脚，硬把他往水面拖扯。

老烟枪怒喝，发掌打向水中毛盾。

谁知掌力迫去，更把毛盾逼入水中，连着长鞭，老烟枪也栽落水中。

“敢暗算我？我让你淹死！”

毛盾动作迅速，猛把老烟枪拖入水中，里头枯树不少，毛盾只将长鞭尾节扣缩成环，已将老烟枪锁在水中。

他猝又暴起，长鞭见人便抽，目标当然是半空中的严平。“快住手，是我！”

严平突见利鞭卷来，只得倒纵而下，以手打拨长鞭。他早决定有动静立即叫人，果然声音一出，毛盾诧道：“怎会是你？”长鞭已收回。

严平连忙飞身落向那些散乱的竹筒，凭着深厚的轻功，方免于落水。

毛盾见着他，忽然想到水底那老家伙，登时高叫道：“毛头快逃啊，大事不妙了！”

顾不得再整人，连水中那节软鞭也不要了，急忙逃往远处。任由严平如何叫唤，他就是听不进去，先跑了再说。老烟枪的功力亦非平庸之辈，霍然挣脱了水中木头，整个人暴躁空中，忽见毛盾奔逃，他也拚了老命，施展燕子三抄水，直掠了过去。

虽然毛盾能躲在水中，可惜此湖过浅，总会弄出水纹，老烟枪相准，像炮弹般落水，再露出水面时已紧紧抓住毛盾衣领。毛盾立即大叫：“误会误会，我认错人了，请见谅，有话好说。”

“我可没误会！”老烟枪又好气又好笑，没想到想突袭人家，却被整成了落水狗，他猛敲毛盾脑袋：“可恶，没大没小，也敢暗算我老人家。”

“我以为您是杀手，所以……”

“我是想宰了你。”

老烟枪几掌打得毛盾唉唉痛叫。

严平深怕老烟枪报复过火了，到时闹成僵局，遂点着水面，竹筒如轻舟划了过来，道：“副总管还是先到那头吧！在水中浸久了不好。”

老烟枪哼了一声，提着毛盾拔掠出水，再展燕子三抄水，掠往那头柳树林。

严平则替吴神算找来较大竹筒，让他伏在上面，再边拖边划往树丛行去，剩下壮汉则自行游过去。

一到树丛，毛头则笑道：“不干我的事，我没出手。”毛盾瞪他一眼：“叫你烧，你为何不烧？放把火哪还容得他们如此张狂！”

“你说什么！”老烟枪又是一记响头：“杀人还敢放火，你胆子真不小！”

毛盾又装出委屈样：“我是想对付刺客，没想到是你们……”“哪来这么多刺客！”老烟枪打铁趁热逼供：“你到底是什么身份？那么多人抢着要杀你！”

“不是说过了吗？”

“重新再说，谎话连篇！”

“我真的是从塞外来的，不信你问他。”毛盾指毛头。毛头猛点头：“没

错，塞外来的……”

“关外有和尚、道士？”老烟枪道：“严舵主说你们曾打扮道士替人收妖？”

“混口饭吃喽！”毛盾对答如流。

“你是灵童、阴阳眼？”

毛盾忽然感觉老烟枪一直想探出关于灵界的东西，不禁有了戒心道：“我是灵童，我怎么不知道？”

此时吴神算道：“你曾在神庙里说你是阴阳眼，看得见女鬼。”

“说说而已，不必当真。”

毛盾已确定这些人是为而来，更不敢承认了。

严平道：“少侠若真有此能力，请但说无妨。银灯联不会为难，甚且有事相求。”

“我说的是实话。”

毛盾虽对严平印象不差，但此时有老烟枪在场，他还是认为严平是在配合老烟枪在用话套他。

严平这时突然将手中盒子打开，黄澄澄的元宝在黑夜里发出诱人的光芒，毛盾顿时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地望着。“那是……”他有点结巴。

“元宝！”

严平为了证实，还打亮了火折子，这一照，简直光华万丈，毛盾不禁想伸手摸去，却被老烟枪给拖了回来。

毛盾迷醉道：“真的耶，全是元宝，好可爱啊！”

“若能拿……拿来玩玩多好……”

毛头亦沉醉其中，差点流口水。

老烟枪见元宝已发挥功效，暗自得意，外表却仍冷冰冰道：“只要你说出是不是灵童，那些元宝就全是你的。”他把毛盾放回小船。

“真的？”

“当然！”

“这么简单，我不信。”毛盾松松手脚，目光游移于严平与元宝之间：“这元宝又不是你的。”

严平道：“是副总管的，我只是暂为保管而已。”

“那更靠不住了……”

“只要你说，老夫一定给你。”老烟枪装凶脸：“老夫何时骗过你？上次说放人就放人，你还怀疑什么？要我宰了你不成？”毛盾干笑：“我是信，可是说句话就能赚元宝，实在太……太离谱了……”

“说，就给。”

“好吧，看在你硬要送元宝给我的分上，我就……说吧！”毛盾又顿住了，老烟枪简直把耳朵拉得长长的。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是不是灵童对不对？”

“只要你点头，快！”

老烟枪像在对大奖，不自觉就要引导毛盾点头。

毛头亦是紧张万分：“快啊，元宝就要到手了。”“我嘛……”

毛盾故意把声音拉长，就在大家认为他就要点头之际，他突然摇头，且语音坚定：“对不起，我不是灵童。元宝可以给我了吧！”

他一伸手就想接去严平手中的盒子，毛头为之怪叫，搞不懂他为何不承

认。

老烟枪觉得被捉弄了，又见毛盾如此自在地抓盒子，一时忍不住拦截：

“可恶！你敢耍我？”

一手切得毛盾猛缩手，不甘道：“你明明说，只要我表明，就可以拿元宝，怎又反悔了？”

“我没叫你胡说。”

“谁胡说？”毛盾道：“我不是灵童，你总不能叫我硬说是吧，如果那元宝要灵童才能给，你还是带回去好了。”

老烟枪为之一愣，自己的确是以灵童的答案交换。

然而方才提出的说了就给的诺言却不仅止于答案，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严平还是把元宝送给毛盾：“你说了，当然给你，银灯联上下从不食言。”

如此一来，毛盾反而收得不好意思了：“到底为了什么？你们为何如此急着找灵童？”

严平道：“事关本帮机密，故而不能随便说出。”

“哦……你们受妖魔缠身？”毛盾又摇头道：“不像，你们一点鬼气也没有，不像被缠。”

吴神算道：“他们想请灵童帮忙找个很重要的人。”“重要得要连夜赶来找我？”

“是老夫建议的。”吴神算道：“我们找过乩童，他法力不够，差点伤身，后来经其指点，才找来。你曾说自己是阴阳眼，老夫才提议前来。”

“哦……”毛盾大概摸出原因了，好像不是为了茅山恩仇，心头稍定，遂问：“你们觉得茅山派如何？”

吴神算道：“你是说请茅山弟子？他突然摇头：“算了，听说茅山一派已亡，恐怕也没有传人，就算有也未必就是灵童。”毛盾目光仍对准了老烟枪，他的答案才是最重要的：“你们可以去碰碰运气，茅山法术厉害得很。”

“门派都没了还找人！”老烟枪冷冷道：“是不是灵童，若不是就拿着元宝滚蛋，以后别再让我见到你。”

他因失望而起了怒火。

毛盾瞄眼道：“乖乖，谁说只有灵童可以招魂摄鬼？放尊重点，否则我可不帮你的忙喔！”

此语一出，引得老烟枪等三人睁大了眼睛，希望顿现。老烟枪喜道：“你承认自己是灵童了？”

“谁承认！”毛盾道：“我只承认学过收妖摄魂之术。”“阴阳眼呢？”

“收妖不必看鬼，免了吧！”

老烟枪不禁又泄气道：“没有这两样恐怕不行……”“少看人低！”毛盾神气道：“我还没听过、碰过收不了魂的孤魂野鬼，你爱试不试，不试另请高明，少来这里烦人！”他又补了一句：“我欠你的钱不用还吧，你自己说的。”老烟枪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决定。

吴神算则对他低语道：“来都来了，他说得如此有把握，试试又何妨？”

老烟枪终于点头道：“好，信你一次，若有结果，老夫送你三大箱元宝。”

“三大箱？”毛盾的眼睛差点扭伤，他的头发晕了：“快带路、带路。干了这一票，脑袋让你砍去也没关系。”

随即又转向痴痴流口水的毛头道：“收拾收拾，飞黄腾达的日子就要来

了！”

毛头闻言，如梦初醒，当真想收拾什么，但除了日用品，似乎已无任何可收拾的重要东西了。

“谁说没有！老……先生脚上就缠着我的秘密武器。”毛盾已蹲向老烟枪的右脚，剥下那环扣，在接回长鞭之际，口中不忘直念快走快走，老烟枪等人啼笑皆非，但为了早日完成心愿，他们当下也就打道回府了。

小船勉强可载四个人。

为了赶时间，毛盾自愿落水游泳，把空位让给吴神算，严平则仍以竹筒为浮船，剩毛头、老烟枪和那壮汉则坐上小船慢慢划向江边大船。

待众人皆上了大船之后，严平一声令下，船只直往上游行去。

一天一夜的赶路。

船只已直开鄱阳湖。

天方破晓，洗媚如已亲自前来迎接。

毛盾见到偌大的城堡建得富丽堂皇，他已觉得那三箱元宝不会被黄牛，他得认真努力办事才行。

两人照样被迎往邀客轩。

众人一起用过早点，气氛已较为融洽。

为了想赚大把元宝，毛盾已迫不及待。

“你们想要找谁啊？可以马上开始了吧？”

“就这么简单？”老烟枪道：“连神坛也不必摆？”“道行够的人就是如此……”毛盾自大道：“但为了满足你们起见，好吧，就起个坛，你们若想保密，最好在没人的地方，免得日后泄了消息怪到我头上。”

洗媚如道：“就静心阁好了，要准备些什么？”

“桃木剑、朱砂笔、引魂符，有红线红蛋更好，再来点美酒红烛。对了，准备一只公鸡，免得有人逃到三界开外请不回来。”毛盾边说，洗媚如边点头，好似早已备好似的。

洗媚如立即吩咐下去，一杯茶还没喝完，已领着毛盾等人往静心阁去了。

神坛摆在庭园中央。此处山泉流水，古树青松，大有回到自然之境，果真是静心的好地方。

毛盾但见神坛不但摆满了道具，更有鱼肉、鲜果，连道袍都准备了两套，实是服务周到。

毛盾叹笑道：“不简单啊！帮主挺会照顾三界弟兄，难怪银灯联的生意会做得那么好。”

他仍以帮主称呼洗媚如，她也没拒绝，仅淡笑地请他快开始。

毛盾及毛头穿上金黄道袍，看来有些像龙袍，两人不禁吃吃笑着。毛盾道：“很久没这么威风了！”

待他耍够了威风，才笑咪咪地对众人说：“开工啦！现在可以告诉我，要找谁的灵魂了吧？”

“是一位亲人……”

洗媚如已把帮主的生辰八字交给毛盾。

毛盾一看：“洗银灯……”他立即反应道：“这不是跟你们银灯联的名号差不多，一定是你们的创始人对不对？”众人本想保密，没想到毛盾这么贼。

毛盾看众人面面相觑的表情，笑道：“少来这一套，我是什么人！只要

看过名字，知道生辰八字，找魂来一问，什么事也一清二楚，不信先弄一个来试试。”

冼媚如道：“不错，他是本帮帮主，你千万保密，否则将付出严重代价。”

毛盾得意笑道：“放心，我很有职业道德。况且我并不想惹麻烦，我只想那三箱元宝，你说要招他魂回来做啥？”“很久未见，想看看他，跟他说话。”冼媚如道。

“没问题，长年思念，痛苦万分，这是人之常情。我这就帮你请来！”

毛盾立即提起朱砂笔，在灵符上写下名字：“冼银灯，生于甲丙年七月七日丑时……死于……”

他转头问冼媚如：“不知何时去世的？”

“忘了！”冼媚如摇头道：“他死时，我不在身边。”老烟枪也表示不知。

毛盾点头：“没关系，生死有命，生辰现，忌日已定，看我破天机！”

他突然在灵符上画了个怪符，然后自胸口拿出那轻易不展示的阴阳镜，叫声“火来”，毛头马上挑来烛火让他引燃灵符，化于镜面。

“有请四方诸神上喜桌，八方兄弟请让路，孤魂野鬼闪一边，冼氏银灯跟我来……”

毛盾舞起桃木剑，突又挑起三道灵符引火化去，散向天空乱飞。只见他剑耍气煞，阴风为之啸起。

一阵阵地呼呼吹来，倒让在场诸人心头开始发毛，大有鬼上身之态。

毛盾左手猝而抓起阴阳镜往天空打去，似见得一道青光上冲。本是蓝蓝的天空此时却飞来乌云，罩得四周冷冷生黑，直若进入了幽冥鬼域之中。众人不自觉地运起功力抵抗那阴阴森冷的感觉。

只见得毛盾不断念念有词，和毛头相互配合，耍得跟演戏一般风流自在，口渴了还拿起坛上之酒，咕噜噜地喝起来。众人虽疑心，毛盾似乎在开玩笑，但他一上来即引来了阴风阵阵，天地变色，他们可不敢怀疑毛盾的能力，仍自耐心等待。直到灵符化去一半，毛盾突然疑惑地瞧着阴阳镜：“这小子到哪里去了？连阴阳镜都引不来！”

他转问冼媚如：“他死了多久了？”

“十几……快二十年了。”

“这么久？”毛盾笑道：“也不早说，我还以为他仍流浪人间当孤魂野鬼呢！难怪这方法无效。”

他眼睛一转，又道：“死了这么久，你不怕他已经转世投胎了？”

